

# 果 苦

行發社聞新界世海上

# 序

「苦果」是一篇舊作，屈指算來，如今已是三十個年頭了。這三十年中，不但河山易色，國家起了無窮的變化，個人身世也有許多波折。回想三十年前寫這篇東西的情景和當時的環境，真有人間何世之感！

關於這篇東西，我當時還寫了一篇短短的代序，正文尚未發表前，這篇序却先在《苦果》雜誌上發表了。在序裏，我給牠添上了一層「桃色的衣裳」，其實却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這「苦果」的本身便是一顆很苦的果子。

那是某一年的夏天，我在湖南目睹一個時代的大轉變，飽受了許多虛驚，回到北平，仍然住在那所謂「園子裏」。湖南在屢經喪亂之後，元氣大傷，許多在外省求學的湖南學生，陸續兌不通及家產中落的緣故，過一種極窮苦的生活，那時的苦況，我想曾經領受過的人，大概遠不會忘記。我那年不但手中沒一個錢，而且「園子裏」正起了易長的風潮，設備前途也飄搖不定。一面憂下年求學的费用，一面又要受「園子裏」許多人的冷潮熱罵。在這樣夾攻的陣勢中，我動手寫「苦果」，想以「苦果」的物質代價，來解決下年的求學用費，想唱唱「苦果」，來躲避那班人的兇焰。

「苦果」寫成了，但我的計劃却大大失敗。書太長，沒人肯出錢收買；有人願意出錢了，却又嫌牠太不時髦，沒有加上「普羅」的油漆。敵人呢，把退讓誤認爲懦弱，越發欺上眉

毛尖兒上來了，甚至要趕我們出園子去。那園子裏的頭兒在今日雖另管了一個新園子，而且還在拉攏我們一班所謂溜子們去替他捧場，但在當年却專門助長那班人的勢焰，來打落水狗！

然而，患難中却也不無朋友，「園子裏」究也還有許多不屬於這一類的人。我得特別感激的是一位I先生，他願意把我的「苦果」介紹他哥哥辦的書店，而且替預支了點版稅。後來書店關了門，書未印成，但他對我這份好意，我是始終不會忘記的。此外有C先生肯替我題封面，Y先生作了一篇序，（雖然這序在那時付印中遺失了。）及其他許多朋友給我的指正和鼓勵，我是始終感謝的。

這書雖然以所謂「那個非常時代」作背景，但我祇想寫我所要寫的故事，並不想寫那個時代。如果有人誤認作「忠實信徒」，或罵為「反革命」，那是他自己的眼鏡沒有除下，在我却決不會受寵若驚，也不會有臣罪當誅之感。預先聲明，以免失望。

但初寫這書的時候，我對那由南而北的新的發展，却確實抱着無窮的希望，胸中蘊藏着滿腔的同情。湘居一年中，我於一晚之間，眼看國旗的顏色由五個變成三個，我目觀民衆勢力的興起但我也目觀興起的民衆作了許多蠢事。我眼看一班人殘殺了某一班人，過了些使，這一班人又被另一班人殘殺。這殘忍在無論那一階級當權的時候，都發揮得極其盡致。他們幕中也許以為這樣的報復，是頂痛快頂盡職的事，但在我這旁觀者看來，總覺得有點不慣。把流血看做一件不得已的事；不好麼？何必做得那樣過分，視為快意之舉！同時我也看

見許多人把人血寫成一時虛名，把頭顱堆作了自己的財產，在許多好看的佈景前，演盡了人間的醜劇。局面換了好幾回，口號也改了不知若干次，但這種慘事與醜劇却始終在搬演。因此我不祇對某一種人懷疑，同時也覺得人類有點靠不住。人也許根本就是那變一種胎裏壞的動物，日光底下不果有最鮮事，老狗教不出新的把戲來，要想過一種合乎理想的生活，除非上帝另鑄模型，把人類重新造過一次。

「人」這東西實在可憐極了，醜劇永遠的演下去，人血永遠的塗在地上。這三十年中，使我有機會在另一個國度裏住了些時日，接觸了另一種人的生活，雖然外表上與我們有程度之差，但生活的裏面藏着的是一樣的東西。人類常作的蠢事，他們也一點不缺少，人間的慘劇，也照舊在那裏一幕一幕地搬演。

有人對這個覺得失望了，可憐別人，也可憐自己，和「苦果」中的仁僧取同一的途徑，把自己的生命不當作東西來踐，匆匆地完結一生。位有人明知其不可為，明知其是一件不易的工作，却一心地朝羞自己的正當目標走，擔當着上帝應做的工作，那一股熱忱，那一股勇氣，是值得欽敬的。人類的歷史如果有半頁值得記憶的，不就是用這些人的名字填成的麼？

未了，讓我借這個機會，謝謝題封面的朱佩弦先生，並謝謝大公報的胡政之先生，及南開大學的何濟籬柳無忌二位先生，沒有他們，我這部「苦果」也許仍然雜在行笥中，無由呈獻到讀者的眼前。

苦  
的  
結  
果

使人讀後同情悽慘欲涕

內  
容  
緊  
張

凡是話劇電影無與倫比

一個初夏的早上，紅日還在嶺後掙扎，天空佈滿了遊雲，一條由鄉村往縣城去的白麻石的路上，有一乘涼篷轎子在一顛一顛地移動，兩個轎夫的脚步隨着轎子顛動的節奏；在麻石上交互地踏着。路旁長得齊腿高的蒿草，有好些橫亘在路上，草尖尚未乾透的露珠，把轎夫們的草鞋和裹腿都弄濕了。路上異常清靜，只有兩旁竹林中的小鳥啁啾，此外，就只有轎夫們的草鞋踏在麻石上發出來的沙沙之聲了。「唯，三哥，你那脚步一下子怎麼常是換？我看你那右拐莫不是傷了嗎？」一個瘦的轎夫問。「沒有甚麼傷。」前面那黑個的轎夫回答，肩頭一歪，壓在左肩上的轎槓移到右邊。「前回抬王冲七太爺下縣，右脚着了一根刺，傷口爛到昨天才好，走起路來總是拐東拐西的，不是我張三逞英雄，這點路總是走得到的。」「那個又不曉得你三哥脚健？不然的話，我們五太太就不會找你來抬轎了。」「哪，那年子你們仁少爺出門到外洋去，也是我抬的轎咧。」「喂，三哥，我說我們歇息一會子好不？前面不就是冬嫂子的茶舖子？」「黑個轎夫又換了一下肩。他抬頭向前望去，那嶺後的叢林中露出一棟茅屋的屋角，一股炊烟裊裊地浮了出來，便說：「你總是捨不得冬嫂子，這狐狸精。」「莫要笑話，我的三哥，我至不爭氣，也不爲狐狸精迷住了，我們銀塘的嫂子不比她好得多！老實說，今天五太太一早催我起來，弄了飯，就要我打轎接仁少爺，黑烏天光起來，那裏吃得進飯？這時肚子裏餓不過了，不再加點口糧進去，怕不會把肚皮倒貼起！」「五太太想仁少爺

這幾年也想苦了，天天等信，要是有一個月不來信，就到我那隔壁張公廟同下，張公着筆面前許的香要是積起來，開得一個小香舖子了。」『哼，你還沒看見她在屋裏的樣子咧，少爺不回信，連我做的菜味道都不好了。這也難怪她，千担禾種一根秧，仁少爺又沒有三兄四弟，怎叫她不關心？』『我就不曉得仁少爺是甚麼道理？家理放着好田地大屋子不享福，偏出遠門到外洋，你說他不想家吧，那日子我抬他出門，又哭得眼淚巴巴的。』『你那裏曉得，外洋才好玩哩，有洋婆子。保不住仁少爺今天會帶一個洋婆子回來哩。』他們一邊說，一邊走，已經越過了嶺，到了芽亭了。一個穿漂白竹布的女人正跪在亭旁洗衣服，舉起搥槌一下下拍，拍得泡沫四濺，胸前兩個圓東西隨着搥槌顫動，頭上一朵野花也在鬢旁顫來顫去。瘦個轎夫見了，禁不住怪叫一聲：『噓——呵——』『噫，你們兩隻鬼來了！』那女人聽了，忙把搥槌拋下一邊，站了起來，媚笑地向着他們說。『甚麼事這早就下縣去？』『大清早起，總是鬼鬼的。』瘦個轎夫裝做生氣的樣子說。『再要叫鬼，看我收拾你。』『我們是鬼，走吧，別處去歇腳，』黑個轎夫故意催着要走。『你們這班精靈，好，不是鬼，我的好王司務，好張三爺。』她笑着說，扯衣角把手來擦。『我替你們泡茶去。』『要你的私房茶葉呀。』王司務放下了轎子說。『十個金錢餅，六塊發餅，要新鮮的。』『哎，我的大爺們，我還能拿陳的給你們吃。』她笑着走了。兩人把轎子放在一邊，在茶亭左角的一張桌子旁坐下。張三爺從身上取出烟盒子，抱起桌上的水烟筒就吸，王司務不吸烟，眼望着屋裏泡茶的女人。『你們到底到縣裏去接那一個？』她從裏面端出兩碗茶來，笑嘻嘻的放在桌上。『還不

是接客，你問他做甚麼？」張三爺從鼻孔裏吐出兩道烟來，緩緩地說。「接是接客呀，她反身從窗戶裏托出兩盤餅子來，放在王司務面前，「接那一客哪？」「接仁少爺。」王司務咬了一口發餅，喝了一口熟茶。「陳茶。冬嫂子，陳茶，一定是你老公昨夜喝剩的。」「我怕你噁了五四老官，莫怪我又說好話哪。」她生氣似的說，但掩不住嘴上的密笑，「好意泡細茶給你，反亂咬人。」「生甚麼無聊，我的嫂子。」王司務帶笑地說。「一定是冬哥昨晚服侍不週到了。」「爛舌根的！」她輕打了他一下，禁不住自己撲哧地笑了。「讓我幫你們作和吧。」張三爺的鼻孔裏又溜出了兩道青煙。「罰王老弟今天帶四兩絨線，要城裏劉太和的，好不好？」「那個要他的絨線。」「不然的話，我們仁少爺從外洋帶的洋把戲一定多，」王司務又咬了一口餅子，拉住了她的手臂，「我問他討一個把你，那還不好？」「少痴腳動手點。」她掙脫了他的手腕。「說正經話，不是聽說外國洋皇帝要招你們仁少爺做駙馬，他急病了嗎？」「那有的事。」王司務的發餅咬到第四個了。「起先我們太太也以爲是真的，後來少爺回了信，才知沒有那回事。病倒確實是病了，要不是病，今年還不會回來呢。」「記得仁少爺去外洋正是我娘做五十歲的那一年，如今又是五年了。」她像有所感觸地說。「日子過得快，仁少爺也虧他，竟不想家。」「想家做甚麼用？人家又沒有婆娘。」王司務說。「那一個像你這樣。」張三爺的紙煤子燒完了。「天天想冬嫂子。」「想我做甚麼呀，我們老人家。」她媚笑的說：「從桌上拿了一根紙煤子遞給張三爺。」「想嗎，要想好看的姑娘們，他那會想我？」「我倒要看你的嘴是甚麼快鐵打的。」王司務他把桌上的餅吃完了，站起來說。



娘子你新打得好草鞋沒有，我腳上的連後跟都磨穿了。」「房裏樓上小掛得有？」他向裏一努嘴。「自己去挑哪。」「你得跟我去，我曉得在那一根樑上哩？要是床上掉了甚麼，又要同我「打油和」了。」「那個跟你打過油和？我倒要問你！」她本來起身往房裏走的，却又停住了脚。「害人的」「好冬嫂子，饒恕他一次吧。」張三爺的烟已吸足了，但還是不願意把水煙筒放在桌上。「跟我走哇！」冬嫂子向王司務瞟一眼，身子像風擺柳一般，往裏走，王司務也跟進去了。張三爺不耐煩似地把水煙筒放在桌上，起身含了水噴在兩頭的轎槓上，又把轎子更綑緊了一點，脚上草鞋也噴了一些水。抬頭見日頭升了許多，亭外的松樹影子竟拖到了亭子中間，王司務還沒出來，他有點急了。「草鞋挑好了沒？」他高聲地叫。「天不早了，日頭一出，路上又得出身大汗，還不趁涼！」「就出來，快挑好了。」裏面的應聲。過了一會，兩人笑着走了出來，王司務的脚上換了一雙用新藍麻繩扎着的草鞋，冬嫂子頭上的野花都只剩下一根梗兒斜橫在鬢旁了。他們抬起轎子又望前走，王司務出了茶亭，回頭望了許多次。冬嫂子斜倚着茶亭的柱子遠遠地目送着他們，直到那乘轎子慢慢地消失在天外青蒼的叢林裏，她才回來收拾桌子上的東西。一會她又跪在亭旁洗她的衣服，但沒以前那麼有勁，無力地舉起搥搥搥衣服，拍拍的響聲，遲緩而且輕長，與亭外的鷄聲遙相應和。

一一

太陽一天從東到西走累了，躲在山後吐他的殘喘，明月高懸在天空，但還沒有清輝照到

人聞，小鳥兒在枝頭嘖嘖地爭牠們的宿地，晚風陣陣地自南吹來，把盧家門前塘裏的荷葉吹得向北偏倒。一陣陣的荷香順風從對面送來，細悠悠的清爽爽的耐人尋味。盧家門前的場子用水澆得一片濕，門前擺着好幾把靠椅，坐着好幾個人。當中那位頭髮已白了一半，口含着旱煙袋的，便是盧五太太，她絮絮地和坐在她對面的一個青年談話，青年的臉是瘦小的，頭髮留得很長，蓬鬆在頭上，口含着烟捲，眼望着荷塘，默默地聽五太太的談話。『唉，又是五年了。』五太太敲去了烟斗裏的殘灰，裝上了一斗煙絲。『過起來快是快，你如今也是大人了。唉，五年，我那一時那一刻不在想你。當初我拗你不過，只好放你去，年年寫信要你回，你又總不回，到如今弄得黃皮寡柳，中華人那能長住在外洋咧。』『外洋也並不是不能住的地方，娘。』青年微嘆了一口氣。『不過我如今不宜住在那裏罷了。』『是呀，我們中華人是火性，洋人是水性，水火怎變合得來？』五太太卸下了旱煙袋，吐了一口痰。『我們銀塘的風水是火主事，更不宜住外洋。你祇說你病了，到底是甚麼病？仔細說給我聽。也好請郎中先生看一看。』『我這病原沒有甚麼，只要休養。』青年眼望着荷塘說。這時明月已吐出了她的光輝，照得大地澄澈，遠處樹蔭裏有幾點螢火亂飛。『醫生說是肺病，幸喜還只到第一期，治了三個月，不見好也不見壞。醫生勸我回國休養，多吃牛奶雞蛋，一年半年就會好的。』『牛奶鄉下沒有，雞蛋倒是有的。』五太太忽回頭向站在後面的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女人說：『劉大娘。聽見沒有？日後屋裏鷄婆生了蛋，莫再做菜了，留給仁少爺吃。做菜另到外面去買，外面的蛋那有家裏的那麼好那麼新鮮啊，仁兒，你說是不是？』『娘的話

一點也不錯，外面的東西都不及自己家裏的好。法國的地方我也看得不少。終歸還是不及我們自己的。」仁僧真是在外面跑的人，講話有見識。」坐在一旁，久未得着機會插嘴的雲姨媽也說話了，她的門牙掉了兩個，說話時嘴裏老不關風。」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外面真是不及家裏好。」姨媽的話固屬不錯，外面却也有外面的好處，不過，」青年又微嘆了一聲，「我是再也不願出去了，一輩子再也不去法國了。」「那樣才是好孩子。」五太太聽了很高興。」本來家裏不愁穿，又不愁吃，出去做甚麼？好好守着這一份家業，你老子在九泉下也是安心的。並且我已風前的燭瓦上的霜，曉得又能活幾年囉，我只生你兄妹兩個。」下半年仁僧討一個好奶奶，明年你添一個孫子。」雲姨媽笑着說。「你的福氣就大了，也不枉支持這十多年門戶的一番苦節。」青年又微嘆了一聲，沒說甚麼。「我只等他兄妹娶的娶了，嫁的嫁了，」五太太又裝上了一袋旱煙，吸得更起勁。「我的事業已完，我就可以安心撒手去了。」「呵，娘，我回來忙着說那些說這些，竟忘記告訴你一件事了。」青年像猛然想起似地說。「在縣裏慈山中學見了楡妹，她們快考試了，二十左右可以到家。她說三叔公家裏那盆玉蘭花，你老人家如果要，就早點告訴她，她好放在轎裏帶回。」五太太正要答話，忽然場角裏有一個黑影一晃，接着狗便咬了起來。劉大娘趕去打開了狗。五太太把烟袋放在一邊，便問：「是誰？」是我，五太太。」黑影回答說。「是張三爺嗎？」王司務聞聲從屋裏跑了出來。「張三爺來接轎錢的。」劉大娘說。「泡碗茶把張三爺吃，玉司務。」

五太太說。「請坐吧，轎錢是怎麼算的？」「那不隨你五太太把就是，五太太又不是別二三

個，我難道還做價錢講？」張三爺站在場中，右手撐着腰說。「不是這麼說法，」五太太裝上一袋旱煙，「你得說個數目，我才好給錢。」「你老人家照上次送榆小姐下縣的樣給就行了。」「王司務，上次送榆小姐是多少錢？」「上次送榆小姐是——」王司務停了一停，「是三百四錢。」「拿四吊錢把他罷。」青年靠在椅上說。「張三爺的脚倒還是和往年一樣的健呀。」「不健沒有法，仁少爺，屋裏大大小小要飯吃，窮人子脚不健，那能行？」劉大娘從裏面捧出四包銅子來，張三爺接着，道了謝，剛要走，王司務忽然說：「張三爺，我送你一程罷，狗又惡，路又黑，你不看天上的月亮被一塊烏雲遮得密不透風了嗎？前面那松林子裏近來又鬧鬼咧。」張三爺一聲不做，頭也不回地向前走，王司務緊緊跟在後面。兩人唧唧噥噥地，漸漸消失在黑暗裏。一時一口狂風吹了過來，帶得場中的砂石亂舞，天上的黑雲散開，遮滿了天空，閃電在空中時亮時隱，樹枝搖擺個不停，驚得宿鳥飛鳴不住。眼見大雷雨將要降臨，五太太快往屋子裏走，劉大娘急忙收拾場中的椅凳。嘩咧咧的大雨果然下了，一種泥土的氣息充滿了屋內。大概過了一點多鐘的光景，才雨停風止，天氣又變成清朗。明月高懸在洗過的天空，更顯得新鮮光采，荷葉上的雨點在月光裏照得如萬顆明珠。光芒四射，空氣異常陰涼。王司務喝得醉醺醺的，從遠遠的田坎上，高唱着山歌回來。他走到盧家的大門時，山歌已唱到送情郎最後的一節了：送情郎，到橋頭，二人挽手望水流，水流長江歸大海，露水夫妻不到頭。

天還未大亮的時候，仁僧給村雞叫醒了，屋外鳥聲也啾啾不休。一種野花的香味，順風送到帳內來。他揭開帳子一望，桌上還有一隻膽青碎磁瓶，瓶上插着許多紅的黃的白的不知名的花，正中一朵半開的紅蓮，斜插在羣花之巔，像是剛摘下來的樣子，上面還帶着露珠。他仔細打量了這屋子一會，四壁是剛粉過的，白得無絲毫塵跡。本來是紙糊的窗子，現在新換上了琉璃。香几上安着的石屏和珊瑚架子，仍是和以前父親做書房時一模一樣。靠西邊書架上尚是空着，自己的行李亂堆在一邊。他看窗外的竹影尚未進來，知道天氣還早，又縮身到帳內，想再睡一會。但無論如何，總是睡不着。思潮不住地在腦內起伏，往事一幕一幕的展開。他記得小時在這書房裏，父親教他識字，教他做詩。日後去省城念書時，假期歸來，父親又教他怎樣的做人，怎樣地處世。深更寒夜，父子們在這書房裏圍爐高談，直談到雞鳴還不肯去安歇。父親又怎地勉勵他將來做一番事業；時常拿些古時的人物給他做榜樣。父親曾懇切地告訴他，自己深惜早生了四十年，未能受科學的洗禮，雖然中了甚麼舉人，那能發展平生的志願？臨死還囑家人，無論如何要使他到外國受一點教育。要不是父親有這句遺言，母親是決不會許他遠適異國的。而今父親在黃土內睡了將近十年，屍骨怕早已成灰了。自己海外留學五年，不但一事無成，依然故我，精神上反弄得百孔千瘡，抱病回國。這恐怕不是父親決意要運自己出洋的本意罷？想到這裏，他覺得萬分對不起自己的父親，他的眼淚

溼到枕上。他覺得腦子裏一陣熱漲，頭顱沉重了起來，額前微微有點冷汗，心頭一陣劇痛。喉間奇癢，咳了一聲，一塊甜膩的東西吐在手巾上，他深深嘆了一口氣。他靜中又想起了五年來在法國的經過。初到法國時，住在巴黎一個鄉下，自己是如何努力學問，博得大學裏教授們的好評。一年後搬到了城市，城市的繁華眩他的天真。妓館酒樓裏的沉湎，女人的幻影的追逐，浪漫的肉的生活，使他墮入了黑暗地獄的十八層。後來遇到了他的想像中的女人，一個同校同班的中法混血的人。他把整個的心獻給她。爲她，他收拾起了他的放浪生活，他從地獄裏升到了天堂，他比以前更努力於他的學問；她也爲他歡喜。在預備考博士的那年，他和她訂了婚約。但在快要得博士的那一年，出乎意外地她竟棄了他竟委身於他的情敵。他竭盡全力想挽回這惡劣的命運，但命運像是生鐵鑄就的，再也不能改移。從茲他又墮入了深淵，精神和身體的健康一同衰敗，幾回自殺不成，被關在精神病院有一年多。要不是好朋友們的調護，他幾乎葬身異國。而今落得一身病回到故鄉，眼見此生半成殘廢。他想到這裏，心中一賦，又吐出一口帶血的痰。受了這次重的創傷以後，他在回國前發誓不再戀愛任何女子。他認定戀愛只是空虛，「美滿」是當時的空虛，「美滿」是事後的空虛，予人以苦惱不會兩樣。他打算回國養好了病，從文學上尋求自己的生命。但他仍忘記不了那女人，那確是一個聰明秀麗的女郎，她的遺傳中乘有中法兩國的美質。她有法國女人的活潑秀麗的風致，她有中國女人的溫柔閒靜的美德，他不懂爲甚麼那樣一個好女子，上帝却不爲她一個固定的心，他在沉思，腦子裏昏昏地。忽然有一隻手觸在他的額上，他反過臉來，才知他母親不知甚

麼時候含煙袋走了進來，揭開了他的帳子。「怎麼樣。早上有點發熱。」她慈憐地望着他說。手仍是按在額上。「請郎中先生來看看，怕不是路上受了熱，加了病？」「不要緊，娘。」他苦笑了一聲。「一點熱不妨事。娘，你還沒見我在外國時發熱發燒咧，如今算是好得多了。」「我在上房裏昨晚聽得你總是咳嗽。」「五太太敲去了烟袋靠的烟灰。」「一定是沒睡好，今早的臉色比昨天更淡白了。」「不，我睡得很好。」他想坐起來，但五太太按住他，不許他起來。「咳嗽也是常有的，那不要緊。娘，你放心。」「好好的再躺一會罷。」五太太站了起來說。「過一會我叫他沖鷄蛋給你吃，桂圓早在飯鍋裏蒸好了。」他沒有說話。望着他母親苦笑了笑。「這桌上的花香不香？」五太太走到桌前把那枝斜插着的蓮花扶正了。「你小時喜歡花，你又寫信告訴外國人頂愛鮮花，今天我早就教劉大娘摘了這一大瓶。蓮花朵上帶着的露珠還未乾，我教她就送到這屋子裏來了。人聞着，也吸一點清晨的爽氣，是極有益病人的。」好極了，我頂喜歡這些花，顏色又配得好。」「看是好看，到底是野生的。她早上摘的盡是野花，葉子太多，花梗又不長，我看太不配這碎磁古瓶了，才教她摘了一枝蓮花插在中間，這才相稱了。」她手拈着花又開了聞。「蓮花的香與野花不同，又清爽又香得遠，不比野花那麼濃，薰得人頭悶，我們家塘裏的更是不同。」她見仁僧沒有說話，回頭看見被子有半幅掀開在床上，反身把帳子輕輕放好，隔帳見仁僧像是要睡的樣子。她裝上了一袋旱煙，呼呼地吸完，才走了出去。仁僧隔帳子望着他母親走出了門外，又望了望桌上的蓮花，一團粉紅的顏色從帳外模糊地傳入了他的眼簾，同時髮辮一股淡遠的清香送入他

的鼻內。不久他便陶醉在濃烈的野花香味裏，呼呼地入了夢之王國。

#### 四

仁僧臥在床上已有五天了。他的病雖不算怎麼利害，但每天要燒兩回，老是咳嗽，四肢沒有氣力，加以路上的疲勞尚未恢復，一直躺在床上，沒有起來——他母親也不許他起來。母親算是頂着急了，想請醫生來看病，仁僧又不相信中醫，弄了藥方給他，他也不肯吞服。她平時最信服的神方，更不用說，爲她兒子所拒絕了。問他覺得怎樣？好些沒有？他總是回答說：「不要緊，休養幾天就會好，在外國常是這樣的。」但慈母的心究竟不是這幾句空話所能安慰的，她要看她兒子不發燒，不咳嗽，和剛回來那一天一樣，她才安心。她自己勸仁僧服郎中先生的藥也不止一次了，但仁僧總是委婉的拒絕，她只好教雲姨媽去試試。這是雲姨媽第二次勸他服中國藥了，她坐在他床前，告訴他家幾少爺病得垂危，是某先生一劑藥救轉來的，某人得了終身痼疾，是用幾種極不值錢的丹方治好的，最後她的結論說：「你莫說中國藥不用，有時治起病來，是飛靈的，不信，你就試試看。」他不再向他解釋，說這病本來如此，只要休養，吃藥是沒用的話。他知道老太婆的信條是病了要吃藥，解釋也沒用處。像聽故事一樣，他靜靜地聽她滔滔地說個不絕。窗外的竹影映在花牀上，他一面聽他那時時從不關風的牙縫裏發出來的嘶嘶之聲，一面注視那架已開放的紅蓮，覺得別有一種說不出意味。忽然大門外狗咬，人聲也嘈雜起來，不久似乎有人從遠處跑來，口裏嚷，「仁哥呢



「仁哥又病了嗎？」「聽，不是榆姑娘回來了。」雲姨媽忙站了起來說。推門進來的果是仁僧的妹妹淑楡，她穿着白衣青裙，頭髮剪得短短的，臉上微微有點汗痕。她一進來，看見雲姨媽在旁邊，便說：「呵，姨媽也在這裏，姨媽幾時來的？」她不等她姨媽回答，忙又問仁僧：「仁哥，你那天在縣裏看我，不還是好好的嗎？怎麼又病了？」「沒有甚麼，前一兩天就好了。」仁僧靠在枕上望着妹妹說。「想不到你今天就回來了。考完了嗎？」「昨天剛考完了。」她從口袋裏取出手帕拭去額前的汗珠。「恰好竹姊從省裏放暑假回來我便和舅舅說了一聲，邀她同來了。」「竹妹也同來了嗎？」仁僧用肘撐起了半個身子問。「來，正在堂屋裏和母親談話哩。」她轉身就向外跑。「我去叫她來。」仁僧想止住她，但已來不及，她早走出房外了。仁僧躺下，向站在旁邊的雲姨媽笑了笑，說：「榆妹大人了，還是小孩時的脾氣，彈彈跳跳，說甚麼就做甚麼。」「也難怪。」雲姨媽也笑了笑，「還祇有十七歲哩。」仁僧正和雲姨媽站着，淑楡已帶了竹紋進來。她比淑楡略高一點，頭髮剪得短短的攬在一旁，深黑的眸子閃動有光，瓜子形的臉，小嘴略略向上翹，紅得較桌上的蓮花還鮮艷。白綢旗袍披在身上，飄飄的，全身秀美的輪廓都顯露了出來。白潤修長的手中執着一把小巧的象牙骨的扇子，輕遮在胸前，走路時格外顯得溫文閒雅。她進房來見了仁僧，眼珠轉了一轉。臉上現出微笑，站在桌前，緩緩地說：「大哥，又是幾年沒見面了。」「呵，竹妹，真是，又是幾年了。」仁僧感覺得幾年的變化真大，沒想到五年闊別的表妹竟出落得這樣美麗。「到省城本來想去看看妹妹的，因為趕早班船，就來不及了。」「你還是納着好，不要起來。」她見仁

僧掙扎着要起來，忙止住他，雲姨媽趕過去扶他躺下。「雲姨媽也來了，外面晒了太陽，走進屋裏來，眼花得連人都看不清了。姨媽幾時來的？」「我來了一個多月了。」「哎喲，這下可好了。」五太太含著旱煙袋走了進來，煙霧不斷地從她口邊望後送。「我正愁仁僧沒伴，這下可好了。淑楡回來，竹紋也來了，這下可熱鬧起來了。」「可不是，媽。」淑楡迎頭跑了過去。「等仁哥好了，我們還打伴請仁哥教我們的書呢。」「哥哥，你究竟好些不？」淑楡又跑到仁僧床前，像一個初出窩的喜雀子一樣。「不要緊，讓我的幾天就會好的，在外國常是這樣。」「常是這樣，你總要吃藥呀。」五太太似乎有點生氣，吐出的煙重而且急，差不多成了一根直線。「沒看見病了不吃藥的。」我這病不是藥治得好的，外國藥還不行，中國藥更不行了。中國郎中只會拿祖傳金木水火土騙人，那能治病？」仁僧說得急了點，禁不住又咳嗽一兩。「好了，仁僧是聰明人，過一會想明白了，自然會肯吃藥的，也不必急在這一時。」雲姨媽像向雙方緩和空氣似地，插入了這幾句話。但空氣仍然是緊張，五太太坐在一把太師椅上，一聲不語，低着頭用力地吸旱煙。仁僧躺在枕上，兩眼望着帳頂，也再沒說話。竹紋輕輕地扯了淑楡衣角一下，兩人走到擺花瓶的桌旁。她眼望着瓶中的蓮花，唧唧噥噥地和淑楡講關於花的事，手拈着一朵黃色的野花，隨便把牠放在手中揉搓，黃色的花瓣點點落在桌上。過了沒有多久，淑楡跑到仁僧的床前，在他耳邊唧噥了一會，抬起頭來向五太太說：「媽，仁哥說明天請郎中先生來看呢。」「這才是好孩子。」五太太歡喜極了。

把煙斗猛向地上一敲，煙灰便四散在地上。「病了是要吃藥的，不吃藥那能好。娘那有不爲你好的？」我說仁僧是懂事的。「雲姨媽也高興了。「一吃藥，病就好了。」仁僧回過頭來望站在桌旁的竹紋，竹紋微笑了笑，轉過臉去，裝做看瓶中的蓮花。淑榆見了，忍不住要笑起來，忙用手巾把嘴堵住，裝做咳嗽的樣子。「淑榆總是小孩子脾氣。」五太太帶笑地向她女兒說。「病了是要吃藥的，有甚麼笑的？」室中充滿了談笑聲，五太太更談得起勁，不是問雲姨媽記不記得仁僧小時在外婆家和竹紋拌嘴的事，便是問淑榆三叔公家裏近來情形怎樣，幾乎使別人沒有插嘴的餘地。可憐的母親，她見兒子肯服藥，彷彿他的病馬上就好了似地，甚麼也難比喻她內心的快樂。

## 五

「榆妹，這竹林中真陰涼哪，上面看不見半點日影子，風吹來涼悠悠的。」「好點走，當心些，你不常走這樣的地方，小心青苔滑倒了你。」竹紋給淑榆這樣一提，果然覺得脚下有點滑溜溜的。再一望地下，竟滿地是青苔和鳥糞，班駁陸離，像好久沒有打掃的樣子。便說：「你們家這竹山怎麼沒有打掃？鳥糞堆得滿地都是。」我說你是城市的小姐，你總不信。「淑榆停住脚步，回頭向竹紋笑着說：「告訴你，我的姐姐，鄉下的竹山那比得你們城市的花園，不但沒有閒人來打掃，就是有工人，也犯不着打掃得乾乾淨淨。」「那是爲甚麼？」「第一，這竹山輕易沒有人來，第二，留着鳥糞也可使地肥些，第三，就是要打掃，也掃

不乾淨的，除非永遠不使那些鳥雀子喜雀子斑鳩子在上面歇腳。」「不錯。」竹紋點頭地說。要不許牠們歇腳是辦不到的。」哎喲，我的呆姐姐，」淑榆手扶着一枝粗如巨缸的竹子，笑着說。「莫說辦不到，就是辦到了，一個竹山裏永遠不見鳥叫，你想那還成個竹山嗎？」「好了，不要說閒話了，摘花的地方還有多遠？再要走，我可走不動了。」竹紋倚在一根竹子上，懶洋洋地說。真是千金小姐，這會子走不動，剛才爲甚麼又那麼興興頭頭，向媽討這差使咧。告訴你，離這裏不多遠了，走過竹林便是。」她走去牽住了竹紋的手臂。「好姐姐，我扶着你慢慢地走吧，誰教你穿高跟底鞋子來？叫你換，你不換。如今可吃苦了。」這竹林中委實不好走，滿地青苔，路既滑，又崎嶇不平。有許多竹根透出土外，橫亘在路上，更易絆人。竹紋只好手扶着淑榆的肩頭，兩人互相依偎着，慢慢地向前走。漸漸地走出了竹山，空氣已不比竹林中的陰涼，身上陡然熱了起來。她們走下了山坡，迎面是一道短短的竹籬，剛剛把這半道山坡下的餘地圍住，籬上爬滿了牽牛花，只剩下籬尖露我外面，好像覆上了一條綠色的厚絨氈毯，籬旁的畦地雜種蔬菜和花草。各式各樣花朵在且光中閃耀着，幾乎把人的眼光都映得潦亂了。她們在畦內採了許多花枝。竹紋把手中的集在一塊，用手絹扎着花梗。這時太陽雖偏了西，但炎威仍未稍減。竹紋晒得難受，腰也彎得酸痛，抬頭見竹籬的東角處有一株柳樹，覆在地下有一個掠盤大的樹影，她忙跑到那樹下歇息。她在樹下喘了一會，忽然幾口南風吹來，心神頓時清爽了許多。她手扶着樹無意地向籬一望，見籬外不遠有一張方塘，塘水澄清如明鏡，天上的雲影照得分明，塘的週圍有幾顆年老的柳樹，樹的柔

像少女的長髮般深垂到波面。內中有一顆彎成弓形剛剛吻着水面，上面跪有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少女，低着頭正在洗甚麼東西，那綽約的背影，富有曲線的輪廓，姿態極活動人，這時有一羣紅嘴的白鵝，踏着綠波正在她旁邊游來游去。竹紋從不曾見過這樣美的鄉村的天然圖畫，呆呆地給牠迷住了。忘記了炎熱，忘記了手中的花枝，任牠們散在地上，默默望着那少女和池塘出神。淑榆的花枝採得不少，手中握不過來，剛要叫竹紋一同回去，抬頭見她呆呆地望着籬外，花枝撒了一地，不知正看甚麼。遙看她那俏麗的身影，倚在柳樹旁那種嬌嬈無力的神情，那被風吹起的飄飄的淡青綢裙，活像一個畫中的仙子。她也不驚動她，悄悄地溜到樹後，猛力向她肩頭一拍，驚得竹紋禁不住「啊呀」一聲。「看甚麼？那樣出神！」淑榆問，雙手扶在她的肩頭上，臉挨着她的臉。「你看這籬外的柳塘，那羣鵝。」竹紋手指着籬外說。「多好看，那彎彎柳樹上那個女了的背影，多麼令人可愛！」「這個嗎？」淑榆順着她的手向籬外望，「不算希奇，我們鄉村裏有的是呢。」「小聲些，別讓那孩子知道我們在這裏。」「那怕甚麼！她洗她的東西，我們看我們的。」「驚動了她，這張天然的風景就壞了，要使她不知道我們在這裏才有趣。小聲些，你看，唉，你總不聽她回頭了。」「還好，她沒看見我們，長得不壞呀！」「不壞，那一對水汪汪黑溜溜的眼睛，怪愛人的。」「回去吧，怪熱的。」「她那地方倒好，有風，樹又多，又陰涼，不比我們這裏，一顆樹要遮兩個人的太陽。」竹紋說完。又補了一句：「又近水。」「就是近水不好，所以不及我們，她站在那根孤單單的樹枝上，一不小心，失腳就要掉在水裏，我是怕得很呵！」「那有甚麼可怕，只

要她站得穩，除非那樹枝自己會斷下來。」「走吧，別替人家瞎擔心了，你看，花枝掉了一地，快萎了。」她把地下的花一根一根拾了起來，遞給竹紋。兩人又慢慢地走了回來。他們走到仁僧的房門口，門是虛掩的，裏面有五太太說話的聲音，淑榆推了竹紋一把，輕輕地說：「讓我看媽在裏面做甚麼？」竹紋會意，便止住了步。她把頭湊在門縫向裏瞧，瞧了一會，忍不住笑了起來，竹紋問是甚麼，她在她耳邊帶笑地說：「媽在逼仁哥哥吃藥呢。」「都是我們的不是，我們不去摘花，她老人家便不會自己送藥進來了。」「要甚麼緊，吃一盃苦湯，也不會壞事。」「那是於痛人精神上有損害的，我要去解圍了。」淑榆想扯住她，但她已推開了那扇虛掩着的房門，只好跟了進去。仁僧被他母親逼得沒法，已閉着氣把一盃苦水喝完了。剛一吐氣，便看見竹紋手拿着一大束花進來，忙笑道：「大熱天勞你們去摘花，真是感謝不盡。」「不要緊，高興跑去玩玩。」竹紋見藥已喝完，知道解救也來不及了，便把花枝插在桌上的古瓶裏。「好了，你們也來了。」五太太接過藥盃放在桌上，裝上了一袋煙說。「好容易我勸仁僧半天，他才把半盤藥喝完。」「媽怎麼不等我們來呢？」淑榆笑着說。「我們一端給他，他馬上就喝的。」「我等你們半天，你們沒來呀。也真奇怪，你們端藥給他，每次盤裏的藥渣都喝了，比喝蓮子羹還喝得乾淨。」五太太用力吸了幾口煙，像記起了甚麼似地。「呵，提起蓮子羹，我倒忘記了，還癩在火上呢。不要燒了，我去看看。」淑榆等她母親走了，便笑着對仁僧說：「仁哥，中國藥的味道不壞吧，苦不苦？」「還是苦不苦！」仁僧裝做生氣的樣子說。「這一盤藥的味道，我一輩子也忘不掉。」「是我們的不是。

「竹紋默然似的說。」「弄得姑媽自己送來，做假也做不得了。」「吃一碗倒沒有甚麼，苦也不過苦在一刻兒。」「仁僧深恐竹紋不安，忙解釋說。」「左右不過是窗外的竹子，少吃了一些藥。」「淑榆笑着說。」「全是你的不是。」「仁僧也笑着說。」「要是自己撥弄着去摘花。」「不是我們自己去摘，摘得到這樣勾齊的好花嗎？」「淑榆拈着瓶中的花說。吃一點苦一要緊，回頭蓮子羹的味道可就甜了。」「正談話間。劉大娘送了蓮子羹進來，三人各分吃了一些。仁僧在嘗了苦味的中國藥以後，反覺得這蓮子羹甜太膩人，只略嘗了半碗，就沒在吃了。」

## 六

過了約有十天的光景，仁僧的病好了許多，夜中咳嗽不如以前利害，精神更好了，只是四肢還沒有多大氣力。有一天，是午後，天氣非常沉悶，五太太守着她兒子吃了藥便去睡午覺去了。仁僧一人躺在睡椅上，覺得無聊，強打精神，在箱子裏清出一根久沒用過的烟斗，打開一盒帶回中國尚未開動的烟絲，裝滿了煙斗，慢慢地吸着。一斗煙吸完了，人還是無聊，又拿了一本莫泊桑短篇小說閒看。室外蟬聲聒噪個不休，更顯得空氣沈悶，仁僧由無聊變成煩燥，像有件甚麼東西在他心中作怪，全身都不安。又像心裏處處舊創，被甚麼東西碰了一下似的，隱隱的不舒服。他剛到家時，心中本非常的寧靜恬淡，這半個月來忽變成忽忽若有所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想抑壓下去，往往更加利害起來。莫泊桑的小說是他平時所愛看的，這時却引不起他的興趣來，一排一排的黑字從他眼前閃過去，腦中一點印象也沒留下，

心中却在胡思亂想。一會想到法國的友人，一會想到西貢岸上的景物，心靈像一隻脫了韁的馬，任意奔馳，他不自主的狂吸着煙。烟吸到第五斗的時候，有人輕輕地在敲門。「誰？」  
「我。」  
「竹妹嗎？」他從口中取出煙斗，站了起來，把書本放在桌上。「請進來」。門開了，進來的果是竹紋。大概是浴後吧，披着一件杏黃色的綢旗袍，拖着拖鞋，頭髮蓬鬆的，隨手把門掩上，即倚在門旁，帶笑地說：「仁哥病了還用功呀。」  
「那裏是？隨便看看。」仁僧放下了書，拖過一張椅子。「這兒坐，竹妹，你進來就是，何必敲甚麼門？」  
「聽說外國人都是這樣，所以我學外國禮。」他笑着說，仍倚在門後。「外國禮麻煩死人，我們不用學他，要講起來，我就不應在妹妹面前吸煙呢。」他舉起手中的烟斗說。「我允許你，那不就成了嗎，哈哈。」  
「不吸了，我本來是不吸烟的。」他敲去了烟灰，把烟斗放在抽斗內。「那爲甚麼？」  
「人無聊才吸烟，在異國的時候，遇着苦悶，又沒別的法子解愁，煙斗就成了好朋友了。剛才母親走了，妹妹們都不在這裏，那異國的情景又重現到眼前，只好吸煙了。」  
「現在爲甚麼又不吸了呢？」  
「妹妹來了，屋子不冷靜，我還吸甚麼烟？」  
「哈哈，仁哥倒真會說。」  
「不，我一點也不會說。」他退到睡椅上。「妹妹也坐吧。」  
竹紋坐在對面桌旁一張太師椅上：用手輕輕攏額的上散髮，仁僧隔桌子望見她那雙雪白的脚，套着一雙鏤空的黑漆拖鞋，圓小的膝頭隱隱現在黃的旗袍下面，他看過不少巴黎女人的腿，似乎都沒有這麼好看。他再注視她的臉，圓圓的白白的，一種秀媚的光彩充滿在她臉上。他心想：少女真是變的快，自己出國時，她不過十四歲，那時雖已長得不壞，但那有五年後今日的風姿這麼動人啊



「她抬頭，見仁僧正望着她，臉上禁不住一紅，忙低頭。無意中手觸着桌上的一本書，拿過來看了看封面，說：『甚麼書！』她打開了書，不等仁僧回答，又說：『呵，盡是法文，一個字也看不懂。』書又闔上了。仁僧的眼光給她的碰了一下，也有點不好意思，正要用話來掩飾。見她問，忙說：『莫泊桑的小說。』『莫泊桑的小說嗎？』書又打開了，『我頂喜歡看，我看過好幾篇繙譯的，記不起是誰譯的了。Cuv De Mau Passant 是不是這樣唸的？』

「對，一點也沒錯。」他含笑地說。『妹妹要是唸法文，發音好極了。』「哈哈，是嗎？」

「圓圓了？兩腿交疊了起來，身子向後微仰，她臉上現出很高興的樣子。『我想不行，我唸甚麼都不行，英文就壞透了。』」

「妹妹不必客氣，舅父常有信告訴我，說妹妹的功課好極了。」

「他摸着胸前的紐扣，一句一句慢慢地說。『交際又好，又有音樂的天才，跳舞更是……』

「……」

「好了，哈哈，好了，仁哥不必打趣我了。」他笑得伏在棹子上，但她的心裏真高興極了。『我甚麼都不行。』

「別的是我不知道，你做的詩，舅父常抄給我看，難道不知道嗎？『蕭蕭黃葉捲秋烟』的句子，是誰做的？』

「那算甚麼！」她抬起頭來，頭髮更是蓬鬆了。『仁哥比我更好呢，又到過法國。』

「妹妹不要提起法國，我慚悔極了。」

「爲甚麼？」

「竹紋問。『……』」

「半晌，仁僧沒回答。『爲甚麼，仁哥？』竹紋再問。『要不是去法國，我那會病？』」

「半晌仁僧才回答。『病是身體上的事，不去法國，要是病遠是要病的，那有甚麼悔得？』」

「唉，妹妹你不知道。』

「爲甚麼我不知道？』」

「唉……」

「他正要解釋下去，一轉念，却有點難於出口。把自己因失戀而病的事，說出來嗎？對方是自己的一個月

青的表妹，這種事只宜向上帝或者年高的教士去傾訴，向年青的表妹去說這種事，似乎有點難爲情，要是她自己的情人，那變過去的懺悔或能堅固現有的愛情，也許無妨，可是現在又不是的。他正在爲難的時候，見她兩眼炯炯地望着他，等他下文，越發不安起來。忽然房門推開，王司務站在當前，兩人都吃了一驚，王司務也呆了。『甚麼事？』仁僧站了起來問。『太太叫我下縣取玉蘭花，問少爺買東西不買？』他目注着兩人。『沒有甚麼東西要買。』仁僧搖着頭說。『又問竹小姐要帶信給舅老爺不？』『沒有甚麼。』她緩緩的說。她發現了王司務眼內射出奇異的眼光，忙又說：『要是方便的話，請帶點替換的衣服來叫溫媽清出給你。』王司務答了一聲是，又奇異地望着兩人一遍，才退出門外。仁僧等王司務去後，笑着對竹紋說：『這樣伙一聲不響，攆了進來，倒把我嚇了一跳。』『我也是的。』『想來那外國渡門的禮節，大概是爲這類人設的。哈哈，不是嗎？妹妹。』『是的，哈哈。』她也附和着笑了。竹紋是最乖覺不過的女子，最初見仁僧半晌沒說下去，知道他定有難言之隱，後悔自己不該這樣逼着問，使他不安。正想用別的話來支吾，恰好王司務來解了圍，她也就不再提起了。和仁僧又談了許多旁的事，一直到晚餐的時候。室外的蟬聲仍是啾啾不休；但仁僧却不覺得室內空氣沉悶了。

## 七

王司務對於下縣的職務，是非常高興的，第一，縣裏可以看見許多比銀塘穿得更好看的女人；第二，可以在盧府的親戚處吃較好的酒飯，有時遇着送禮物去時，還可得些賞錢；但最使他高興的，是縣公署前仙昇店的糟谷酒，一盤雞腳，六片醬油乾子，喝上五壺糟谷酒，便請他對面縣公署裏去當縣長，他也許會罵你太不懂事。但也有使他不高興的，那便是冬嫂子。她每逢遇見他下縣時，定要托他買東買西，東西買回來，錢却永遠沒見過半個。拒絕她罷，王司務實在不忍得，那樣一位花枝招展的好嫂子，憑你抱，憑你吻，憑你調笑，要你買點東西，還好意思要錢嗎？不要錢罷，那麼每次雖花錢不多，合攏起來，也就不少，應酬了她一個人，喝就喝不多了。處這兩難地位，王司務只好每逢下縣能避着她，總是避着不使她知道，但他走過她門口時，却每每又不知不覺地走進她屋裏去了。王司務這一次下縣，他心中又在暗想，還是去不去冬嫂子的茶亭子歇腳？冬嫂子固屬捨不得，白花花錢却也是不好捨的。最後決定這次不去找冬嫂子，留下錢到仙昇店多喝幾壺糟谷酒。他本想不走冬嫂子門口過，但走別的小路，又太繞遠了，他想天已昏黑了，也要她看不見他，還是走大路罷。慢慢走進了冬嫂子的屋裏，天已黃昏起來。茅屋裏的窗子裏射出淡黃的燈光，白麻石的大路迷迷糊糊像一根婦人腳帶擺在地上。晚風陣陣吹來，他覺得很涼爽。漸漸地他聽得茅屋裏鍋鏟響，菜滾着油的唧唧聲，鼻子裏聞到一股斑斑的香味。她想，她此時作飯了，一定會見不到的，正好溜過去；同時他又見一個苗條的影子在窗前閃過。他走到茅亭的門前，望望裏面沒有人，幾回想進去，却又止住了，最後他咬緊了牙向前走。剛出茅亭，忽然一個小小的黑

影子一把抱住了他的腿。「那一個？」他嚇了一跳，問「是我，乾爹，你又下縣了。」那小的黑影子更抱緊了他。「不到我媽屋裏去坐一坐？」他這才知道是冬嫂子的兒子三狗子，本來他有意進去的，給三狗子這一拉，倒不想去了，忙掙脫說：「不是下縣，狗子，不要拉住我。」「是下縣，是下縣，」狗子急了，提高了喉嚨，「媽，快來呀，乾爹下縣，又不進屋裏來了！」他怕冬嫂子出來，急忙想掙脫，狗子却拉得緊緊的，他正想使勁一下推開狗子，忽然後頸皮被一隻溫軟軟的手捏住，剛一回頭，臉上又被擰了一把，他知道事情壞了，忙說：「有話好說，這是做甚麼？」「做甚麼？我正要問你做甚麼呢？」這尖尖的喉嚨，無疑的是冬嫂子的。「下縣連門都不肯進了？」「我有急事去！」「有急事也不急在這一時，你打去就是。」他忙改了笑容。「狗子，你放了我再說，抱得我動都動不得了。」但狗子仍然緊緊抱住不放，兩眼只望着他娘。「放了他，狗子，不怕他跑到天外去。」她兩手叉着腰說。「哼，好東西，門都不進了，縣裏相與了好的。」狗子聽了他娘的話，才放鬆了他。他伸伸腿，理了理褲腳，氣還沒吐勻，就給冬嫂子一手拉到了屋裏。「真的有急事！」他坐在桌前，望着那桌上的桐油燈說。「不管你急事也好，慢事也好，吃了飯再去不遲，這黑夜下縣，又沒月亮，燈籠也得拿一個去呀！」她說完，進裏邊端飯菜去了。他給冬嫂子這一拉，心裏有點迷糊，燈下看見的冬嫂子的臉，比白天更特別俏麗，她走路時那一段身段，真是迷人。心想：管她呢，吃飯就吃飯，要買甚麼，就買給她罷。不久，冬嫂子端出兩碗炒南瓜，一碗豆豉

炒斑椒，一碗急火煙子的薰魚；桌上放好了碗筷，陪着王司務吃飯，狗子也坐在下面。冬嫂子的丈夫在房裏聽見王司務來了，早從後門避開了。吃飯時，王司務起先定悶着頭，不大說話。禁不起冬嫂子問長向短，說說笑笑，打打罵罵，也就跟着說笑起來。『告訴我，我王司務，縣裏的相好的是甚麼樣子？』冬嫂子口裏給胡椒辣得梭梭的，笑着說，『比我自然好看得多了，不是嗎？』『沒有的話，嫂子，縣裏那有比嫂子更好看的？我在縣裏沒別的人。』『鬼話，不要哄我，門都不進了，縣裏沒有人，鬼才相信！』『真的沒有，我是有別的事。』『口口聲聲說有事，我倒要問你究竟是甚麼事？』冬嫂子夾了一條魚放在狗子的飯碗裏。『快點爬飯，吃完了，去喂豬。』『五太太要玉蘭花。』『就是這一點事嗎？』『竹小姐要拿換洗衣服。』『又哄我，盧家裏幾時又鑽出個竹小姐來，嘖嘖。』冬嫂子把筷子一放，裝坐生氣的樣子，扯衣袖去抹額前的汗。『誰哄你，竹小姐是五太太的內姪女，跟榆小姐那天一路回來的，你沒看見？』『哦，是了。』他又提起了筷子，臉上恢復了原來的顏色。『那天還在我這茶亭子裏歇腳咧，頭髮剪了，穿着綢袍，噴得一身香。好看極了，比榆小姐還好看。』『不但好看，還會出主意呢。』王司務的飯碗空了，狗子忙替他添了一碗。『仁少爺病了不吃藥，五太太那樣勸他也不聽，竹小姐一來，他就吃起來了。』『那有甚麼出奇？』『你聽我說完，再插嘴也不遲呀！你以為他真的吃了？他背着五太太一碗一碗都倒在窗子外面。我先也不知道，後來在窗子外面竹根下，看見一些藥渣子，覺得奇怪，跑去問劉大娘，她才一五一十告訴我，都是竹小姐出的主意，你看好不好？』『要是配上你

們仁少爺，他們倒是一對兒，又是讀過洋書。」「我看五太太倒有意，女家也容易，只要這邊一提，舅老爺沒有不答應的。」「那就只看仁少爺合意不合意了。」「仁少爺那有不合意的？他們兩個常在一塊談談笑笑的，今天下午我到仁少爺屋裏去，推開門，那屋裏就只有他倆兩人，讀洋書的人做出事來真是不懂解，一點也不怕醜！」「像你那樣才怕醜咧，怕醜得連大門都不進了。」兩人又說笑一陣，飯已吃完了。洗了臉，點上燈籠，冬娘子送他到門口，在他耳邊唧噥了一會，他連連點頭。執着燈籠走上了大路，冬娘子還追在後面說：「不要忘了，忘了的話，看我咬下你一塊肉來！繡貨也要送到呀，那是人家託的。」他走到縣城，已是半更天氣了，到四石街唐家取了衣服，舅老爺問長問短了半天，舅太太又送了一支高麗參給仁僧。走出唐家，他往試院坪三大爺家去取玉蘭花，路過縣署，望見那紅地黑字的「仙昇酒店」的招牌，喉中禁不住癢癢的，進去喝了四盞糟谷酒，吃了半副燒臘豬腸。出得店門來，在街燈下看見一個穿夏布長衫梳分頭的人，從對面縣署照壁裏匆匆走過來，他認得是夏姨太太的第二個兒子高山，忙叫了一聲：「高少爺！」「哦，王司務嗎？」那人忙回頭站住。「那裏來？」「四石街唐家來。」「這夜晚到那裏有甚麼事？」高山扇子幾搖，手摸着上的分頭。「竹小姐叫我去換洗衣服。」「竹小姐到了你們家裏嗎？」「是的，印榆小姐一路去的。」「哦……」高山沉吟了一會，又說：「我母親在那裏嗎？」「好的，仁少爺沒有回來時，五太太全靠她老人家作伴呢。」「你們仁少爺也回來了嗎？」高山驚喜地說。「幾時回來的？怎麼沒有聽見說。」「回來半個多月了，病了沒出去，所以少人知道。」「哦……」

：「好吧，替我致意你們太太和少爺。」說完，高山匆匆地走了。王司務這晚歇在三太爺家。

## 八

王司務回來沒有多久，夏高山也來了。五太太見自己的姨姪來了，非常地喜歡，陪着他吃茶，雲姨媽也出來了。高山見着她便問：「媽你老人家好？」「好的，還有甚麼不好，天天同你姨媽和姊妹們說說笑笑。」她說。「你大遠地跑來，家裏有甚麼事？」「沒有別的，接你老人家回去。」她用手理了理自己的頭髮。「嫂子前天回娘家去了，家裏沒人。」「你叫了轎子沒有！我就走。」她說完。就忙着要往裏面去清東西。「急甚麼？姨媽。」五太太從口中取出烟袋，一手拖住了她。「住得好好的，又走甚麼？過了伏天再回去不遲。」「你還不饒得我家裏的事？大媳婦回娘家，他們又不能常在屋裏，一個人都沒有，成個甚麼人家。」她說完，又急急地往裏走。要走，也不急在這一時。「五太太又拉了她一把，「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吃了飯，等太陽偏了西，再走也不晚啦。」雲姨媽只好坐下，但坐了不久，她又往裏走，五太太問她爲甚麼？她說：「我東西也得要清理一下。」說完，便匆匆走進去了。五太太向高山說：「你媽還是老脾氣，說起風就是雨，一刻也緩不得的。」高山也笑了笑，說：「仁哥呢？聽說仁哥回來了，好幾年也不見他了。」「仁僧嗎，在裏面，我帶你去見見。」五太太起身就走。「一回來，就病了，直到這幾天才好些，走路還有點費力，不然的話，他早出來了。」還沒有到仁僧的房門，五太太便遠遠的嚷：「仁僧，你表弟高山來看你了。」

五太太打開房門，高山跟在後面，他從五太太的肩後看見一個女人的影子向床後那張小門一閃，進得門來，屋中只有躺在睡椅上的仁僧，和站在他後面的淑楡。淑楡見了，叫了一聲：「高哥」仁僧也叫了一聲：「老弟！」他想從睡椅上立起來，高山忙說：「仁哥，你躺着好，不用客氣，我們不是外人。」「唉，老弟，不想五年的光景，我竟這樣不中用了。」仁僧說時，嘆了一口氣。「我們以前同在山楚學校讀書時，又是甚麼境地呵！」五太太等他們坐定了以後，便說：「你們兩人好好談着，我到廚房招呼去了。」她走了出去，淑楡跟在後面。高山暗地觀察仁僧，覺得他比以前確是不同了，面黃瘦了許多，談話也沒以前那麼虎虎有生氣，但是眉目間却還留着那少年時英武的痕跡。仁僧也在打量高山，覺得今日的高山也不是以前的高山了，面貌雖仍是那麼俊秀，但說話却深沉多了，那一雙眼睛更隨時流露出深於世故的眼光，老練的神氣充滿在他的一切上。兩人談了一會，仁僧才知道他在省立師範畢業以後，在縣裏勸學所當文牘已有多年了，據說暑假後有升任所長的希望。仁僧一面和他談話，一面心裏奇怪，他談吐並不粗俗，樣子也不討厭，爲甚麼竹紋聽他來了，便馬上離開呢？又見他口裏談話，眼睛却老望着床後的小門，心裏更是納悶。不一會，外面請吃飯了，仁僧含笑對高山說「病了，胃口不好，不能多吃東西，對不起，不奉陪。」高山說了一聲：「不必客氣。」便走出了房外。高山走後，仁僧忽然記起雲娥姨媽有一次看見法國的畫片，羨慕得了不得，說想要幾張拿回去掛在客廳裏。如今她要走了，應當送幾張給她。他用片掙扎起來，拖那床下的箱子，忽然竹紋從床後走了進來，問：「做甚麼，仁哥？」「拿幾張



畫片送姨媽。」「讓我来帮你拖，不要太吃力了。」她彎下腰，替這拖了那箱子出來，又搬了一張矮竹椅，放在箱子旁。」「謝謝你，妹妹。」他一躡身坐在竹椅上，開了那箱子。」「怎麼沒去前面吃飯？」「誰耐煩和他一桌。」「你是誰？」「高山！」竹紋的聲音說得很重，像是生氣的樣子。」「……」仁僧聽了很奇怪，抬起頭來望着她，「高山又不是外人，人也不怎樣討厭，你怎麼老是避着他？」「那人，我不高興理他。」她撇着嘴又說了一句：「你知道甚麼！」」「是的，我近來不大知道他。」仁僧見竹紋似乎生氣的樣子，覺得與竹紋平常為人兩樣，平常連大話都不多說的，這回自有使她生氣的原因。他不敢多說，埋頭在箱裏清查片，把箱子裏的東西都翻亂了，才在箱底找出幾張油畫來。劉大娘在房外請竹紋去吃飯，竹紋回答說：「我頭痛極了，不想吃油膩東西，不能陪客；就在這裏跟仁少爺吃了罷。」不一會：淑榆笑着跑來了，對竹紋說：「怎麼：好好的忽然頭痛起來了？媽叫你去陪姨媽呢。」竹紋只推頭痛，不愛吃油膩東西，淑榆再三催逼，她在淑榆耳邊唧噥了一會，淑榆笑着點頭走了。飯後，高山見竹紋不出來，知道是有意避着他，心裏老大氣悶，雲姨媽叫他先回去，他也就作辭了。到下午太陽偏西時，雲姨媽叫了一乘轎子，動身回家，五太太一家人和竹紋都送到門外。五太太送了她三隻大白肥鷄和七十多個皮蛋，仁僧送了她四張風景油畫，她謝天謝地走了。五太太回到堂屋裏，對仁僧嘆了一口氣說：「你雲姨媽太可憐了，她加願回去呀！」」「高山不是說家裏沒人嗎？」仁僧奇異的問。」「那裏，沒人，一定又是她大媳婦和兒子吵架，賭氣回娘家去了，唉。」五太太向四圍望了一望，像尋甚麼人似地，一會眼光仍回到

她那葉子煙袋的斗兒上。『討媳婦真不容易，人要像樣，又要脾笑好才行。』正說話間，竹紋忽從裏面跑出，手裏拿着一個小長方形的紙盒子，上面用繩子綁得牢牢的。對仁僧說：『這裏面沉沉是甚麼好東西，仁哥？你開箱子清畫片時，忘了在床上，我給你拿來了。』『哎呀！我的天。』仁僧見了他紙盒，用手連打着自己的頭說。『幾乎忘記了，我怎麼那樣易忘？』『甚麼東西在那裏面？』大家驚奇地問。『一張相片，和十兩金子。』『誰的？』五太太問。『法國一個人托我帶的。』『帶給誰呢？』竹紋問。『唉，說來話長呢。』

## 九

『說起這事來，根由長得很，讓我一一從頭說起罷。』當我在法國讀書的時候，因為省錢的原故，常到一個小飯館裏去吃飯。那飯館雖是法國人開的，却請了一個中國侍者。他是一個年將半百的人，面色蒼老，做事極勤勉，人又忠直，所以館主很信任他。他為人最好，遇着中國留學生錢不湊手時，向他去借，只要他手中有錢，沒有不借的。『起先我看他那雄偉的身子，和高傲的神氣，以為他是山東人，不然就是直隸人，因為在法國的華僑，當侍者開飯館的，多半是這兩省的人。我第一次去吃飯見了他，便用法國話問他是不是山東人，誰知出乎我的意外，他說不是的，竟是我們本縣人。我於是改用本鄉話問他住在那兒？他見我打着本鄉話，高興極了，也用本鄉話說。他住在離銀塘只十多里路一個地方。』我聽了驚喜起來，說：『我家就住在銀塘。』我告訴了他我的名字和父親的名字，他說他知道父親，可是

沒會過。「我們漸漸攀談起來，他約略地告訴我他的身世。他姓水，叫水尚波，在清末的時候，被人誘拐到南洋，作了一年苦工，那地方很熱，病了一次，幾乎死去。好了以後，又被轉賣到南非洲開金礦。那地方更苦，整天鑽在山洞裏，見不到天日沒天沒夜的作苦工，還要挨打。好容易，苦了五年，略積了幾個錢，覷了一個機會，偷偷搭船到法國。他不敢搭回中國的船，一則船價太貴，二則鑛主常有人在輪埠上偵查，不易儉跑。「他一到法國，錢就用完了，流落在街市，法國話也不會說，幸虧這飯店店主收留了他。他忠勤地做事，足有十年了。這是他大概的歷史。「我常到那飯館去，我們漸漸成了好友，我發現他不但是個好人，而且是一個有肝胆有血性的人，每逢在報上讀到中國被欺侮的消息，他一定要找着我發一頓牢騷。他說中國再不强起來，僑胞在國外都會無立身之地了。他又當勸我：巴黎是一個壞人坑，各種壞事都有，遠來異國的青年人，應該時時謹慎。「有一次，我幾乎有性命的危險，說來你們不要害怕，在法國的留學生中，打架放手槍不算一會事，尤其是論到黨的問題，一言不合，就以白刃相向。我起先不知道這內容，有一晚在一個咖啡店中痛罵了余黨一頓，剛出門不到十幾步，在一條又黑又狹的小街中，突然出來幾個人，拖住我痛打，你們不要怕，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不還是好好的？有一個人竟抽出小刀來了，我禁不住狂喊。那兒離大街遠，警察走不到，夜已很深，兩邊人家都睡熟了。正在那危急的時候，突然前面有手電光一閃，黑暗中走出一個高大的人，執着手槍，迎面走來，這幾家暴徒嚇得四散奔走。我黑這中看不清面貌，不知是誰，直到他問我的話時，我才知道他是水尚波。這一次幸虧遇了

他，要不然，我的命定沒有了。」自從這次以後，我對他更加一番感激，視他有如嚴父。直  
到後來，我因為戀一不，因為病，才漸漸地與他疏遠了。但我在醫院時，他仍時常抽空來看  
我，勸慰我。「有一次家裏的錢沒有寄來，醫院又要收費，向平日要好的朋友處去借，都拒  
絕了。不知怎的，這消息給他知道了，他馬上親自送了八十多個佛郎給我。並說如再要時，  
他那兒還有，只要通知他一聲。像這樣的人，真是沒處去找呵！我當時真是感激到流眼淚。  
」說了半天，不是還沒說到本題嗎？好，不用急，這就到題了。後來我的病好了些，醫生勸  
我回國休養，說此後只需休養了。我聽了醫生的話，決計動身回國。動身的前一晚，我到他  
那兒去辭行，他請我在他那飯館裏吃飯；他又請我喝酒，喝到半酣，他忽然對我說：「你如  
今要走了，我們此後不知見得見不着，我現在要託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我說：甚  
麼事？告訴我，我一定替你辦到。」「你知道我的事體，」他說，「我三十多歲被人誘到外  
洋，如今是整整十六年了。你也許噲奇怪，我為甚麼那容易被人帶到外洋，但你那知道我  
那時的情景呵！父母不在，兄弟姊妹生來就沒有一個，家裏窮得滴水都無，受盡了親戚們的  
白眼。我的妻子那年不幸死了，欠下一身債，好容易才把她入了土。債主臨門，我逼得無路  
了，有人來勸我出洋去發洋財，我那能不動心呵！要是天還留了一條別的路給我走，我決不  
願離鄉別井跑到外洋的！」「十六年來，苦也受盡了，世面也見過了，我也不想回家了。故  
鄉沒有十個親人，我回去做甚麼？不是我說句狠心的話，親戚們的氣我真受够了，我出門時  
，曾發過誓不再回故鄉。」「不過，我有一件事不放心的，就是我出門時丟下一個未滿週歲

的方口，交給那孤苦的岳母撫養。她那樣子我還記得，胖胖的很可愛，那是我第一次做父親，我那有不愛我的女兒的道理。她長得實在愛人，樣子滿聰明，相貌像她娘，你要知道，我的妻子那時具有西施的混名的。」「一轉眼如今又是十六年了，算來她已有十六七歲了，我不知道她是否仍在人世？我那岳母很貧苦，和我一樣貧苦，又沒親人，也許她和她外祖母都不在了。但是我總是幻想着，照我出門時看見的那樣子，把她幻想成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要是她幸而還在人世，不是也像那位姑娘一樣高了嗎？」他說時，手指着旁邊一位吃飯的姑娘。「我想信她沒有死，一定沒有死，我在夢中好幾次看見她，她親親熱熱地叫我做爹爹，那能會死？我相打聽她的消息，總是找不到一個可以信托的人。我自己又不能回去——回去要是找不着，不是白走一趟？如今你要回去了，這是天賜給我的方便，我請你替我訪問一下，她外祖母姓鄭，外祖父在日叫鄭爲恆，她的乳名叫月華，原住在銀塘西去十多里的煙雲塢，你打聽看還在不在？但是如，已是十多年了，知道搬去沒有？不管他，好歹你替我打聽就是，我托你，我重重地托你。」「這裏有一張相片和十兩金子，」他在裏面拿出一個網得緊緊的硬紙盒子給我，就是你剛才看見的。「相片是我初到法國照的，十兩金子是我幾幾天聽說你要回國換好的。你要找着我的女兒，你把這金子給她，她要是願意到法國來找我，這可以做路費，她來我可以養活她。還可以送她進學堂讀書，多苦一點罷了。她要是意願來，那麼，這點錢也够她過活了，不過她的相片要寄一張給我的。錢不夠用，告訴我，我再寄給他。一切的事都拜托你，找得着找不着，好歹你你總要給我一個信。」「孩子如今是十六

七歲了。也許要看婆家了——好吧，不用說那麼遠，找到——千萬告訴我知道，好使我歡喜。我在人世的快樂。我在人世的希望，就只有這一點點了，她要有下落，我死也肯閉眼睛。」他說到這裏，忍不住的流了眼淚。他是一個堅硬的漢子，我和他相處兩年多，看見他哭過還是第一次。我勸慰了他一會，又一口答應替他找女兒，才告辭了出來。「回國來一路上身體不好，到家又發病，幾乎把這事忘了，要不是今天尋畫給雲娥媽，無意中把牠攔在床上，給竹妹發現了出來，還不知那一天才記起呢。人家天天在指望回音，我却忘在腦後，怎麼對得起人？對得起一位救過自己的性命的恩人？」如今既然記起這事了，無論如何，等不得我病好，明天叫王司務去到煙雲塢去查問一下，有沒有姓鄉的？不但我完了一件心願，也算對得起別人。「唉，十六年不算不久，也許這位姑娘早已不在人世了——不，我不應當這樣想，我應當祝福她健在，竹妹，不是嗎？不應當祝福我恩人的女兒健在嗎？」

## 十

大家靜靜地聽仁僧一口氣講來，都聽得入神，彷彿聽故事似的，誰也沒中途去打岔。直到他講完了，五太太才說：「哎喲，我倒不曉得你在外國碰過這樣的事，要不是幸虧這位好人救了你，你不是沒命了嗎？」「在法國這樣事多啦。」仁僧漫不經心地說。「要早知道是這樣，我死也不會讓你去法國了。」五太太吐了一口烟，嘆了一聲氣。「這個姓水的也真可憐——我倒沒聽見講過這人——流落外國十多年，又沒一個親人。」那小女兒更可憐呢。

「淑榆說。『沒滿週歲就死了娘，爺又出遠門，外祖母想必很老了，那能撫養嫩娃娃？就是不死，也長得不成人樣兒。唉，可憐，沒爺娘的孩子。』」你說人家是小女兒，」仁僧向淑榆笑着說，「人家如今是十六七歲的姑娘，比你小不了呢。」我說的是十六年前她爺出門的時候咧。」淑榆爭辯着說。「竹姊，我不是沒錯嗎？」「是的，沒有錯。」竹紋望着五太太。「姑媽，這女孩子委實也可憐，就是長得成人，也够苦的了。」所以，你們有爺娘有福享的人，應該知道呀。」五太太點着頭，口裏又吐出一道青煙。「世間上還有這樣的苦人，不要以爲自己是福窠裏出來的，便把世間上的苦人忘了。要時時修善，做好事，積德。你們有爺有娘有福享，投生了好人家，都是前世拜破了蒲團修來的，今世更應該修善。不但今世的福永久，就是來世也更好了。」苦固屬是不幸，」仁僧接着說，「有時却也可以磨練出人來。因爲她自幼生在貧寒的家裏，知道艱難苦楚，一定能够勤儉持家，多少總不致驅使男人替她作牛馬，供她的揮霍，供她的衣飾，供她的跳舞用——」不要再說了吧，這種左理的話。」竹紋臉上帶着不高興的樣子。「照你這樣說起來，富貴人家就應該生不出好女兒來，貧寒人家的女兒都是好的。」不是這樣說，竹妹。」仁僧見她像生氣的樣子，忙帶笑解釋着說。「這不過是說個大概，當然有例外。並且也要看她的本質怎樣，本質好的，因爲這苦環境更能磨礪他，使她成爲更好，本質壞的，就因此更易墮落了。事情當然不能死說，那一種事又沒有例外？下流墮落的女人不多半是貧窮人家的？就如你竹妹，不是生長在富貴人家嗎？何以又那麼好？」「修了，不要瞎惹雜我了，」竹紋嘆嚇一聲笑了，「你說的很對，

對極了。」說完，她又抿着嘴一笑。五太太禁不住也笑了，說：「不是我替竹紋說一句，他竹紋這樣的兒子，千萬個中委實也尋不出一兩個，我們唐家出來的人，就沒有壞的。」「媽又是那套了，說你唐家的老牌子。」淑楡說完，向竹紋一笑，竹紋臉紅了。「畜生。」五太太笑着罵。「難道你不是娘生的？」「我自然是娘生的，不過我自姓我的盧。」「你姓盧嗎？」仁僧向淑楡笑着說。「你將來還不知姓甚麼呢。你現在姓「估」。」淑楡聽了，禁不住臉也微紅起來。大嫁沉默了一會，五太太接着說：「說正經話，明天打發王司務到燴雲塢去找這女孩子，看打聽得出來不。打聽着了，帶來我也看看，看是怎麼樣一個女孩子。」我就只怕事隔十多年，找不着了。」竹紋說。「找不着也要找，才算盡了一番心。」五太太又抽上一斗煙。「人家在法國救了仁僧一命，總算是個恩人，恩人是忘不得的。忘了，來世要變犬馬報答，這是善書上都載得有的。並且，像那樣一位好人，肯救人急的好人，天會保佑他的孩子，天會使他父女團圓，決沒有錯的。天是大眼睛，決不會看錯人。你們不信神，我看得事多了，我是信的。」找是一定要找的。「仁僧說。」不過找得着找不着，那就真的要憑天老爺的照顧了。我有一份力，總盡一份就是。」「萬一找不着的時候，那金子呢？」淑楡忽然想起似地問。「我也同過他，萬一找不着時，這金子作何處置？寄回法國嗎？還是作別的用？他說：「我總是希望找得着，並且我相信一定找得着。不過，萬一不幸找不着時，金子不必寄回，一來太費事，二來我此刻也用不着。請你捐給縣裏育嬰堂罷，多救濟些那可憐的無父無母的孤苦孩子，不致像我的女兒一樣，沒了父母受那慘痛的飄零。」」「唉這



人真是好心。』五太太說。『天哪，你保佑他女兒還在，你保佑他父女早日團圓罷。』第二天吃了早飯，五太太不等仁僧開口，便命王司務到煙雲塢去打聽這女孩子的消息，告訴了她姓名和大略，並且說：『如果找到了她，是有賞的。』王司務說，煙雲塢是他常去的地方，連那塢裏有幾隻甚麼樣的狗都知道，只要那女孩子還住在那裏，他沒有打聽不出來的。五太太和仁僧聽了，非常的喜歡；專候他的回信。『怎麼？』仁僧急地說。『怎麼會沒有？』『你莫是沒有去找呀？』五太太也驚奇地問。『我甚麼地方都找遍了，』王司務抹了抹汗，惶恐地說。『煙雲塢一共不過百多戶人家，塢前塢後通共不過三四里地，我都找遍了，沒有姓水的。我找了當地的保正問有沒有姓水的？他說這全塢百多人家，別姓都有，就沒有姓水的。我又找一個我認識的湯老官，他是快七十歲的人，問他知不知道這姓水的，他想了半天，一搖頭，說：『也不知道煙雲塢有姓水的。』』你要問姓鄭的呀，他外祖母不姓鄭嗎？』淑榆插入說。『是呀，你要問姓鄭的呀。』五太太恍然大悟的說。我也問了，那有不問的？』王司務又抹了抹頭上的汗。『煙雲塢姓鄭的一共有三家，一家屠夫，一家木匠，另外一家是開香舖。我都去問了，都說沒有甚麼姓鄭姓水的。』『這真奇怪，也許搬走了。』仁僧氣喪地說。搬走了倒好，還可想法去接，』竹紋說，『只怕都不在人世了。』『不會的，』五太太忙說，『好人不會那樣結果。』『只好慢慢地再訪了。』淑榆對她哥哥說，仁僧點了點頭，低頭無語。王司務見沒事，退到階沿了，忽然又回頭走到堂屋裏，對仁僧說：『煙雲塢的保正問我打聽姓水的做甚麼，我一點也沒告訴他。』『好的。』仁僧坐在椅上，噓了一口氣。

。」也不必對別的人多說。」王司務無言地退下去了。

## 十一

因爲一個多月的休養，仁僧臉上漸漸發胖了，雖不及平時健康的身體那樣強壯，但也就恢復了大半。日常沒有不如意的事縈繞心懷，整天和淑榆竹紋說笑，在法國的那幾頁痛史也無從想起。他才悟出醫生聽了他告訴他的病源以後，勸他回國易地養病的意思來。身體的健康恢復了些時，精神也跟着愉快了。每天起得很早，不是看書，便在屋外散步。他見了那久別了的池塘田野，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活，就是見了田邊吃草的老牛，也恍如逢了多年的故交一般，要流連許久。這一早，太陽還在地平線下沒有露臉，天上不見半點雲霞，四圍薄霧沉沉的，只有小鳥兒起了個早，在樹枝上叫。仁僧起來在屋中坐了一會，臉也沒有洗，就到屋外去散步，走到前門，只見大門是鎖着的，時候太早，不便就叫王司務開門。他記起他母親房後有一扇小門通屋後的竹山，那竹山他自回來就沒有去過，小時却在那裏面玩熟了。他獨自走到五太太房後，他怕驚醒他母親，輕輕地摸着門。門雖是關的，却沒上搭子，他心想：「母親怎麼現在這樣糊塗了呢？晚上門也不上搭子，賊只要一推門，就進來了。等會還得告訴劉大娘，教她晚上留心一下。」他出了小門，輕輕把門帶好，往竹山裏走去。一路上苔蘚夾道，上面竹葉被風吹得沙沙的響，晨風迎面吹來，頗有寒意。有幾隻蟲兒，不知躲在甚麼地方，叫得特響。時而有幾片枯黃的竹葉，從上面吹落下來。竹林中夾着幾顆楓樹，樹尖

上黃了一大塊，像是被朝陽射着了一般。這竹林他已有五六年沒來過，許多竹子都長粗了，地下又長出些小竹子來。他想起小時在這裏面拾菌子掘毛筍的許多往事。拾得滿滿的一籃，拿回去，母親始而罵，說不該一人偷跑到上面去玩；繼而見着許多菌子筍子，也就不再說甚麼。命人拿到廚下炖湯吃了。而今一轉眼，已是十多年的事，自己又是二十幾歲的人。海外回來，老在家裏，也不是事，病好了，還得出去作一番事業，才算對得起社會國家，才算對得起已死的老子。他又想到他母親身上，要是自己再度出門，她是一定不願意的，只好先在本地就一點事再說，並且看她的意思，很希望早點討一個媳婦，抱得一個孫子。但是討誰進門來呢？舊式沒見過世面的女子，母親當然知道他不會要，新式的女子，一時又無從找起。從他母親平日的言談看來，直接地或間接地她知道她頗屬意於竹紋，這點推測，他自信沒有錯。他也知道他舅父平日管束竹紋很嚴，這次淑榆順道去邀她，一邀就來，住了一月，也沒聽見他着人來接過，這才能說沒有深意在中間。竹紋這女孩子，人品生得好，性格聰明，說話做事又透着一股子精靈神，學校的功課和音樂等各方面都不在人下，並且對自己也不是沒意思。但是他有一點不滿，那就是她那一種看得自己太高的神氣，雖然處處在他面前表示謙卑，却處處將一種自滿的神氣無形流露了出來。當然，這不能怪竹紋，差不多女人中略微受過點教育的都有這種毛病。並且竹紋旁的好處太多了，這一點點微瑕，也是可原諒的。不過仁僧遇事都愛照他的理想，他追求一個十全的女人。他以為找不到合意的女人，甯可緩一點娶，他現在二十五，到三十歲還差五歲，何苦那麼早就定了？竹紋是她歸國後第一個接

近的女人，第一個女人就作自己的妻子，那也未免太險了？何妨逆着母親的意思緩一緩呢？那麼，說他不愛竹紋嗎？却又不然；他很愛竹紋，在他所遇見的女人中，除了那中法混血的女兒外，沒有比她再好的。他愛她的言談，他愛她的舉止，他愛她一切，除了那自驕的神氣。這樣想着，他已走到竹山的盡頭了。一短籬圍在下面，籬內開着各式各樣的花，迎風搖擺。籬東有一顆柳樹，樹旁一塊突出的石頭上坐着一個女人，曉霧還未全收，朦朧中看不清是誰，但看那背影，却像竹紋。他想：『怎麼一早她也出來了呢？好，不必驚動她，讓我慌她一跳。』他輕輕地分着花枝走到她後面，一看果然是竹紋。她披着白的睡衣，蓬鬆着頭髮，坐在石上，望着山下的池塘出神。他在她肩後拍了一下，她一回頭，他忙退後了一步，點點頭，故意裝做鄭重的樣子，用英文說：『早安！』竹紋始而吃了一驚；後來笑了，也回了一句：『早安！』『竹妹怎麼起得這樣早？』『昨晚不知爲甚麼，半晚醒了，老睡不着，好容易盼到天明，我一早就跑到這兒來吸點新鮮空氣。』她把身子移過半邊，說話時面對着仁僧。『仁僧也起得早呀！』『我這幾天，差不多天天是這樣的，起得還早。近來身體好了些，晚上又睡得早，八點鐘也就很够了。』他見她臉色慘白，兩眼略有點浮腫，知道早晚失眠的話不虛，但她的風韻却因此更動人了。『鄉下的空氣真好。』她指着籬外。『風景更是美麗。你看那山下的池塘和柳樹，是多麼愛人啊。』連塘畔的柳樹，對面山上吃草的羊羣，也都照得紅紅的。這一種色使人有微微的醉意。仁僧，不坐嗎？』她見仁僧漸漸靠近了她，便把身子一移，讓出一塊地方來。『不，我站着好，地方並不大，照外國禮節講，是應讓給你坐的。』

「又是外國禮節了。」竹紋微微一笑，頭上的短髮被風吹覆在額前，她用手掠了掠。「地方小，坐兩個人還坐得下呢。站着累，你又是病後，坐着罷。」「不，還是站着好。」「你要不坐，我也不坐了。」竹紋見仁僧只是不肯坐，便站了起來。「我坐，我坐。」仁僧忙挨着她坐下。「竹妹真是太好，太客氣了。」「仁哥才客氣呢。」她說時，白淡淡的臉上有了點紅暈。「這鄉下地方壞呀！」「是的，我很喜歡，我願我一輩子不再涉足城市。」「那麼，我將來教舅父替妹妹選一個鄉下人家好了。」「討厭……」竹紋低低說了這一句，低着頭不再說甚麼。「難道妹妹將來不嫁人的嗎？」竹紋不理他，低着頭，用拖鞋去踩地下一隻蟲子，裝做沒聽見。「啊，我知道了，」他見竹紋只是不語，便用話激她，「想住在鄉下，又不願意鄉下人，矛盾，矛盾。」「誰矛盾？」竹紋果然中計了，猛抬頭，望着仁僧似嗔地說。「好了，你也說話了。不矛盾，我是騙你說話的。」「討厭！她的頭又低下去了。他和她並坐着，身子緊緊靠在一塊，一股熱流在他們中間來回地流動，兩人雖不言語，却有一種愉快的感覺。大概是太陽出了地平線罷，兩人身上都覺得熱緩緩的，不似先前那變期寒侵人了。低着頭的竹紋，今早特別動人，兩手放在膝間，眼望着地下，頸後露出的白肉，細嫩極了，他從後伸出右手想法擁抱她，她猛一回頭，倒把他弄得不好意思，辛喜無意中觸着一件東西。拿過來一看，見是一本書，便搭訕着說：「妹妹真用功，早上都帶書來讀，學校的成績難怪那步好了。」「誰讀書。」竹紋高興地說，不再低頭了。「順便帶一本紅樓夢來看看——一本人人都讀厭了的書。」「能讀紅樓夢的，才是真能用功的呢。」又瞎說了。「一點不

諸說，你想，紅樓夢裏面說的千千萬萬的人物事件，都是人生頂重要的部分，人人都遇得着的，我們能在代數幾何物理化學裏面求得嗎？」『當然求不到。』竹紋沉吟了一會。『不過老是表兄妹結婚那一套，給現在寫小說的人學臭了，倒有點討厭，外國小說就沒有那些。』『也難怪，這是中外風俗根本不同的一點。』仁僧一邊翻着書，一邊說。『中國的婚姻向由父母包辦，男女的界限又嚴，只有自己的表兄妹能稍有一點接近的機會，所以男女愛情間不發生大悲劇或大喜劇則已，一發生了，自然離不了表兄妹來做主人翁。如今正在過渡時代；社交雖說公開，還沒有達到十分自由的境地，就是有交接的自由，近水樓台，也是先從表兄妹起，倒不是我們現代的作家有意摹仿紅樓呢。將來社交完全公開了，男女界限沒有了，社會情形一變，題材自然會轉過來。外國小說固然沒有這些，但那一種電影式的情節，也無味得很，』『哎喲，真會說。』她媽然地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一說就是這們一大篇。』

『事實都是這樣的，你看現在的人，少有逃出這範圍的。』他佻手撐在竹紋身後的石上，頭差不多挨着了她的肩頭，書平放在膝上，左手不住地揮舞，隨着講話的節奏。『不說遠了，近處取例罷。譬如我們，要不是明了這點表兄妹關係的光，我們此處能坐在一塊嗎？也許彼此都不認識罷。』『這太礙於不倫了。』她的頭又低了下去。『甚麼不能，』他聽錯了，『世尊都是人做的，天下那有不能的事。』『我說是那不倫呀！』『是的，沒有不能的事，竹妹，』『要有堅決的心。』竹紋不便解說了，只是低着頭用腳戲弄地下往來往個不歇的蟲蟻，兩手不住地摸弄那睡衣的帶子。他望着竹紋，覺得她實在美極了，尤其是在這樣的早晨，他

覺得她的高傲的態度也是應該的，像這樣的一個年輕的女人，天賦賦她以動人的容貌，又給她以聰明的才智，她不高傲，還有誰值得高傲呢？漸漸地他挨近了他，見竹紋並不退讓，只是痴痴地望着地下，他一下猛然擁抱了她，這並未出乎竹紋的意外，她的嘴唇當然貼上了他的。兩人這樣地擁抱，忽然身後一響，竹紋忙推開了他，回頭一望，見籬西頭長得很深的野草微微顫動，她驚問了一聲：「誰？」半響沒人答應，仁僧接着說：「沒有當麼，一定不是人，這山後野兔子很多，一定是那東西。大清早誰跑上這兒來。」說了一會閒話，太陽升得很高，日光射到他們身上來，才動身回去。竹紋在前，仁僧拿着書在後面，因為山上竹子很密，不能兩人並着走。走到半途，仁僧忽然叫住竹紋，指着一根染碗粗的竹子給她看。她走過來，見那竹子上面刻着一個「竹」字，並不很深，但看那紋內的黑斑，又不像新刻的。便對着仁僧嫣然地一笑，臉上一紅，一言不發，轉身向前便走。仁僧正要說給她聽，這是小時從父親那兒剛學了一個「竹」字，跑來叫人刻在上面，不料如今還留着痕跡的話，抬頭見她臉紅紅的一笑便走了，知道她誤會了自己給意思，倒不好再說甚麼，便一直跟在她後面。兩人到家，五太太正坐在門口等候，見他們來了，她臉上充滿着笑容，淑榆站在後面，也是笑嘻嘻的，倒把他兩人弄得茫然了。

## 十一

自從這次的擁抱和接吻以後，兩人的關係更進了一層，時常在一塊促膝談心，說許多甜

蜜蜜的情話，仁僧把他自己在法國戀愛失敗而致病的情由都告訴了竹紋，說他此後的前途，此後的生命，都交給了竹紋，願爲她死，願爲他犧牲一切，只要她接受了他的愛，她也很誠懇地表示了她的願意。他們又各訴了自己的志願。竹紋說將來希望做一個音樂家和美術家，用美來感化人類。仁僧極端贊成，說音樂和美術是女人的特長，竹紋能利用這點，成就是不可限的。他也告訴了竹紋，說自己想於文學的創造方面努力，替人類鳴不平，國家在世界上的文顛上爭一口氣。同時要是政治上有機會給他活動時，他願暫時棄了筆桿，在政治上努力做一番事業，建立一個強明穩固的國家，使全國人民都能在世界立得住腳，到老年再重續他的著述生活。那時經驗有了，人生的內秘略窺親探了，生活味道試嘗了，或者能創造出幾部不朽的著作來。竹紋聽了。也說應該是這樣。仁僧簡直高興極了，無事坐在房中發笑。想起竹紋許多優點，都是以前所未發現的。在他眼中的竹紋，是一個完美的女人，連法國那個混血的女兒都有點不如。他又想像將來和她結婚後的快樂，母親不用說，自然是很喜歡她，淑榆也和她合得來。正想到這裏，淑榆就推門進來了。「哥哥。」她像一隻剛見天日的喜雀子，笑嘻嘻一跳一跳的。「你還不給我那個法國鑽戒嗎？」「誰說的，我那兒有？」仁僧一股正經地說。「嘖。嘖。」她仍是笑嘻嘻地。「那兒有？『天你清箱子不是放在一個小紙盒子裏面。』」精靈，又給你看見了。」他端起桌上的茶壺倒了一杯茶。「我還要留着這竹妹呢。」送她一個也够了，那一個給我不行嗎？」她站住他面前來了。「看得真清楚，可惜中國沒有女偵探。」他喝了一口茶，又放下了杯子？退到旁邊的睡椅上坐下，蹣起一隻腿來。「你今天成



心和我麻煩啦！』『不給我也行。』她更走前了幾步。『海你說出來，看你好意思。』『說甚麼？甚麼事好意思？』她的蹺起的一隻腿放了下來，身子往前立。『打算我不知道咧！』她仍是笑嘻嘻的。『知道甚麼？倒要請你說。』他口裏雖強硬，心裏不由的跳起來。『記着，是你請我說啦。那早上在後頭竹山裏，羞不羞？』她笑嘻嘻他用手刮臉。『那麼抱在一塊，羞不羞？打算我不知道咧。』給我就不說。』『瞎，你倒能幹，不但學會偵探，連偵探敲竹槓的本領都學會了。』他身子復仍倒下，腿又蹺了起來。『不給，偏不給，躲在草裏面做賊的，我還能給嗎？』『不給嗎？好。』她技窮了，裝做生氣的樣子。『那麼，竹姊的事你別再問我，我也不告訴你了。』『精靈，生氣幹嗎？』他一骨碌坐了起來。『逗你玩的，你不問我要，我也預備給你的。』『羞，羞，提着竹姊，你就上緊了！』淑榆向他做了一個鬼臉，用手在臉上羞他。『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你逗！』『好，你是大孩子，十六七歲的大孩子，說，竹姊怎樣？』『給不給我？』『我不說了給你嗎？說。』淑榆坐在旁邊一張椅子上，望着窗外，一聲不語。『說呀！怎麼啦？說呀！』他見他半晌不語，緊逼着問。『你看竹姊這人怎樣？』她掉過頭來問。『一個現代的好女人！』『自然啦，不是好女人，有那麼多人向她寫情書嗎？』『有人向她寫情書？』『多啦。』她輕噓了一口氣，臉仍朝着窗子，兩手抱着膝頭。『她在清心高中有皇后的混名，每天接的情書有一二十封。她告訴我，寫信的人有大學教授，有學生，還有中學的校長呢。』『她接了那些情書怎樣？回信嗎？……』『給我，不給我？』『給你，當然給你。』『起初她還拆開看，後來看也懶得看了，一起交給舅父，』

舅父也懶得拆，一齊交給了火神爺爺。」「還有甚麼？」「有，多着呢，給不給我呀？」「我不是說了幾十遍給你了嗎？」「中間有一個寫情書的才特別咧。她把信給我看了，真是肉麻。起頭是『我最愛最敬之竹妹』，中間又是甚麼『你是天上第一個安琪兒』啦；『你是人們的安慰者』啦，又是甚麼『如不得妹函，只好帶一把刀死在妹脚前』啦，讀了幾乎疑心他是瘋人院裏的長年主顧。」「那人是誰？姓甚麼？」仁僧急急地問。「給我，不給？」「給你呀！精靈。」「那人你怎認識，我也認識，連竹妹她也認識咧。」「我也認識，誰？」他搔着頭思索。「他和我們都是親戚，你回來還見過他呢。」「呵，我知道了。」他笑了笑。「難怪那天她那麼避着他。」「不但寫情書，還有比這更進一步的。」「更進一步是甚麼？」「給我不給我？」仁僧正要答應她，忽然五太太在外面走來說：「給你甚麼東西？」說完，她一脚踏進來了。「我一條手巾不見。」她見她母親來了，忙改口說。哥哥藏了我的，我問他到底給我不給我。」「誰藏你的手巾？自己不見人，倒賴人。」仁僧也裝着爭辯的樣子說。「淑楡孩子老不聽話，無事找你哥哥麻煩。」「娘只會偏着哥欺侮我，淑楡揪着小嘴，頭歪過一邊，他不過比我多出了一回洋。」「少要多話了，我有正經話和你哥說。」五太太笑着罵她，轉過臉來對仁僧說。「找那水甚麼的女孩子，好久不見你提起了，歸根他總是你的恩人。我倒聽了一點消息，說是我們家竹山後住了一個姓鄭的瞎子婆婆，有一個外孫女，她的爹是一向出門不知下落，不知是那姓水的女孩子不是？」「娘聽誰說的？」仁僧問。「王司務剛才告訴我的。」「王司務沒去打聽過嗎？」「他也是無意中聽人閒談說及的，隨

即飛跑來告訴我，連打聽都來不及了。」「左右在山後不遠，明天叫王司務帶我去看看，我回來還沒到那後面山下去過呢。」「五太太聽了，點了點頭。說着，竹紋也來了，聽說那女孩子有了消息，她也高興起來。說很想看看是甚麼樣兒。大家也都想見見。五太太還說：要是這孩子家沒錢時，她打算接她到家裏來住，送她進學堂，好報答她父親救仁僧一命的恩。淑楸却說：「娘不知她有了這十兩金子，也不用愁窮了呢。」「五太太想想，笑了，大家也笑了。」

## 十三

第二天的上午，仁僧開了後門，跟着王司務，穿過小竹山，越過了山坡下的短籬，繞了一張方塘。又走了半里路的樣子，王司務才立住腳，指着對面那個山坡，對仁僧說：「仁少爺，前面就是那瞎子婆婆的屋子，他們說住在山腰，你看山腰不說只有那間小茅屋子嗎？」仁僧抬頭望去，山腰中烟樹重重，有一間小茅屋隱在半山中，一條蜿蜒的小路從山脚爬上山，在那小茅屋旁經過。那山勢看來並不很高，却極清麗，一山盡是棕樹，青青的有一種形容不出的秀氣。中間有幾株楓樹，楓尖紅了一些，淡淡地映着日光。仁僧看畢便對王司務說：「你回去罷，家裏恐怕要人做事，路我認得了。」「這路彎曲，很不好走，我再跟你一程吧。一迷了路，眼看茅屋的上，找不到也是乾急。」「我知道，路雖彎曲，照樣路走，總會走得到的，不用你管，你回去吧。」「王司務看他那樣子很堅決，知道他的脾氣素來是這樣，並且也怕家裏有事，只好先回去了。仁僧循着小路，一步一步走上山去，中間也曾遇了些絆脚

的石子，急轉回臉道：窄小的山澗中搭的木板橋，但都不安地走過了，末後走到了那山腰的茅屋。這是一間用土牆圍起來的茅屋，門朝着東方，門前有一道小小的籬笆，籬內雜種着幾畦蔬菜 and 花木，屋前屋後盡是青鬱鬱的棕樹，遮得陰涼涼的，令人頓忘炎熱。門是虛掩着的，仁僧推開了門，堂前坐着一個年老的婆婆，閉着眼睛在袖旱煙。堂屋裏的陳設雖簡單，但都清整，沒一毫土氣。「誰？」那老婆婆聽見門響，力睜着眼四處亂望。「是我，一個生客人。」他忙回答。「有何貴幹呀，先生？」她立起來，敲那烟斗。「打聽一個人，你這裏不是姓鄭嗎，老太太？」「是的，是的。」有人稱呼她做老太太，這還是第一次，老太太歡喜極了，忙回答。「請坐，請坐，先生你貴姓呀？」「我姓盧，就居在山前不遠。」盧太太是你本家嗎？」「那是我母親。」「哦，是盧少爺，你請坐，不是聽說你早已到外國去了嗎？」「我回來了。請問老太太，你有個姓水的女婿沒有？」「有的，有的。」她摸到桌前去找茶壺倒茶，老摸不着，兩手在桌上亂畫圈子。「唉，月華不在家，客來了，茶都沒一杯。——不過她出門十多年早沒音信了，不知少爺找他有甚麼好事？」「不是來找他，是他托我來找一個人。」「他還在嗎？在那裏？」她很興奮地問着，兩隻手停住了畫圈子，撐在棹沿上，睜起那雙眯眯的眼睛。「如今自然在，在——」她托你找誰？「他不等他說完，摸着旁邊一張椅子坐下，插着說。「少爺，你也請坐呀。」「我已坐了，老太太」。他看她那樣子，年雖老了，人倒很精明。「他出門時，不是還留下一個小女兒嗎？」「不錯，對的。」她連連應着：停了一刻，又問：「少爺，你說我女婿姓水，他叫水甚麼？」「他叫水尙波。」他見這位老

太太精明了，忍不住微笑了笑。「他的小名叫三和尚，不是嗎？」「是的，正是。」老太太笑了，但不一會，臉又嚴肅起來。「少爺，你確是愛了他。不瞞你說，當年自從他出門以後，有許多人來說是在某處某處見了他，頭飯都不知給他們騙去了許多，我嚇怕了。」「老太太，你放心，我不騙你的酒飯。你那位外孫女月華姑娘現在在那兒？」「和我住在一塊，月華！月華！」她見裏面沒人答應，像想起了甚麼似地，說：「哦，我好易忘記，她一清早就住冬嫂子茶舖子裏去了，托人給縣裏送繡貨，一會就會回來的。」「我確見了他爹。他托我帶了點東西來了。」「他爹還在嗎？唉，這沒良心的。」她緊皺着眉頭，苦喪着臉，說。「一去十多年，渺無音信，錢也不寄一個，丟下尺來長的嫩女兒，害得我好苦。」「這也難怪他，老太太，他被人做豬仔賣到外洋，要不是他逃了出來，命早沒有了。」「他飄到了外洋嗎？唉，可憐的孩子，苦了！我錯怪他了。外國是那人住得的地方！」「他一想話說錯了，忙補了一句：『像少爺這樣有錢的人，才住得呢。』」「他在外國很好，幾次想回來，又怕找不着親人，他記望他那小女兒到萬分。」「托天菩薩的福——苦人只有子照應——她如今倒是長成人了。」「她嘆了一口氣，睜不開的眼中掉下淚來。」「可憐，這十多年我好苦呵！他走後，沒留下半個大，我又沒一個親人，只好替他苦養着這女兒。前十年是我日績夜紡，才勉強度了這兩條殘命。後來我這外孫女兒長大了，好女孫子，做事麻利，又聰明，又發狠，幫我日夜做活。家裏好容易才舒暢了點，我這雙老眼不遲不早又瞎了。這幾年由她一人在支撐。眼一瞎，甚麼事都做不得，只好坐着吃了。唉，苦了她！我苦不要緊，年老了，她正是水汪汪的小姑

妮呢。」說完，老太太不住用袖子拭眼淚。「不必悲感了，老太太。」他安慰他說。「月華姑娘的爹托我帶了些錢回來了，你也可以安閒享點福了。」錢，在那裏？」「在我那裏，今天沒有帶來，明天準送來。還有他爹的一張相片。」「月華怎麼還不見回來呢。」老太太現出焦急的樣子。「詐是冬嫂子又留住她了。月爺，桌上茶壺裏有茶，請你自己倒吧，眼睛了。甚麼都不中用了。」仁僧走了大遠的路，口也渴了，便斟了一杯茶，慢慢地喝着，對她說：「月華姑娘的爹想接她到法國去呢，老太太要是去，也一塊去。」「我不去，眼睛了，甚麼也不中用了，去幹嗎？」遲了一會，又說：「我也不讓月華去，好容易苦到她們大，我捨不得她，這孩子，打死我也離不開她；丟下我這老瞎子受苦，她也不會的。」「不去，也得告訴她爹，他說還要寄錢來呢。」「錢倒是告訴他多寄一點來，我不忍再看這孩子受苦，她也苦够了，從小就沒過好日子，一直到現在。」老太太喃喃地像對自己說。「有了錢，我教她打扮，穿好衣，戴好花，和一些年輕的姑娘們一樣。她那些不如她們呢，也教快樂一下，這孩子——太苦了，——怎麼還不見回來呢？一定是給冬嫂子留住了。這孩子很惹人喜歡，沒一個人見了不愛；少爺，你要是見了她，也是歡喜的。」「是的，我很喜歡見她。」山中午鷄啼了，他知道快近正午，忙說：「時候不早，我回去了，明天再送錢物來，」「再坐一會，吃了飯去。」她站起來用手在空中亂抓，像要拉住仁僧似地，口中不住地說：「唉，這孩子怎麼還不見回來？大遠地叫少爺從外國帶喜訊來，又特地自己跑到這山上來，真不敢當，明天叫月華到府上來吧。」「還是我到這兒來好。」仁僧已走到了門口。「月華姑娘的爹

在外國常幫我的忙，不算甚這——本要早送來，煙雲塲老問不着，今天才找到這裏。」呵  
啲，他還教你到煙雲塲去找豹。」她也慢慢地摸到門口。「自從他出門以從，我受不住那些  
人的氣，就搬到了這裏，事隔十多年了，煙雲塲的人那裏還記得我這貧苦婆子。」「不要再  
送了，老太太，明天再見。」「好少爺，好人，大遠地勞你跑來。」她站在門口。「茶也  
沒喝一碗好的，真對不住，只好以後補報了。」仁僧慢慢地下了山。他找到久不着的人，定  
了一件心願，心裏說不出的快活。這時已是殘夏將盡，天上又起了烏雲，山中風又大，倒一  
點不覺得炎熱。到家，他喜喜歡歡地告訴了五太太，說果然是姓鄭的，女婿姓水，外孫女叫  
月華。她恰好去去了，沒見着，約了明天送金子去。說完，五太太雖笑了笑，但臉只是苦喪  
着，淑楡也不像平常那麼愛說愛笑。他四圍一看，不見竹紋，心裏奇怪，便問：「竹妹哩，  
媽？」「回去了，」五太太說，「你出門不久，縣裏打發轎子來接，說你舅父陡然中了風，  
不能言語，連急門忙，催着她去了。」「媽不留她？」「我也怪媽哩。」淑楡說。「舅父生  
死都不知呢。」五太太很憂悶的樣子。「又不是別了事，怎麼好留她，真是小孩子。」仁僧  
聽了，低頭不語。半晌，對五太太說：「明天我得去看看舅父。」「你不用去，大熱天。」  
五太太說：「受了熱不是好玩的。叫淑楡去看一看。並且你明天不是約好了送金子給人家嗎？」  
仁僧半晌沒言語，只吃頭望着地下，過了一會，才悶悶地走回自己的房子。晚上臨睡時  
，仁僧在枕畔發現了一封竹紋給他的信。他在燈下展開看了，字跡很滾亂，可想見寫時匆忙  
的情形。上面是這樣的：仁哥：我走了，出乎意外地走了，我父親陡然中了風，現在不知吉

凶怎樣，我此刻心兒亂極了，有許多話我不知要怎樣說才好。姑母人是好的，淑妹也是好的，你，仁哥，更是好的，我但還有一顆心，我交給你，我於人世間要有愛，那便是你給我的。說甚麼？一切都住我們平日談話裏說完了此刻我實在沒甚麼說的，只要你緊緊記着那些就是了。我們待着你，永需期待着你。那姓水的女孩子找着了嗎？我將來很想見她，那可憐的孩子，我此刻才知父母是天地間不可欺須雖的。手中執着傘的人多半不知失陽晒的苦，世事大概都是這樣的罷。竹寫於匆忙中。腮朶圓圓紅紅的像兩隻半熟的萍菓，眉毛細而修長，彎曲得不過分，也不嫌牠不够，剛剛覆在那眼上。那一對眼睛，真是水汪汪黑溜溜的，黑的瞳人在框子裏面流動得如一對夜明珠，光芒四射，胸中的聰明才智都從雙眸裏流露了出來，全身的秀氣好像全集中在這上頭。鼻梁高高的，端端正正立在中央，握住這臉上的全部的美點。一張小嘴翹翹的像畫破的鮮櫻桃，不管這些，單只那豐秀的身段，和那明媚的雙眸，已把這位初屆成熟的姑娘弄得無處不美，仁僧想，這面貌倒好像那中法混血的女兒，她那雙碧藍的眼睛似乎還不及月華姑娘這樣黑得好看。這是一個兼有法國風和的女人，他看後是這樣的想。『辛苦了，盧先生。』她遞過了茶，站在一邊，含笑的話。『先生在外國見着了家父，家父好麼？』『他是很好的，想回來看一下，又怕找不着親人，現在姑娘有了下落，他也許會回來的。』他緩緩地說。『說到辛苦一層，不算什麼，令尊在法國幫過我的大忙，我只愁設法子報答他。』『那是先生太客氣了。』她說。『人本是應該幫助人的，何況又同在外國作客呢。』她的談吐，他想，就是受了教育的女子，也不過如是。又溫柔，又大方，令



人聽了一點也不討厭。「少爺，你那東西帶來了沒有？」老太太好容易得着一個空，忙插入說。「可憐月華從小就沒見過爹娘的面貌。娘是沒法子見了，看看爹的相片也好。」「哦，我幾乎又忘了。」他忙從懷中取出那紙盒子來。「這裏面是一張相片和十兩金子。」月華接了過去，解了半天，才解去了外面網着的繩子，取出那包十兩的金子，交給老太太，說：「外婆，你收着吧。」她仔細看那相片，一邊看：一邊說：「外婆，爹原來是這個樣子，臉圓圓的，眼珠子很大，穿着外國衣，活像一個洋人哩。」「正是，正是，你爹的臉正是圓圓的，眼珠子又大。」她嘆了一聲。「說起來，一點沒變，可惜我眼睛了，看不見。」「我父親在國外現在不知道是做甚麼？」她仰着臉問。「在一家飯館裏做事，每禮拜可以賺二三十塊錢。」他說。「他還說接姑娘到法國去呢——姑娘去不去？」「我不去。」她含笑地說。「他說接姑娘進法國學堂讀書。」「我一個單身女人怎麼去呀？路又那麼遠。」「我可以想法子託人帶你去。」「倒不是那些，先生。」她臉上的笑痕登時收了起來。「論理我爹在外國教我去，又是念書，我應當去的。不過我從小不知爹娘是甚麼樣兒，全靠我這外婆養大了我，她老人家如今眼睛看不見了，我是她唯一的親人。帶她去嗎？老人家經不起風霜。不帶去？丟下她一人，我心不忍。我不能離開她，先生，我要守着她上了山。」「如何？少爺，我說我的月華不鬧我的。」老太太的眼中，不知是喜還是悲，擠出了好幾滴眼淚。「不要哭，外婆。」她趕過去：從袖中拿出一條小手巾，扶着她的肩頭，低頭輕輕替她拭去眼中的淚。「不離開你，我決不會離開你。」老太太的眼淚算是止住了，不知爲甚麼，仁僧心裏倒有點

寒涼起來。仁僧又談了一會關於水尚波的事，說水尚波怎樣的認識他，怎樣措錢幫助他，又怎樣黑夜裏救了他的性命。她兩人都聽呆了，直到他講完這些，老太太才像記起甚麼似地，對月華說：「是時候了，你去廚下收拾去吧。」「不要費事，老太太，姑娘。」他忙說。「我規要走了。」「辛辛苦苦的，飯都不吃一頓嗎？」老太太忙着留他。「不必客氣，先生，飯是要吃一頓的。」月華見他起身，忙止住他。菜都預備好了。不過沒有好菜，表表意思罷了。先生和我父親又都是熟人，不要見外才好。「仁僧見她這般，不好再走，只得坐下。月華便往廚下去了。老太太陪着仁僧，有一搭沒一搭地訴她的家務事，從水尚波那年出門數起，一直數到現在。說當初她是怎樣艱難地度日子，沒一個親人幫助，全靠十個指頭。後來漸漸好了一點。因為得着月華的幫助，剛剛抬起頭。不料自己眼又瞎了，只好專苦月華一人。月華年輕輕地日子就葬送在十個指頭上，專靠給人家繡花過日子，餘時栽些蔬菜，蒸茶煮飯，簡直忙得她沒有一點空隙。老太太又說：「繡花這東西頂費目力，我的眼睛要不是日夜忙着繡花賺幾個錢，不會忽然瞎的。月華這孩子我就怕她把眼睛弄壞了，常勸他息一會再繡，老年人不看見還是活受罪，年輕人壞了一雙眼睛，那還得了？好了，如今有了這些錢，他爹又有了下落，他這雙眼睛算是保住了。」接着她又絮絮地說她將來怎樣使用這些錢，別的她不願多花，在月華的衣著和裝飾上，她是要替她多用一些錢的。她說要怎樣打扮她的頭，又怎樣打扮她的腳，要極盡時髦的能事，給月華大大地喜歡一下。可憐的老太太，她不知她所說的打扮的方法，時髦確實是時髦，不過那都是五六年前東西了。一會，月華安放了碗筷，

端正了菜蔬，仁僧見她做事沉靜而迅速，有條有序，一點不現忙亂的樣子，心裏暗暗地佩服。當中是一大盆雞，其餘雖是蔬菜，却都清淡有味。他和老太太坐對面，月華在旁一口一口喂哺老太太，她笑着對仁僧說：「先生，像這樣我能一天離開我的外婆麼？」她等老太太吃完，自己才拿雞湯泡着飯，匆匆地吃了幾碗。飯後又坐着閒談，仁僧老是捨不得走，她們也不肯放他回去；直到太陽偏了西，才作辭歸來。老太太扶着月華送到離外路口，他中道回頭好幾次，直到兩下不見了影子，他們才回到屋裏來。仁僧心裏的高興比昨天更加倍幾分，落日映滿着對面的山峯，紅紅的，紅得醉人，他信口唱着歌曲，心頭滿載着高興，亂踏着脚步下了山。到家，他把一天的輕過詳細地告訴了五太太，滿望着五太太有些話說。但她聽完了，只點點頭，沒有說甚麼，仁僧猜想，大概她是因為舅父的病而憂慮，故不愛說甚麼。這一晚，仁僧到處都看見那女孩的影子，尤其是那雙流動的眸子，無時不閃閃發出光來，射得他心裏沒一刻寧靜。那影子一直伴着他在枕上入了夢。

## 十五

後來，他又去了那山中好幾次；每次總等到太陽偏了西才回來。他覺得月華這女子確實不壞，從幾次的接談，幾次的觀察，證實了她外祖母的話，是一個耐苦勤勉而又聰俊天真的好女兒。她從小雖失學，但她外祖母教她認識了幾個字，靠着她天生的聰明，時常拿歌本曲本來看，認識的字也不少於一個高小的畢業生。字也寫得像樣，雖免不了孩氣，但那一股子

天真在幾筆彎曲的筆畫裏流露了出來，令人見了，和見了她那人一樣，愛不釋捨。他覺得她是一塊絕頂的好材料，就只差一點琢磨的工夫，並且她也絕不會使那琢磨的人費大力氣，只要略略一修飾，她自然會放出他原有的光彩來。他決定等秋淨後，多教她一點普通的學識，照這樣的聰明，她想半年後定可插入初級中學的。像這樣一個秀外慧中的女兒，要是不讀書，實是一件大恨事。他決定要使她入學，他覺得這是他應盡的責任，即使她不是自己恩人的女兒。這一天他從山中歸來得特別早，回來沒有作別的事，一直回到自己的屋子，踱了半天，忽然坐了下來，寫信給法國的水尚波，因為水尚波只能讀法文。中國字認識不了多少，所以那信是用法文寫的；親愛的水先生，別來無恙？我平安到家已兩月了，因為舟車勞頓，病又增劇，直到最近才略恢復了健康，請你勿念。我此刻要告訴你一可喜的消息，即是你的女兒已找着了。此事也經過相當困難，先去烟雲塢訪查，居人都不知有此兩人。後來因為上帝偶爾給的機緣，在我家屋後不遠的一個叫撈針山上，找着了你的女兒，她和她外祖母同居在一塊。老人家雖還健在，但，上帝可憐她，雙眼已是看不見了。她是一個好女兒，是一個配給世上任何高貴的老頭兒做女兒的好女兒。她有天賦的聰明和才智，她有生來的耐勞與勤勉，尤其是她那一股天真，我相信凡是看見她的人，沒一個不喜歡她的。先生，我為你慶幸，有這樣的一個女兒，同時我自己也以爲榮耀，能有機緣和她相識。金子和相片都交給她了，她很喜歡。尤其是那相片，她看了又看。她說她不能到法國來，她很願見她父親，同時却捨不得外祖母。老人家是風中的殘燭，她爲她苦苦十多年，相依爲命慣了，她捨不得丟下她，她說只

好對父親抱歎了。她真是一個異常聰俊的女兒，沒人指導，她已認得中國字不少，我想盡我半年的力量，教她以普通常識，明年我送他到縣城去進學校，你看如何？信內附着一張相片，是她去年照的。寫到這裏，他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照片，看了半天，臉上含着笑容，又掩着筆寫：現在她比這像片更長得更美麗了，但你這像片，也可知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兒，不是嗎？先生，她外祖母手頭沒有照片，一時又不能進城去照，只好以後再說了。以後的事，我再慢慢地隨時告訴你。法國近來的情形怎樣？鄉下沒報紙，不但國外的事不知道，連國內現在鬧得怎樣都不知道咧。你最親愛的朋友，盧仁僧。寫完，他看了一遍，修正了幾處錯字，在末尾又添上了幾行：再，昨天我向她們索相片，說我要寫信給你時，老人家囑咐我，千萬請你再多付點錢來。老人家有她的理由，他說月華姑娘年青的從小受了苦，現在應該享受一點。但月華姑娘在我臨走時，悄悄地拉我在一邊說，請父親不必再寄錢來，十兩金子已够奉侍老人家了。她知道父親奔波了半世，得來的錢都是不容易的；並且父親老了，也該享樂，不應再勞苦了，她年紀輕，就是委屈一點，不算甚麼，她的來日方長呢。不愁，沒出頭的日子，我看兩方面都有理由，我都告訴你，請你自己定奪罷。寫完，他在抽斗內找信封，無意中看見了竹紋那天留下給他那封信。他打開看了一會，痴痴地又望着桌上那張相片發呆。半天，他拿出另外一張信紙，提起筆又寫：竹妹：請恕我，你走了好幾天，我才寫信給你，我的遲鈍，好在你知道的。他不知道下面該寫什麼才好，搔頭了半天，又拿過那封信來看了一遍，才無精打彩地提着筆寫：聽那天送淑倫回來的轎夫說，舅夫的病勢無礙。

，現在怎樣呢？吉人天相，想早占勿藥了，他看那桌上的相片，那相片中的月華正在微笑着。他低頭把信紙上那『看看』兩字填了又填，筆畫弄得粗大得難看極了。他一下塗了，決定把這兩字重新寫過，於是又提起了筆；但母親怕我受熱老不許我，真是莫可奈何。誠如妹妹說的，要說的話，平時都說過了，此外實在沒得說的，只要記着就是了。他寫到這裏，停了停，又讀了那信一遍，看了看相片，才繼續着寫：姓水的女孩子找着了，就在我們屋後那山上，是一個可憐的女兒，但同時也是一個可愛的女兒，你要是見着她，也會是這樣想的。——寫到這裏，房門忽然開了，王司務進來說，外面有客要見，說是姓朱。仁僧奇怪極了，想不到有人來鄉下找他，腦子裏也想不起國內的朋友中有姓朱的。匆匆在信上落了一個下款，便跑了出來。到堂屋一見，才知道是從前中學時的老同學朱子衡。兩人見面都歡喜，談了一會，他才知道子衡新當了縣裏勸學所所長兼初級師範校長。這次回家，順便來看看。『你怎麼知道我回來了？』仁僧問。我聽高山說的高山說的。『子衡小時有說話喜重複的毛病，如今不但沒改過來，反更甚了。』不是聽高山也有希望做所長嗎？』『本來我們定的是他，是他，後來他當了省視學員，便是我，是我。』仁僧見他那老毛病還是沒改，忍不住要笑了出來。但想到子衡素來是一個很老實的君子，又一番好意遠道來看自己，忙忍住了。子衡問了仁僧一番近況，見仁僧說他母親捨不得他遠離，自己又要養病，一時不能出省的話，便乘機勸他到初級師範幫他的忙。說功課不多，校舍又好，既能靜養，又不寂寞，末了並且懇切地說：『有了你老兄做招牌，做招牌，我們學校裏便不愁沒學生，沒學生了。』仁僧婉轉地謝謝。

，說自己的健康還未完全恢復過來，恐怕不能教書。但子衡一定請他幫你，他只好說：『等半年後再看罷，要是明年春天開學時我身體好了，一定替你幫忙。』聘書一月後送來，薪水從優，薪水從優。』『你何必忙呢。』仁僧笑着說。『還有大半年咧。』兩人又談了一會。子衡告辭要走。仁僧留他不住，只好送他走了。

## 十六

這是一個中秋的月夜，仁僧正在撈針山的路上走着，他傍晚剛從縣裏回來，給舅父拜節兼看舅父的病。到家吃了晚飯，好容易等五太太拜了月，收拾睡去了，他才從後門出來。天色皎然，照得宇宙水晶般明澈。樹影婆娑，像玻璃缸中的水藻，在地下來回的動。一個人在這樣的境界中，全身覺得清涼輕爽，走路都輕輕地，生怕把這沉靜的宇宙攪混了。仁僧的腦子裏這時異樣的清明，對着當頭的明月，他腦中想到許多的往事。他想自己回來已經三個月了，這三個月中好像做了一個夢，一個連自己都想不到夢，在這樣短短的時期中，竹紋竟對他發生了很深的愛，是那樣的深，自己要擺脫都好像會擺脫不開了。母親已是知道這層，那自然是淑楡告訴了她。舅父似乎也不是毫不知悉，在病榻上對自己說許多雙關的話，並不是毫沒意義的。尤其是談到竹紋讀書的事時，舅父說：『這孩子書倒會讀，就是離不了一個入時時去督促她，鼓勵她，我病了，也老了，將來全靠你呵！』這話何等親切，不過表面上沒有說出來罷了，骨子裏還不是默然心許？從各方面看來，事情是定了，好像全鐵般鑄就定

了，但是他近來對竹紋的心似乎淡了幾分。竹紋從鄉家裏回去後，三兩天就有信給他，而且一封比一封親密懇切，他的回信雖然也並沒少得一封，但在字句上却清淡得多了。他仍然很喜歡竹紋，也很愛她，要是有人問及她時，他仍然要說她是一個好女子，不過，天公最好不要使她找着月華，認識了月華，這事情就不好辦了。他把月華來比竹紋，常是月華佔據了他的心。他想許是竹紋好久沒見面月華當見面的原故，但仔細思索，却又不是的。竹紋聰明，不錯，但月華比她更聰明，竹紋相貌不壞，但月華比她更美麗。反過來說，月華有的好處，竹紋却不一定有，譬如月華勤勉耐勞，竹紋却是一派小姐氣，月華天真，竹紋驕傲，滿腦子的虛榮心。說到所愛的教育，一個高中快畢業的女學生，自然比一個鄉下女兒好，但那不過是學習的先後不同，月華年青，照她那樣的天資，讀起書來，不見得一定追不上竹紋。這樣，他對月華增加一份愛戀的心，對竹紋就冷淡了一分。要說他絕對不愛竹紋，那又不然。他想，最好是沒有月華就好了，有了月華，他便不能以整個的心去愛竹紋了。竹紋在這樣短短的時期，對他發盡了深切的愛，他以爲是夢，他在更短的時期，對月華生了不可解的愛慕的心思，好像比夢還虛縹。愛情是那樣神秘，那樣迅速，真是難以捉摸，難以理解的。想着，想着，他已走到了鄭家的門口，那茅屋紛披着一身樹影，靜悄悄的。庭前擺着一隻香几，几上擺着一盤切成薄片的雪藕，堆起高高的，一盤白菱肉並排擺着，介乎這兩樣之間是一盤藥糖，當前一個小銅香爐，爐中燃着檀香，烟紋裊裊地上浮，弄得週圍霧氣沉沉，清香撲鼻，令人突然忘俗。好像入了夢境似地，仁僧不覺痴痴地，站住了。老太太等仁僧不來，已睡去了，只有月華坐



在門口，見仁僧來了，忙站了起來，跑向前，氣着說：「仁哥，怎麼現在才來呢？」她自從僧每天來教她一次書，認熟了以後，依着仁僧的話，不叫先生，改口叫仁哥了。「我，我白天舅家去了，」仁僧猛然醒過來，說，「傍晚才回，勞你等久了。」「並不遲，月亮剛直成一條竹篙呢。」她走進屋裏把煤油燈捻亮了。「二十六個字母我已拚熟寫熟了，第一第二兩課還有點不熟，剛才等你不來，在門口默記了一會，也就差不多了。」燈亮了，照得屋中透明。仁僧見棹上擺了一本英文書，英文書下而是一本算術，旁邊的石版上寫滿了英文字，便笑着說：「姑娘真用功咧。像這樣，怕不一年得個女博士。」「小時不能上學讀書，現在不過是跟着人家後面追罷了。」她把底下的算術書取出，摺好放在一旁。「不用功，不更落在人家後面去了？」「今晚月色太好了，姑娘。」他用手指着外面。月光正清清地柔和地灑在四週，比起屋裏黃濁的燈光，可愛得多了。「又是大時大節，今天算是放了假，外面玩一回月色，明天再多念罷。」「誰教我差人家太遠了呢？今天不讀，一生能有幾個今天呵。況且明天又有明天的事。」他馬上覺得自己的話說得太欠委婉了，怕拂了仁僧的意思，忙改口說：「只怕你今天太累了，那麼，明天多讀也是一樣的。」「不，不累。」仁僧忙說。「姑娘這樣地好學，我更教得格外高興，那有累的道理，」「是這樣好嗎？」她拿起了桌上的英文書。「我們到外面去讀，又看了月光，又讀了書。」仁僧馬上表示同意。她捻細了煤油燈，走出門外。仁僧跟在後面，在庭前坐了，他忽然記起那位老太太來，便問：「外婆呢？」「她拜了月光，睡去了。」她坐在仁僧對面一張椅子上，那香几就在她的

左邊，微風吹來，絲絲的烟紋從地上吹過。老人家總是睡得很早的。」這時月庵正在書中，裏光明，像一雙青銅的古鏡，照得宇宙無塵。天邊微微有幾抹遊雲，伴着她隱隱這純潔的字畫。山下有一層薄薄的霧氣，像輕紗般若隱若現地籠住了山脚。對面山峰禿着頭在月光裏發亮。籬外大路旁幾竿細竹，在月下搖擺，搖得滿地是紛紛的影子。竹下有幾只寒蟲兒唧唧地叫個不住，臉向月亮傾訴牠們的情懷。「好月亮呵，山中的月色比別處更是不同！」仁僧不由得讚了一聲。「這山不很高，還有比這更好的呢。」她把書闔上了。「兩年前我隨外婆到妙高峰去燒香，記得也是中秋前後，那廟叫大土庵，離這裏有十多里，去得晚，廟裏尼姑不多，便在那裏歇了。晚上外婆睡了，我和廟裏住持了空在門口望月，那山峰比這裏自然高得多，看月更好了。站在上面一望，四處峰嶺樹木塘壩，就好像畫裏似的，令人想從山頭一直滾下去才好。那月亮漸漸變小，小得像一面圓鏡——哎喲，閒話說得不少，讀書罷。」仁僧正聽得入神，見她忽然停住不說，遞過手上的英文書來，他只好接了，把椅子挪近，兩個並坐著。月光很亮，書上字跡照得分明，他問了問上次學的生字，她都拚對了。他教了三課新的，共有二十來個生字。比上次多了一課。在月下她顯得更美了，低頭坐在那裏，烏黑的頭髮襯着細白的皮膚，白的更白，黑的更黑，全身輪廓瀟灑而秀麗，圓圓的手臂露出在外面，和一條滾壯的銀蛇似的。仁僧心中祇有欽羨愛慕的份兒，絕對引不起絲毫別的感覺，如對神明一般，心中被她純化得潔淨極了。她讀了一會，回頭見了盤中雪糕，忙說：「呵，這裏還有藕哩，忘記了。」說完，她他遞了過來，自己也拿了一片，一邊咬，一邊讀。「我自己拿吧。」仁僧接了那片藕，

咬了一口，甜甜的，嚼完，口中沒剩下許多渣滓，知道這是頂好的塘藕，便讚了一聲：「藕真不壞。」她見仁僧喜歡，忙把藕盤子拿過來，放在仁僧手中，自己不轉睛地注視着書上，一面隨意用手拈起盤中的藕片吃。等到一盤藕吃完，她已把二十多個生字讀熟了，他闔上書，背給仁僧聽，仁僧點點頭，正要說話，忽然山下傳來一陣山歌，夜深人靜，山中的回音又大，不由人不聽得句句清楚：桐子樹上開白花，嬌蓮愛我我愛她，嬌蓮愛我心腸好，我愛嬌蓮勝似花，莫非前世是冤家！那聲預拖得很長，非常清晰，一字一字隨着風送來。仁僧知道銀塘的習慣。這多半是賭博場中歸來的賭徒，心裏怕鬼，唱着山歌壯胆。賭徒都散了，可見夜已很深。他抬頭望那明月，已向西斜，正要起身回去，忽然又一個人唱着小調，似乎是從同一個方向發出來的：秋季裏想思，秋風葉落似線牽，今夜月亮正團圓，眼看着月亮，耳聽得窸窣，擾得人好不心煎。去年裏同奴的郎去把中秋賞，奴與郎一樣底團圓，今年裏餅在客邊，奴與冤家不團圓。思念那冤家，活該是天譴，沒了爹娘的人太可憐，奴並未把他待錯了半分，奴又不貪他的錢，爲甚麼丟得奴這樣可憐？那聲音異常淒涼，把這西斜的月亮都唱冷了，仁僧正聽得發呆，身上忽然一涼，打了一個寒噤，月華忙問：「冷嗎？裏面有熱茶。」仁僧點點頭，說：「不知不覺夜已很深，我要走了。月華從裏面倒了一杯茶出來，仁僧喝了，整齊了衣便走。月華送到籬外，再要送，仁僧止住了他說：「夜深了，有了露，姑娘早去睡吧。她站在籬邊，眼看他走上大路，仁僧回頭一望，兩個的目光恰逼着，禁不住都微笑了。仁僧趁着月色回去，月華望不見他了，還癡倚着竹籬，直到聽見屋中老太太的咳嗽，才回頭來收拾庭前的東西。」

## 十七

此後仁僧不是白天就是晚上，要到月華家中去教一次書。有月亮的晚上，仁僧貪看山中的月色，多半是晚上去。月華和老太太見仁僧每天跑來跑去，心中過意不去，每每想要月華自己到盧家去學習，仁僧却不允許，說自己每天跑跑，山中空氣又好，對於身體是有益的。五太太也恐怕仁僧剛來跑去太累了，又怕他路上受寒受熱，常勸他不必這樣；後來見他身體反而強健了，臉上漸漸發了胖，飯量增加，精神更一天一天愉快起來，也就起來他不再勸阻了。仁僧也帶月華來家見過五太太，五太太見了，喜歡得甚麼似地，拖着她問那些閒這些，又留她吃飯，臨走又送她許多東西。她常告訴人說：「我說呢，好人那能不得好報，我早就知道一定找得着的。這樣一個好女兒，除非是這樣一個好人，菩薩是不會送他投胎的。生得好，又乾淨，說話大方，不伸不露，却處處現着聰明的樣子。發奮，耐得苦，家務小事都懂得，都做得，就是打着燈籠走盡天下，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女孩子來。我家的淑楸好是好，比起她來，那能及得她半分呢？」好是好到十疊，唉，就怕太全了。不是我咒她，好花容謝，怕的是命不長。那嘴皮子生得太薄，看是好看，只怕就缺着那點福相。」「不過：她又親是一個好人，他積的德，也許能鎮得住她這一點，善書上不是也有這一說嗎？」仁僧每每順着她的意思這樣說。「有的，有的。」五太太忙接着說。「不但善書上，相書上也是這樣說，相隨心轉，只要心好，相是常變的。並且她從小受苦，福薄想已應在那上面，不至於短命也說不

定，何況她父親又是好人。」五太太雖是那樣說，不過口頭上順着兒子的意思罷了，其實她心裏總以為這女孩子太十全了，怕是壽者相。漸漸地到了秋盡冬初，十月小陽春又過了。月華這天旁晚收了庭前漿洗的衣服，見仁僧還不來，便站在籬邊等候。籬內種的花兒，已近凋零，枯枝上還掛着幾片半黃不青的葉子，東歪西倒，零亂在畦內；只剩下幾株殘菊，還獨自在籬邊爭那最後的秋光。微風吹來，顫抖不定，好像也抵不住那衰頹的暮景。籬上的牽牛花只有幾根枯莖兒在糾纏着，葉子早吹得不知飄零到何處。山中的林木瘦了許多，落葉鋪滿了路徑，路旁的秋草一片枯黃，沒一點生氣。一陣晚風自對面林中吹過來，落葉隨着風兒亂舞，風過去，門前幾株柳樹的葉兒，也被風捲着落下來，堆前滿是衰黃的殘葉。月華見了，忙取了一個掃帚，掃得乾乾淨淨的。但放下掃帚，剛一轉身一陣風，堆前又稀稀落落鋪下了許多，她只好罷了。她站在籬前，痴痴地望着那林中的太陽，太陽火紅的，像血染了半邊天，林中照得如火焚，幾枝竹子臉紅紅的，喝醉了酒似地，在風中東西晃盪，一會兒，天空淡了，漸漸變成紫色，晚烟撒滿了四野，秋雲捲起在空中。暮色逐漸展開了，四週昏黃起來。晚風從山下吹來，令人感覺身上的衣單，大有寒意。仁僧還不見來，月華奇怪極了。她進內加了一件衣，又點燃了燈，老太太還在桌前打盹，給燈光驚醒了，伸了一個懶腰，說：「仁少爺來了嗎？」『沒見來呢！』她坐在老太太對面，痴痴地望着桌上鋪得好好的教科書，上牙咬着嘴唇，用手一頁一頁地翻弄着。過了一會，見仁僧還不來，她取出石版，在上面亂畫。她畫一個人頭，剛畫完了嘴唇，只剩下下巴沒添上，仁僧已從外面踉蹌地走了進來。「來遲了，對不住。」

他氣喘喘地說。「但是我帶來了一個好消息。」「甚麼？」月華站起來問。「好消息？」這一下把又要到睡鄉去的老太太也追回來了。她打起精神問。「是的，一個好消息。」他氣略吐勻了些。「姑娘的父親來了信。」他從口袋裏取出一封信遞給月華，月華接了過來，老太太雖着不見，也熱心地湊了攏來，月華扯出來看了看，笑着說：「英文不像英文，怎麼我一箇字都不認識呢？」「這是法文，姑娘自然不懂。」仁僧說。「英文以外，還有法文嗎？」「不但有法文，有許多許多國的文字。」「我以爲外國文就是英文，誰知還有別的許多。」她搖了搖頭。「這樣說起來，我得更多讀些才好，差人家遠遠着呢。」「姑娘的志氣是好的，但英文學好了，也就有根了。現在的女子，有幾個除英文外弄清楚了別的文字的？有許多連英文都沒讀通呢。」「你們遇事都愛扯得遠遠的。」老太太急於想知道信內說的是甚麼，不容他們跑野馬了，其實她平素也是最愛亂扯的。「那信裏面到底說了些甚麼？」「請仁哥翻譯吧。」月華仍坐了下來。「我是看不懂——父親怎麼不寫中國字？」「他不曉得寫，只能寫法文。」仁僧也坐了下來，和月華同一凳子，就燈光下，接過那信來。「讓我把信中的大意說給你們聽罷。他說上次給他的信已經收到了。聽說月華姑娘已經找着，他喜得跳將起來。在室中狂舞，跳在桌上高唱高嘆，碟子都打破了好幾個，把館裏的顧客都驚呆了，館主說他發狂了呢。」「唉，可憐的孩子！」老太太禁不住嘆了一口氣。「外婆，莫半路打岔呀！」月華聽得入神，不願老太太從中岔住了仁僧的話。「後來他猛然醒了，給大家道歉，說明了原故，大家——連館主都在內——聽了極感動，表示了深厚的同情。」「外國也有懂事的

好人！」老太太不住地點頭說。「又打岔，外婆。」「好，不打岔了，姑娘，我再不打岔了，仁少爺。」他看了相片，說想不到自己的女兒有這樣好，長得好，又這樣聰明。」他說到這裏，望了望月華，月華本望着他的，忙把臉別轉過去，淡淡地裝着沒聽見的樣子。「他說姑娘暫時不願到法國來，也不要緊，他並不一定勉強她怎樣。他說服侍外祖母也是應該的，外祖母她太苦了，她在外面日不晷念，他問老人家好。」「我——」又——「不說了，姑娘，我不打岔。」月華姑娘明年進學堂讀書，他極贊成，他願盡他的所有給姑娘念書。他問姑娘明年够不够入高小的程度——他那知姑娘現在這樣地用功，這樣進步得快，插初中還有餘呢——現在他寄來了五百多塊錢，到省裏郵政局去取，給姑娘明年讀書的用費。不够，他再寄來。」月華聽了，眼觀着對面的瞎眼外婆，偷偷地在仁僧耳邊細聲說：「我不是教你說不要再寄了嗎？」仁僧正要回答她，對面的外婆却說話了：「多寄點來也好，只要他手邊錢還足，存在這裏不妨事，我是窮怕了。」她接着又說：「可，他也不要太苦了。」「父親恐怕還不知道你在教我的書，所以才問我能不能進高小，不是嗎？」月華向仁僧問。「知道的，我告訴他了。」「那就怪了，父親難道一句感謝的話都不曉得說？」「你不要誤會了，他說了的，並且說得很誠懇。」仁僧說。「我以為他太客氣得過分了，所以沒翻給你們聽，——正經的，姑娘明年開春，要打點上學堂，我替你想好了一個學堂：慈山高級中學。」「你不是有個妹妹也在那裏？好是好，只怕我考不取。」她現在省裏讀書去了。照姑娘這種讀法，我敢保一定考得取的。不過家要搬到縣裏去住才方便，不曉得老太太願意不？」

那有不願意的，只要爲我外孫女兒好，甚麼事都行。」她用着一股子的勁說。「就搬，開春過了年就搬，」我身體好了，也許到縣裏去教點課，一個朋友早和我約好了。」「那好極了。」老太太高興得很。「我們就住在一塊吧，多個伴兒，有了男子，遇事到底有照應。」「我也好呢。」月華望着仁僧說，臉上像笑又不像笑。「遇着不懂的地方，好請教仁哥，就不怕趕她們不上了。」「不會的，只怕她們倒趕不上姑娘哩。」仁僧說。「只要我能去教書，一定和老太太一塊住。」談了一會，仁僧開始教月華的算術，拿過石版來，見反面畫着一個人頭，仔細看了看，笑着說：「畫得像極了！」月華聽了，湊攏去一看，那本是剛才她等得無聊時，無意中隨手畫的，這時給仁僧一說，才發現那相極像仁僧，臉上一紅，忙奪過去，呵了幾口氣，用刷子幾下刷了。老太太不知是甚麼事，忙問：「甚麼東西畫得像極了？」「沒有甚麼，仁哥說這國文書上畫着一隻狗，畫得像極了。」她說完，朝着仁僧一笑。仁僧知道她在暗地取笑他，也微微報她一笑。習完了算術，月華從裏面端出三碗紅棗煮雞蛋來。自從仁僧開始教書以後，她每晚必得備一點吃的東西，不是蓮子煮薏薺，就是紅棗煮雞蛋，有時日間事忙，來不及備這些，就是白糖冲藕粉，或者煨些板栗。一來教了半天書，肚中到那時也餓了，二來這些東西也不十分花錢，再又是她親手做的，味道不壞，仁僧辭了幾回，見她不聽，也就隨便，只要拿來，就吃得乾乾淨淨。老太太吃了雞蛋，有點倦了，便先睡去。仁僧又教月華的國文，他有意難她，想報復剛才說他是狗的話，便說：「你今天就寫一封信替了作文，寫一封回你父親的信。寫好了我替你譯成法文，和原信一併寄給你父親，好教他



更喜歡。」她聽了，笑了笑，也不說甚麼，拿過一張紙來，高興地提起筆。半天，却只對着燈呆想，沒寫一字。仁僧知道她短文雖作得好，信不過只寫過兩三次，又都是他預先暗示了大意的。心想：這次饒你聰明，也難住了。他正在暗暗發笑，月華忽然問：「這信短的行嗎？」他笑着說：「行的，只要好。」她不再說甚麼，提着筆就寫，嘴唇閉得緊緊地，沒停止一刻。不一會寫好了，放了筆，遞給仁僧。仁僧想：寫得這樣快，錯處更多了，讓我挑一兩點，逗她一逗。她讀着，仔細地一字一字地讀着，上面是：父親，我親愛的父親，我沒有見過你，你也沒有見過長大的我，除了照片。但是你的來信，盧先生已說給我們聽了，我如同和你對而說話一樣，我已認識了我的父親。你的女兒是極不成材的，不憤得你那樣喜歡，要是以後能使你稍有半點的高興，那是盧先生的功勞，因為他苦心教我，你女兒將來或者不致永遠落在人家後面。父親，請你千萬不要再寄錢來了，以後不寄。自然會寫信來要。一下都寄來了，你要用，不是沒有了嗎？盧先生說信短不要緊，我說到這裏只好止了，我想我下次要寫信，一定能多寫一些。父親你好！仁僧看完，心裏不由暗暗的發笑，變為暗暗的驚佩了。這一晚歸來，月華在他腦中的影子，又深了一層。他不管將來身體怎麼，不管母親贊成不贊成，他已決定要應子衡之聘，明年到縣裏去教書了。

## 十八

「光陰如矢」，過了中秋，渡了小陽春，到了冬天，一山的黃葉漸漸落盡，只剩些枯枝

在北風中淨命。再下幾場大雪，梅花在雪地裏放出幽香，熾鼓整整，新年轉眼便到了。過年  
了，家家打點過年了，兩邊門上糊着紅對聯，迎門貼着飄飄的掛門錢，到處響着爆竹，一大  
邊一大邊的豬肉肩着四處叫買，糟房裏香舖裏擁擠不開的人，都是辦年貨的，過年了，隨着  
年來的，便是窮人們難挨的年關。這真是窮人們致命的一關，平時的米債油債舊債新債甚至  
父欠子還的老債，月底推端節，端節推中秋，中秋推到現在，無可再推了。大除夕街上從黃  
昏一直到天明，不斷的是執着燈籠匆忙奔走的人，那都是催債躲債的人物。債主臨門，比甚  
麼都利害，稱得不耐煩，連十三代的開派祖宗都要罵倒。那汹汹的樣子，要是說聲沒錢，身  
上的肉都會被他們咬了下來。他們都是有錢放債有勢可仗的人家的家人，他們都是熱心爲主  
的忠僕，他們和他們的家主都是要窮人們的命的祖宗！窮人給債主逼得無法了，走頭無路。眼  
看目前已無辦法，再瞻望前途，更無半線生機，只好背着人悄悄的去上吊，那就是銀塘人嘲笑  
別人大除夕晚上「做皇帝」三個字的來源。做皇帝的那樣多，有一年凡是銀塘週圍比較僻靜  
點的茅廁除夕都得由保正派人去通宵守着，防人上吊。茅廁裏上吊的人果然少了，但是那些  
張三里見方的銀塘——銀塘那名字所由來的一張塘，新年初一共浮了幾十個屍身，近塘邊屍  
身上的衣服，「清早就被叫化們剝光了。有一個是婦人，懷中還抱着個吃奶的孩子和一個才三歲  
的女孩，打撈上來，她們還緊緊的抱在一塊呢。償命嗎？教誰償命！自己投河上吊，又不是別人  
殺死他，殺人才償命，欠債自然要還錢，誰教他們欠債呢？這是活該！這樣的窮人死了既不擇  
時日，又要勞善士們捐棺材，還要佔去地主們能開懇出來給人種田自己收租的三尺土，天下

有心人士自要爲之痛心疾首而深惡之。無怪保正一面收錢，一面罵不絕口了。他們不是沒有妻子，不是沒有父母，也不是發狂，放着人人喜歡的年不過，跑去尋死。只是爲的錢，那壓死人一年比一年重的債，才不得已，拋了自己的生命，捨了親愛的骨肉，來暫時止住債主的壓迫。呵，錢，那內方外圓的錢，古今來在那孔內不知卡死了多少漢子！同是錢，同是過年，銀塘的有錢放債的富人們却兩樣了。他們到了大除夕，至然有他們的忠僕給他們收了債回來，許多許多的錢，堆得高高的在桌上，爐中有熊熊的炭火，罈中有醉人的醇醪，庖上有香噴噴的臘，室中充滿了酒香肉味，爐邊散滿了婆婆的笑聲。子女們穿着新衣提着花燈，圍着桌子轉。忠僕們笑逐顏開地祝賀主人，他們祝賀主人明年人財源湧進。比今年還要多十倍百倍，祝賀主人田地增多，增多得天下沒有一處田地不姓鄧。主人笑得眼睛沒縫，隨手拿着那擱在桌上的錢，擲着賞給馴順的奴才們。奴才們齊伏在地上，他們中間騰起了歡笑之聲。仁僧家是一個不欠人債也不逼人債的人家，年下只有他和母親在家度歲，淑楸因爲當了學生會的遊藝股副幹事，學生會要籌備在新年中間一次賑濟魯裝遊藝大會，她被留在省城，要會完了才能回來。大除夕的上午，仁僧和五太太在家打點過年的事，又談及過了年到縣裏去教書的話。五太太對於這事不大贊同，她說：「家裏不是沒飯吃，自己身子又不健，何不在家養息？」仁僧詳細細告訴她，在家呆着實在太悶，好好的都會問出病來，縣裏擔任的功課很少，有點事作作，耽擱着強，並且近來身體又好許多，不比從前了，五太太又說，她捨不得他遠離，仁僧便

搬遷到縣裏去住，五太太說老屋住久，一時更捨不下，縣下沒人，也不是事。正說着，劉

大娘從外面帶進一個女人來，那女人瘦瘦的只剩一些皮包着骨頭，臉上發黃，披着一件破襖。後面跟着一個女孩子，大約十二三歲，光景，頭髮披散着，臉上烏黑，只一穿件夾衣，上面許多補釘，腳上拖着一雙破鞋，赤着腳，凍得不住發抖。那婦人見了五太太，便哭，爬在地下一個頭磕了，說：「太太救命呀，救窮人的命呀！」那女孩痴痴的站在後面，兩肩只抖。「甚麼事？起來，有話不妨說。」五太太忙站起來說。那婦人只是哭，叫：「太太救命，做好事，救窮人的命！」劉大娘在旁便代她說：「這是柴沖鄒七嫂子，家裏欠了債，還不起，她想把女兒賣給太太做了頭。」我並沒說要買了頭！」五太太驚奇地說。「只算太太做好事，多養一條狗。」她又磕了一個頭，頭碰着地怪響的「救救窮人的命罷。」「你起來，有話好說。」劉大娘扶了她起來，她站在一邊只是哭，眼淚齒涕流了一臉，扯着袖子直揉。「你欠了誰的債？共有多少錢？」「唉，少爺，我共欠了陸閻王六十塊錢。」「你爲甚麼借他的錢？他的錢是欠得的」五太太說。我那願借他的錢？也是沒法子，太太。」她略止住了哭。「丈夫好好的，六月裏抬了田主老爺一回轎，一天來回跑八十多里，回來受了熱，一病就死了。丟下我媳娘子女，田裏工又沒人作，屍身在屋裏又不能安埋，別處借不到錢，只好跟陸閻王借閻王債，打算秋後還他。死鬼是六月二十四日死的，三十我到閻王那裏，一共借了四十塊錢，每月利錢四塊，先扣了六月的利錢，只給我三十六塊，我當時要錢用，只好是這樣借了。好容易埋了那死鬼，只剩下幾塊錢了。田裏的工不能不作，我一面去下田，一個請個零工，慢慢的作。禾苗今年出得不壞，雨水又好，大家都以爲夏天安穩穩過了，沒

遭乾，沒遭旱，秋收有望了。那知，天老爺專跟窮人作對，到了要割禾的時候，起了蟲哪！這一來，收成就不好了，平時每畝收得四石穀的，今年收不到兩石。地主老爺不管這些，說佃夫沒處種得荒，一担租都不能少。親自帶着縣差跟半蓬船來下穀，我帶着兩個女兒跪在門前苦求，嘴裏哭乾了，才蒙地主老爺發仁心，三十五石穀算是開恩留下四石給我們做吃穀。那曉得那昧良心的討不得好死的陸闔王聽見了，帶着人，一窩蜂，把四石吃穀都用麻布袋裝乾淨搶走了，說是一塊錢一擔。折做七月的利錢。太太，你看如今還有窮人活着的份嗎？『家裏是一粒穀都沒有了，今年只好討着吃，那有錢還債？闔王天天着人催，只好約，約到今天，連本利一在滾到六十塊錢，再不能約了。他今天搶去了我的才滿四歲的孩子，說再不還錢，他就要弄死他了，告到官也是不會理的。他說六十塊錢一條命，那還算貴得很咧。太太，你曉得，死鬼死後，我耐煩守着，就是爲這孩子，債主逼着，我捨不得死，也是爲這孩子，不然的話，我早拚着命不要了。』我沒有法子，如今只好捨着兩塊肉救一塊肉，賣我的兩個女孩子。大的十五歲了，馬市上一插標子，就有一位衡州客人出三十塊錢賣了去。『你捨得嗎？好容易養到這們大！』仁僧問。『咳，少爺；都是血肉，我那裏捨得？我女兒只是拉着我哭，不肯走，衡州客人又要下船了，不賣，那裏得錢還債去救我那孩子呢？』他聲嘶了，像鬼樣嘆。『我送他上了船，船開了很遠，還聽見他哭哩。如今只剩下這個小女兒了，年紀輕輕的我實在捨不得把她再賣給外縣人。知道太太府上待人頂仁慈，我只願要十塊錢，請太太收留了吧，只算太太家裏多喂了一隻狗，賜給一碗冷飯吃就得了。太太，可憐鄭家三房兄弟就只剩

了這一個孩子接香烟，太太做好事，救救窮人罷，來世做豬做狗報答你。鄭家祖宗在地下也感激你。保佑太太多福多壽，兒孫滿堂！」她說完，又爬着伏在地下哭，連連磕起響頭來。「你起來吧，丫頭我是不不要，太麻煩！」太太救命，救窮人的命呀！」她在地下嚎啕大哭。「莫忙，你聽我說完哪，我送你二十塊錢，不要你還，也不要你的利錢，女兒還是你帶回去。」

「太太真是救了窮人的命了。」她喜出望外地又磕起頭來。「來世變牛變馬報答太太！」說完，她止住住淚，忙爬了起來。仁僧拿了二十塊錢給她，五太太囑咐她不要到外面去說，難近的窮人太多了。她連連答應，千恩萬謝地帶着女孩子走了。仁僧和五太太嘆息了一會，五太太說：「像這樣的事一年不知要帶多少，天啦！那一年才得世界上看不見窮人咧！」晚上，仁僧跑到月華家，談起過年搬家和進學堂的事，順便把這事告訴了月華，月華聽了，說：「哎，可憐哪，好好的女兒賣甚麼呢？一共算起來，她不是還差十塊錢嗎？就算還了賬，又怎麼過年哪？他想了一會，又說：『我本來也沒錢，不過父親寄了些給我，我一時也用不完，給他十塊吧。』」只曉得給人家，」老太太聽了不大高興。「你不曉得自己要沒了錢，又有誰給你？我是窮怕了。」「這也是姑娘一番好心，老太太。」仁僧說。「將來只要天保佑水先生在外國多發點財，還在這十塊錢上面嗎？」老太太見仁僧這樣說，也不好再說甚麼，只好附和着答應了。月華從裏面拿出十塊錢來，對仁僧說：「不知她住在那裏？這錢怎麼送去？」「不要緊，我家劉大娘知道的，叫她送去，她還靠得住。」又談了一會搬家的話，決定了住在一塊，仁僧便含辭走了。臨出門時，仁僧含笑對月華說：「我代表她謝謝姑娘。」「哎，

謝甚麼呢！我自己也是一個錢不會賺的，不過託父親的福。」她微微一笑。「人幫助人，難道是不應該的？」只有老太太一人心中不大舒服。仁僧回到家裏，叫劉大娘把錢送去了，五太太知道了這事，不住地稱贊說：「好孩子，真是一個有仁心的孩子，我看她樣子好，誰知她的心更好呢，好心會得好報的。」

## 十九

過了年，到了正月初五，老太太和月華搬到了縣城，在離慈山中學不遠的雙墳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屋雖不大，却很清潔雅緻。門前是一條通街的小巷，巷內有兩三家人家，倒也清靜。那屋一共有七間正房，進門是一個客廳，客廳後面是夾道，夾道後便是廚房和幾間雜屋，東西各有兩間廂房。東邊是老太太和月華住，老太太住前面，月華住後面。西邊是仁僧住，前面作書房，後面作臥室。屋前有一個長長的小天井，當中一個小池，池中有一座小小的假山，上面雜種着些高蒲虎耳之類。兩旁各有一株大梧桐，四圍有幾株紫荊和丹桂。天井雖小，却飾置得不壞。大家忙亂了一天，新置了許多用具，都由月華指揮一一佈置妥貼。又雇了一個姓黃的女工，有三十多歲的樣子，體壯腳大，粗細事都做得，因此連廚工都省了，由她兼管廚房，每月多加她兩塊錢，她喜歡得甚麼似的。第二天子衡來了，一來賀他的新居，二來和他商量任課的事。因為預先約好了他，所以四年級的國文英文歷史教員都祇訂了半年的關約，這三門中請他隨便挑一樣。他想了一會，挑了英文一門。每星期擔任五點鐘功課，每

月致送三十元的薪資。子衡再三說這够不上薪水，只是車馬費，校中經費不寬裕，望仁僧原諒。仁僧笑着說：『我來教書，並不是爲錢，三十元就是三十元好了。』子衡聽了，非常高興。仁僧說及有一位朋友的女兒想考慈山初級中學，可不可請他幫幫忙？他滿口答應說可以，他和那中學的校長是熟人，一定考得取的。仁僧又說她沒有文憑的話，他說：『那要甚麼緊，要甚麼緊，我去說，不會要的，不會要的；就是要，我們難道不會做一張假的，一張假的？』說得仁僧也笑了。談了一會，仁僧送他走了。月華從裏面出來，笑着說：『這人說話真好笑；怎麼一句話總是說兩遍。』仁僧也笑着說：『他還是那老病不改——人固是老實極了！』又忙亂了幾天，看看快近元宵了，一切事才辦好，略有了眉目。仁僧天天在書房裏守着月華溫習，一心等着元宵過了，便好去考。這一天下午，仁僧覺得書房中那張油畫掛得不合式，想換幾張好的風景像片，把他取了下來，不小心給玻璃在手指上劃了一道口子，血淋淋的，滴得鏡框上和畫上點點是血。月華見了，慌得甚麼似的，忙跑回房去，取了粉替他止住血，用一塊碎綢子包住。她正用絲線替他纏紮，忽然黃媽進來說：外面有兩位女客來了。仁僧正要問是誰，淑榆和竹紋兩人一前一後地走了進來。仁僧連忙招呼，月華正纏着線，不及走開，便笑着點了點頭；兩人也微點了一下。仁僧忙說：『讓我來替你們介紹，這是舍妹淑榆，這是表妹唐竹紋女士，』仁僧望了望月華，又對兩人說：『這便是我常常和你們說及的水月華姑娘！』兩人又點了點頭。月華含笑地答了，但她臉上的笑容頓時收了起來。回頭望了仁僧一下，仁僧並沒覺得。他正在問她們是幾時由學校回來的，竹紋說：『昨天晚上到約



，今天聽說仁哥搬到這裏來了。特來道喜！」「不敢當，竹妹，我因為要教書，不能不搬過來。」月華已替仁僧包好了指頭，過那邊去了，淑榆輕輕對仁僧說：「樣子不壞呀，大方得很，一點也不像苦人家出來的女子。」「她打算今年考慈山初級中學，還要請你們幫忙呢。」「她又沒進過學堂，怎麼一下就考中學？」淑榆覺得奇怪。「人很聰明，進步得快，你那曉得她半年的用功呀！」「那能個個像我們一樣笨。」竹紋對淑榆笑了笑。「人家當然比衆不同哪！」仁僧不好怎麼說，只勉強笑了笑，便搭訕着問：「你們怎麼曉得找到這裏來！」「高山告訴我們的。」淑榆搶着回答。「這幾天忙着替她補習，並沒出去會人，他怎麼會知道哪？」「那就不曉得了。」仁僧見竹紋不及進門時那樣高興，又不大說話，便含笑對她說：「真是對不起，這幾天忙壞了，連舅舅那兒都沒有去問候，只好遲一天去請罪了。」「現在是貴人了，貴人那肯臨賤地！」竹紋說了這句，半晌不言語，倒是淑榆一人在問長問短，一時間仁哥指頭怎麼割破的？一時又問媽媽好不好？一時又告訴仁哥遊藝會怎樣熱鬧，一時又說明天就要回去看媽媽，問仁哥有信搭沒有？像一個喜雀子似地，嘖嘖個不休。黃媽送了茶進來，一會月華端了一盤糕餅放在竹紋和淑榆中間，笑着對她兩人說：「請隨便吃一點，剛搬來，甚麼東西也不齊備。淑榆笑着答應，竹紋心裏更不高興：這居然是自己的妹妹也沒這般親切！大家隨便地拈着吃，仁僧說到這房子不壞，淑榆便夾着月華帶她去看，兩人携手走出去了，竹紋只是坐着不動。「仁哥……」竹紋抬頭望了他一下，說了這一句，低頭，半晌不語。「竹妹，怎麼？說。」他走近了她，在盤中拈起了一塊蛋糕，用手劈做兩塊，放了

小半在口內。「恭喜你！」半晌，她才說出這一句。「妹妹太客氣了！」仁僧坐在她旁邊，手中仍弄那半段蛋糕。「你才客氣哪！」「不客氣，爲甚麼進門道了賀，現在又道賀咧？」仁僧望着她一笑。「我是賀你別的。」她聲音有點抖，頭是低着。「別的和以前一樣，我想沒有甚麼可賀的，當教員也不過是混日子罷了。」他像有些覺得，却故意淡淡地說。「別裝傻哪。」她的頭愈低下去了，心中一酸，幾乎掉下眼淚來。「你，你又得了一個好妹妹，又聰明，又用功，又……」「哦，是那個嗎？竹妹別誤會了。」「我誤會甚麼，我也犯不着誤會咧。」她的眼淚一滴滴掉了下來。「男人。我只知男人是這樣的心！」「竹妹，真的不要誤會了，我不過要爲報答他的父親。只好不避嫌疑地一力助她。」他又向她解釋了許多，勸慰了許久，並且說：「竹妹快不要哭了，等會她們看了，成甚麼樣子呢。」她才拭乾了眼淚，止住了哭，仁僧又哄着她笑笑，她雖不再說甚麼，但心裏總是不舒服。月華和淑榆兩人笑着走了過來，淑榆說剛才和老太太談了許久，所以半天才來。她又極力稱贊這房子佈置不壞，又方便，又不俗。坐了一會，竹紋心裏老不舒服，便起身要走，仁僧留她吃飯，她一定不肯，月華也幫着留她，她更要走，仁僧只好讓她一人先走了，她送到她到臨街的巷口，對面巷內有一個人影一晃，那影子仁僧似乎很熟，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回到屋裏，又和她們說笑了一陣。淑榆問及月華的功課，見她懂得不少，心裏也暗暗地佩服，和她說得甚是投機。「我以前看見過你們一回呢。」月華說。「你怎麼看見的？」淑榆奇怪地問。「她，你也許看過。」仁僧插着說，竹紋，你是沒見過的。「見過，見過。」月華爭辯着說。「在那竹山後面

，是去年的夏天，我卻見過。」「哦，是了，你倒好認性。」淑楡恍然大悟地說。「我也正奇怪，好像在那裏見過你似的，原來那天在塘邊柳樹幹子上洗東西的就是你呀。」「我那天從馬市取線回來，順便就在塘邊漂洗，聽見你們，離了柳樹下說話，剛回頭，你們就躲了。」說着，兩人都笑了。仁僧問是怎麼一回事，淑楡把去夏折花的事告訴了他，仁僧也笑了，但是想起和竹紋的往事，心裏頗有點淒涼。吃完晚飯，月華留淑楡歇在那裏。仁僧也說不必再去，淑楡說舅舅家較為方便，並且明早就回家，東西都在那裏。月華送到門口，還要再送，仁僧說不必再去了。他一人送她直到巷口，悄悄給了她那個鑽石戒指，又和她說了一會話，替她叫好了車，看着她走了，才回來。

## 二十

過了幾天，淑楡從家裏轉回來了。預備和竹紋一同上省進學校，五太太教她帶了五塊臘肉四條大臘魚和半罈臘八豆給仁僧。那晚她歇在仁僧那裏，趁沒人時，悄悄地告訴仁僧說：「哥託我做的事，我已做了。據我看，母親的意思還是喜歡竹姊。只等舅舅病好就提親。母親對哥這次搬到縣裏來，十分不滿。很怪月華，說她把哥撮弄走了，徑在一起，不知像個甚麼樣兒。」仁僧聽了，沒說甚麼。「哥現在到底打算怎麼樣呢？自然，論好看，論聰明，竹姊無論如何比不上月華，那孩子也怪惹人憐愛的，但是哥也不能不顧慮到老人家的意思；並且竹姊以前和你那麼好，丟下她，教她怎麼下得去？」仁僧沒說甚麼，只是用手撫着頭，在屋中來

回地走，淑榆問他到底怎樣，半晌他才說：「等以後再看罷！我此刻心裏亂極了。」總得有個決斷纔行，哥，我看你將來吃虧會在還沒決斷上面。」「我此種怎樣決斷呢？丟不下竹紋，更丟不下月華，那樣一個可愛的天真的，我爲甚麼要丟下她？現在又教我怎樣丟法？」她說：「只好以後再想法子；以後再看罷，時間自然會給我一個最好解決的法子。」淑榆正要再說下去，恰好月華笑嘻嘻的走來了，她不便再說。大家談笑了一陣，才去安歇。第二天清早仁僧送淑榆上船，月華要跟去，仁僧勸阻了，說怕老太太一人在家沒伴，黃媽又新來，心姓摸不清楚，怕有閃失。他在船上遇到了竹紋，兩人總像有點隔閡似的，但竹紋外表上仍是仁哥長仁哥知地叫得親熱。淑榆走了以後，接着便是月華考學堂，一共考了三天，都由仁僧陪着去，到時又接了回來。晚上預備考試，又陪她直到半晚。仁僧送她去考，在路上告訴她許多考試的法子，叫她不要慌，考書心一慌，平時記得很熟的都記不起了。看題時不要匆忙，往往一題內，少看或錯看一個字，竟寫出和題目絕對相反的答語來。又不要在着別人比我強的心裏，總要我想比甚麼人都好，就是做不出來的題目，也能寫上一些，才不至怯場。月華一點點頭聽着。考完只等發榜，月華急得甚麼似地，坐立不安，仁僧比她更急。發榜的前一晚，子衡來了，告訴仁僧說月華是定取的，名次却不知道，並且說：「個個看卷子的先生都說她聰明，有才氣，有才氣，過天我倒要見見她，見見她。」仁僧笑着應了。等他走了，進去告訴月華，月華說：「只要考上了，名次倒不必管牠，以後再用功能。」第二天上午，慈山初級中學對面的牆上貼出了大白貢川紙上用顏魯公書法寫着的榜文，許多人在榜下攢來擠去爭

着看。這次投考的有八十六名，共取了二十四名，月華的名字列在第十二。這消息傳到了月華家裏，一家人都喜歡得了不得。仁僧忙着打點月華進學校，聽說她被編入一年級裏，便替她買了各種應用的課本和文具。開學的那天，仁僧親自送她入校，見了那校長。校長約有五十多歲了，人很和氣，頗恭維仁僧，說打算下期請他擔任點功課，學校隔家近，月華定了通學，早去晚歸，午餐在校裏吃，仁僧替她把一切費用都繳了。接着，初級師範也開學了，那早上月華替他把馬褂緞袍刷好，隔夜又把皮鞋擦亮，呢帽弄得平平的。守着他一件件穿好，有綳褶的地方，輕輕地替他理平，仁僧在對面鏡中，見着自己的頭髮蓬亂得很。取過一個小梳子，往後梳。月華見了，一手奪過去，說：『你們男人講得甚麼梳頭呢？肩後一點東西也不披上，頭髮頭屑落了一肩，好好的馬褂弄得難看極了，讓我來。』她跑進自己的臥室取了一塊白手巾，又帶了一盒頭油，雙手替仁僧圍上手巾。仁僧見自己太高了，她梳不着，忙坐了下來。她輕輕的替他加上了油，一梳子一梳子往後梳，弄得頭髮光光的整齊得很，那微微的油香直送入鼻孔，仁僧心裏有說不出的舒服。梳完，她笑着問：『這樣好不好？』仁僧說：『謝謝妹妹！』她禁不住也笑了。她自己也在那鏡前，把頭髮理了理。仁僧見她一撮黑細的頭髮却還是束成一根辮子，便說：『妹妹爲甚麼不把頭髮剪了？』她手扶着後腦，回頭一笑，說：『她們也都笑我呢，我明天決定剪了。可是你不許告訴外婆，她說過不許的。』仁僧去初級師範，是要去慈山中學經過的，吃了早飯，他順道送她入校。他走進了學校，仁僧站在照壁前看了一回榜，見上面寫着水月華三字，他心中高興，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他走到初級師範，

門房通報進去，子衡忙出來接着他。引他經過了操場，他仔細看那校舍，雖不華麗，但也灑潔，院子裏佈置不壞，到處有一些竹木，操場側有一方塘，塘邊有幾株柳樹。子衡引他直到了辦公室，室中坐了好些人，子衡一一替他介紹了，其中最引他注意的，是一位體操教員和一位歷史教員。那體操教員瘦瘦的，嘴上有幾根翹起的鬚鬚，穿着長袍馬褂。那歷史教員却高大胖壯，臉黑黑的，穿一身短的獵裝，氣概軒昂，大有楚霸王帶八千子弟初渡烏江的神氣。仁僧心裏好笑；這一位的身體都生錯了，應該要對換一下才是，十時舉行開學禮，子衡特別請仁僧講演，台下掌聲齊起，仁僧推說沒有甚麼可講，子衡當衆說：「縣城學校裏有法國留學生當教員，當教員，本校是第一次，怎能不說一點，不說一點呢？」說完，不但台下掌聲更響，台上的教員都齊齊鼓起掌來了。仁僧無奈，只好站在台前，說：「兄弟本來不會演講，承張校長過獎，更不敢當，但諸君的盛意，是不能却的，講甚麼好呢？兄弟專門的是文學，三句話不離本行，祇好談幾句關於文學方面的話，我知道諸君中間頗有不少嗜好文學的；又知道近來學生也喜歡談談政治，那麼，我就隨便談談政治與文學罷。」普通人把文學和政治看做兩樣東西，現在一般自命爲文學家的青年也看不起政治，一心想在他們的象牙塔裏做着虛無的夢幻，把政治看做惡魔，其實政治與文學，並不是兩樣絕不相容的東西，我國古來政治和文學往往就相並而行；大文豪大詩人都多少做過官，過問過政治，可見政治這東西，並不是和文學絕不相容的。「再說外國，做官的，做外交隨員的，做律師的，做法官的，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也不在少數。舉我們大家所知道的罷，他是一位大詩人，同時他

又幫助希臘獨立，他並不是不過問政治呀！「實在，我告訴諸君，詩人文豪並不是甚麼神秘的東西，他們是「人」，人這東西就脫離不了政治，他要與人問生活，他要與人接近；他便免不了是「政治的動物。」他要是把文學和政治嚴密割開，十字街頭築起他的象牙之塔，不管人羣中活動怎樣，不努力和人羣接近，這樣的文學家，不管他的藝術好到怎樣，但是我們并不需要他。」大家聽得入神，那位體操教員不住點頭，但歷史教員却打起呵欠來了。「因此，對於現在很盛傳的，我也要說，南方一向熱鬧得很，各地的空氣也很緊張，我們的文學家對牠該怎樣呢？兄弟以為當然是要勇往地迎上去，加入的隊伍裏。」這並不是盲從時髦，實在是在本着良心說話。我們試看現在全國是甚麼景況，人民是在一種甚麼地壓迫中，我們號稱感覺最靈敏的文學家，事先早應比旁人看得快一步，有人在實際上發動了，我們袖手旁觀，甚至眷戀過去，反爲這運動的阻礙，這算對嗎？文學家應看出別人所不能看出的，在衆人視爲當然的社會中，他看不出當然，衆人視爲當然的，他看出變態。衆人以爲滿足，他不以爲不滿足。他比別人先一步，實際的運動沒發出來，他早倡出的口號了。成功，比別人後一步，衆人認爲滿足，他不以爲滿足；還要進一步更進一步……也可以說他是永遠不會滿足的。」所以說文學家又怎能不過問到政治？象牙之塔既然免不了要建築在十字街頭，就免不了要過問十字街頭的政治，這是當然，也是必然的事。所以歸根說，文學與政治不但不是絕對不能相容的東西，並且也是分不開的。」因爲談得高興，野馬不知跑了多遠，我說的話，不過是一人的私見，也許有不對的地方，並且這題目也不是三言兩語說得完的，以後有機會

再和諸君談罷。」說完，台下又是一陣掌聲，子衡也跟着拍手，直到歷史先生的好夢驚醒了，台下掌聲才沈靜下去。體操教員還在胡亂的拍着，幸得旁邊坐着的算術教員暗暗地拉了他一下，他才止住。此後只要仁僧有課的日子，總是伴着月華入校，晚間指導她預備功課。星期日很少出外，陪着月華在家裏，有時到附近名勝地方去遊玩，也都帶着月華一塊去，遇着別人問起來，只說是自己的表妹。那體操教員和仁僧倒很說得來，談了幾次，才知道他姓陶叫慕文，是鄰縣人，和子衡也同過學。他說他很同情於仁僧的演說，又說了許多對現在社會不滿的話。他說在的中國缺乏一種有統系的思想，只要有了那個，努力的人有了遵循，事情就好辦了。仁僧想不到一位教體操的先生竟同情於自己，而且看他也是一個具有熱血的男子，便也時常和他往來，慢慢地成了知己。仁僧對於教書的生活漸漸相安了，學生很歡迎他，上課從不缺席。每隔十多天，他也回鄉下去看五太太一次，但一宿即返，五太太要他多住，他總是推說課忙。每一次回到縣裏來，五太太總要裝得他轎裏滿是雞蛋薰魚糟雞之類，足夠他們十多天吃的。竹紋也常有信來，信中盡是些親密的話，他看後馬上背地裏燒了，但他回給竹紋的信，却沒一次不盡了一個情人寫情書所應盡的能事。

## 二十一

月華這孩子今年十七歲了，她的身體到了一個發育的時期。衣服忽然會變小，胸前的扣子竟會扣不攏來，常是覺得綳得緊緊的。一個人愛獨自對着鏡子撫摩自己的身體，撫摩自己



的兩頰，背着人對着鏡中的自己的影子要呆看半天。有時一人坐着，會無端地煩惱起來。她以前愛仁僧，只是天真的愛他。她是一個鄉村的女兒，因為家境不好，常在外面弄走，不缺少和男子接近的機會，但她絲毫不覺得男人與女人有甚麼兩樣。仁僧和她說笑，教她讀書，日子久了，他自然喜歡仁僧。她對他，有如一個女兒對着父親，她心裏敬他愛他感覺他，不忍一刻離開他。但她並沒有直覺地想到仁僧是一個異性的男子。在她那小小的心裏，仁僧和她的外祖母佔的位置，似乎沒有兩樣。近來當這身體正在發育的時候，身心正起變化的時候，她覺得她愛仁僧似呼稱和以前有點兩樣。現在她除了敬愛他以外，對他似乎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她很注意自己的衣飾，清潔外還求美觀，特別當着仁僧的時候，她更注意自己的服飾。要是仁僧不喜歡那一樣，她恨不得馬上改了，使仁僧喜歡才好。仁僧要她剪髮，她馬上剪了。她對仁僧，格外體貼，格外細心，不想使他對自己有甚麼不好的印象。她覺得仁僧的快樂就是她的快樂，仁僧的悲哀就是她的悲哀。她愛別人說她好，她常拿別的女人來比自己，竹紋和淑榆常是她拿來作比的人物。她細心地去忖度仁僧的心理。有時她故意說許多自己本不想說的話，去刺激仁僧，看他着慌，看他高興，自己在旁邊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但她決不願過分，適可而止，保住了那相當的快感；因為一過分，她就會隨着他着慌，隨着高興，一點也不能享受那快感了。尤其是近三個多月學堂的教育，課內的不用說，課外的種種使她無形中認識了她自己的青春。聽到同學談戀愛談男人，看到同學寫情書寫情詩，有時在路上或公共的地方，看到人家一對一對的，她每每聯想到自己和仁僧來。漸漸地她害羞，害羞和仁僧在一塊

，但她同時又捨不得離開他，要和他在一塊。如果這小小的慾望達不到時，她心裏更不安，坐臥都沒有一刻的寧靜。這樣矛盾的心裏，她自己也是莫明其妙的。她也很喜歡看別的男人，無論是好是醜，她注意他們的行動，觀察他們的談話，很有趣似地。但除了仁僧外，她願再有別人接近她。她常覺得很驕傲，她和仁僧一塊在街上走的時候，要是遠遠地遇着自己的同學時，即使仁僧隔得很遠，他也要走攏來，想幾句話和仁僧說，故意使那同學走過時聽見，自己臉上每每帶着高傲的笑容。同學們碰得次數多了，漸漸有人背地裏向她取笑。她假裝着去的樣子，裝做不理。但心理却高興極了。要是同學忘記了這事，她每每從很遠很遠地繞着圈子暗引到這上面來，使同學來取笑她，同學取笑得愈利害，她心裏的快感愈增加。她的心已整個給仁僧佔據了，他覺得仁僧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好比手或臂一般，痛癢息息相關，但不能一日離開，並且要他時時和自己全身的節奏和諧和才好。因此她覺得仁僧是自整個地於自己，不能讓別人分去半部或一部，她又知道這不是一定可能的事，時時有被別人從自己手中奪去的危險，漸漸地她非常嫉妬別的有機會接近仁僧的女人。這樣，她聯想到以前和仁僧接近過的竹紋，慢慢地細嚼那次見面的情況，她和淑榆看了房子回來，看見兩人在房中的那情景，一一重現在她眼前。她悟出了竹紋那天飯也不肯吃，堅決地要回去的道理，也知道爲甚麼一清早仁僧就去訪她。她覺得竹紋也是和自己一樣，在忿慨於自己的人被別人奪去。她可憐竹紋，又可憐自己，想起來，又未免覺得好笑，但她心中却不能忽然，她不能讓人把仁僧從自己這邊奪過去。她很注意竹紋的消息，常是有意或無意地向仁僧問及竹紋。每逢仁僧

故意用話撇開時，她心裏更加騷惑起來。一天晚上郵差送來了一大摺信件，黃媽見仁僧早上出去了沒回來，恰好月華散了學在家，便送到月華的房子裏來。月華見仁僧近來常是很晚回來，晚飯也不在家裏吃，想起從前那種足不出戶地伴着她的情景，心裏悶悶不樂。書也沒溫讀，正坐在自己房裏，就燈下用絲線綉一條小手巾。見黃媽送進來許多郵件，她無聊地一一看看那封皮，有上海寄來的報紙，有北京寄來的雜誌，此外有好幾封信。她無意中看到一個水綠色的信封，用鮮艷的紫色墨水寫着極娟秀的字，她心裏怦怦地跳了起來。再看那下款寫着「清心紋寄」四字，她心裏不由得一陣酸楚。翻過來看反面，只有一條長長的水波形的郵印，此外沒有別的。那白熱的電燈光把兩種鮮艷的色彩——紫和綠——送到她的眼內，她對着這信疑呆了許久。電燈下虫子很多，有一隻小虫鑽入了那信口的縫裏，她無意中拿起手中小針想去挑了牠出來。這信本沒黏牢，輕輕地一挑，竟把信口挑開了。她本來無意去拆這信，見一下竟挑開了，她倒要看看裏面寫的是些甚麼。她打開那信封，裏面兩張桃色的信箋，摺得非常的齊整。信是用英文寫的，看了一遍，中間夾着許多沒讀過的生字，她不大十分懂得裏面的意思。但是起頭那「親愛的仁僧」，中間接連好幾個「親愛的」，未了那「你的愛」。她真懂得的。從這幾個字，她已揣想到那信裏面寫着的是甚麼了。她跑去仁僧書房裏找了那本英漢字典來，把這些不懂的字都找了出來，看到底是些甚麼。正要舉步，忽聽見外頭院子裏仁僧回來了，正和黃媽在說甚麼。她忙忙把信納入信封內，推在一塊。她怕仁僧怪她私拆信件，帶了針線和小手巾，走到老太太的前房來。她坐在桌前，老太太却早在床上呼呼

地睡着了。她聽見仁僧的脚步走進了客廳，黃媽問他吃了飯沒有，他說：「吃過了，月小姐哩？怎麼不在書房？」說完，他沒回自己的臥房，却一直走到她的房裏去，她聽見他揭帳子動得帳鈎的響聲，脚步又回到桌前，紙撕得沙沙地響，沉靜了半天，突然他叫：「妹妹，妹妹！」月華聽了，不作聲。「妹妹，妹妹！」他走到老太太房裏來了。「甚麼？」月華懶懶地答了一句。「到這裏來。」他站在門口向她招手。「我有一句話和你說。」她不願動身，但她又不忍違抗他的話，好像違抗他是極不自然的事，她對他的話就從來沒違抗過。她無可奈何，只好放下針線，跟他一直到自己的臥室。「有一件事，妹妹。」他坐在桌前，握着她的手，輕柔地說。「告訴我，是不是你作的？」「我不懂你這話！」她搖一搖頭，心裏酸酸地不好過。「告訴我，不要緊。」他緩緩地說，兩眼注視着她。「只要你知你錯了，我並不怪你。」「我不曉得，你說出來罷！」她低着頭，強忍住了心中像要爆發的辛酸。「好，我說給你聽，有一封信，」他指着桌上那水綠色的信封，「是不是你拆的？」「……………」

「她心裏梗塞得說不出話來，只搖一搖頭。」這在外國算作頂不道德，頂不名譽的事，拆人家的私信。「他嚴肅地說。但馬上把聲音又變得極柔和。「我知道妹妹不是有心的，你認了這錯，我怨你。」「……………」她再搖一搖頭，心裏發漲，沒說甚麼。你認了這錯，說「錯了」我便怨你。」「我沒有錯，這信自己沒黏牢，怪不得誰！」羞慚和嫉妒使她把這幾句話從心裏擠了出來，她說完，臉轉了方向，望着牆壁。「不要這樣，妹妹。」他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人不能沒錯，錯了還要找話掩飾，那便不可饒恕。」「我沒有錯，我要甚麼饒恕

「他想到那信上的『親愛的』字樣，她有點忿怒了。『怎麼這樣固執呢！』他不高興地說，放鬆了她的手。『不肯認錯，是最不好的。我讓你慢慢去想一能。』說完，他站起來，一手撈着桌上的信件，頭也不回地就走了。她見他這樣地走了，是從來沒有的事，心中一酸，倒在床上，哭了起來。她恨仁僧，恨他自己做錯了事，反叫人家認錯，天下那有這樣的人？她想明天馬上搬回鄉間去。讀甚麼書？搬回鄉間，和老太太仍在一塊居，那山中的茅屋，那嶺後的清泉，多麼令人神往，有了父親寄來的錢，快快活活足夠和老太太過了一輩子，強如在這裏受人家的氣，叫人家逼着認錯。她想到這裏，心酸得更利害了，但她怕仁僧聽見，只幽幽地低泣。她決定明天就搬，不等天亮就搬，要是仁僧來勸阻，她要大罵他一頓出氣。哭了一會，她漸漸又想到仁僧平日許多好處了，想起來他遠遠地替自己的父親帶了信來，又各處找尋自己。找着以後，不避風雨，天天跑到山上來教她的書。她想起月下的談笑，想起冬夜圍爐煨栗子吃的情形，那些過去的影子，一一重現到心頭來，漸漸地把一腔怨恨仁僧的心，化爲烏有了。她想他有甚麼對不起自己咧？平日笑嘻嘻地對着她，連大氣都不敢出一聲，只怕自己不喜歡。今天要去拆那信，他會這樣嗎？並且他一點氣也沒生，要是換着自己時，能這樣輕描淡寫地不惱怒嗎？平空地去拆人家的信，雖說是無心，怎能怪人家不惱呢？她委婉地要自己認錯，自己要認了，不是甚麼事也沒有了嗎？爲甚麼要堅決地不承認，使得他更惱呢？她心裏一酸，又哭了。想去仁僧那裏認了錯，但又怪不好意思的；並且明天早上見了他，更要不好意思。她想到這裏，外面一白風把窗子吹開了，吹得帳鈞叮噠的響電燈

不知何時早給黃媽關熄了，滿屋子黑黑地，使得人悽涼難受。她這裏和衣地睡在帳中，半醒半醒地在胡思亂想。忽然有一件東西在自己身上拖過。她雙眼微微睜開，見仁僧左手執着蠟燭，右手拖過一床毯子輕輕蓋在自己身上。他仍穿着白天的衣服，見她醒了，輕輕地說：「好好的脫衣睡吧，春夜裏易凍人，小心着涼。」她不理他，雙手一伸，把蓋好的毯子踢在腳那頭，身子朝裏一轉，雙手按住前胸，兩眼閉得緊緊的。仁僧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想放下燭台，再去替他蓋好，剛下床，月華以爲他要走了，反過臉來，淚汪汪的叫了一聲：「仁哥：」「仁僧忙把燭台放下，走到床前。她一把握住了仁僧的手，頭伏在兩手中間，抽抽咽咽地說：」「仁哥……我……錯……了……了……了……。」不要緊，這不算甚麼。」仁僧見她哭了，心中也覺得難過。「我也有錯，我恕了妹妹。」仁僧依傍着她，勸慰了許久，說他知道他看看裏面寫的是甚麼，這不能怪她。他說裏面並沒有甚麼，只是一些普通的話。字面上也要有些親密的字樣，但那不算甚麼，任何一個女人都喜歡用的不止竹紋一個。他說他只喜歡她，竹紋分不去他的愛。她哭了一陣，心裏似呼好了些。經仁僧這樣一說，更輕爽了，止住哭，仁僧替她拭乾了眼淚。她問仁僧這幾天爲甚麼回得那麼晚，害得她老長等候。她說：「今天你要回得早，黃媽不會把信送到我房裏來，那不是沒有這場事嗎？」「過一兩天我就能早點回，不要你久候了。」他說，馬上又放細了聲音。「妹妹那知這幾天裏面忙得很呢。」「甚麼？」月華問。「告訴你，你可不要告訴外人。」他細聲地湊在她耳邊說。「一個月前由陶慕文的介紹，我已加入了。現在他們推舉了我當縣的執行委員。外面時局很緊，南方軍想打過來，我們

正在天天計議暗中便利軍事的工作。現在大致決定了，以後找用不替每天去開會，緊以早回來了。」「牽涉到軍事，那不是很危險嗎？」「不會的，」他安慰她說。「這邊只注意余黨，並沒有公然反對余黨，我們是不要緊的。」「又是甚麼？有了又要做甚麼？」「這中間的話長，一時也說不清楚，以後再慢慢和妹妹說罷。妹妹千萬不要把這話告訴外人。睡吧，妹妹。」

## 二十二

月華更是恐慌，她家裏只有三個女人，兵士來了，他們簡直沒有辦法，仁僧吃了午飯就出去了，暗中告訴她今晚不能回來，她知道他是去進行他們的秘密工作，他望念他此刻不知有危險沒有？她後悔爲甚麼不勸阻他。但她看他那種確有把握的樣子，心想許不至有甚麼危險，並且仁僧做事，素來又是最謹慎的。雖是這樣想，教她放心，却是不可能的。並且仁僧一晚不回來，這還是第一次，她心裏更不安靜，一晚沒有睡着。第二天——就是六月初一的那一天——清早，仁僧回來了。月華還在床上沒有起來。他剛走進房，便隔着帳子高叫：「妹妹！我們現在都得解放了！」月華猛然驚醒，見仁僧好好的站在床前，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忙拉着他的手，握得緊緊的，說：「怎麼！你平安地回來了！」他只是笑，那樣子像有點發狂。「你怎麼像變了一個人似的呢？」月華奇異地說。「平時小聲小氣的，今天老是亂曬亂笑。」「哈哈亂曬嗎？如今是在新的時代之下了。」他高興地說。「不比從前，現在我們可以

叫，可以囉，我們有了喉舌了！」「我不同你說了，中了邪似的，那樣子。」月華坐了起來說。回你的房去罷，我要起身了。」他哈哈地笑着，大踏步走出了房門，一直他的房裏。月華梳洗了以後，見仁僧久無聲息，跑到他房裏一看，見仁僧倒在床上，呼呼地睡着了。他知道他昨夜沒有休息，今天又興奮過度，身體一事疲倦到極點。沒有驚醒他，便走了出去。他剛出房門，正碰着黃媽手提着菜籃從外走來。黃媽見了她，忙指手劃腳地對她說：「小姐，街上今天大不相同，我今早去買菜，不見半個兵士，家家掛着白星子的旗子，牆上貼着許多的藍紙條子，還有一些畫，畫着一個耕田的人和一個木匠共去追一個洋鬼子，那洋鬼子嚇得往水裏跑。有一張畫着一座七零八落的寶塔，一個人在側面用大砲去轟牠。還有許多，我記也記不清了。他們說是甚麼「糖軍」到了，世界太平了……」月華不等她說完，便點了點頭，回她自己的房子去。黃媽的話並沒說錯，街上果然到處飛揚着白星子的旗子，牆壁貼滿貼着標語和圖畫，並且零落地發現了幾處軍事長官的安民布告。但「糖軍」大隊並沒有來，早上出現的不過是先已佈置好了的便衣隊和宣傳隊。

## 二十三

這樣的標語，貼滿了縣城，自縣公署的照壁前起，一直貼到城外兩三里地的油榨街止。沿途的牆壁，碼頭，寺院門前，貼得到處都是，街兩旁的電桿，平時除了給路人擦鼻涕外。好像整在那裏沒多大用處，如今拿來貼標語，倒是天造地設一般，剛剛合用。十步一桿，又



均勻，又整齊。是再妙沒有。全縣因此再也找不出一根沒貼着標語的電桿來了。這樣的口號，也響徹了全縣。先不過是一些人看了標語後，隨口亂念，後來變成了極響亮的口號。在一個大會中，在一隊遊行的羣衆裏，沒有不把這些口號了叫再叫，叫得喉啞聲嘶還不肯停止的。羣衆對於這些口號的意義明瞭到如何程度，雖很難說，但響亮和普遍却是的確。有些人把牠們代替了國罵，遇着人總是：「打倒你們！」不但大人，小孩子也學會了這一套，爲一個銅子的爭吵，會互罵對方是。牆壁上以前亂畫這「王小狗，不是人」之類，現在都一律換了「打倒王小狗軍閥了。」最忙的要算縣黨部了，本來應有七個執行委員，現在只有三個委員在負責進行一切，張子衡擔任了常務，陶慕文擔任了組織，仁僧擔任了宣傳，各人分頭進行一切。一天忙到晚，出席羣衆大會，指導組織一切農工團體。團體中組織最快最多的，要推各種工會了。本來工友們受的壓迫較深，平日被處在下層階級，伸不起腰來，社會的地位素來就沒有。一旦見了青天，從此也能站起來，和別的人一樣平等，那有不喜歡的道理。於是每一行業中由幾個平日能說會道的人物出來倡首，向縣黨政部接洽好了，回來一宣傳，說必須加入不加入的不能做工，人數馬上就齊全了。開一個籌備會，籌備委員自然仍是那些出頭人物。再過幾天，一乘憲轎，轎中坐着一塊白地黑字的長匾，上頭寫着「某某工會」。轎前是兩株大旗，洋鼓洋號，轎後是執着旗幟的全體工友們，最後便是一座鑼鼓亭子壓隊，大家在街上擺他一回街。回到會所，開會選舉，在部都委員的監視和指導之下，仍然還出上次那些出頭人物做正式的委員。這樣，工會就告成立了，這樣，許多工會都成立了。於是組織總工會的呼聲便

應運而生，不但各工會有這種要求，也覺得這早必要的，省裏總工會也派了特派員來指導了。各工會召集代表會議選舉，請政部派人出席監視。子衡和大家商量，議定派陶慕文出席，慕文說他同特要出席，商民協會的選舉會，便改派了仁僧。總工會暫時的會址是佔用從前的慈善社。到時仁僧赴會，只見那平時磕頭求仙的地方坐滿了許多人，那仙佛的神座已改了主席台，四週的標語代替了扶鸞的仙跡，正中標上懸的那幅衆姓公獻紅緞繡花的橫披，用一幅白竹布寫着黑字的「工友們聯合起來」大標語蓋着。主席台上已坐着好幾個人，台下嚶嚶地不歇。由一位身佩「主席」徽章的人引導，仁僧坐在主席台的最右方。出席監視選舉會，在仁僧這是第一次。他仔細打量那主席台，台正中懸着總理的遺像，下面是遺囑，左右交叉着國旗，台前有一張長桌，桌上鋪一張白布，那上面有兩盆鮮花，中間放着一把金邊茶壺，壺旁有幾隻茶盃。台左一塊黑板，上面寫着開會的秩序。他再看台下的工友們，有雄糾糾的木匠，有文縐縐的裁縫，有臉上還留着煤烟的鐵匠，有收拾得很俏麗的女工，全縣七十二行，幾乎行行都有代表，一共足有六七十多個人。開會的時間到了，一位穿短衣裝的青年報告開會。他讀完了遺囑，開始第一句便是：「諸位同志：」接着說：「現在我們的旗幟之下，應該要打破男女的界限，因為這是一種封建思想。現在這會場裏男工友坐一邊，女工友另坐一邊，好像戲院裏男女分座一樣，是不對的。那是腐敗，不容有腐敗！」仁僧經他這一提，往台下一看，才知道到會的二十餘個女工果然另坐在會場的一角，那週圍好像無形中戒了嚴，沒有一個男人敢接近她們。「這是腐敗，凡是腐敗就該打倒。」他說時，右手握緊「打倒」

式的拳頭，用力去擊那左掌的「腐敗」。「現在我們應該混合起來，男工友要和女工友混合，才能表示現在就混合！」台下男女工友們，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莫知所措。有些人格格地笑起來，女工友中有幾個竟臉紅了。本來她們能夠到會已是出類拔萃，算是破天荒的舉動，如今要她們和男工友們「混合」起來，她們當然不知道該怎樣「混」了。「怎麼？還不混合？」主席像有點忿然，「打倒」和「腐敗」衝突得更利害。「現在是甚麼時代？我們難道還能存着封建思想？混，現在就混！凡是不混的，是代表封建思想，封建思想是該打倒！」男工友無奈，只好由幾個年老的挨攔上去坐了，女工友們也推推擠擠，擠出幾個老婆婆夾坐在男工友中間，這樣，幾位老男女工友反感覺週身不舒服，好像掉在一個生滿了蛆的糞缸裏。但爲表示革命精神起見，只好勉強忍住了。「現在算是好了。」他命「打倒」取出了一條手巾，擦了擦頭上的汗珠。「但是還不算徹底，不徹底是不行的！這是第一次，希望工友們以後再不要存這種封建思想了。我們要作的工作還多——現在請政部代表盧仁僧同志演說！」仁僧正奇怪主席這種稀有的舉動，想不到由男女工友們合座，一下竟轉到自己演講上面來，心裏暗暗佩服主席措辭高妙。他站起來，向大家說了一些鼓勵和希望的話，希望工友們在指導之下聯合起來，一致參加的工作。不要太顧慮到日前的小利益，眼光放遠一點，將來成功的主義實現了，是決不會虧負勞苦功高的工友們的！要是只顧目前，引起許多糾紛和爭鬥，社會一切生機停頓，不但對於，本身也是無利的。主席見仁僧說完，便站了起來說：「現在我們請省裏總工會特派員徐雄同志演講，徐同志也是本縣人，以前勞

力工運，是最出力的。他此次回縣工作，省裏總工會特派他來指導，我們希望徐同志多多指教，因為我們對於徐同志是最欽佩的。」於是所謂「徐同志」上台了，他是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青年，頭髮梳得亮亮的，穿一身白嗶嘰短裝，腳上穿着一雙大英皮的短桶鞋，身體很結實，臉上胖胖的，紅紅的，雄偉偉地站在台前，頗像一個少年英雄的氣概，嘴邊掛着一副笑容，地嘴裏金牙一樣。時時露現於人前。「諸位同志：兄弟姓徐名雄，徐是三國徐庶之徐，就是徐世昌之徐，雙人選一個姓余的余字，雄是雌雄之雄，就是英雄之雄。」仁僧想這位特派員真是特別，怎麼對自己介紹得這樣詳細，旁徵博引，唯恐他人不識呢？仁僧也到過許多會，却没有今天這會使他覺得奇怪！但是，徐同志口說不算，他竟拿起一枝粉筆，把黑板上的秩序表一下擦得乾乾淨淨，在上面用力寫了「徐雄」二字，寫得那樣大，兩個字把一塊四尺長尺半寬的黑板寫滿了。「兄弟是本縣人。」他放下了粉筆，仍走到台前。「自幼努力於房屋建築的工作，諸位只要去查魯班殿「上會」的簿子，那上面還有兄弟的名字的。」台下的左角有幾個木匠模樣的工友在交頭接耳，正中的一個年老的人連連搖頭。徐同志似乎沒注意這些，他仍繼續地說：「後來兄弟到省裏去了，又跑到南方，見了總理，總理親自介紹我入會，要我努力的工作。後來總理又親派我和許多同志到省裏來，他知道我原是一個工人，就教我做工運的工作。兄弟是一個極不好名的人，暗中工作了不少，却願作甚麼委員，所以外間知道兄弟的名字的並不多。並且那時是在軍閥的鐵蹄之下，為便利工作起見，也是不便露名的。凡露名的倒是一些不重要的分子，因為即使被軍閥捉了去，對工

遲前途也不致發生大影響的。此次省裏總工會委員長說本縣是全省一個重要縣城，工運不容忽略，非要我出來不可，我爲效忠國家，愛護桑梓起見，不敢推辭，只好到這裏來，希望諸君指教！」仁僧心裏更覺得奇怪了，一個特派員指導說了一大堆自吹自贊的話，已够奇妙了，末了還要請人家指教，那麼要他來指導甚麼呢？仁僧一人只管覺得離奇，但徐同志却滔滔不絕的說了下去，說自己怎麼願爲工人謀利益，說自己怎麼受過資本家的苛待，對於工友們說苦處是最知道的。他又說目前工友們最低限度的要求有三點：（一）提高工資，（二）減輕工作，（三）改良待遇，這是刻不容緩的。好容易過了一點多鐘，他才說完。又由幾位同志演說，無非是工友們團結起來，謀工友們的利益努力的話。最末才發選舉票，每人一張，記名投票。工友們正在寫選舉票時，那徐同志嫌台左的黑板不雅觀，忙叫了主席幫同把牠抬到台下，放在台前的中央。工友們一面寫，一面望那黑板，好容易寫完，才一個一個把票投入一個方匣內。由仁僧唱票，主席記數，結果是到會人數八十四人，徐雄以五十二票把選爲最多數，其餘當選的委員，不過七票八票而已。仁僧見委員會有事還待商議，便辭了出來。他跑到子衡家裏，把開會的經過告訴了子衡，並說：「這位主席先生的舉動怎麼那樣出奇？一定要男女合坐，弄得大家倒反不自然起來！」「他是有名的暴動派，暴動派，你還不知道嗎？他叫火燒鬼秦明，火燒鬼秦明。」「那位甚麼特派員更妙了，上台就像唱戲報名似地，把自己的名字報了又報不算，還要大大地寫在黑板上，真是再怪也沒有了。」「咳嗽。」子衡頭一搖說。「這算甚麼奇怪咧？奇怪咧？那裏人家才不會寫錯他的名字的，名字的。」

「寫錯了有甚麼要緊？」仁僧更奇怪地問。「你以後就知道了，知道了。」仁僧追着問着爲什麼，他只好搖頭說：「你以後就知道了，知道了。」仁僧見問不出端的，談了一會，悶悶地走回家去。他剛走到縣公署前，忽然有人在後叫他，他回頭一望，那人極像王司務，但穿着白洋布短裝，胸前掛着一塊小小藍地白花的徽章，戴着一頂草帽。像一個甚麼委員似的。仁僧於政務，已有一個多月沒下鄉了，怕認錯了人，只愕愕地望着他，不敢招呼。「少爺，你不認得我了嗎？」那人把短裝上的衣領一分，走近了前來。哦是，王司務，你現在怎麼啦？」他聽清了那人的聲音，知道是王司務無疑了。「我半月前在你府上辭了工，如今在廚業工會當委員了。」他說話時一股酒氣直薰人。「剛才在會場還看見你在台上咧。」「你也在場嗎，王同志。」「我是廚業工會的代表，自然在場，你呢，仁少爺，那裏去？」「哦，叫同志罷，再不要叫少爺，你如今是委員了。」仁僧哈哈一笑。「我回家去，你呢？」「我也回家去，我家在虎坊，你回家必經的路，到我那裏去坐坐吧。」坐倒不坐。」仁僧遲疑了一會說。「我們一路回去吧。」「好的，好的。」他把短裝領上的鈕扣整了整，挺着胸，跟仁僧並排走。「你剛才選舉誰？」仁僧閒閒地問他。「自然選徐雄哪！」他又把短裝的領子往上提了提，挺着胸脯。「你想必跟他很熟了。」「我嗎？出娘世就沒聽見過他的名字。」他頭搖了幾搖，又把領子提了提。「你爲甚麼選舉他？」「選舉他，當然選舉他。」他向四處一望，見已走到了一條僻巷，忙放低了聲音，把領子一提，在仁僧耳邊輕輕地說：「少——同志，你不知道嗎？早有人和我們說好了，選徐雄，不選又照文部治罪！」「誰說的？」

他們說是政部裏說的。」「仁僧心裏納悶，政部那有這種話？政部怎能命令人選舉誰？這一定是那徐雄搗的鬼，青天白日之下能容這種舉動，要幹嗎？他心頭氣忿忿的，決定要折回去問子衡，根究這事，並且今天是他到場監選，這責任更大了。他剛停住腳要轉路走，王司務又拖着他們：「同志，到底是甚麼部，我要不要加入？」「甚麼？誰要你入？」仁僧忙問。「他們說做工會委員的都要入部。」「誰說的？」王司務正要回答，忽然後面閃過一個短衣模樣的人，眼光閃閃地望着仁僧，一手拉住王司務的路膊，說：「同志，我們前邊有點商量。」便拉着他走了。仁僧呆了一會決定去找張子衡了。

## 二十四

張子衡的家在雙清卷，仁僧轉了好幾個灣，才到他家。子衡見他剛去不久，又轉回來，不知有甚麼要事，忙問：「怎麼你又走回來了，回來了？」「子衡。」他放下草帽，氣喘噓噓地坐下說。「我們就「事」那一方面講，是不是好同志？」「自然是的，是的。」子衡忙回答，他覺得仁僧的樣子有點不對。「再就私人方面講，我們算不算好朋友？」他氣急地說，拿起草帽當扇子扇，搖個不歇。「那還用說嗎？好朋友，好朋友。」子衡兩眼不住地望着他。「那麼，子衡。」他把草帽又往桌上一放，站起了來。「既然我們是好同志。又是好朋友，你遇事就不應瞞我，尤其是關於政黨的事！」「我甚麼事瞞了你，瞞了你？」「剛才我在你這裏問徐雄的事，你怎樣老不告訴我？」也頗有點忿然於色的樣子。「你以後就知道了；知

道了。」「又是那一套，知道了」的話！」他放大了他的聲音。「你今天非告訴我一個詳細不可，我也有所聞了！」「你聽了甚麼，甚麼？」子衡驚惶地問。「強迫選舉，強迫選舉徐雄！」他氣極了。「子衡，我知道你是一個忠厚長者，不會做這種事，但外間說是政部的命令，我要知道究竟是政部裏那一個的命令？並且有人強迫各工會委員加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得詳細說給我聽！」「你從那裏聽來的，聽來的？」「你不必管我從那裏聽來的。」他重新坐下，拿草帽急急地當扇揮。「你知道我入政的日子不久，你得把這一次選舉的內幕告訴我。這次是我去監選，要有差錯，我對不住大家，你知道我的責任重大！」子衡聽了，沈吟了一會，便說：「好吧，我告訴你，告訴你，你可不要氣燥，那會壞事的，壞事的。你跟我來，」說完，他領仁僧到裏面一間僻靜的屋子裏，關上了門，才細細地對仁僧說：「我早就想告訴你，告訴你，只怕你氣燥，反把事情弄壞了，弄壞是。你要知道，現在的省政部，省政部，全是他包辦了。」「有那樣的事嗎？」他吃驚得幾乎跳將起來。「你靜聽着，不要亂響，亂響，這不是好玩的，關係性命，關係性命。」子衡向門口望了望，好像怕有人竊聽似的，聲音更低了。「不但省政部，各下級人都是他們在把持，在把持。本縣的政部除了你我幾個人外，其餘盡是，盡是。」「那麼，徐雄自然是余黨了！」「自然，他是余黨中頂有勢力的一個，的一個，他這次從省裏來，想搶總工會委員長，委員長，選舉不過是形式上的事，要早定了，早定了。」「今天要我去監選做甚麼？」他氣忿起來。「憑甚麼每一個會每一個政部都要受他們的挾制玩弄？難道本會的人死絕了。」「並不是沒同志，沒同志的勢



力，有甚麼話說，話說？」「那樣 子衡，我們怎麼對得起總理，要是讓他們篡了我們的會！」「那也叫沒法，沒法，他們做事都能幹，組織又嚴密，又嚴密，我們同志比他們多幾倍，但都是一盤散沙，那有甚麼辦法 甚麼辦法？」「難道我們不會組織起來？」「誰來倡首，來倡首？那麼兇！他們手段又那麼毒，那麼毒！」「子衡，這太不像話了。」他從來沒有那麼氣急過，在桌上敲了一拳。「我們要幹，就從徐雄這此選舉動手，把內幕揭穿，讓他們拚一次命！」「幹不得，幹不得。」子衡忙按住他那拳頭，急急地說。「我們現在正是肉在虎口，你這一鬧，這一鬧，徒然犧牲幾條命，無補於事，無補於事！」「難道我們坐視曾的滅亡嗎？」「當然不，當然不，現在省裏有幾位本會的忠實同志，忠實同志，預備組織一個A社，抵抗他們組織好了，時期到了，到了，我們再起來不遲。」「好是好。」他冷笑了。一聲。「只怕等到他們組織到所謂「時期到了」的時候，本會早給消滅了。」「不會，不會。」子衡說。「我所以不告訴你原因，的原因，就是怕你氣急敗事。你千萬不要露出聲色，聲色，極利害的，到處有人監視，說話要小心，要小心。那徐雄更是利害，他是縣的執行委員，執行委員，暫時只能敷衍，不能對抗，不能對抗。」仁僧又談了一會，便別了子衡走回家去。他在路上一想，子衡的話並未始不對，現在是在他的勢力範圍之下，都歸他們把持，自己以一個會員的力量，怎能抵抗得住？那A社的組織倒是必要的，忠實同志聯合好了，打倒是容易的。這樣一想，他那揭穿徐雄的選舉黑幕那條雄心，便無形中收拾起來了。但他却異常的憤慨，憤慨那麼多的會員，連自己也在內，竟這樣地容易受制於少數A社。難道

中國人真的不中用嗎？同是中國人，爲甚麼一經受外人的指導和訓練的，便能以少數挾制多數？是這樣的居心危害，雖然日後有趕走他們的可能，但民衆所受的損失，恐怕就難於估計了。想到這裏，他心裏很是悶悶不樂。到家時將近黃昏，老太太正坐在院中一條小竹椅上拍着蒲扇乘涼。她聽見是仁僧的聲音，忙說：「是仁少爺嗎？吃了飯沒有？」仁僧搖了搖頭說：「沒有！」便走了進去。老太太不知他已進去了，還在院中咕嚕地說：「如今甚麼人都入會，冬嫂子下午來說入了會，我家月華也入了會。冬嫂子還勸我入會，她說入會和前清話封一樣呢。」她見說了半天，沒有人接腔，便不再說了，拿着蒲扇，一下一下在拍蚊子。仁僧走進自己的臥室，取下草帽，脫了夏布長褂，剛掛在衣架上，忽然一陣粉香，有兩隻白潤的胳膊從後架在兩肩上，一張白色的硬紙片湊在他眼前，他一回頭，臉正挨着一叢烏黑柔軟的頭髮，一陣微香從那上面發了出來方知月華站在後面，仁僧不由得笑了笑。「我入會了，今天領了會證。」她把那片片子朝着仁僧臉上一揚，又把牠緊緊地貼在胸前，凸着胸向前走了幾步。「我如今也是會員了，我要爲會服務！」「哈哈，我們倒是同志了！」他對她笑了笑，心裏却又有點鬱然。「誰介紹你入的！」「同學都加入了，她們勸我也加入，把名報了去，今天有人替我領了會證，我也不知是誰介紹的。」她把會證隨手插在衣袋裏，坐在桌旁，望着仁僧說。她見仁僧不住的揮扇子，滿臉是汗，忙叫黃媽打了一盆洗臉水來，她剛要自己去擰手巾給仁僧，仁僧忙止住她說：「我自己來好些，洗得痛快些。」她隨即退開，又問仁僧吃了飯沒有，仁僧搖一搖頭，她便對旁邊站着的黃媽說：「先把稀飯開上來，再開乾飯，

留着的那碟涼拌海蜆也端了來，他喜歡吃得鹹，多加點好醬油，老太太房裏抽斗內還有鴨蛋，拿兩隻打一盤雪花湯，午飯留着的半小盤火腿也端來。」「火腿」共不過剩下那一點點，你們吃了算了，何必一定留給我！」仁僧已洗完了臉，在桌上的宜興紫砂壺裏倒了一鐘茶，那茶剛泡不久，熱氣冒上騰，他用口去吹。」「我們也吃够了，真正雲腿能有幾隻，好容易人家送了一隻來！」她走過去把那茶壺蓋揭開，用一把小扇子扇個不住。她那執着扇子的手不住地揮動；全身也跟着擺動起來，一件杏黃色的綢旗袍像微波似地，從上顫動到下。仁僧見她脚下穿着長筒白絲襪，那腿真是可愛極了，脚上却換了高跟鞋，便問：「妹妹素來不喜歡高跟鞋的，怎麼今天却穿上了？」「不好嗎？」她翹起一隻脚，抬頭向仁僧一笑，那一排雪白整潔的牙齒在腥紅的小唇中露了出來。」「大家都穿，我也穿了，不好嗎？」「好的，好的。」他彎腰從地下拾起一張小片來，那是剛才她一翹腿，從衣袋裏掉出來。」「妹妹，你是入的甚麼會？」「這才問得奇怪，執行委員倒問起會員是入的甚麼會來，哈，哈。」她笑了，格格地笑了。」「妹妹，你太天真了，你真的知道你是入的甚麼會嗎？」「哈哈，笑話，笑話。」她說到這裏，忽然止住笑，變成嚴肅的樣子。」「我告訴你：我入的是——會！」「哼：那裏是會！」他說着，心裏有點慘然。」「會在那裏都不知道嗎？」她把仁僧的話誤成問語了。」「虧你是執行委員，連我這初入會的都如，好意思問這種話？」「初入會的！他們就是騙一班初入會的，掛着羊頭賣狗肉，唉——」他正要說下去，外面飯已擺好了。月華早已吃了飯，但也陪着他也吃了一碗稀粥。月華陪着他談這些談那些，他外面仍是和往常一樣，心裏却悶悶不樂他。

只吃了一碗稀飯和半盤乾飯，便不再吃了。月華問他怎的，他說天氣熱，不想東西吃。月華怕他受了熱，忙叫黃媽買了一包仁丹，守着他吞了一半。那晚書也不許他教，就逼着他早去睡了。

## 二十五

仁僧一晚沒有睡好，清早就起來了，洗了臉，坐在書房裏，悶沉沉地，隨手拿起一本少年維持之煩腦來看。正看到維特邀夏綠蒂一同坐車去赴那鄉村跳舞會時，月華走了進來，「怎麼不好好的睡一會，這麼早就起來了？」她緩緩的走近來說。「早嗎？」他放下了書，「也不早了。」「你覺得怎樣？人舒服些嗎？」她用手按了按他的額前。「頭上還有些熱呢。」「沒有甚麼，一會就好了。」「仁僧本想一搖頭，表示沒有甚麼，但她的手溫軟地按在上面，他只好不動。「唉，這幾天我看你也太累了。」「她嘆了一聲，隨便把半個身子依傍着他，坐在椅子的扶手上，右手搭着椅背。「要休息一下才行。」「誰又不想休息！」他的身子往後仰，靠着椅背，兩眼正望着俯視的她。「本會太沒人了。起先我本打算等各科負責有人，便不幹了，如今倒非幹下去不可。」「本會不是有許多委員？怎麼叫沒人？」她問，兩眼奇異地向他閃。「有人就好了。」「他嘆了一聲。「本會裏太沒有人了，本會快要亡了！」「我知道。」「她哈哈一笑，頭上的短髮沒梳好，有許多披到額前來，她用手掠了掠。「你說沒人，是說沒有能作事的人。不是嗎？」「是的，沒有作事的人！」他不忍打破她的美夢，含糊地答應着。「會的事固重要，身體也是要緊的。」「她望了他一眼，又俯視着自己膝頭。「累壞了

，更沒有人了。」『累倒一點也不累。』他順手握住了她的左手，抬頭望着她，她那一雙漆黑的雙眸，清目回地照人。『每天會務雖忙，回來有這樣一個好好的家，這樣一個佈置好極了的屋子，坐着，躺着，我心裏比甚麼都愉快，一天的疲勞，都化在九霄雲外去了。她只是低着頭，望着自己的膝頭，靜靜地聽他說。』說到那裏。『他向她一笑。』『我不能不感謝妹妹了，要不是有我每天替我佈置，替我收拾，我享得到這樣的清福嗎？』『那又算甚麼，』她轉過臉來向他嫣然地一笑說，『要說感謝，我還不知該怎樣地謝你呢！』『我是一個極怠惰的人，因為妹妹的發憤，使我想來作一點事。我是一個極頹唐的人，因為妹妹是那樣上進，使我的精神也奮發起來。這幾月來因為會務，我不知碰見了多少壞人，見了多少慘事，我極不願見，却又不能不見，我的精神苦悶到萬分。然而我一走回家來，妹妹的天真純化得我心裏乾乾淨淨，第二天出去，仍是一團高興去做我的工作。妹妹，要不是你，我真不願活在這世上。』她不答言，也不說甚麼，只是痴痴地一味憨笑，她的頭靠在她自己的右臂上。用指頭慢慢地撫弄仁僧那望後披的頭髮。用口吹散了牠們，又慢慢地撫成攏一束。『你要知道，妹妹，這世界是一個極醜惡的世界，除非有一天地球碰了別的星球，炸得粉碎，全人類都消滅了，才沒那些醜惡；不然，無論你怎樣革來革去，也許比現在好一點，根本想消滅那醜惡，却是不可能的。』『我不懂你這話。』她的左手撫摸着他的頭髮，這樣，身子更靠緊了一些，她的前胸差不多挨着了他的肩頭。『世界有甚麼不好呢？天生了五穀六米，只要人去費點力弄來吃就是。吃飽了大家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只要莫爭莫搶，怎麼會弄不好？』『妹妹，你

把世界上的事看得太容易了。」他一轉頭，剛好轉到她的胸前，上面的頭髮却又扯住了，他回頭又轉過來。「在你那天真的小心裏，世界自然是美麗的、光明的，但你過了些時，見得的事多了，自然會知道這世界是一個醜惡的世界，是不足留戀的！」「哈哈，我更不懂了。」她偏着頭，放下了左手。「世界不足留戀，那麼，爲甚麼世界上還有許多的人活着，像你，怎麼也活到二十多歲了？」那又當別論了，有些人是生來懂懂，世界的醜和美，可憐他一點也分不出，世界對於她，好比一張模糊的照片，分不出裏面到底是些甚麼，只知道是一張照片罷了。」「難道活着在世上的盡是些生來懂懂的人？」「當然不，有聰明的，有知道這世界是醜惡的，不足留戀的，但既然生在這世間來，大已是鑄成，只好在沒辦法中找辦法。或是麻醉自己，便自己也和懂懂的人一樣，看不出美和醜，或是籍別的力量來牽住自己，把醜的變成美的。」「你呢？」她緩緩地問。「我嗎？起先是想麻醉自己，現在却改了方法，想用第二種了。」「哦，我知道了！」她忽然一下逃了起來，站在地下，笑着對他說。「你知道甚麼？」他急急地問，身子眼着離了椅背。「你想藉着現在的喜業來牽住自己，那樣，把醜的變爲美的，不是嗎？」她笑着說。「難怪你天天忙着會話！」「那當然是一種。」他吐了一口氣，身子仍靠着椅背。「不過，還有別的！」「別的是甚麼？」她又坐在椅子的扶手上，雙手抱住了膝頭。「別的——」「聽！」她止住了他。「外面好像有人叫門，怕是黃媽買菜回來了。」外面果然有人打門，她忙了下來，穿着鞋，噔噔的走去開門。一邊走，一邊問：「是黃媽買菜回來了嗎？」她開了門子，門開了，進來的不是黃媽，却是了個面生的男人

，那人頭髮梳得光光的，穿一身白嗶嘰短裝，身體很是雄偉，見了她，含笑地微彎着腰，問：「請問你，這裏是不是盧先生的家？」「是的，你貴姓？」他隨手去關那門。「我姓徐。」「你是縣會裏的罷！」「是的，是的。」他忙說，兩眼不住地咬着她的背影。「你怎麼知道？」「我也是一個會員。」她已關好了門，回頭向着他高傲地一笑。「當然知道——請進罷，盧先生在客廳左首的書房裏。」他不便再問甚麼，只好跟着她走進去。仁僧和她說得正好，見有人來打躬，心裏已不高興，隔窗子一望，見來的又是徐雄，更不舒服，便坐在椅子上，沒有動身。只聽月華說：「就在這邊房裏。」門簾一啓，徐雄進來了。他見面便說：「盧同志，對不起，一早就打攪！」「徐同志來，我正歡迎不暇呢。」仁僧無精打彩地站了起來，勉強地說。「兄弟僥倖當選了總工會的委員長。」他坐下來說。「特來向盧同志請教以後工運的方針，望盧同志不吝指教，好在彼此都是同志，都是站在會的立場，是不必客氣的。」仁僧聽了，心想：「你是甚麼同志呢？掛羊頭賣狗肉的東西，倒跟我搗起鬼來！」但一想到子衡的話，忙極力忍住，裝着笑臉說：「同志好說了，我甚麼也不懂。」「這一縣誰又不知道盧同志的學問與人品！」他緩緩地說，臉上現出狡猾的笑容。「工會現在難辦極了，盧同志非格外幫忙不可！」「有徐同志的才幹，還怕辦不好？」仁僧說。「現在的工運有了徐同志負責，一定是順利的。」「那能談到順利。」他馬上放低了聲音，裝做極悲憤的樣子。「你那知現在的工運難辦極了，一班的黨徒專門在裏面搗亂，下級工人老是信他們的話，我遇事都棘手，真難辦極了。」「我想要農工，他們是決不會搗亂的；並且現在又在一條戰線

上，至己折離自己的聯合戰線，想必沒有那麼看事不清楚！」仁僧心裏不高興極了，想要當面罵他講假話，但一想到子衡，才勉強把話揉成那麼婉曲。徐雄接着滔滔不絕地罵了一頓，說他們怎樣地喜歡搗亂，怎樣地不顧農工的真正利益他是怎樣地痛恨他們。仁僧聽了，隨口答應幾句，有時反替余黨解釋，但心裏却好笑極了，想：「這像甚麼呢？兩方面都不是說心裏要說的話，倒好像背臺詞的戲子一般！」坐了一陣，仁僧見他不走，便起身叫黃媽泡茶，見沒有人答應，只好退回來。徐雄還是不走，口裏滔滔地罵余黨不絕，仁僧心裏厭惡極了，外面却又不能不裝着笑臉應酬他。一一，月華自己送了茶來，徐雄接過茶，忙起身笑着說：「多謝，同志！」月華轉身向仁僧笑了笑，便出去了。「這位女同志是府上甚麼人？」她嗎？」仁僧淡淡地回答。「是我一個表妹！」唸書嗎？樣子聰明得很，我沒見過第二個。」「唸的。仁僧心裏更厭惡他了。「在那一個學校？」「慈山初中。」半晌，仁僧才回答。「唉，現在女同志中好的真少。」他接着說。作事的盡是一些笨蛋，只配裝幌子配香爐花瓶，聽俊的十個中找不出半個，婦女運動的前途實在悲觀得很！不知令表妹叫甚麼名字？」「她她叫月華。」仁僧心裏極不自在，隨手拿過桌上那本維特之煩惱翻着看，不大理他。「這名字好極了。」他似乎並不覺得。「又清雅，又合乎現在的精神。現在本縣婦女果缺乏人材，怎麼不教令表妹出來當領袖呢？仁僧低着頭翻書，沒有理他。「像令妹這樣的人品，出來領袖婦女界，定能勝任愉快的，不是嗎？盧同志。」他見仁僧不理，又追問了一句。「中國現在需人甚急，尤其是婦女界！」「他年紀太輕了，甚麼也不懂得，還是讓她多讀幾年書好；外



「而比她強的女人多着啦。」「我不是向你說過嗎？盧同志，現在做婦女運動的盡是一些笨蛋！只配擺樣的笨蛋！令表妹只要肯出來，婦女部長一定少不了她的。我還得有見過這樣優秀的女子！」他那樣子簡直有「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之慨。「將來學識有了，報効公家的日子多着呢？」「同志，你不知道現在是怎麼一個時代嗎？」他站了起來說。「現在是一個非常的時代！求其甚麼學問？我們現在不要學的人才，要幹的人才！」他又說及許多婦女界的弊病，及人才缺乏的危險，仁僧只靜靜地聽了，不表示半點意見。但他娓娓談來，沒半點捲容，直到黃媽買菜回來，把飯煮熱了時，他才勉強說出告別的話，要是仁僧虛留他吃飯，他也許一直坐到晚還不肯走的。臨走時，他要去向月華告別，仁僧堅決地說不必了，他才悵悵地走出了大門。

## 二一六

徐雄以後常去訪問仁僧，見面不是痛罵余黨，便是慨嘆婦女界缺乏人材。仁僧厭惡他極了，幾次想當面指責他一頓，但想到他是總工會的委員長，同在本縣作事，不便破臉，並且子衡又囑咐他，A社要組織成功了，教他只管和他週旋，順便好打聽消息，他只好忍住性子，和他勉強週旋。有好幾次，仁僧不在家，徐雄來了，他見了月華，滿口的同志長同志短，叫得親熱。稱她聰明。稱她能幹，說現在婦女界最缺乏人材，她大可出來活動。以她的才能，只要肯出來，定會在本縣婦女界放一異彩。他說他願以全力幫助她。她起初聽了，含笑地拒絕說：「我一個初中的女學生，懂得多少？配幹甚麼事？並且學校裏現在功課正忙着。」他便向

她解釋，說現在是一個改革的時代。知識份子最不好的，越多讀書，越變成反對的，惟有不讀書的，才能真心贊助的，所以要是她願出來，本會事業一定幹得好。書却不必再讀，多讀書變成反對的。月華是一個天真的孩子，正是年少好勝的時候，經不起他的聒絮，心裏漸漸也有些活動了。她不敢告訴仁僧，她知道仁僧不會贊成他輟學去幹外事的。她想：要出來非徐雄幫忙不可，並且聽見冬嫂子說，總工會委員長是有勢力的，因此她對徐雄也略假以辭色，想得到他的幫助。她真的相信婦女界沒有人材，她出來是有把握的。她想：像冬嫂子那樣一字不識的人，居然能當茶業工會的外代表，王司務是仁僧家裏的煮飯的，却也當了廚業工會的委員，自己當然比他們強得多，爲甚麼不能出來作事？要說學識不夠，同學中有好些都就了宣傳員書記等職務，爲甚麼自己不能呢？這樣，她的小小的心裏的確有些活動了。過了些時，徐雄乘仁僧不在家的一個星期日上午，跑來對月華說：「同志，現在是該出來的時候了。你要出來，事大小是犯不着幹的，現在政部正要改組，明天就要決定各部的部長了，婦女部長一職，我想你頂合獻了。競爭這位置的人很多，但不要緊，只要你肯出來。我可以極力幫忙。再加上令表兄盧同志，那事情不是成了嗎？」「只怕他不贊成。」月華遲疑地說。「他一定贊成的，不然的話，他不會替別人幫忙了。」徐雄滑狡地戲了她一眼，緩緩地說。「只要拉了他過來，唐竹紋那裏又少了一票，我們更有把握了，」「誰？唐——」「想他既是你的表哥，沒有不幫你的忙的。」徐雄沒等她說完，又補了一句。「你剛才說甚麼唐竹紋，雖是唐竹紋？」她驚疑地問。「唐竹紋，你難道不知道嗎？」他微微一笑。「也是盧同志的

親戚，如今他正替她運動婦女部長，出力得很，只有她才是你的一個勁敵。」「哦……」她全身的血沸騰起來。「不要緊，同志，你是她的表妹，你比她親，我想他不能幫助着外人。要是那樣，他真的不顧你，還有我呢。我一定替你出力，戰勝了她，婦女部長一定到手。可是你幹不幹，現在得告訴我，我好準備！」「哦……」她想馬上找到仁僧，問個究竟才好，只隨口回答着他：「我此刻還難定呢。」「是這樣，同志。」他眉頭一揚，眼珠幾翻，狡猾地對着她一笑說。「你今晚到我那裏來一次，要是你決定擔任的話。一定會有把握的。婦女部長的位置很重要，你得先填一張志願單，我才好去向各方面替你接洽。明天就定了，萬不容緩，你如要幹的話，一定要到我家來一次。我住在二星街二十號，叫一輛人力車來，我在等候你。最好不要使別人知道，競爭的人太多了，我們應守秘密。」說完，他走了。月華回到自己的臥房，心裏一上一下地不寧靜。她真在想當婦女部部長，那樣，她可以傲視於同學之前。好勝的心思在她小心裏作怪。但她心裏又害怕，因為她從來沒作過這種事，不知婦女部長應該怎樣作法。她想一向沒有聽見仁僧談到竹紋了，爲甚麼忽然出來？仁僧真的替她在運動婦女部長嗎？既然肯替她運動，爲甚麼不許自己出去作事？這聽然是偏愛竹紋，不然就是看得自己比竹紋低，所以才這樣。那麼，仁僧未免太偏心了，口口聲聲說愛自己比竹紋更甚，遇着這樣的大事，却又偏着她，叫人怎不心冷？一個沒多大關係的徐雄，却這樣替自己出力，比較起來，仁僧對自己竟連徐雄都不如了。她想到這樣，心中有無限的酸楚，想馬上找到仁僧問個究竟才好。事情偏是那樣湊巧，仁僧老不見轉來。她和衣倒在床上，心裏難受

得不知怎樣，聽得前房老太太的咳嗽聲，他好像要哭了。一直到下午，仁僧才回家。平時地一回家，見月華不在外面，一定要跑到她房裏去看，不怕怎樣忙，也得要談笑幾句，或是坐一會才走，月華聽他回來了，却不見到自己房裏來，心裏像是受了委屈。仁僧像又要走的樣子，她想一定是爲竹紋選舉的事情，不然沒有那麼忙的。她翻身爬了起來，幾步搶到房門口，見仁僧手裏拿着一綑紙，正往外走，她倚在房門，叫：「仁哥！」那聲音非常的急促。他回頭見她斜倚着房門，頭髮亂蓬蓬地覆在頭上，旗袍揉得遍身都是縐紋，眼珠像哭過的樣子，有點浮腫，臉上似乎有怒容，兩目閃閃地望着自己，他忙笑着說：「我以爲妹妹出去了。」「我出去做甚麼？我不是縣部的甚麼部長！」她別轉望着別處說。「又與誰嘔了氣了？告訴我，我替你出氣。」仁僧走近了她。「是不是上次出算術分數沒得着班上的第一？」「誰給我氣受！我那一樣比不過人家？」她仍是別轉臉不望他。「別人誰也不給我氣受！」「好好的性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爆？他人的影響真是不小。」他哈哈地一笑，伸手想去握住她的手，但她一下却洒脫了。他說：「難道是我使妹妹生氣了嗎？」「你自己想想好了。」他鼓着小嘴，皺着眉頭，臉仍是望着別處。「我想我沒有甚麼地方使得妹妹生氣。」他轉身就走。「現在有人在本部裏等着我，妹妹不要生氣了。我傍晚就回來，好好陪着外婆談談，老人家近來不及從前那樣健，只怕隔天的日子遠，隔天的日子倒近了。」「我問你的話還沒完哪，急着想甚麼？」她帶着哭聲。「有甚麼快問吧。」他忙忙住腳，指着手中的東西對她說：「本部裏馬上要宣傳大綱去付印，明天就要用的，並且還有許多事要議咧。」「我問你

。』她突然轉過臉來，怒目覷着他。『你近來替竹紋運動婦女部長，有沒有這事？』『有的，幫她忙的並不止我一個——』他坦然地回答。『哼——』她氣急了。『妹妹不要急，聽我說。』他知道她生氣的原因了，忙解釋說。『出力幫她忙的是她表兄夏高山，我不過礙着舅父的面子，不能不從中贊助一下。』哼，誰信你那些！』她說完，緊咬着嘴唇，一語不發地望着別處。『妹妹日後自然會知道了，你不知聽了誰的話，正在氣頭上，再說你也不會聽的。』他提起脚步往前走了幾步，又回頭嘆了一口氣說：『妹妹相信我，決沒有錯。』『我再同你，』她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尖銳，仁僧忙止住了脚步。『你肯替人家幫忙，爲甚麼不許我出去做事？』『這個我向你解釋不止一次了。』她走近了她，看她那生氣的樣子，他不敢去握她的手，只怔怔地站在她身邊。『你何必那樣急！書讀好了，將來還怕沒事給你做？現在你年輕的丟着書不讀，太可惜不。你自己的聰明，自己的好資質，都白白地誤用了，恐怕也不是你父親所願意的。我是爲你好，妹妹，我才三番兩次地勸阻你！』『竹紋爲甚麼又能做事，你還替她運動？』『她現在是到了可以做事的時候了。』『是的，我知道。』她要哭。『她比我強，我甚麼事都不如人。』『不是這樣說，妹妹，她年紀比你大，她不過比你有先學後學的分別，你到她那樣的年齡，你比她更強！』『我不愛聽這些。』她含住了眼中的淚珠。『無論如何，我要當婦女部長，不管你怎樣。』『這太好笑，太胡鬧了。』他嚴肅地說。『無論如何，我不許你這樣，安心去讀你的書，爲你父親，爲你自己，再要這樣，我便不喜歡了。』說完，他挾着紙捲，匆匆地走了。月華見他走了，倚着門邊哭了起來。哭了一回，她想

：「你不許我，我偏不讀書，偏要當婦女部長給你看，我決不許竹紋搶了先去。」她這樣決定了以後，止住了哭，洗了臉，換了一身衣服，她心裏倒安定多了。那天下午本部的會議開了許久，審定了仁僧擬的宣傳大綱，修改了許多字句，根據了上級機關的命令，又議定了懲治貪污上劣及動派的幾條方法，並且提出了幾個縣城有名劣紳，預備搜集好了證據，便實行逮捕。關於逮捕的手續，也爭論了許久，陶慕文一派主張由各民衆機關直接辦理，仁僧却主張由縣政府辦理，再由本部監督執行。爭論的結果，仁僧的主張竟遭失敗，仁僧心裏悶悶不樂。他想：民衆直接辦理，少數人公報私仇，引起糾紛一定不少，要殺害許多無辜的人命。但他那知道這余黨在二日前早擬好了的決定，他一人的力量，怎麼抗爭得來？會開完時，已經很晚了。他走到街上，剛剛更起。他想起日間月華那種舉動，未免好笑，一個初中學生怎能當得起婦女部長的重任呢？月華素來是非常溫靜的，這回忽然這樣堅決地胡鬧，定是疑忌他不該替竹紋幫忙，其實自己又何嘗願意替竹紋奔走，不過想把高山和她兩人弄在一塊，使她忘情於自己，歸根還不是爲月華？但月華不見得會想到這一層，日間出門時那幾句話說得太重，又且從來沒有過的事，她那小心裏不知該委曲得怎麼樣，回去還得細細說給她聽，溫慰她一番才好，他到家，直走到月華的臥室，臥室空空的不見一人。他在各處尋了一番，不見踪跡，連衣櫃都尋遍——因爲有好幾次月華躲在衣櫃裏逼他玩——也不見有人。他慌了，跑到堂屋，向黃媽：「小姐那裏去了？」黃媽回答說不知道，晚飯還是小姐陪着老太太吃的。老太太開聲也摸了出來，說：「月華吃了晚飯，我就聽見她在房裏開櫃子找衣服，沒有多

久，就出去了。我以為她見你沒回來，到本部找你去了呢。」「我在本部裏幾時又見了她？」仁僧着了慌了，急得四處亂跑。「她到底那裏去了？」黃媽，到那些熱地方找找看。」老太太也着急了。「也許她找朋友去了——天哪！這孩子——」仁僧馬上叫黃媽打着燈籠到外面熟人家去找，偏偏燈籠裏的燭又完了，仁僧急得暴跳，在袋裏取出自己用的一支小手電給她，又給她一些錢，叫她出巷口坐車子去找。他在屋中驢子旋磨般走個不休。心想：她那裏去了呢？難道是負着氣走出去的？要是稍有差錯，怎麼對得起她的父親？想起日間向她說的話，心裏後悔得了不得，平素對她總是柔和的，有甚麼今天陡然結說出這樣的話，使她難堪？她要當婦女部長，順着她的意思說就是，反正成不了事實的，何苦板着臉責她胡鬧？繼而又想：月華最聽自己的話，平日又最柔順，也許她是會朋友去了，自己這樣忘自猜疑，未免太可笑了。他這樣想來想去，心裏沒一刻寧靜，只端起桌上的茶悶喝。老太太不懂的在旁邊着急咳成一團，說：「怎麼還不見回來呢？這孩子向來晚上不出去的，天哪，怎麼還不回來？」街上敲了二更，黃媽才轉回來，跑得上氣不接下氣，對仁僧說：「我甚麼地方都找到，都說不在。」「都找遍了嗎？」仁僧着急的問。「都找遍了。」黃媽肯定地回答。「小姐常去的地方都問了，說沒有看見。」「混蛋，」仁僧急得罵黃媽，黃媽不懂甚麼叫「混蛋」，只直着眼望他。「我自己去找。」「少爺不要去。」黃媽忙告訴他。「外面糾察隊站街了，說要捉土豪劣紳，甚麼人都不許走。我剛才過巷口時，街上的糾察隊攔住我不許走，我說這屋裏的，又說了少爺的名字，他們才放了我。」「瞎說，你一定鬧錯了。」他說。「本部裏今天

並沒有命令。」「沒有錯，我親眼看見的。」黃媽說。他從黃媽手裏搶了那支手電，便急急的向門外跑。剛走到巷口，便聽見哨子吹得嗚嗚叫，街上來來往往盡是些穿藍布制服頭上繫紅帶子執着梭標短棍的糾察隊，不見一個別的人，巷口有兩個糾察把守，他們見有人走近來，忙把兩枝白晃晃的梭標交叉一攔，齊聲威武地喊了一聲「口號？」他吃了一驚，忙說自己是水部的執行委員，有要事要去找人，要求通過，並且拿出徽章給他們看。但他們一點也不肯通過，設上級機關有命令，沒有口號，無論何人，絕對不許通過。仁僧再三要求他們竟說出曉不曉得紀律？的話來。正在這樣相持中，仁僧忽見街頭上走過一個穿短裝挺着胸的人，左手不住地把短裝領子望上提，右手拿着一根短的馬鞭，仁僧忙高叫了一聲：「王同志」那人停住腳，四處亂望，仁僧又叫了一聲，他才走了過來。那兩三糾察見他來了，忙把梭標拿開，恭恭敬敬地站一邊。「王同志」今晚怎麼忽然站起街來？」「我也不知道，上級機關剛發的命令，這一條街我才佈置好呢。」「是你担任佈置嗎？那可好了。」仁僧高興了起來。」「告訴我。今晚的口號是甚麼？我有要事去。」「告訴你也沒用處。每一條街各有的口號，我這雙墳街的口號，到別處就不能用，」說完，他的領子望上又提了提。「怎麼這樣嚴密？」仁僧問。「今晚聽說要捉幾個大土豪劣紳，這是第一次，怕她們聽訊逃了，不得不嚴密連我也不曉得別的口號是甚麼。她們祇告訴我本街的口號。」「王司務停了一會，又說：『有甚麼事？』」「我要去找月華，她晚飯前出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仁僧急急地說。」「這可怎麼好？」「他大概是因爲戒嚴，被留在朋友家裏了。」「王司務把領子望上又提了提。」「你



在街上沒有看見她嗎？」王司務把領子一提，翻着眼像在腦中爬搜甚麼，半天才說：「我接了總工會的命令，剛從家裏出門不遠時，碰着一輛人力車，來裏面好像是個女人，看不清面孔是誰，衣服却像是綠色的，不知是不是？」「在甚麼時候？」仁僧問。「大概是一更以後的光景。」他把領子又提了提。「盧同志，對不住，我要服務去了，本巷的紀律要緊，不能多談。」說全，他挺着胸揚長走了。仁僧眼看着他走了。兩邊的糾察直板板地執着梭標站在那裏，像木偶一樣；一動也不動，微風輕颺着那梭標上的紅絡。街上往來不絕地仍是一些穿藍制服的糾察，哨聲吹得震耳，他沒法。只好回到自己家裏來，把情形告訴了老太太。老太太聽了，急得咳成一團，半晌才喘過氣來，捶着胸說：「這怎麼好呢！一個年輕輕的女孩子，單人獨馬，深更半夜，要是有些麼好歹，天老爺呀，叫我怎麼對得起她在外洋的老子同在地下的娘？」說完，她放聲大哭，仁僧也急得不知道怎樣才好。他見老太太可憐了，勸了半天，說月華一定留在朋友家裏，勸她保重身體，夜已深了，這幾天身體又不大健，不如早去安睡。經仁僧幾番催提，她才摸進房去，可憐的老太太，她這一晚在他枕上就沒乾過眼淚。仁僧一人等了一晚，沒回房去。

## 二十七

天亮了，仁僧眼看着晨曦慢慢地爬上窗來，屋中已約略可見人影。他從桌旁站了起來，四肢沒一點力，頭腦昏沉沉的，眼睛痛得睜不開。他端起桌上的冷茶喝了一口，望見月華房

門口飄動的門簾，想到那裏面的主人，他又着急了。他聽得門響，忙起身去看，不知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力量，身體的疲倦一點也不覺得了，幾步就走到窗格子旁，張眼一望，不見有人進來。只見黃媽提着菜籃，正在關大門。他嘆了一口氣，無精打彩地走回自己的臥室去。在桌上他看到一大捲信件，那大概是昨晚郵差送來的，他還未折開過。他拿了那捲信件在手中，想到那次爲拆信和月華鬧的小小風波，一陣心酸，隨身躺在床上。過了一會，他悶悶地一轉身，忽然一樣硬東西梗着他：他隨手一摸，却是那一大捲信件。他無聊地解了細着的繩子，取出幾封信來先看封面，忽見一封法國來的信，那字跡不像水尙波的，倒像一個法國人的筆跡，他忙拆開了，只見上面寫着：「盧先生：現在，先生，讓我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但請你容忍着聽，爲死者，同時爲他的親人——」他看到這裏，心裏嚇得怦怦地跳，雙手戰兢兢地執着信箋，忙坐了起來，再看：「水尙波已經於昨天死了——」仁僧眼中不自主地落下淚來。「他爲貴國余黨人前晚在聖日萌街羣毆，經巡警救了。昨晚十一時三十分傷重，死於危龍醫院。」仁僧看到此地，心裏猶如刀絞，眼淚雨般落下來，點點滴在信上。「現在貴國的留學生正替他料理一切後事，臨死他告訴了先生的通信處給我，他說先生是他惟一的親友，他幾年來餘下的錢都要託先生交給他的女兒——說到他的女兒，我又記起來了，他一到醫院，就問我要她的相片，他吻着相片亂喊着她的名字，說這是他的至寶。臨死他對我說，女兒的一切，以後全託給了先生。他說先生很喜歡她，以後如能永遠照管她，那是他在地下所極欣慰的。他說人生免不了一死，只要女兒託付有人，他是死得瞑目的。他把他女兒的相片吻着在嘴上，這

樣，他安閒地歸了上帝。先生，祝你和那小女兒幸福吧！巴克里」他看完，心裏一陣酸痛，慘呼了一聲：「天哪！怎麼這樣湊巧！」心中一迷，昏過去了。直到他耳邊聽得有人呼「仁少爺」才悠悠地轉來，睜眼一看，對面站着一個女人，似乎面熟，却又想不起來。他想：這是夢裏嗎？「仁少爺，你不認得我了？」她見他只是望着她，忙說。「我是開茶舖子的冬娘子。」「哦，是的……」他忙坐了起來，但他奇怪，怎麼她跑到這裏來了。「仁少爺，你不要急，月華姑娘有了下落了。」「在那裏？」他急急地問，站了起來。「你坐，聽我慢慢說。」她叫他坐下，自己也坐下。「是昨晚，大概是一更過後光景吧，我家王司務——如今叫甚麼同志了——出門到工會去，我送他剛轉背，有一輛車子忽然到我家門口放下，我一看，原來月華姑娘！」「月華在你那裏？」他急急地問。「聽我說，仁少爺。」她把凳子移了移。「她給了車錢，一見了我，就倒在我懷中，抽抽咽咽哭個不停。我問她爲甚麼，她只是不說。我讓她到我房裏，問了她半天，她才告訴我中間的原委。仁少爺，那甚麼委員長徐雄狗東西，真不是東西！」「怎麼？徐雄怎麼？」他更着急了。「徐雄那東西真不是東西！」她把凳子又移了移。「但也只怪月華姑娘年輕見識淺——如今的姑娘們書是讀得比以前的娘們多識人的本事可就差了——分不出好人和壞人來，把徐雄當做好人，聽信他的花言巧語，說替她運動甚麼婦女部長。昨晚騙她到家裏，強着嘴還不算，竟做禮起來。」「怎麼？」「話還沒說完哩，仁少爺。」她又移了移凳子，那凳子一步一步地挨近仁僧的床了。「月華姑娘是一個何等規矩的姑娘，從小我就看她長大的，從來沒跟男人們亂打過哈哈，那能讓他輕薄

？她死命叫起來，恰好徐雄那忘八的堂客來了，她才逃了出來，她想回家，又碰着那一段路已戒嚴了，有糾察隊守着，不許過身，她才奔到我家裏來。」「如今在那裏，她？」仁僧着急地問。「我一早就送她回來了，如今正守着她外婆在哭呢。」他聽了，忙跑到老太太的臥室裏，正見月華半跪在床前的踏板上，伏在床邊痛哭，肩頭一聳一聳地，頭髮亂蓬着，白的手腕露在被上，老太太擁着被，正撫摩着她的頭，枯瘦的臉上也滿披着淚容。仁僧見了她，叫了一聲：「妹妹」他眼中的淚如走了線的珠兒，連串般掉了下來。月華聽，更哭得利害。老太太忙說：「仁哥來了，快不要哭了。」仁僧走過去，站在她肩後，她猛一回身抱住了他，頭伏在懷中，放聲大哭，像一個久離了慈母的小兒。「仁哥，我對不起你。」她伏在他懷中，烏烏地說。「我錯了。」「只怪徐雄那東西！」他緊緊抱住她。「不是你的錯。」「我錯了，仁哥。」她哭得更利害，抱得更緊。「我以後一心讀書，再不想做甚麼長了。我只聽你的話，你要我死，我死，你要我活，我活，我只聽你的話，仁哥」說完，她又哭了。「不要緊，妹妹，我愛你，我相信你，你是清白的，你現在在我的懷中，誰也奪不了去。徐雄那東西總有一天死在我手上。」她咬緊着牙說。他捧起她那淚容滿面的面龐，臉色今天慘白了許多，兩頰似乎消瘦了些，眼睛週圍有一道灰圈，小嘴唇鎖得緊緊地，唇邊現出一種凝紫色，頭髮亂揉在額前。他見了她那可憐的樣子，忍不住，在她那額上，吻了一下，她的淚珠和着了她的。月華止住了哭，他送她回臥室。她剛躺下，又要哭。他勸住她，在她耳邊輕輕地說：「不要再哭了，外婆這幾天老不健，昨晚半晚沒睡，咳得更利害，不要使他老人家聽了，更不

好過，好好的請一回。」他替她蓋好了被，放下帳子，輕輕地出了房。他走到外面，已不見冬嫂子的踪跡，問黃媽，說早走了。他又到老太太房裏，老太太還躺在床上，她咳嗽得更利害，他見她臉上發紅，用手一摸額角，熱得燙手，便說：「老人家，你覺得怎樣？別是昨晚着了涼，請個醫生來看看？」「不要，不要。」她在枕上連連搖着頭說。「病是不要緊的，只要我月華沒有差錯，我算對得起他的爹，我心安了。」仁僧忽然想到月華的父親的死訊，心中很難受，怕老太太知道，極力忍住，又安撫了她一番。現在他心裏躊躇的是：水尙波的死訊，還是告訴不告訴月華？他想，遲早月華會要知道的，不如乾脆告訴她，但現在說給她聽，她精神上剛受了刺激，是不好的，只得等待第二天了。到了第二天，他背着老太太把這事告訴了月華，却隱去了被余黨打死的事，只說是病死的。月華聽了，哭得死去活來，仁僧勸她說：「人生死有一定的，這是沒法的事，命運這東西要搗鬼，甚麼人也逃不出。你以後發憤讀書，你父親在地下也歡喜，那就是你報答他了。老太太身體不好，你要是哭得使她知道，再有一個好歹，不是更糟了嗎？」月華以後雖不當着面哭，她那小心裏却的確沒以前那麼快活了。此外，還有一事，繞着在仁僧的心裏，那便是想法子報復徐雄。只要有機會，他不管一切，決定要挫辱他一番，才出得這口氣。仁僧幾天沒有出去，外面謠言說那晚一共捉了二十多個土豪劣紳，在銀塘存不住身躲在縣城的陸闖王也被捉了。子衡又跑來告訴他，說本部的各部部长已選出來了，子衡仍是常務，慕文是組織，仁僧却改了青年部長；宣傳歸了夏高山，徐雄當了工人部長，婦女部長是唐竹紋。子衡又告訴了他，A社的事外面像有人

知道，叫他謹慎些，千萬不要去惹發余黨的人，尤其是徐雄。現在慕文高山都是徐雄一黨，他們的勢力更大了。仁僧只是點頭答應着，但報復徐雄的心思，却一點也沒消滅。他只等機會到時，便要出這口氣。他覺得徐雄這東西委實太可惡，太壞了，即便不是為自己報復，爲人，也不能容他存在。

## 二十八

「我對於徐同志的話有點懷疑，剛才徐同志報告說，那晚捉土豪劣紳是由他直接命令總工會糾警隊幹的，我不知道徐同志根據甚麼，能有權力去指揮這種直接行動？」仁僧說完，坐了下來，目光直注着徐雄，會議席上衆人的眼光也一齊轉到徐雄的臉上。白布鋪着的桌有一瓶菊花，被風一吹，一齊轉向屋西，好像也是望着徐雄。徐雄却從從容容的立起來，微微一笑，露出他那兩顆金牙，說：「盧同志對於這事這樣留心，我是極端欽佩的。不過我不知道爲甚麼他却不留心上次的議決案？上次議決了逮捕土豪劣紳由各民衆團體直接辦理，不知道這話錯不錯？最好請司記錄的夏同志查一查上次的記錄。」說到這裏，他停了停。夏高山放下了筆，翻閱記錄簿，朗誦着：「陶慕文同志提議：逮捕土豪劣紳由各民衆團體直接辦理，通過。」他等夏山唸完，又接着說：「既然議決案沒有錯，那麼我不知道總工會是不是要算一個民衆的團體？要是算一個民衆團體的話，我指揮這種直接行動並沒有錯！請盧同志以後發言要小心！」「那麼，我還有幾點要質問徐同志。」仁僧又站了起來說。「第一：那晚我們

本部會議的席上，只提出八個土豪劣紳，爲甚麼徐同志剛才報告說捉了三十二個，其餘的二十四名，我要請問徐同志，是以甚麼爲標準？沒有經本部的審定，是否可以由一二人的私意，硬派人家做土豪劣紳？那樣，我恐怕人人都會有被派做土豪劣紳的可能，「鐵的紀律」之下，是否能容許這種舉動？」「這話，我可以代表徐同志答復，」那綽號火燒鬼現任商民部長的秦明搶着站起來說。「是代表民衆，是站在民衆一方面，既然民衆認定他們是土豪劣紳，不必由人的審查，是可以逮捕的。總工會代表全部的十萬工友，總工會捉的土豪劣紳，是沒有錯的。自於說到將來人人有做土豪劣紳的可能，我正式告訴盧同志說，站在的立場嚴格地說起來，除了我的工反農友們外，全是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的，和土豪劣紳差不多遲早是會的農工打倒的。」這話我不懂。「仁僧氣急的說。」「不知道總理領導的是全民，還專是農工階級的？這不像一個本會會員講的話。」「盧同志。」「盧同志，子衡忙岔住他說。」「這些話留着以後再講吧再講吧，現在討論別的，別的。」說完，又向他使了一個眼色。「第二點，我要質問的是：」「仁僧只好忍耐着，繼續望下說。」「我們在那晚的會議席上曾說過，要先搜集了確證，然後再行逮捕。會議剛完，總工會糾察隊在徐同志的直接指揮之下，馬上就在城內外捕人，我不知道徐同志對於他們是否土豪劣紳的證據搜了沒有？是否根據了任何人的控告？」「我現在警告盧同志。」「徐雄冷笑着說。」「請他認清現在是一個甚麼時代！甚麼控告，甚麼證據，都是封建時代的名詞，都是具有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我們現在只認識民衆，民衆要怎樣，我們是沒法違抗的。民衆說她們是土豪劣紳，就是土豪劣紳，用不着甚麼「控告」和「證據」，

民衆是沒有錯的。人是建築在民衆上面，人是決不能離開民衆的，民衆要怎樣，人只有服從。

「哼……」仁僧氣急了，半晌才說出話來。「照徐同志這樣說起來，讓民衆去要怎樣就怎麼好了，何必要縣部來指導民衆呢？並且徐同志口口聲聲說民衆，試問民衆在那裏？徐同志少數人就是民衆嗎？」這是反對的話，「火燒鬼秦明站來大聲說。『不應由一個本部的重份子的嘴裏說出來，總工會代表全縣的十萬工友，當然就是代表了民衆。』」那麼，「仁僧也高聲地說。『還有秦同志日常所領導的一部份商民呢？』」那是資本家，不是代表的民衆！「農友們呢？他們當然算的民衆，和工友們站在同一的地位了，總工會也代表了他們嗎？」他們，讓他們捉他們的土豪劣紳好了。」半晌，火燒鬼才結結巴巴地說。「總工會代表你們十萬的工友，我們捉我們的，他們捉他們的。」爲甚麼不由代表全民的本部去逮捕，反要各自爲政呢？」仁僧盛氣對着火燒鬼說，兩眼又怒視着徐雄。「不要鬧這些，鬧這些。」子衡解圍說。「盧同志要有別的話，請快說，快說。」再有。「仁僧見子衡怕得那樣子，也可憐他，只好忍住不再去逼火燒鬼，接着望下說。「總工會是在的指導之下，那晚發動逮捕土豪劣紳，事先本部一點也不知道。當晚戒嚴的口號，連本部的執委都不曉得，逮捕的土豪劣紳不交給縣政府或者本會，却關在總工會，至今不交出來。今天要不是我請求報告，事後竟不呈報本會。這是否蔑視本會？是否自絕於以外？徐同志身爲本會會的會員，究竟日中有沒有本會？」這完全是反動派的口吻！「火燒鬼站了起來，大聲叫囂。「總工會代表了十萬的工友，就是代表了本會，總工會捉的人，爲甚麼還要交給縣政府或本部？那晚



上的口說不公佈，也是戰略上的關係，不能多告訴別人的戰士，不應提出這種毫不合乎的理論與精神的質問，我勸盧同志還是養養精神好——唉，人的書本知識求得愈高深，便愈走入反對的路上去了。」「我知道本會現在潛伏着許多特殊的份子，不用用種種卑劣的手段，扶植己系的勢力，排擠本會的忠實信徒，造出甚麼派甚麼派的名詞，企圖破壞本會。他們眼中絲毫沒有他人，處處著着陰謀，祇想消滅本會。今天是會議席上，徐秦兩同志說出的話，和這種人——鼻孔出氣，不是一個信奉本會主義的，會員應說的。再講我們中國兩旗中間的相片，」仁僧指着上面交叉的中國旗。「今天是在本縣本部執委會會議的席上，為甚麼本會總理的相片反掛在旗下，余黨的首領的相片倒高高的掛在上面？這說來雖是小節，我們可見一斑特殊份子的用心！」「請盧同志不要說這種反對的話。」徐雄臉紅紅的站了起來說。「聰是總理在生定的政策，誰也不敢否定的。盧同志所指的特殊份子，自然是說余黨，這是有意破壞他聯合戰線，有意違反總理的政策，是應當照反對治罪的！」「好了，我們都是本會的會員，不要再鬧了。」慕文又忙起來說。「我們現在請主席表決盧同志的議案！」「好！」眾人齊聲地說。「盧同志的議案是：是：請根據上本會部命令，命令，從速組織審判土豪劣紳委員會，委員會，凡贊成的，請舉手！請舉手！」仁僧把自己的手高高舉起，四週一望，與竹紋的目光相遇，一條白白的手臂也跟着慢慢地舉了起來；夏高山望了那手臂的主人一下，白的手臂又縮了轉來，此外便只有徐雄和火燒鬼的冷笑。仁僧心裏暗嘆了一口氣。「凡是反對這議案的，議案的，請舉手，請舉手。」舉手的有慕文徐案火燒鬼和高山，火燒鬼的手舉得特別高，幾乎

這身子都牽引了起來高山一面把左手舉起，一面用握筆的右手在空中一下一下地點數。結果以四對一之比，組織審判三豪劣紳委員會的議案沒有通過，此後當然由各民衆團體直接代勞了。仁僧不等會議完畢，託故便退了席，歡送他的有火燒鬼和徐雄的譏諷與冷笑。他悶悶地回到家中，月華迎着告訴他，老太太病了，時熱時冷，要不要請醫生看看？他聽了，氣精打彩地說：「請吧，當然請，病了自然要請醫生的，你叫黃媽去請吧。」月華見他悶悶不樂，也不再說甚麼，便打發黃媽請去了。一同外面有人送了一封信來，仁僧忙拆開一看，上面寥寥的幾個字，筆致娟秀，却又潦草得很：「仁哥：你太氣急了，何必得罪他們呢？剛才我從可靠方面得來消息，他們要鼓動民衆與你爲難，想把你從執委會擠掉，趕快想對付的法子罷。匆忙草此，餘不多及。此信看後，望即燒去，免惹是非。」第二天仁僧提出了辭呈，結果是照准了。老太太經醫生診視過，醫方也開了。但病已入膏肓，那能有起色呢。

## 二十九

從此仁僧再不願預聞會務了，子衡再三地勸他不要灰心，教他暫忍一時，將來A社的組織堅密了，余黨是不足畏的，他祇付諸一笑，連A社的事他也不願聽。子衡又請他擔任編輯一個本地正在籌辦的日報，那樣字衡說，可以把本地的輿論握住，不讓余黨利用，他也拒絕了。他不願再與聞一切外事，每天教書之餘，便在家裏看視老太太的病，自己看看書，督促月

華溫習功課。他預備新年一過，連教書的職務都要辭掉的。外面的時局一天險惡一天，余黨的下級黨員，鬧得不成樣子，仁僧屢想帶着月華離開這惡劣的環境，遠走他處，但老太太病倒了在床上，五太太因為叨光兒子當過本部執委，沒有受流氓地痞多大的威脅，死也不肯離開本鄉。他無法，只好算了。看看過了新年，縣城的余黨鬧得更露骨了，公開地說A黨的主義不澈底，A黨的總理要是思想落後，倡言非殺盡全縣人口三分之二，生活問題不能解決。省公會雖然也是由余黨把持，却知道這未免時期過早，屢下命令警誡，縣城那些黨人那裏肯聽，天天在借「反對」這名目殺人。凡是和人有仇，或是由父親的祖父一直追溯到關派祖宗和人有仇，只要一方入了余黨，那另一方便變成了該殺的反對派！老太太的病過了年更沉重了，躺在床上，只有出氣和入氣的工夫，說話很費力，兩眼瘦得深陷下去，不像人樣。月華在病榻旁侍候着不離左右，學校已被視為反對，停辦了，校址改為農運講習所，月華已經無校可入了。病勢一天重一天，老太太自知無望了，仁僧和月華恐慌起來，一連兩晚沒睡，在她榻旁侍候。那一天早晨，她忽然清醒了些，強睜着那雙已瞎了的眼睛，像在望甚麼似地，口裏說：「月華，月華呢？」月華忙過去挨着她的臉，她像要爬起來的樣子，月華忙扶着她又雙眼亂動，口裏說：「仁少爺呢？」仁僧走過來，低低地說：「在這裏，我。」「我要點參湯吃，月華，你去弄點來。」說完，她用力又說了一句：「要你自己去弄。」月華見老太太好幾天不吃東西，今天不但清醒了許多，並且要參湯吃，她以為病有轉機，忙教仁僧替她扶着老太太，她高興地往廚房去弄參湯。老太太說了幾句話，像是吃力的樣子，略歇了一會

，又問：「月華呢？」「她給你老人家弄參湯去了。」仁僧回答。「仁少爺。」她那枯瘦的兩手從被裏抽出來，顫顫地握着仁僧的手，緊緊握住。「我是不中用的了，我這病是沒望了，活了七十多歲，難道還不應該死？我苦也受够了，天可憐，今天該完了。」「你老人家好好保養，不必那麼想！」「你知道我的病沒有好的日子了，不過在等時辰。天可憐，我從小命苦，丈夫死得早，只有一個女兒，她也早死了，女婿也跑了，丟下我一個孤苦婆子。仁少爺，命運是逃不脫的，命中注定你怎樣，你用盡心力也逃不開的。我目前惟一的親人，只有我的月華，晚年瞎了眼。要不是有她，世上早沒有我這孤苦婆子了。她是我的心肝，我的肉，我的寶貝；所以不怕是她親生的父親，我也捨不得讓他帶走。」她眼皮亂翻，流下淚來。「仁少爺，我感激你，你老遠地帶了福給我們，使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有了父親，苦老婆子晚年得享了許多的福——只怕自己命薄，福享不久。你使月華這孩子從鄉間跳到了街上，你那樣用心教她。她如今也——的富貴人家的小姐一樣，進了學堂讀書。」我死了，沒有別的甚麼事不放心。我祇丟不下月華這孩子。她太好了，心太慈了，太不懂得事了。人長到了十六七歲，那顆心還是幾歲的小孩子一樣。仁少爺，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我想說又不敢說，忍了許久，今天不得不說了，要是說錯了的話，請你不要怪我，不要怪我這快死的苦老婆子。」說到這裏，她一陣大咳，好半晌才吐過氣來，接着說：「月華這孩子生性不壞，我死了，她的親人除了她父親以外，就只有你了。我看她倒不很討厭，平日又和少爺合得來，我說句不知進退的話，我把她嫁給少爺，望你好好照——」她又是一陣大咳，仁僧替她輕輕拍着，她接着說：「我知道

，論門第，論一切，我們都不如少爺。但是請你看她父親的面上，看我這苦老婆子的分上，答應了我吧。她父親遠在外國，目前她唯一的親人只有你，我不託付你，又託付誰？少爺，你答應了我。」老太太，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仁僧說。「只怕我配不上月華姑娘。」「好，少爺，我聽了很歡喜。」她臉上露出了乾枯的笑容。「月華我就交給了你。可憐她從小命苦，如今算是好了，又有你照應她，她從此命運一定會更好起來，我是放心的，我死了也瞑目的。」老太太，我將來愛護月華姑娘一定和老太太愛護她一樣，我總求對得起你，對得起她父親。」仁僧說到「她父親」，他更可憐老太太，要是老太太知道她已是月華唯一的親人，她將如何地更憂傷心呵！「好，仁少爺，我信託你，我放——」月華姑娘送參湯來了。」仁僧忙對老太太說。月華用一隻小藍花金邊的磁杯，盛了半杯參湯進來。她見老太太靠在仁僧身旁，精神似乎好了一點，心裏格外喜歡，忙遞了參湯給她喝。可憐的姑娘，她不知道是病人的迴光反照，快要呼吸最後的一口氣了。「老太太喝了一口，不用了。月華剛去放杯子，她又叫：『月華』！月華忙回到床前來，她手摸着被，意思是教她坐下，月華依着她坐了。她一手握着仁僧，一手握着月華，顫巍巍地說：『月華，我的孩子，我在世不久了，我這病是沒望的了——孩子你哭甚麼呢？活了七十多歲，死也死得了，人又誰不死？不要哭，聽我說——我剛才已和仁少爺說了，我把你託給他，他答應了。我死後，你們就把喜事辦了，你聽他的話，和聽我的話一樣。』月華只是哀哀地伏在被上痛哭，仁僧也陪着她流淚。老太太把兩手一合，仁僧的手壓在月華的上面，老太太把兩隻手緊緊地壓住，說：『如今

你們的手是合在一起了，你們和這兩隻手一樣，永遠在一起，不會分離。恭喜你們福氣好，恭喜你們白頭偕老，我在地下，也時時保佑你們，將來你們走到我的墓前，我看着你們一對兒携着手回來，我比甚麼都快樂。」老太太禁不住哭了，月華一半含羞，一半傷心，頭伏在被上，只是哭，不敢抬起頭來。仁僧緊緊地握住了月華的手，心裏也辛酸到萬分。「我死了，你們不必等過百日，就把喜事辦了。你們和五太太趕快到別省去，不要在這地方久留，這世界太不是世界了，那有天天殺人的道理？我小時候聽見長毛都沒有這麼利害，那還有路逃，兵過了，還能够安居樂業，那有這樣鬧得雞犬不寧。你們要是不走，會要殺到你們頭上來，聽我的話，仁少爺，你們在外省興家立業，也是一樣。最好是帶她到外國去，見見她爹。呵，仁少爺不要忘記寫信給她爹了，說這婚姻是我作的主，他不會說甚麼，他聽了一定也是喜歡的。」月華見老太太提到她父親，她更傷心，哭得更利害。老太太沒有再說甚麼，閉着眼躺了下去，仁僧勸月華不要哭，兩人悄悄的在旁守着。有時月華的眼光無意中與仁僧的相遇，她禁不住臉上一紅，忙低下了頭。過了一會，老太太兩手在空中亂抓，口裏像要說甚麼，又說不出來。仁僧知道她的意思，忙和月華各送了一隻手去，她握住了在一塊，掙扎了半天，才隱隱約約地說了一句：「白頭偕老！」一陣喘氣，額上推出冷汗，像油將盡了的燈光一樣，慢慢魂歸了地府，兩手却仍是緊緊地把他們的手握住在一塊，不肯放鬆。可憐的月華，她此後在這世上的親人，只有仁僧一個了。

老太太死後一個月，仁僧在當地的報紙上登了一個這樣的啓事：水月華 盧仁僧共同啓事：我們於今日起，實行共同生活。當此時期，一切新舊婚禮，概不舉行。我們謹以整個的赤心，作我們永久結合的擔保。親友們如肯光臨，我們非常歡迎，但請勿贈送任何禮物。除茶點外我們亦無其招待，此啓。這樣結婚的儀式，並不是仁僧一人的首創，那時的結合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在報上共同登一個啓事，男女就算是正式的夫婦。只要打開了當地的報紙看，這類的啓事要佔大半幅。仁僧並不是倣效時髦，事實上確有使他感覺困難的地方。物價昂貴，辦一次婚禮很花錢，這是一。大家都趨簡單，自己却來舉行婚禮，惹人閒話，尤其是怕余黨藉端搗亂，此其二。五太太對於此事，始終不大贊同，雖經仁僧幾次的苦求，她絕不允許，仁僧想先同居了，使五太太事後沒法否認，此其三。並且月華怕麻煩，也贊成這種辦法。因此仁僧便照辦了。那一天的來客有子衡，有高山，有竹紋，有王司務和冬嫂子，陶慕文也來了，大家足熱鬧了整下午。仁僧因慕文是余黨，已和他絕了往來。今天見他居然也來了，却也不討厭他，因為他心裏太高興了，竹紋外面熱熱鬧鬧地說笑。取笑月華，又取笑仁僧，她強迫他們做那些做這些，自己在旁邊張開口瘋笑。月華這一天高興得像一隻新生的野鹿，一跳一跳地應酬來賓。她看看自己，又看看仁僧，她由內心裏發出一種微笑。竹紋和來賓們向她種種取笑，她外面雖裝出莊嚴的整潔的樣子，心裏却滿懷着高傲與愉快。仁僧也認爲這一天是他頂愈

快的日子，竹紋今天也到了；他拿月華再仔細地當面和月華比較，他認爲兩人中挑了月華，並沒有錯，無論怎樣，月華比竹紋強多了。但他仍抱着以前的那種意見，竹紋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女子，要是沒有月華，竹紋做他的妻子，他也是願意的。不過有了月華，他沒法再愛竹紋了。事實是鐵般鑄定了的，他沒法去更改。他先以爲竹紋不會來，來了也是不會高興的，誰知她比別人更喜鬧，更快樂，更會說笑，他心裏也就釋然。鬧了整個下午，衆賓客才散去。晚上仁僧走到臥房，月華正痴痴地坐在燈下，見他來了，微微地一笑。「乏了嗎，你？仁僧輕輕地問。「不，我一點不乏。」她說，「我太高興了。」「我也是一樣的，今天是我頂快樂的日子，我畢生難忘的日子，世界上的帝王都不及我今天的快樂。」他坐在她對面的椅子上，兩手握着她的手說。「但是，」她忽然說，「不知爲甚麼。我此刻心跳得利害。」「一個人快樂過度了，自然會心跳的。」他笑着說。「人的遇合真是奇怪，要是不去法國，那也罷了；要是我去法國，沒見着你父親，那也罷了。偏偏見着他；偏偏他又是那麼好，偏偏他托我來找你，偏偏找着了，偏偏你又是這樣一個天生的好女兒。妹妹，機緣是那麼湊巧，我想書上說有月下老人暗地牽線，那種神話也是最有趣味的。要不是暗地有人在牽線，爲甚麼兩個毫不相識的人會結成最親密的夫婦呢？哈，哈。」「我心裏跳得更利害了。」她用拳掩着胸前，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地。「冲冲的不知爲甚麼？」「哈，哈，自然是因爲心中太高興了。」他大笑着說。「妹妹，我有了你，我在這世界上還求甚麼別的？上帝賜予我的太豐富了，我要在人前驕傲一切，我實在是值得驕傲的，因爲我有了你。」「我的心由跳



變成慄了。哥哥。」她皺着眉頭說。「像是要失掉了甚麼似地。」「自然是那樣，妹妹。」他笑着說。「人當頂高興的時候，生怕他的高興快要失掉，心裏總不無惴惴，你現在就是這種情形了。哈哈，我們太快樂了。」「哥哥，我心慌極了，我像怕你從我手中失掉似的，哥哥，你不會罷？」「咳，我的痴妹妹，一個人太高興了，說出話來都是痴的。你想，我們今結合了，是牛鐵樣把我們鑄在一塊，隨你怎樣分不開的。我們直到老，永遠是這樣甜甜地站在一塊，誰也折不開我們的。」「也許你說得對，」月華的心中像平靜了一點，「但是我總覺得這太美滿了，我疑心我是在夢裏，這好像不是真的。」「還有比這個再真嗎？」他握住了她的手。「你看，我們的手互相握着，這裏面有一股熱，一股生命，這不能假。」仁僧把手握得緊了一點。月華也笑了，她說：「這一晌外面變動太多，到處殺人，到處暴動，把我的心都嚇怕了。我們今天居然能幸福地結了婚，真是想不到的事，這太美滿了，倒令人難於相信似地，所以我才把牠當作了一個夢，我生怕從這甜密的裏忽然醒來。」「唉，這也怪不得你。在這種恐怖下生活着，誰都有這種心理。」仁僧的臉色變嚴肅了一點。「過兩天情形要是不對，我便決定離開這裏，母親要是堅持着不肯同走，那也祇好由她，想來他們也不敢對她怎樣。這地方是住不下了，我們到外面找一塊安靜的樂土去。」「祇要你和我在一塊，甚麼地方都行，我們還是趕快設法離開這地方吧。」「我們離開此地後，甚麼工作，我都不再管牠們了。我們可以好好地住下來，安靜地過日子，也許窮一點，苦一點，但我有了你，我的精神是愈快的，我的生活是美滿的，我並不希望別的甚麼。」兩人談了一回將來的生活

，做了許多未來的如花的美夢，夜已深了。月華舖好了枕被，仁僧換了睡衣，笑着對月華說：「你以前老是不讓我吻你，現在你過來，讓我好好的吻一下。」「不。」她搖着頭說。「爲甚麼不？你以前拒絕我的理由，說除夫婦外，你不贊成男女接吻，現在我們是夫婦了。」「不，就是因爲我們現在是夫婦了。」她笑着搖頭說。仁僧不由分說，走過去一把抱住她，她要逃也無處逃了。他把她那躲在懷中的頭捧了起來，又把她掩着臉的兩手分開了。她怕羞，只是緊閉着眼睛，但掩不住唇邊的笑紋。他在她臉上狂吻了一個遍，然後用嘴唇重重地壓在她那小小的嘴唇上，接了一個深長的吻。他和她嘴對着嘴這是第一次，兩人的心都跳得利害，大概是喜極了吧，兩人都流淚了。他們正這樣地享受人間最甜蜜的一幕時，忽然外面的大門擂得戰鼓似地響，許多人在門外亂亂亂亂。仁僧忙起身去看時，大門已呼的一聲開了，許多脚在院中走動，像是甚麼重東西在地上亂跳。他忙走出房門，堂屋中已站滿了穿藍制服的糾察隊，執着梭標短棍，高舉着燈籠。當頭一人，就是火燒鬼秦明，他見仁僧走了出來，忙說：「盧同志，本部有要事請你去談談。」「有甚麼事，這深更半夜！」仁僧驚疑地問。「有事就有事，你馬上走！」火燒鬼狞笑着說。「我現在又不是本部的職員，半夜請我去做甚麼？我不能去的。」仁僧搖頭說。「真不去？」火燒鬼逼近他一步。「今天是我新婚的兒子，怎能到本部裏去？」他見火燒鬼來勢兇兇，臉色難看，兩邊的燈籠高舉，照得梭標尖閃發亮，心裏慌了。「難道明天不行嗎，秦同志？」「不行，你現在就得走！」月華本站在門後偷看的，見樣子不對，像是凶多吉少，忙搶了出來，擋住仁僧，面對着火燒鬼說：「本部倒

底有甚麼事，叫他這夜深還跑去？明天不也是一樣？」「不關你的事，站開，本部只要他！」「要他做甚麼？他——一個早沒預聞外事的人！」「站開，給我站開！」火燒鬼把月華一掌推倒在地下。「我只要他！」仁僧見月華倒在地下，氣極了，不顧利害，迎上去一拳，打在火燒鬼的胸前，大聲地說：「你，有話好說，怎麼欺侮一個女人？」「好，你這反動派。」火燒鬼揉着胸直叫。「死在目前，你都不知道，還要逞強！同志們，細着他走。」糾察隊一湧而上，用一根粗索子把仁僧綁上。月華到地上爬了起來，哭啼啼地拖住了他「啞！老子要你的命！你這反動派，明年今日是你的週忌！」火燒鬼癡笑着說。「走，同志們！」糾察隊擁着仁僧便走，月華死死地不放鬆，放聲大哭。仁僧不由得心慌了，眼中的淚直淌下來。火燒鬼命糾察隊用強力把月華拉開，口裏冷笑道：「你拖着他做甚麼？你將來有你的世界！」走出堂屋門，仁僧耳邊聽得礮然一聲，像一件輕東西倒在地下，他一回頭，後面白尖尖的梭標頭齊指着自已，兩邊的人拉得他緊緊的，火燒鬼對着他癡笑。他長嘆一聲，低着頭，被他們推出了大門。

### 三十一

黑沉沉的夜裏，天上不見半點星光和月亮，黃昏時又下了一陣微雨，濱後湖一帶的路上因爲年久失修，路上鋪的石頭不但崎嶇不平，並且有一段沒一段，走起來異常濘滑。這條路上少有人行走，黑夜裏有一點半明半滅的燈火從西邊閃來，微光中照出兩個女子的身影。前一個稍高

大，棧一個身子略小，似乎比較地年輕。「姑娘，前面不遠就快到了。」走前的那個女人說，手中執着一盞小紅燈籠。「不要再哭，哭有甚麼用？快把眼淚擦乾，等會進門時，人家才不會起疑心。」走後的那女人低着頭，跟着脚步，抽抽咽咽地沒有回答，只是用毛巾拭眼淚。一陣風從湖面吹來，吹得燈光發閃，那高一點的女人忙停住脚步，轉過背護住燈籠，待風過去，才繼續往前走。「不要哭了呀，姑娘，光哭有甚麼用？你要見仁少爺，就不要哭，裝做平日一樣，混進了兩重大門，裏邊王司務才好替你想法子。你看，前面不就是總工會了嗎？」她們走過了湖的盡頭，轉過一條街，眼前一亮，一所高大的半中半西的房子巍巍地立在那裏，門前電燈輝亮，橫額是「總工會」三個大黑字，深深地刻在那石頭上。一條石階級直引到大門，門口站着六個執梭標的藍衣糾察，身上都掛着盒子砲，兩排子彈袋交叉地擊在胸前。她兩人低着頭剛走上石級，有一個年輕的糾察忽然用梭標當中一攔，笑着對那高一點的女人說：「又是來找王同志的！哈哈！」「莫胡鬧。」她笑叱着他。「有要事難道找不得他？」「你們倆太好了，冬嫂子，幾時叫王同志也讓我們共一共。」「放屁！」她們已走進了大門，她回頭對那年輕的糾察說。「看我不告訴委員長！」「委員長！他現在共得有好的在那裏，不要你了。」糾察們一陣哈哈，：嫂子無心理他們，裝做沒聽見，便帶着月華走進二門。二門有伴個女糾察，也是穿着藍制服，腳飄紅帶，腰繫盒子砲，手中執着糾察棍，黑的髮從帽簷下露了出來。他們正和一個穿短裝的人玩笑，見有人來了，忙站在兩旁，那着短裝的人也從後面溜了。冬嫂子向那女糾察中一個帶眼鏡的招呼了一下，便帶着月華走了進去

。月華把帽簷拉得很低，一條圍巾把脖子高高的圍住，她們並沒有看清楚她是誰。進了門又告轉了幾個灣，走到一條黑巷子，冬嫂子住壁間輕敲了幾下，只聽裏面呀的一聲，像是開得門響，一支手電在黑弄中一亮，一個着白色短裝的人蹣手蹣腳地走了出來。他把領子一提，細聲地說：「你們來了！害得我好好，生怕你們沒進得大門！」「現在能去看嗎？」冬嫂子輕輕地問。「能，剛好是老魏的班，我已說好了。先到我那裏去吧。」「不必了。」月華說，她從身邊遞了一大束紙給王司務。「現在就去看。」「現在去也好，趁着老魏的班。」他接了那捲紙，揣在懷中，再對冬嫂子說：「你去我屋裏等，回頭好帶姑娘出去。」他領着月華到黑巷中穿過去，走過了一兩間電燈很亮的屋子，裏面有麻雀牌的響聲，有骰子擲在碗裏的響聲，有女人的笑聲。可惜窗戶下部被藍綢子擋了看不清裏面，只見時時有幾個短髮的女人的頭在窗上映了出來。鼻子裏又嗅到一股香辛氣，髻髻像鴉片煙的味道。又走過了兩重沒燈火的院子，眼前亮了起來：一排低矮的屋子在院子的西邊，每一間屋有一個黑漆的小門，門上一個小方洞，方洞下一條橫槓，槓上一把鐵鎖。王司務走到此地，略遲了一會，立住了腳，正在四處探望，忽然東邊黑暗裏鑽出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那人走近前來，王司務忙把懷中揣着的那捲紙遞給他，他在電燈下數了數，點了一下頭，一語不發，向他們招招手，便向南走。王司務把手電遞給月華，輕輕地對她說：「你快跟着這人去，姑娘，說話小聲些，鬧得別人知道了，我們都沒有命，我担着大關係。有話快些和他說，我在這裏等你，快去快來。」月華聽了。忙跟了那人走，那人一邊走，一邊眼睛看着門上，走到一個小門前，立住了腳，

從身邊取出鑰匙在開鎖。月華這時心裏跳個不住，她聽人說仁僧受了刑，不知究竟怎樣，傷了沒有？心裏酸酸地忍了半天的眼淚，不由得掉了下來。但冬嫂子剛纔在路上又告訴她，說一點刑也沒受，不知真假如何？她心裏戰兢兢地，又是酸，又是苦，說不出難過。好容易那鎖開了，槓子下，門一開，那人把她向裏一推，重復關好了門，鎖上鎖，又加上槓，才獨自走了。她走進裏面，黑樾樾地看不見甚麼，雖然窗外有一線燈光射進來，她剛從亮處來，眼花花的也看不清。遠了一會，才看出這是一間又小又低的屋子，全屋中沒一樣傢俱，靠東邊的地下，有個蹲着的黑東西，蟠伏在角落裏。她走過去一看，原來是仁僧昏沉沉地倒在地下，動也不動。她雙膝跪了下去，眼淚汪汪地長流，挨着他的耳邊，輕輕地呼喚：「哥哥！哥哥！」半晌，仁僧眼睛睜也不睜，像仍是昏迷未醒，口裏亂罵：「你——你這狠心的禽獸，你要殺就殺，怎麼這樣拷打我？」月華聽了，心如刀絞，淚珠點點滴在他的臉上。仁僧一翻身，禁不住哎喲連聲，月華忙過去扶住他的頭，連連叫着：「哥哥！哥哥！」仁僧猛一睜眼，見一個女人在他旁邊，再一細看，見是月華，忙說：「這——這是做夢嗎？」「哥哥，哥哥。」月華哭着說。「是我來看你。」「呵，這——這是陰間了。」「哥哥喲。」月華哭得更利害，抱着了他的頭。「是我來看你，你——」「哎——」他嘆了一聲，仍閉着眼睛。「你何苦又跑來呢？」說完，他流淚了。「哥哥，你——你到底受了刑沒有？」她挨着他的臉，哭着說。「沒有，沒——有。」他仍是閉着眼睛。「妹妹，你何苦來看我？左右我不過一兩天內就會出來的。」月華見他頭髮蓬亂，臉上消瘦了許多，傷心極了。他仍是穿着被捕那

一晚上的白睡衣紐子都扯斷了，月華想替他扣好，剛用手去托他的身子時，他禁不住慘呼了一聲，月華嚇得忙止住了，顫聲問：「你不——不是說沒受刑嗎？」她見他只是哼，不說話，屋中黑暗，又看不清他身上到底怎樣。猛然記起王司務遞給她的手電來，忙取出按開了電門，才看出仁僧那件白睡衣上，花花淋淋的滿是一大塊一大塊的血跡，好像染坊裏新出染的花布一樣。再看他臉上，也有一些血跡。她伏在他旁邊一邊撫摩，一邊哀哀哭着說：「哥哥，你被人打到這樣，怎還忍心瞞着我？告訴我，到底怎樣？」「唉。」他哼了一聲，知道隱瞞不住了。「妹妹，你已知道了，我本來想不告訴你的，如今只好說了。我前晚捉到這裏，徐雄那東西見了我，不由分說，就抽了我五十馬鞭子，抽完又踩夾棍，可憐，我兩隻腳幾乎都給他們踩斷了，徐雄，那——那狠心的東西。」「哎喲，他們忍心下這樣的毒手嗎！」她用右手去撫摩仁僧的腳，忽覺得手上一濕冰冰的，用電光照，五個指頭上盡是鮮紅鮮紅的血，她淚如泉湧。「哎，腳上還流着血呢，我的天，這怎樣下手哪！」「那是今天下午用荊條抽的傷口，剛才我的腳一動，又破口了。這個我禁得住，我咬緊牙關忍受。只有徐雄那東西加我的侮辱，我實在難堪。每次他強着我高呼余黨萬歲，高呼打倒，我是一個本會會員，我至死不能聽他的話。他拷打我，一次比一次利害，拷打的時間一次比一次延長，今天拷打了一點半鐘，還沒逼得我開口，說明天有更利害的。好，我希望有更利害的，我希望死，左右在余黨的鐵蹄下，我是想不作活命的。我身體受痛苦，我精神上却一點不懼怕，我勇敢地去接見死神。」「哥哥，哥哥。」她抱着他的頭哭，眼淚滴在他的臉上，與血跡混合在一塊。」

你放心，只要能設法，不怕怎樣的犧牲，我是要救你的。」「你不必枉費精力了。」他搖著頭說。「我知道徐雄早就想擺佈我，但我沒想到他有那麼快。他已決心要弄死我，託人說也無益，唉……」說罷，我妹痛哪！」「我找了子衡他們，他們都說替你想法子。」她哭着說。「你母親和妹妹都來了，她們都在替你設法。」「怎麼給她們知道了？唉，哎喲。」他身子一轉，觸着傷口，一陣疼痛，由皮膚直入骨髓。「等我死後，再通知她們也不遲。你替我勸勸她們，不必悲傷，人生百歲也是一死，死算得甚麼？」他口雖這樣說，說到此地，心中酸楚萬分，熱淚奪眶而出。月華來看着他的頭，哀地哭泣，說不出半句話來。「我，我對不起你，半途丟了你。」他流着淚說。「妹妹，我們要等來生——唉，我們只好期待來生了，天哪，怎麼爲我安排下一條這樣的命運？——妹妹，你不要哭，哭得我更難過了。你前途是遠大的，你努力讀書，好好的保重身體，我死了也快活。要是死後真是有鬼的話，我將時時來看你。我是死也忘不了你的。我的妹妹，誰教我們生在這樣一個時代？命運要怎樣支配我們，我們沒法改變的，只好憑牠來宰割。」「哥哥，你快不要說這樣斷頭話來。」他跪地下，臉緊緊地挨着他，却不敢擁抱怕碰着他身上的傷口，她從口袋裏摸出一捲鈔票輕輕塞在他身旁。「這是票子，好好收着，牢裏好用。事情仍是有希望，明天，是明天，我的哥哥馬上會出來，我相信你不會有別的問題，哥哥，你放心，不要拗他，叫你賊甚麼，你就賊甚麼，免得目前的苦，我定設法救你，你是沒罪的，又沒犯法，你放心。」「不中用，妹妹。」他說。「賊那樣的口說，打死我也不行。他已決心要弄死我，要弄死一個人，還不容易？以



前比我更無辜更可憐的人，不知給他們弄死了，多少。連屍身都沒下落！我，我，我現在只等死了。『我們生死都在一塊，哥哥，我的哥哥。』她抽咽地哭泣。『我捨不得你，你要死，我陪着你死，要我活，除非你能生。』『痴孩子，不要痴了。』他硬着心說。『來，讓我多看看你的臉，多看看你那一雙眼睛，我好記着，記着，不致忘記，我有了這些，我勇敢地死，我沒半點懼怕！』他費盡了全力，才舉起了他的雙手，抱着月華的頭，一陣熱淚，忍不住又流了出來。月華也抱住了他，兩肘支着自己，不使身體壓着他，怕壓着他肩頭上的創口。這樣，兩人嘴唇對嘴唇。結婚——即是被捕的那一晚，他們第一次接吻，今晚許是最末的一次了。兩次都流着淚，不過那一次是喜悅，這一次是悲哀。兩人這樣嘴唇接着嘴唇，都緊緊地吻住，不肯放鬆，知道這一鬆手，就像脫線的風箏，永遠沒法子追回來。他們默默無言，熱淚從他們的眼中流出，如開了閘的溪流，汨汨地不歇。門外有了腳聲，接着鎖開得響，門槓滾在地下，門也開了，那高大的人影站在門口。月華知道是來催促她的，她心裏一陣酸痛，一個臉放在仁僧嘴上，抬不起來，口裏嗚嗚的哭得更利害。那人見她不肯動身，走過去一把拉了她起來，夾住了她的右臂，拖着她往外便走。她悲哀的回頭對仁僧說：『哥哥，好好保重，我，我定設法救你，你放心。』『再見，妹妹，我們上帝面前見！』他苦笑，勉強側轉半個頭，望着她被挾往門外。門鎖好，槓好，那高大的人挾着她又往北走，王司務和冬嫂子忙來接着，她昏昏地由冬嫂子領着出了總工會的大門。冬嫂子伴送着她一直到家，月華請她家去坐，她說：『夜已很深了，姑娘好好保重，不必憂愁，仁少爺遲早會放出來的。』

說完，她走了。月華走進堂屋，忽見一個女人坐在裏面，她猛吃一驚，仔細看，才知是竹紋，不覺怔住了。「哎，你回來了，我等了許久。」竹紋站了起來說。月華起初是愕然，半晌才說：「想不到你夜深還跑到這裏來。黃媽，黃媽，倒茶來，黃媽！」「不必了，我吃了茶，已經吩咐她不必招待我，教她睡去了。」竹紋放低了聲音。「此刻不必鬧這些，告訴你，仁僧很危險！」「怎麼？」「仁僧很危險！明天有性命的危險！」「真的嗎？」月華慌張的問。「千真萬確，我從余黨裏聽來的消息。」「這可怎好！」她慌了。「姊姊，你得救他才好，你是黨裏的執委。」「傻孩子，我要能救他，我早救了。」竹紋似乎嘆了一口氣。「我一個沒有多大威權的女人，爲他奔走了許久，總是沒結果，有甚麼辦法？」「這個，姊姊總比我強，看他平日的分上，也得救救。」她着急得了不得。「真是困難，沒有法子，明天正午十二點就要開刀。」竹紋現出失望的樣子，嘆息地說。「這太慘了，姊姊，不看他分上，也要看他母親分上，總得想法子救他。」她悽然地哀求她。「有倒有一個，須得你自己去才行。」竹紋見時期到了，才慢慢地說到本領。「有甚麼法子？告訴我，只要救得他的命，死都情願。」月華說。「這次仁僧的性命完全在徐雄手中，定了明天殺仁僧的話，也是從他口裏傳出來的。」「這萬惡的東西！」「可是，他却說，你是他所最崇拜的人。」竹紋狡笑了笑。「所以要救仁僧的性命，除非你明天去找徐雄。」「……」  
「救仁僧的性命要緊哪！」竹紋見她不說話，逼近了她一步。「現在仁僧的性命不懸在徐雄的手中，倒懸在手中了，你要不去救仁僧，便是你殺了他。」「唉，天哪。」她眼中飽含

着眼淚。「徐雄明天在總工會等你，你進去，自然有人跟你去見他。」……  
……「她哭了。」記着，明天十二點鐘以前，要去見徐雄，別誤了事，仁僧的命在你手裏。」……  
……「她仍是無言地哭泣。」好，再會吧。」竹紋見月華似乎默認了，此來的使命已完，她心中很高興。「我等著聽你的好消息。」竹紋起身往外走，月華含着淚送她出來，見門外黑暗得很，淒然地對竹紋說：「外面很黑，你難道燈光都不帶一個？」「我有手電，不會迷路的。」竹紋取出手電一按，面前現出一道白光來。「我的前途不是很光明嗎？不要忘了，明天十二時以前。」她默然不作一聲，只見白光在黑暗中一閃一閃，竹紋轉過了巷口，那白光也不見了，眼前只是一片黑。

### 三十一

「殺，殺反動派！」「來，大家去看殺反動派！」「哈哈，今天一共聽說有七個，好看煞人！」「小麻子，你，大頭，你，你們也去看嗎？」「哈哈，哈，三天沒看殺人了，難過得很，癮又發了！」「哈，哈，你今天又過得癮！」街上的羣衆如潮湧一般，肩推着肩，肘挨着肘，都往學坪裏去看殺反動派。兩邊的舖戶和合作社都把街上擺着的貨物挪進些，免得被壓壞。有幾家沒預先弄好的，臨時去收拾，羣衆一擁，於是乾蝦子紅辣椒之類整堆的被踐踏在羣衆的脚下。有時一隊赴會的工會大隊，洋鼓洋號遠遠的吹來，兩株大旗在人頭上飄揚，大隊旁每隔兩三步有一個執棍的糾察護衛着大隊，手裏的響蔑片抽得拍拍地響，要在這插筍

般的羣衆中抽出一條道路來。站得近的羣衆任兩邊讓。站在後的要信志那。行的工會又要往前湧，於是站得近的吃虧。挨上許多響聲片。這樣，一條大道才閃開在前面，工會的大隊高喊着口號，昂然地去赴學坪的剷除反動派示威大會。這時有一個女人，一個很年輕的女人，她頭髮梳得光光的，一陣幽香可以從她頭上嗅得出來，臉上薄薄的有一層粉痕，眉毛畫得黑黑的，嘴唇塗得鮮紅，衣飾很整齊，打扮得像一個赴去密約的情人。但看她系鎖着雙眉，慌慌張張地在人叢中亂擠。比別人格外着急，又好像有一件重大的事壓在她心頭，像載不起那事體本身的笨重的悲哀；她這樣在人海中慌張地向前奔擠，低者頭不敢亂望。衆人因為她是女人，又見她衣服裝飾很時髦，怕是總工會或者黨部罰甚麼人，再不然就是他們的親友甚至愛人，不敢得罪，由着她用兩手去亂推亂擠，讓出一隙的路給她向前鑽着。因此她得繼續地向前走，沒有遇到多大的阻礙。她的心這時給悲哀和恐懼整個的佔據了，慌慌地像餓又像病，脚下軟軟地，全身幾乎要隨着兩腿軟下去。她兩手緊緊握着拳頭，想從這對緊握着的拳頭恢復全身的氣力來。「前途只有這一線生機了。」她想。「只要救得他的命，犧牲怕甚麼？我，唉，天哪，我心裏爲甚麼這樣戰戰兢兢地？天哪，你賜給我以鎮定和勇氣，好去救我的人。不要使我的臉色變得難看。使我比平常更美麗更動人些。只要能救了他，你事後就馬上教我變成一個醜惡的老婦，我都情願。天哪，你佑我，前途只有這一線生機了。他要不得生，我也是活不了的，他一家人也是活不了一了的。」她擠着，擠着，這是暮春三月的天氣了，陽光從屋頂射到人叢中來；天上有幾絲游雲搖擺在蔚藍的空中；一團熱氣起於羣衆中，蒸得人悶悶的。她擠

了一會，加以心中着急，出了一身汗，她取出手巾，拭去了臉上的汗珠。她怕汗珠把臉上擦得均勻的粉痕弄得難看，又取出懷中的小鏡子照了照，粉痕仍是好好的，幸喜沒有弄髒，但自己的面龐，因一連幾晚沒睡，却消瘦許多了。她嘆了一口氣，見左耳旁頭髮的夾子鬆了，有好些頭髮披散到眼邊來，她停住了腳，用手去重新弄好。她正在這夾頭髮的時候，忽然前面一聲吆喝：大眾往後一齊，幾乎把她擠倒。好容易她才立住腳，衆人也跟着立住。腳，大家伸長着頭，蹣起了腳跟，齊齊向前望，好像期待着甚麼降臨。她雖也伸着頭向前望，心裏却突突地跳個不住。前面又是一陣大亂，人往後退，像卜落的海潮。接着人聲中又是一聲吆喝，有人高呼着：「反動派來了！反動派綁着赴殺場了！」衆人聽了，跟着一聲吆喝，這吆喝像水上的波紋，從街上的這頭傳到街的那頭，羣衆中起了一片似歡呼又似嗚彩的聲音，像地雷爆發了一般，震得大地都像在閃動。她耳邊聽得衝鋒號叫和竹板互擊着的聲音，忙擠向前一點，只見前面高高的有兩株紅綢繡花大旗，四週圍着統絲條，後面有一株橫着的竹布，更是舉得高高的，兩端給旗子擋住了看不見，只中間露出一個大黑字。後面是一些磨得雪亮的梭標尖頭，閃閃地在陽光中發亮。四圍又起了歡呼聲，有人高叫：「看，殺反動派了。」她一陣發昏，火星在四處亂冒，兩耳嗚嗚地亂鳴，眼前的景象逐漸模糊起來，起初還似乎有一些紙旗子梭標糾警棍在人頭上閃過，末後只有黑黑的朦朧的人頭，最後是眼前一片黑，甚麼也看不見。大隊走過去了，羣衆又跟着向前擠，她被大家擠着，自主地走了幾步，意識才漸漸地恢復過來。只聽旁邊有一個老年人的口音說：「我說呢，我們正往學坪

去，怎麼赴幾場的反動派倒迎着我們來，我早知一定不是的。」「你老人家也只現在會說。」另一個人接着說。「剛才打打弟，弟弟打，吹着衝鋒號，你也以為是的呢。」「哈哈，快了。」另一個人說。「十二點鐘一敲，七個人頭都要落地，好看，三天沒看這把戲了，不知老蕭的手法又進步了沒有？」「現在是甚麼時候了？」老年人問。「十點鐘只差一刻了。」那人假意在看錶，所以半天才回答。「哈哈，前面不就到了學坪？我們那裏等去！」「是，站東角七去等。那些證遺囑演說的玩意兒沒聽頭，我們要看那把戲，哈哈，三天沒看了。」前面已是坪學的入口，有十多個糾察把守住口子，不許人亂擠，竹板短棍舉得高高的，羣衆像滾沙般湧了進去。月華望了望那裏面，當中的主席台上正貼着許許多多的紅黃藍白各色標語，飛舞的旗幟下萬頭攢動。她無心去看那些，好容易才從那潮湧般的人羣中搶出一條路，再往前走。她心裏着急得甚麼似地，尤其是聽了剛才那些話。漸漸地離學坪遠了，人也稀了；她看看錶，已是十點零十分，離十二點只有一點五十分了。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想提起腳往前飛跑，但力不從心。她從昨晚到現在，沒吃過半點東西，清早就忙着收拾，勾臉，擦胭脂，搽香水，在人叢中又擠了這一天上午，一身酸痛，她實在倦極了；全身的骨架像脫了筍一般，要一根一根也掉下來。她忍耐着，鼓起全身的力量，一步一步挨着向前走。她知道這是最後的一線生機了，幾條命都懸在她手裏，現在已沒剩下多少時候給了她，她要在半點鐘內趕到她的目的地。不怕前面是刀山，是血海，她都要拚命過去的，不怕自己的腳折了，手斷了，用身子在地下滾，她也要滾到那兒的。她脚步難抬，走一步，痛一步，心裏慌張

·更走不快，好容易才走到了後湖。湖中有許多漁船，船頭上有人撒網捕魚，銀白色的魚初從水裏捕上來，亂跳亂蹦，牠們想散脫那包在週圍的網罟。漁翁的網收攏得愈緊，牠們收攏得愈利害，最後終歸是給，漁翁一收拾在裏內。她再望對岸的楊柳，楊柳已發了嫩芽，春風吹着牠們，搖曳出一股勃勃的生氣。有一兩隻燕子輕輕地掠過水面，一展眼又飛到別處，她們大概是在銜泥銜草，重築牠們的舊巢。她想，要是不遭這樣不幸的事，這正是情人的天氣，她也和這燕子一般，在春光中嬉遊着，享受這天公特爲情人而設的大好春天！她雖是這樣想，但脚下却一點也不敢懈怠，仍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走過了後湖，人漸漸地又叢密了，再轉一個灣，總工會已在前面。門外圍了好些人，內中雜着許多穿藍衣的糾察隊，還有婦女和小孩。他們時時伸着腦袋去望那總工會的大門，一面在唧唧地談論。她走近了那大門，却不一下就走上階級去，遲疑半晌去，又退立在邊，身子靠在牆壁上，臉色慘白的，兩手不住的搓搓，羞憤在她心中燃燒。她想轉回來，但站在她旁邊的一團人羣中，有在說話。「快出來人子，只差半點鐘就要上綁了！」一個沙沙的聲音說。「殺，殺反動派！」又一個說。「出來就跟着走，一直到學坪，看了七個腦袋落地才回去吃飯。」另一個聲音說。「哈哈，有三天沒見總工會綁人出來殺了，好容易今天有七個，怎麼不多殺一些？」她聽了，猛然一驚，如夢初醒地從懷中取出來小鏡子和梳子，捋好了頭髮，取出粉紙在臉上拭拍好了，收拾了東西，又把衣服整了整，才咬緊牙關，兩手握拳頭，逕往總工會的大門走去。她走進了總工會的大門，那對面掛着的大鏡正喘喘的敲了十一下

### 三十三

「現在只有兩條路擺在前面，水女士，請你隨便挑一條。」她假笑了笑，露出了幾顆金牙，緩緩的說。「向左一條路，那是反抗，本會到底，一點也不妥協，你仍是保持你的清高，像——像那晚上一樣，不過盧仁僧的命是保不住的了。向右另是一條道路，只要女士肯妥協一點，凡事沒有不好辦的。此外沒有別的法子，除了這兩條路，女士也別再想走第三條。現在是全看你肯不肯妥協，盧仁僧的性命全在女士一言了。」這是總工會委員長的私室，靠西有一張西式的寫字檯，檯上亂擺着一些印刷品和標語之類；一隻墨盒掀翻在半邊，幾個紙煙筒子像站衛的兵士一般排列在一大捲印刷品的旁邊，桌後一張搖轉得動的靠椅，上面坐着的是總工會委員長徐雄，他手拈着一根紙煙，右腿橫在左膝上，一個一個的煙圈從他口裏噴了出來。那烟圈一直連綿不斷地送到一張銅床頂上，銅床上掛着雪的羅帳，上面鋪着厚絨的毯子，一對鵝絨的枕頭，在一塊，頂着「甜夢」兩個紅字。床的旁邊一大塊牆壁，正中是余黨領袖的一張半身大相片，四圍是一些友人的相片，有半身的，有全身的，有坐的，有站的，有抱着作接吻的姿式的，有裸着上身只留一條抹胸遮着前胸的，下款的署名各自不同，但上款起頭却一律是「徐雄同志」；「熱衷的壁間開着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窗，窗的下半部用一種厚的黃絨深深地遮着。窗旁掛着的一日華，她正對着徐雄，兩手小攔放在膝間，照例緊繃着，默默地望着下面。她聽徐雄說着那幾句話，抬起了頭，勉強地對他苦笑着說：「難道真的沒有



別的法子了嗎？我想你定能替我想個法子的。」除了這兩條大路，此外實在沒有別的法子了。」他冷笑着說，輕輕彈了彈烟灰。「他，可憐，他是一個無辜的人。」他哀求地說。「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的。這幾個月來真說與聞外事，連大門都沒多出——」「女士頂好不要替他多辯護。」他翻轉着脸說。「哼，A社的重要人物，黨內組織，他們早就要辦他了，我因為女士的關係，姑終教他們緩着。」「那麼，你現在放了他，我更感激你了。」「放了他，哼，你不知道黨的紀律。」他的身子又轉過來對着她，噴了一股烟圈。那金的牙齒在烟霧中閃閃發亮。「我擔着千條多大！除非——」「除非怎樣？」他急急地問。「要他的財產，我作得主，全部充公，只要救得他的命。」「現在誰要他的財產。只要他的腦袋！」他打鼻子裏又噴了一聲。「財產遲早是要充公的。」「你可憐他吧，他有老母，有妹妹……」「不必多說了，他的命現在在我的手裏。」他揚着左手，在空中握了一個拳頭，舞動了一下。「只有一刻鐘要上綁了，我給你的那兩條路，你到底走那一條？」「徐先生，你得可憐他，他一個無辜的人。」他嗚嗚地哭了，用手巾掩住了臉。「你，你也得可憐我。」「我是可憐你，才給你兩條路你去呀！」他仰着頭，又噴了一口烟。「反動派捉到這裏來，是沒經過三大的，隨到隨殺。因為你，我才等了兩天。」……「她哭着，只是哭着。」哈哈，我以為你不來了，你畢竟出來的，我知道你捨不得他死，哈哈。」他得意地狂笑「……」他仍是哭。「到底怎樣？走那一條路？革命？妥協？」……「她哭得更利害，她的頭深深地伏在兩手間。」「你們女人生成是這樣可惡。」他把紙烟放在桌上的煙灰碟子裏。「想把眼淚來制服

男人！別人怕女人的眼淚，我是不怕的！我徐雄最富於革命性，從事革命的人還怕你哭！哭，你只管哭，哭不出盧仁僧的命來！到底怎樣？別誤我的事了！」他仍哭著，肩頭一聳一聳地動，他的心碎了。他實在不知走那一條路好。反抗，革命到底嗎？仁僧的性命眼看不能保。妥協？仁僧有了命出來，即使他不想究，但怎麼對得起他？自己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和仁僧相處那麼久，始終保守得水晶般清潔，爲什麼要獻給這樣一個吃人的禽獸，讓這惡魔來糟蹋？這兩種觀念在她心中戰爭個不休。她嗚嗚哭了。「我的女士，你說一聲妥協，就完了嗎？」他見她一頭黑髮夾在走隻白手間，窈窕的身子隱伏成一團，實在動人得很，慢慢走近了她。「時候快會了。」她把身子一偏，仍是低著頭哭。「你來看，看這窗下。」他扯開了窗簾，拉了她起來，指着窗下說。「他們隊伍都快排好了，劊子手老蕭在對面試刀了！」她跟着他的手望下去，膝下站着幾排糾察隊，白的梭標尖子在每一個肩膀露出來。胸前的紅帶被風吹着，一律向左飄起。有一個像隊長模樣的人正在檢閱他們的服裝，口裏像用在說甚麼，一些民衆圍着看。遠遠的一顆老枯樹旁擊着三匹白馬，有一個苦力模樣的人在用力刷洗。林間的草裏有人圍成一個大圈子，圈子中一個高大的身子，正手執着一把大刀虛擺着殺人的姿勢。大刀在空中劃了劃，白光在日光中一閃，刃把上繫着的紅綢子跟着揮動，圈子裏外騰起歡聲，有的在熱烈地鼓掌。她眼前一閃，圈子裏似乎跪着仁僧，只剪兩臂，亂蓬着頭髮，兩眼望着地下，上身是赤裸的，肌肉似乎左顫動，旁邊有人扶住他。那高大的人一手扶着刀把，刃尖插在地下，紅綢子隨着風飄動，一手橫撐着腰，眼望着仁僧的頸子



是爲他。」他柔聲的說。「你想：雷厲風行地捉了他來，不但不殺，反一下放了，他們一定對我懷疑，我是不緊要的，他們不把我怎樣，盧仁僧却更吃虧了，你想想看，是不是？」她的哭聲稍小了一點。「我目前一定不給他苦吃，過上一年半載，有機會我——他出來，只要你記得我的好處就是了。」她雖止住了哭，但仍是用手掩了臉。一聲不做，抽咽咽的。徐雄見她種可憐的樣子心裏越發發憐愛她。挨近去想擁抱，手剛觸着她的背部，她身子一擺，灑脫了他。徐雄再挨近一步時，她猛然站了起來，避到一邊，手扶着銅床的柱子，低頭嗚嗚的哭了。外面有人輕輕地在敲門，門敲了三下。「誰？」「我。」秦明嗎？有話說就是了，不必進來！」「是，隊伍擺好了，現在已到了十一點三刻，要趁殺場了，請委員長發令捉人！」「怎麼樣？」他對月華說，走到桌前取出紙筆。「現在不客你再緩了，走那一條路？革命？妥協？」半晌，月華哭着說：「你不要殺他，我——」她實在說不下去了，伏在床柱上抱着頭痛哭。一會，她聽得筆擲在桌上的响聲，門也鎖上了。外面一聲聲吹得嗚嗚的，悽悽怕人。一個重的東西壓在她的身上，她的眼淚長流，從前角一直流到枕上。她緊閉着雙眼，昏昏地不知外界一切了……總工會前面擺好的糾察大隊向東開走，嗚嗚的號聲在前引導，雪亮的梭標在人頭上閃動，左右擠不開的是看熱鬧的羣衆大隊走了一半，一半停着沒動，仍站在西頭。總會的門內一聲吆喝，綁出幾個赤膊的男子，頭上戴着高帽子，像戲中的小丑一樣，那上面大大地寫着「反動派」三字，各有兩個衣袖扎得高高的酒氣薰人的糾察在旁邊緊緊地抓住，匆匆地從內走出來。走頭是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孩子，流着淚，臉上嚇得慘白，戰兢兢

地直抖。最末是一個白鬍子老頭，也是戰兢兢地，雙淚長流，口裏剛喊了一聲：「冤枉哪！」旁邊扶着個黑鬍子左右臂來打了兩個嘴巴。打得他口中鮮血直噴，噴在那雪白的鬍子上，紅紅的，亮晶晶的，像掛着幾條紅珊瑚瑪瑙。門外一聲吆喝，人跟着一擠，那站在旁邊手執扶大刀的老蕭上了馬，兩邊的糾察隊叫出了開步走的口令。「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一個黑麻子數着說。「怎麼只有六個？不是今天要殺七個反動派嗎？他娘，怎麼少了一個？」「七個，是七個。」一個鴉片煙鬼說。「六個，我數了，是六個。」另一個人說「他娘，說殺七個，怎麼祇六個？」黑麻子仍是奇異地問。「哈哈，只要天天殺人，管他多少，六個也够過癮了。」鴉片鬼露着那一排汗黑的牙齒，咧着嘴哈哈地說。「唉，怎麼天天殺人了？」「一位時代落伍的老頭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說。「你，你這反革命，你這老朽腐化份子，打倒你！」黑麻子大聲地罵。「對反革命仁慈，就是對革命殘酷，這種最易白的道理都不知道，來，捉住這反動派，老朽，腐化！……」老頭見事不妙，沒等他說完，便把頭一低，從人叢中逃跑了，黑麻子見找他不到，大隊又快走完了，看殺人要緊，只好對自己殘酷一次，沒有再去跟尋這昏庸老朽的腐化份子了。

### 三十四

竹紋坐在縣黨部婦女部長辦公室裏，一人在痴痴地默想：仁僧的命這次算是保全了，自己連日在外面的宣傳，算是很有成效，不但盧姑媽相信仁僧的命是他救的，便是同在黨部裏的

張平衡也都相信了，暗地說：好幾次感謝的話。只要仁僧一出獄，他一定也會相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再去多和他往來。還怕不容易從月華手裏奪過來？但月華失身的事，也要暗示給仁僧才好！這樣，仁僧一定不起月華，勝利當然歸諸自己，月華再也不能和她爭奪了。想到這裏，她覺得很高興，臉露出了笑容：忽然一個念頭又襲上了她的心頭：高山對自己始終是緊戀着，自從仁僧入獄後，他追求更甚，自己對仁僧的愛情去又永遠沒減低過，她不能愛高山，她現在怎樣處置高山？從前仁僧對自己冷淡時，確也曾決定嫁給高山，只要他對仁僧已是到了絕望的時候。仁僧却又偏不給她以完全的絕望，和月華結婚的那天，她以為絕望了，誰知天又給她這麼一個奪回的好機會。但拒絕高山嗎？萬一仁僧出了獄，仍是戀着月華，不愛自己時，那又怎麼辦？這使她如感覺得困難。想到高山，高山忽然從外面來了。他手中提着一個藤包，包內放着食物和一個熱水瓶，滿面笑容地邀她同去遊山。她略遲疑了一會，終於答應了他，起身收拾了東西，整了整衣服便和他一同往外走。松山縣城西去兩里多路的一個有名的山，山勢並不高，却很大，遠看去像一個伏在地下的獅子。山上有許多多松樹，因為鄉人迷信風水的關係，附近山上大大小小的樹被吹得乾乾淨淨，這松山上的松樹却好好的保存着讓牠們自由的生長，把這山上的景緻點綴得極好像。四五人合抱不來的松樹，在這山上算是頂尋常。上頭的松針緊緊的接着，遮得山上一片陰涼。風吹來，一陣吹濤，熬是入耳。這是一個醉人的暮暮天氣，微風緩緩地吹來，吹得人心胸顫顫的。野外的花，謝了一些又盛開了一些，接連不斷地把這世界裝點得錦繡燦爛。鳥兒歌唱着各式各樣的調子，好像讚美這春

光，又好像惜這春光。野塘的春水漲得與兩岸齊平，塘邊的春草被浸得只剩半個身子在外面。暗風吹來，輕吻着綠波。天外有幾絲淡淡的微雲，紗幕般籠着碧藍的天空。春意熱鬧在水邊天上與人間，這真是一個醉人的暮春好天氣，是情人們不肯輕易放過的好天氣。這天郊外的遊人不少，往松山去的人格外多。男的穿着短服或軍裝，肩上的皮帶和腳下的皮鞋擦得比平日更亮，踏着雄武的步子，全身充分地表現出一種革命的精神。他們手臂間多半挾着一兩個旗袍短髮的女同志，像一個中古時代的騎士——不，那是時代的廢物，怎能比方我們現代的革命青年？應當說像一個前線上凱旋歸來的武裝同志，說不出的榮光，說不出的高興，在這春光中舞着，跳着，有時合唱一曲「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步伐更見整齊，精神格外煥發，不用說，這對於革命工作是大有幫助的。竹紋和高山沒有臂挽着臂並肩地走。竹紋走在前面，低着頭在想甚麼，不十分注意路旁風景，高山跟在後面。時時望着她，想走上前去和她並着肩，却又不敢，現出一種趨避的樣子。他們走到了路的盡頭，遠遠地望得見那蹲伏着的松山；一彎紅牆從茂密的青松中隱約的露了出來，白雲堆在山後的高山隈裏。有幾隻蒼鷹在空中打旋，雌的和雄的互相追逐，像風車一般，越轉越高，却老是不能合在一塊。近山的路旁植着許多桃花，已近凋殘零落的時候了，落英把路上鋪着的白石掩沒了許多，有一些飄浮着在路側剛灌滿了水的田裏。有時一風過，吹得地下的桃花和樹上的殘花片片作蝴蝶舞，像下了一陣花雨，行人的衣襟和頭上落得到處是花片。他見她的頭髮上粘着幾片殘花，這是他一個走近她的好機會，忙趕了幾步，到了她的肩後，替她用手輕輕地拂下了那凋落的花片，含笑

地說：「討厭的桃花，偏喜落到你頭上來，他也像懂人性似地。」「你又說痴話了。」她回頭笑了笑說。「這是你一人的猜想，桃花懂得甚麼？」「哦，不錯，」他跟她並排走着說，「是我一人的猜想，唉，我真笨，又把話說錯了。」她沒有回答，低着頭往前走。他見她小語，一時又想不出別的話來，剛才說起了頭，好像有許多話要說似地，忽然中斷了，再也不想不出。只好跟着她走，一面慢慢地搜索枯腸，預備有機會再繼續談話，他們走到了山頂，揀了一顆大松樹下的石頭坐着，春春的陽光晒得人有些熱意，他們走了三四里路頗覺疲倦。高山用手巾拭汗，竹紋微微嬌喘，不住地用手巾當扇子扇，忽然松林間一陣清風，從山角下吹來，吹得人頓時涼爽了許多。「哦，對了……」他像想起了甚麼似地。「剛才我們出城，不是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很似水月華嗎？」「不，那一定不是她。」她回答說。「自從仁僧被捉了以後，她簡直連大門也不出，整天唸起佛來，除了甚麼大士庵的了空外，甚麼人，她也不願見。」「小小的年紀懂得甚麼佛不佛。」他笑着說。「唸佛，哼。」「你懂得甚麼？」她冷笑著說。「一個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自然想在宗教內求安慰，佛都是失意人信的。只要仁僧一出獄，她自然不會再唸甚麼佛了。」「是的……佛是失意人信的，我們努力工作的人還是用這調吧。」他打開紙包，取出幾塊蛋燕舖在紙上，又從熱水瓶裏倒了一杯開水送過去。「我們需要的是熱的，能解決肚內的民主問題的，像這熱水和蛋糕便是。那冷冰冰的佛，讓那些背時人去唸吧！」「唉，我只怕仁僧出了獄，她似乎並沒有聽到他剛才說的話，也不伸手去接茶杯，不會再要她。」「爲甚麼！」他隨便的問了一句，



茶杯仍是端在手裏，等她來接。「這都不知道！」她鼻子裏哼了一聲。「她，她失掉了她的貞潔。」「竹妹，你又是封建思想了，那算甚麼！」他見他只是不接茶杯，便自己喝了。「仁僧跟他那樣好，他一定不會重視那些的——只怕他永世沒有出獄的希望了。」「你爲甚麼老是希望他那樣？」她有點氣了，把半塊沒吃完的蛋糕望山下一丟。「你希望他永世出不了獄，你就——」「你何必那樣性急？你不知道這中間的緣故。」他忙分辯說，蛋糕也不吃了。「黨裏早決定要殺他了，因爲徐雄戀着水月華，攔住不許殺。只要水月華不如他的意思，仁僧的性命就難保。並且黨有了決定，只怕徐雄也難拗得轉。」「真的？」「那個騙你不成！」「黨的決定？開執委會議爲甚麼我沒聽見說？」「你以爲是那個黨嗎？」他放輕了聲音，挨攏了點。「老實告訴你，余黨早決定要除掉他，黨的話是鐵一般的不能違抗，徐雄他也不敢怎樣。」「……」他沒有說甚麼，低着頭像在思素甚麼。「所以，紋妹，仁僧是沒希望的了，事實像棺材入了土，已經千定的了。」他又挨攏了點。「其實我跟他也是親戚，我何苦紅口白牙地咒他不好呢。」他沒有說話，只望着山脚，杜鵑花正是盛開的時候，紅遍了半邊山嶺。山下的田裏，有幾個農夫彎着腰在插晚禾，割麥鳥不住地在空中叫：「割麥插禾！」那聲音甚是尖銳，叫得人心驚魄跳的。「竹妹，你知不知道關於割鳥的傳說？」他觸景生情忙轉了一個談鋒，倒了一杯水送給他。「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接過了那杯水，嘆了一口氣，懶洋洋地說。「據說牠的叫聲是隨聽的人不同而各異的，譬如做生意的聽了，是「本少利多」，讀的人聽了，變成「發科發科」，惟有耕田的人聽了，才是「割麥插禾」。

「你聽見的鳥聲是甚麼？」她偏着頭問。「我？……」他頓了一頓。「我聽見的是：『伐柯伐柯』』因爲你是讀書的，所以『發科發科』。」她笑了笑。「不是那『發科』，我請的是『伐柯』，詩經上的『伐柯如之何？匪媒不克！』那個『伐柯』！……」她像要說甚麼，又止住了。「竹妹，你應當知道，在這工作正忙的時候，我今天抽閒邀你出來的意思。」……」他搖一搖頭，沒說甚麼。「竹妹，我，我實在愛你。」他偷偷望了他一眼，見沒有生氣的樣子，忙接着說下去。「我們兩年前不是很好的嗎？你中途離棄了我，我仍是熱烈地愛你，沒有一天不愛你。你今天得允許接受我的愛——我有了你，竹妹，我不再求別的，要我馬上死都情願。」……」他低頭望着地下，心裏一陣徨徬。「我知道你很喜歡仁僧，那一年暑假我在他家裏就看了出來，因爲有了她，他才半途棄了我。但他現在已是沒望的人了，即使出了獄，他和月華已宣布了結婚，還能愛你嗎？……」他沒說話。「他已是不愛你的人，他要是真心愛你，就不會再愛水月華，你何苦痴心戀着他呢？」他像在向他衷告，身子跟着望下落。「你又何苦——何苦痴心戀着我？」她半晌才吐出這一句話。「竹妹，我實在愛你，……」……」我想，我們以後再談罷，暫時不必提了。」她站了起來。「竹妹，我真心愛你，……」……」「走吧，以後再說不好嗎？時間長着呢。」「我愛你，我十二分地愛你，……」……」他話也不說，提着腳向前便走，他祇好急忙收拾熱水瓶和地上的東西，提着籐包，趕了上去。和來時一樣，他隔着三四步跟着他，一直下了山。夕陽也下山了，斜斜地照着兩旁很桃樹，路上的革命男女同志們已不像來時那麼多，間或可

以看見一兩個在由畔上摘野花。有幾片桃花吹落在竹紋的頭髮上，高山却不敢走攆去，藉此與他並着肩說話了。他跟在他後面，兩人都沒有說一句話，一直回到了城裏。

### 三十五

月華那下午從總工會出來，昏昏地不知道東西南北，見門口有一輛人力車說了一個地名，便坐上去，任那車子拉回家裏。她滿腔的羞忿和悲哀，都化了滔滔不絕的熱淚，一直哭到晚間。只她一人在房裏。她想起日間的情形，她心裏異常難受，那惡魔——那吃人的惡魔，用那樣兇的強暴，威逼，欺哄，蹂躪了自己的清白的身體，絲毫說不上愛，只是用威力來發洩他的獸慾。她想，仁僧這一次被捕，不遲不早，恰好在他們新婚的晚上，安知不是這惡魔預先佈好了的圈套？自己好好的清潔的身子，被這惡魔玷污了，怎麼對得起仁僧？她又想起五太太聽到仁僧被捕的消息，由鄉間趕到縣城的那一天，走到這裏，不由分說，指着自己大罵，說仁僧好好的住在鄉間，完全是因為她的引誘，溫習勾課呵，考學堂呵，使他搬到縣城，如今出了這種禍事，完全是她一人的錯，叫她賠她兒子命來。如今仁僧的命算是保全了，五太太許不至於再罵了一頓麼自己的犧牲雖大，只要救了仁僧，她也就足以相抵了。但是仁僧的命雖保全了，釋放却還是遙遙無期，即使釋放了，自己已不是一個處女，怎麼對得起仁僧？她想到這裏，全身恍如掉在一個冰窖裏，從頭一直冷到腳跟！她又想，仁僧平日是最能寬恕她的，那次私自跑去找徐雄，清早回來，他仍諒寬恕她，這次爲得救他的性命，他

一定不深究這些，仍然和她住常一樣好，決不至因她被入破壞了貞潔，而遺棄了她。她越想想越覺仁僧不是那樣的人，她深信仁僧將來仍是愛她，決不會有別的。可慮的却是五太太，她深惡自己不該奪去了她的兒子，口口聲聲說要是他有好歹，叫她賠命來。幸而她近日忙於打聽仁僧的生死消息，沒有知道自己和仁僧是在那晚結婚，要是知道了，更會鬧得利害。將來仁僧即使有命放了出來，五太太能讓他和自己同居嗎？她口口聲聲罵，自己是野合，是娼婦，自己是一個好好的清白女兒，爲甚麼要受那些閒氣？即使仁僧放了出來仍然愛她，爲這個，她想，她也不能再和他同居了。但她心裏實在捨不得仁僧，他實在是一個可愛的人，又和氣，又溫柔，對自己是再好沒有，在這世上，那裏再去找一個這樣的男子？並且在一塊有一兩年了，對他已生了離不開的愛情。他對自己也是一樣，因爲她，他半途丟棄了他以前的戀人竹紋。這樣，教她怎麼捨得下他？她知道，竹紋仍在戀着仁僧，只要自己一鬆手，竹紋便會從手中把仁僧奪過去。她想：無論如何，她不能教竹紋奪了去。然而竹紋有親人，有父親和母親，又是五太太的內侄女，五太太又喜歡她，自己却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父親死在法國，惟一相依爲命的外祖母也跟着死了，舉世沒一個親人，只有仁僧——只有仁僧是站在她這一邊的。她雖相信仁僧決不會變心，但四圍的環境是這樣，她實在沒有確實的把握，說仁僧不會被他們從自己的手中奪去。這樣，她胡思亂想，想一會又排解一會，喜歡一會，又悲傷一會歸根她到上帝既然造了人，爲甚麼又給他遇到許多困難的不如意的事？她當初和外祖母居在山中，不識不知，每天刺繡賺了錢，快快活活的，雖說是窮，却沒遇到十分不如意

的事。自從一步一步踏進了都市中，事情見得多了，學識長進了；但愁苦也跟着來了。做人是這樣不容易，這樣沒意思。在頂快樂的時候，會有頂不幸的事襲來，人活着究有甚麼趣味？記得仁僧曾說過，這世界是一個悲慘殘酷的世界，那時自己不相信，如今却證實了。到處伏着危機，到處是吃人的禽獸，到處是人爭鬥，到處是人殺人，上帝根本不應造世界造人類，釀出這一片慘酷的景象。人生的快樂能有幾天？並且那快樂又算得甚麼？頂快樂要算和仁僧結婚的那一晚，在甜蜜的時候，偏偏他會被捕，人生的啞謎誰能猜得透？今天不知道明天是怎樣，人活着天天在不滿現在，追戀過去，還要擔心未來，那有甚麼趣味呢？上帝呵，你爲甚麼要造世界造人類，更要給予他們以思想！漸漸地她覺得這房子太空虛，這宇宙太空虛，空虛得可怕！夜是死一般的沉靜，聽不見半點聲音，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在空間發出微細的零亂的聲響。她想到那大街上殺人的情景，想到那劊子手，她心裏害怕。她恍惚見到她外祖母站在床前，她那穿着外國衣服的父亲也站在面前，她怕極了，用被蒙着頭，這樣半睡半醒地一直到第二天。從此，許多七零八碎的思想在她腦中紛擾，簡直沒有一刻的安寧，在這紛亂的思潮中，思念仁僧的心思佔據了大部分。她有時拿一本書坐在仁僧常坐的那張桌子的對面，和平時一樣，設想仁僧仍在那兒，她一心讀她的書，她的假想使她忘記了現實，得到暫時安慰。但她讀到疑難的地方，想和平時一樣跑過去同他時，見到對面只一張空椅，把她空中建設得好好的樓閣猛然打碎，她禁不住又嗚嗚地哭起來。不但看書時想到仁僧，她吃飯時偶爾看見仁僧常用的那雙筷子，眼淚會點點地滴到飯盤裏來。睡時想到仁僧，她一直哭到天亮。

幾次她懇求冬嫂子和王司務再帶她去會仁僧一面，他們回答說絕對不行，委員長着人看守得他很嚴，不許他見一個外人，因為怕他偷跑了。她心裏疑惑，爲甚麼上次要處決了，還能私地見他一面，現在已經不殺他了，却反不許見面了呢？她疑心，余黨暗中把他害了，這差不多是最普通的事實。她問冬嫂子：仁僧是否仍舊好好地人間？冬嫂子賭咒發誓地說，她敢保仁僧決沒被害，並且一點苦也沒受，只是不准見人。她以爲冬嫂子嫌她上次錢送得太少，又加送了她一對金戒指，冬嫂子沒有受，並且說：「姑娘，我們兩人是何等要好，豈在這些，實在是委員長着人管緊了，我真沒法子想。」她知道私地去看仁僧，是不可能的了。她失望之餘，冷清清地守在家裏，終日見不到半點歡容，也沒有甚麼人來安慰她，只有五太太常來上門哈囉一會，徐雄也常來找她，她苦極了。看五太太那愁苦的樣子，她可憐又不耐煩她，看徐雄那奸惡的樣子，想到那天的情景，她氣憤得渾身顫戰，却又不敢得罪他因爲她仁僧的命懸在他手裏，只好婉言敷衍他出大門。後來他竟天天跑來了，她厭惡到極點，叫黃媽把大門關上，說她有病，搬下鄉去了。甚麼人也不見，她苦悶地守在家裏，足跡不出大門，甚麼事也不想作，只睡在床上。對着仁僧的相片流淚。她常常想：既然命運能作弄她到這樣，安知命運不會轉過來，只要那握着命運的權威者對她與以恩惠？她設想那握着命運的權威者定是超人的不可思議的神，她雖不知那神叫甚麼，神的模樣和神的好惡是怎樣，但她常常地流着淚向他禱告，禱告他改變她的命運，使仁僧早早放了出來，恢復他過去的歡樂，一天，她昏昏地睡在床上，忽聽得外面有一個女人在和黃媽說話「我以爲你那庵子給人毀了呢。」

黃媽說。「託菩薩的福，阿彌陀佛。」那女人說。「幸喜我那山後的農民協會還好，只把寺田充了公，並沒趕我們師徒出去，算是菩薩有靈。」那聲音熟得很，她想這是誰？從她的語氣看來，似乎是一個老尼姑，但在她的記憶中却想不起曾經認識過甚麼老尼姑。好奇心驅使她出了房門，見面才知道是大士庵了空，那了空却不認識她了，呆呆地站起來望着她。黃媽在旁對她說：「這就是我家月華小姐。」她才恍然大悟地說：「呵，原來是月華姑娘，難怪面熟呢，記得那年姑娘伴着老人家到敝寺燒香，如今一轉眼是五六年了，姑娘也長成人了，唉，怎怪人不一年一年地老呵！姑娘幾時搬到這裏來的？老人家康健嗎？」「搬到這裏多年了。」她低低嘆了一口氣。「老人家死去有好幾個月了。」「唉，了空師父，你不知小姐那幾天碰的倒楣的事情多着呢，整天愁眉淚眼的，身子又不好，臉都哭黃了，自從仁……：……：」黃媽。」她望了她一眼。「你去泡茶給師父吃。」黃媽見月華好像不願提起似地，不敢多說，忙往廚下泡茶去了。「姑娘，凡事要看得開些。」了空坐近她，安慰她說。「世間生死都有一定，哭也無益。」她自從仁僧被捕以後，整天只聽見五太太的咕噪和徐雄的煩絮這樣慈和的安慰她的話，從來沒聽人說過，她不由得哭了。「不要哭，姑娘，好好地保重身體，世上不幸的事多着呢，凡事要看破些，這紅塵中只是苦惱，你要哭，也哭不得那麼些。」「我也是這樣勸小姐，小姐只是不信。」黃媽端了茶過來，也插入說。「如今是惡人當權，橫行霸道，鬧得不成樣子。有命過一天，就算一天，何必急，何必哭呢？」「不但是如今，就是太平的日子，也是苦惱的。」了空說。「人生出來就是苦，佛說有八種苦，生苦，老

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所以一世苦到頭。做人要不看破些，只是苦，永不會超脫。」「世上間或也有快活的時候，了空師，你說一世苦到頭，我倒不信。」黃媽說。「你不信嗎？照佛書上說來，樂就是苦，世俗的樂，不能長久，常易壞滅，樂壞滅時，苦更加倍，樂就是苦因，佛書上叫壞苦。唉，真真痴態，都是苦惱之源，我勸姑娘不必儘是悲愁，沒事多唸佛，心裏自然能超脫，免諸煩惱。」月華見她所說的，和自己近日所想到有許多地方暗合，便問：「佛書上還說些甚麼呢？」「佛書上說的道理多着呢，一時也說不完，姑娘要聽，我以後有工夫慢慢來和姑娘說罷。下次我帶幾本佛書來，姑娘一看就明白，姑娘是聰明人，有緣法的，一看就會明白的。如今只要唸佛，唸佛的人有一切諸佛護唸，除災得福，不遭魔事，速成佛道，不祇除解愁苦呢。」了空又勸慰了她一陣，和她談了許多唸佛的好處，月華打發她許多東西，她道着謝走了，並約了以後常來相看。此後月華逢到愁苦不堪的時候，逢到黃昏獨坐寂寞無聊的時候，逢到思前想後走頭無路的時候，記起了空的話，低低唸起佛來，暫時居然也能忘記愁苦，得到一時的麻醉。她漸漸覺得這裏頭頗有道理，她真的相信世間有所謂無上正遍知的佛，她把命運的權威歸給佛，她日夜地哀禱佛挽回她那惡運。她希望具有無上法力的佛能把仁僧從牢裏救出來。了空又來了幾次，帶了幾本淺近的佛書給她看，又給她解說了一些書中的道理，她漸漸地覺得佛書裏的話大有道理了。



世事常是這樣：到了一個最高點，一下又降到回來的地方。起先民衆受不過地主官僚者重重壓迫，需要民衆，需要一個大大的民衆，希望民衆後能解除他們的痛苦和壓迫。但他們並不希望民衆能給予他們以怎樣大的幫助，只要能打倒那些妨碍他們的自由和發展的東西，給予她們以財產和生命的安全，他們便滿足了。……果然來了，地主軍閥官僚打倒了，一班老的妨碍他們生存的東西打倒了，却添了一班新的更妨碍他們生存的東西，財產和生命更沒有了保障，社會更是紛亂，更是恐慌，人民更不能安居樂業，革命是狂風驟雨般地降臨，也狂風驟雨般地消失了民衆對牠的同情，漸漸地他們回想到革命以前的光景，反覺得在軍閥的治下是黃金時代。然而中國的民衆是馴良的，軍閥和官僚那樣欺侮壓迫他們，他們不知道聯合起來反抗與革命，直到有人提出了革命的口號，革命的軍隊發展到眼前，他們才敢吐出這口惡氣。出樣在余黨得勢之下，壓迫欺侮他們，比軍閥只有更利害，甚至殺害他們，驅使她們殺害別人——甚至殺自己的父親和叔伯，他們只有照樣的服從，沒有絲毫的反抗，雖然心裏是怨恨到萬分。我們可憐的民衆，實在太好，太馴良了。但是中國余黨不管這些，你愈馴良，他愈覺得易於威逼，易於欺哄。壓迫，壓迫，一直壓迫到使王軍長的伯父當場出醜遊了一次街，各下級軍官兵士的家裏開得一榻胡塗，事情更有點糟了。軍官和兵士們不比別人，他們手裏握着殺人的武器，他們具有很緊密的組織，他們索來只知道欺壓別人，不比馴良的老百姓是

天生來給別人欺侮的。一旦壓迫加到他們身上，他們不管你蒙着虎皮的驢也好，真的老虎也好，火燒到眉毛，一齊舉起吹火筒，五月十九號，晚上，在省會裏叫出了「反余」的口號。於是勢焰冲天的余黨倒了，農民協會，總工會，以及甚麼會都封閉了，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以及甚麼甚麼委員都逃的逃殺的殺了。以前街上，窩坑，毛廁，到處只見委員，如今却到處都是軍隊。以前余黨員執着梭標糾察棍到處圍捕土豪劣紳和反反革命派，如今是軍隊持槍鳴箭到處搜尋余黨。事情確實是變了，但有一點相同，那便是殘酷。捉到人不問皂白，到手就殺，也抱着「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酷」的格言，於是大刀闊斧下的冤魂，和以前一樣，多得記不清數目。還有，真的擁有巨資的余黨的首領，和以前擁有巨資的土豪劣紳一樣，事先早揚長而去，只苦了一般沒錢的跑不動的二三流人物，代替了吃紅丸挨刀口的職務。省城的軍隊提出了反余黨的口號，各地的所謂民衆也同着蜂起反余黨了。這風聲傳到縣城，是在六月四日的下午，省城裏由水路開來兩連軍隊，上岸一排槍，便把火燒鬼秦明領導着的「十萬武裝農工羣衆」嚇散了。軍隊剛扎在一個廟裏吐氣。民衆便去火燒總工會。仁僧關在總工會快有兩個月了，起初自己以為性命難保，心中倒是坦然，只等死神的降臨。誰知一關是那變久，不但不殺他，一點也沒給他受，只不准他行動自由，他心裏倒疑惑起來。關在牢內，外面的事一點也不知道，又掛念月華，他反苦悶到極點。他每天只能由那小方形的窗內看見一點光亮，外面下雨還是出太陽，却就難於知道了。整天見不到半個人影，只由那方形的窗裏每天見到兩隻粗黑送飯的手，此外，便只有四週污穢灰黑的牆壁，看不見別的甚麼。慢慢

他身上的傷痕養好了，精神却一天比一天苦悶起來，他思念月華，他又思念母親，他不知她們現在愁急得怎樣。月華眼前沒有一個親人能安慰她，怎麼禁得起這樣大的打擊呢？他思慮這些，思慮那些，無聊時便在室中來回地走，用脚步去量那室中的寬長。他已記得清這室這室中從東角到西角是多少步，橫一中截又該是多少步，末後，他不用去量，只要一量，便估計得出從東角到北角到南角再回到中央是多少步了。有時他走得厭了，便鑽在地下，從「一二，二一，一二三，三二一，」這樣反覆地背誦，直到一百，起先勉強去記住，還要常常弄錯，末後他不假思索，一口氣便背得下去，這樣一直加到一千，他都隨口背得。這一天，他端在地上溫習他的日常功課，由一背誦到六百五十四，又往回背，剛回到一百四十二，正要說一百四十一，忽然外面遠遠地一陣叫喊，似乎有甚麼東西撞得門響。他聽這種叫喊的聲音慣了，知道每天差不多有人在總工會門前喊口號，不是爲請願沒收某土豪的家產，便是請求速即處決某劣紳的父親。每一次叫喊以後，這監牢裏的同志不是多一個，便要少一個。他想，今天不知又該輪着誰了，他略停了停，仍是繼續着往回背。背到七十八的時候，那聲音越叫越近，竟叫到這條長廊裏來了。一會門外有人紛紛走動，鐵錫打出一片響，有人走到自己的門口下了槓，鐵槓噹噹地幾下，掉在地下，門跟着開了。陽光一齊射了進來，照得屋中通亮。仁僧在這黑屋子久了，乍觀陽光，兩眼幾乎睜不開。有一個人影似乎在眼前一閃，接着耳邊一個聲音說：「快走，快走！」「教我走到那裏去？你，你是誰？」他用手遮着陽光說。「啊，你原來是仁少爺呀，快走，遲會要發火了。」「怎麼？發火？你是誰呀？」他雖然看

得出那人的全身的輪廓，却看不清是誰。「我就是張三，那次少爺回去是我抬的轎。快走吧，我扶着你出去。」他扶着他走出了門，門外的陽光更強烈了。仁僧用手遮着眼睛，忙問張三爺：「到底是怎麼回事？」「外面反黨了，余黨都逃了。」張三爺從地下拾起一把斧頭。「少爺趕快出去吧，遲會要放火，我去救別人要緊，你快跟着他們大夥兒走吧。」張三爺說完，提着斧頭走了。仁僧慢慢地走出長廊，見許多人都手遮着眼睛在走，身上襤褸不堪，一臉污黑，頭髮長滿了一頭，額下黑鬚髯的盡是鬍子。他忽然想到自己，用手一摸頭上，亂蓬蓬的是長頭髮，嘴邊的鬍子已有半寸來長，再一看身上，那睡衣上血跡已變成黑紫色，藍的條紋已認不清了。他走到長廊外的院中，院中有幾株月月紅正開得嬌艷，地上種着些不知名的小花，放出一種濃烈的香味。頭上是碧藍的青天，有幾隻白鴿在碧海中浮沉。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他全身的血液像流了許多，他又看見許多持短棍斧頭的人，四處亂跑，像是尋覓甚麼。他不知道該往那條路走，見前面有一起長髮黑臉的人，他想大膽地剛剛放出來的，便跟着他們走。他看見有幾個人的腳被打斷了，雖然丟出來，却難於行走，用手在地下爬，爬一步，叫一聲爹媽呼痛。他心中一酸，口中不知不覺地說了一句：「唉，可憐！的旁邊有一個和他並排走着的人，望了他一眼，說：『放了出來，留了命算是好的，這算甚麼。』他偷偷地望了他一下，只見臉上有兩道長長的月刀痕，左手四指頭都斷了，他只好在中心暗暗地嘆了一聲。隨着衆人走出了大門，他見街上有許多閑人，總工會四圍堆起了高高的稻草和乾柴，有人用整桶的煤油往柴草上澆，忽然間人中一陣大亂，只見十多個背槍的兵

士，雄糾糾的押着一二十担籬篋，從總工會門內沖了出來，籬篋上面用些宣傳刊物蓋得密密的，看不出裏面是甚麼，但看扁担壓得像一把弓，全靠兩連的釘子扣住籬索，便知分量不輕了。在仁僧前面走過時，有一隻籬篋忽然斷了索子，嘩咧咧地響，滿地是白白的大洋錢亂滾，那押着的兵士用槍頭在挑夫的背上頓了兩下，便忙着去把洋錢拾了起來。閒站着民衆早遠遠地走開，怕是非惹到自己的身上。仁僧從旁邊兩個人低低的談話裏，知道這是余黨在「現金集中」的命令下從四處搜羅得來的，不料今天却給軍隊全數做「起發」打了。仁僧看着二十多付担子走了，才想起自己該馬上去看月華，早告訴她，也好使她歡喜，便往雙墳街走去。離了總工會，街上漸漸少見行人，兩邊舖戶和過年一樣，關上了門板，到處堆着一大堆一大堆的糾察棍，平日耀武揚威捉土豪劣紳的，這時都被棄在一邊，沒人敢近。有一些藍色的糾察制服，東拋西散地丟落在滿街，有許多被撕做好幾塊，可見牠們的主人翁脫下來逃命時的忙亂，有些還染着紅血跡呢。他再往前走，又見一個人躺在血泊中，身上的糾察服褪下了一半，露出了前胸，一隻花狗低着頭在他胸前舐熱血，他似乎還沒死，手可以動，那狗見有人來，忙逃跑了，跑了沒有幾步，又回頭望着屍身，舌子伸長着在嘴的四圍舐殘血吃。仁僧不忍見這慘象，掉轉臉，低着頭，加快腳步走了過去。走到學坪，平時一座轟轟烈烈的主席台，已拆得只剩下三兩塊破板子。坪中冷清清的，只有當中掛旗子的那長竿旁圍着好些人在看甚麼，長竿上似乎掛着幾個圓圓的黑東西。他走近一看，才知是幾顆血淋淋的人頭，面目猙獰可怕，內中有火燒鬼秦明和陶壽文。慕文死得尤慘，兩眼都被人挖去了，要不是那翹起的幾根鬍子

，他幾乎辨認不清。他想起初級師範開學那天認識慕文的情形，又想起火燒鬼秦明晚來捉他的情形在路上那模樣毒打，而今却又怎樣？他恍如做了一個夢，他心頭不無悵然，有一種說不出的人間世的悲哀。他不恨慕文對自己無情，也不恨秦明的無端毒打，他只可替他們——不但他們，他可憐一切世人，這不僅是任何人的錯誤，凡人類都應該負責的。他念着月華，無心留戀這些，略停了一會，又往前走。他想：這樣放了出來，連自己都想不到，月華更未必料得到吧？月華要是聽見他有命出來，見了該是何等歡喜呵！她應該是先一把抱住自己，然後再接一個長吻——不，這臉上鬚子太長了，不讓他接吻。緊緊抱住她，她也許會喜歡得放聲大哭，但未免太孩氣了。其實，那又算甚麼孩氣：從來沒有離別過這樣久的，又是從死神的手裏逃出來，怎能不喜得發哭呢？自己應該也陪着她哭，這樣，兩人心裏都舒服了。慢慢走近了雙墳街，他的心突空地跳得利害，這時月華該做甚麼。也許她知道了反余黨的消息，在門口等着她的歸來吧？那麼，一直迎上去擁抱着她，可恨那門兒太窄了，平時一人出入還嫌不夠寬大，事定後，換一個大門。那房子也不大好，又是別人的，應該買一個好的才行——但那也不對，這地方太不能居，窮的多，富的少，有一盤飯吃，大家睜着眼睛望，還是和她搬到大城市去，自己教教書，勉強也餬得住口，只要她常在面前，窮算甚麼，並且她又耐得窮苦的，不比一般小兒們，要男人給她們做奴隸。決定搬，搬到別處去，母親要是願意同去，自然更好，她要是不同意，也要搬，這地方太不是人居的，她厭惡極了。走到臨街的巷口，他的心跳得更利害了，是悲還是喜，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走近一步，他的心更

跳得利害。那門是虛掩的，他走過去推開了，院中的花木零亂得很，像被人剛踐踏過，靜悄悄的，不見一人，他心裏奇怪極了。走到堂屋，屋中的東西更亂，當中掛了張佛像，桌上有些零亂的香爐花瓶，一對蠟台橫倒在地下，上面還有段蠟燭，他想：這是怎麼回事？好好的家裏爲甚麼忽然添了這些東西？並且又是七零八亂，像是有人在此地打過一場大架似的？他正在納悶，剛要叫月華的名字，忽然東邊屋裏有一個人影一閃，馬上又縮了回去，他忙問：「誰？」

「原來少爺回來啦。」黃媽從東屋走了出來，慌慌張張的說。「我以爲又是那班糾察隊來了。」

「怎麼？糾察隊？月華小姐呢？」他心裏着慌了，忙叫：「月華！月華！」她——她被那班糾察隊搶走了。」

「怎麼？」他眼中發出閃閃可怕的光來。「她被糾察隊搶走了。」

他一聲不响，往外便走；黃媽一把拖住了他：「少爺你往那裏去；這樣子頭髮長長的鬍子黑黑的像甚麼樣子。」

「哈哈，」他笑得有點怕人，兩眼發出奇異的光亮，一掌幾乎推倒了黃媽。「哈哈，哈哈，我去找她去，哈哈。」他狂笑着走出了大門，黃媽在後跟着喊他轉回來，他理也不理，只是笑，在巷口轉灣處，冷不防却與一個人撲了一個滿懷，「仁僧仁僧，原來你早放出來了，放出來了。」那人一把拉住他，親親熱熱地說。「怪不得這樣高興，這樣高興。」

「哈哈，哈哈。」他對着那個人傻笑，忽然兩手一揚，在那人臉上左右就是兩個嘴吧。

「你，徐雄，這禽獸，好好的還我月華來？」那人連忙用手護住自己，結結巴巴的說：「怎麼，怎麼！你怎麼把我當徐雄，當徐雄？」黃媽從後面趕上來，忙叫着說：「張先生，請你拉住我家少爺，他聽得月華小姐被人搶走了，急得像要發瘋了。」

仁僧清醒過來，才知道自己是躺在床上，五太太和淑楡都來了，坐在他床前。他口裏覺得一陣乾渴，嘴唇像要裂開似的，他使勁一下爬了起來，說：「茶，我要喝茶！」快，快拿來茶來。」五太太慌忙對淑楡說：「哎喲，你也有清醒的日子，鎮天亂說亂騷，把我急得甚麼似的。你怎麼被那東西迷得這樣哪！」淑楡送了茶來。他接過喝了幾口，腦子裏清爽了許多。他一看身上的衣服，早已換了，用手一摸頭髮，仍是長長的。「你看哪，鬧得這樣子，那身衣上盡是血，血淋淋的怕人。」五太太嘆了一口氣，把手中的旱煙袋敲去了灰，又裝上新的煙。「你怎麼被他顛倒得那樣！好好的在鄉下住，不好嗎？一定要跟着她搬進城來！活生生把我一個獨生的兒子折開了，鬧得性命都幾乎丟掉，她不知是我幾世的仇人！」他這才聽清楚五太太是在罵月華，他想月華被徐雄搶去，現在還不知死活，他心裏一急，禁不住哭了。「傷心甚麼呢？只知道纏着她！你不知道你娘是快上六十歲的人了，千担禾種一根秧盧家長房就只你一個，你不好好的，教我怎麼對得起你死去的老子？」她禁不住流出了眼淚。「從今後，收拾起這條心，她，那東西，已被人搶走了，多半是活少死多，不必想她了，好好的保養自己。不想她？在五太太說來容易，在仁僧却絕對辦不到。他和她實在太親密了，萬萬不能分開。他心裏陡然想起她今日許多的好處，她的影子在他腦海中格外明顯，他抬頭望床對面的鏡框，那裏面的月華的相片不見了，却換了一張竹紋的，他詫異地說：「這是



誰換的？幾時換的？」媽昨天叫我換上的。」淑楸說。「唉，你們……」他忽然咬緊了牙說。「我決定要找她，我不能讓那禽獸搶了去，我——天哪，我要找，走盡天下，我也要找了她回來。」口口聲聲要找，她是你甚麼人？」五太太像有一點生氣的樣子，冷笑着說。「她如今做賊逃去了，我——你去找罷！」媽，你不能這樣說。」他氣急地說。「她是我的妻子，你的兒媳，你不要這樣侮辱她！我要找，一定要找——她是幾時明媒正娶過來的？兒媳！我盧家沒有先奸後娶的兒媳，爲得她，幾乎把我一家人的命都送了，這賊婆！」五太太氣急了，一團一團的黃烟珠般從口裏噴出來。「娘，他是一個清白的女兒，別的不要緊，不能還空侮辱她！」老實說給你聽。」五太太猛站了起來說。「莫再想那東西了！我已給你定下了竹紋，已經換了庚帖，只等你人一清醒，便娶過來，如今好好的預備做新郎，娘只生你一個人，苦了一輩子，該聽娘的話，不要再傷娘的心了，我已是快六十歲的人了。」不行。」他肯決地說。「我不能再和別人結婚，月華已經是我的妻子。」她如今是賊婆了！」五太太厲聲地說。「我盧家不能要先奸後娶的媳婦！竹紋要過門了，這次幸虧了她，才得保住了你的性命，她那一點比不上水月華？」要折開我們，除非是她死或我死。」他悲哀地對他娘說。「我不能棄了她再娶別人，我不能負她！」天老爺哪，你怎不教我早死？」五太太氣得哭了。「兩腳一伸，我甚麼事也不用管了，你偏叫我活着受罪！你去世的死鬼老子呀，你怎麼不帶我去？怎樣不換了我？苦了半世，如今還教我受罪——我，我要跟你去呀！」五太太放聲大哭，忽然望着牆上一頭撞去，慌得旁邊站着的淑楸忙搶前一把抱住，但額

上已擦去了一塊皮，出了鮮血，人也當時昏了過去。仁僧號得驚惶失措，忙起身扶着她躺下。大家解救了半晌，才蘇醒過來，她睜開眼望了仁僧一下，雙淚直流，仁僧見了，心中一陣難受。他想：父親死後，一家大大小小全靠老人家一手支撐，不知嘔了族人們多少閒氣，受了人世間多少辛苦，好容易把他們兄妹撫養成成人。慈母的心血全貫注在自己身上，她茹苦含辛多年，惟一的希望便是自己。小時不聽話，不知使慈母生了多少氣，大來留學異國，更不知使她擔了多少驚恐。眼看兒子學成歸國，有這麼大了，自然想抱孫兒享福，聽見人家稱贊她有福，她總是笑迷迷的說不出的高興。竹紋是她喜歡的一個內姪女，她替他着想，一等他回國，便叫淑楡接了來，使他們發生情感。她見希望漸漸成了事實，她心頭說不出的喜歡。如今把她的希望打成粉碎，怎教老人不傷心？他想，自己着實有些不應該，不應該使得自己含辛茹苦多年的寡母傷心！但是，他想到月華，他又不知怎麼辦了。她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女兒，像小鳥一般依依的戀着自己。他對她已生了解說不開的愛情，他那能丟得她下？並且她愛自己，完全是出自己的本心！超乎金錢，超乎物質，超乎人世間的一切。世間貌美的女子不難求，但這一股純潔的愛情，是沒處求的，並且他不甘心讓那禽獸從自己抱懷中奪去他所愛的女人。他不願他所吻過的唇上貼上那禽獸的嘴唇，他不能讓自己擁抱過的腰給別人摟抱，無論如何，他要找了回來，他捨不得這樣一個好女孩子。他從月華又想到她父親。想到她外祖母。想到兩人臨終的遺信。月華在這世界是一個弧苦無依的孩子，他是她惟一的親人，爲這個，他想，他萬萬不能丟下她——這個可憐的女人。五太太望着仁僧嘆了一口氣，老眼中

又流下淚來，仁僧心裏不忍，見她那斑白的頭髮散在枕上，頭上紮着包頭，包頭上還染有血跡，他想他不應該使得母親這樣，他傷心地伏在母親面前痛哭。『兒阿，你聽從娘的話罷。』她手撫着他的頭，在枕上哀哀地說。『娘是爲你好，爲盧家好，沒存別的甚麼心，竹紋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你又和她合得來，娘沒有做錯的，娘活着只是爲你們，做鬼也是要護佑你們的，你要是這樣違抗我，教我活着有甚麼趣味咧。』『娘。你也錯了，你既有這番心，你就應早給我訂了竹紋。怎麼後來又許我和月華發生關係？如今到這步田地，教我怎麼丟得下她？娘，你也替我想。』『傻孩子，我以爲你是報她老子的恩，那知你竟要和她結婚呢。你要搬進城，我不是還勸過你嗎？孩子，聽我的話，不要想那女人，竹紋不會比那孩子壞。』『娘，我愛你，我不忍傷你的心，但是我也愛月華，不忍半途丟棄了她。可憐她是一個無父無母的人，無論如何，我是要說法找尋她，天知道她現在是在怎樣一種情況中。竹紋是爲娘說的，一個好女子，但要我和她結婚，除非——』『除非怎樣？』『除非月華已不在人間。』五太太正要說話，忽然有人在外面堂屋中高聲：『伯母，伯母，仁僧好了些嗎，好了些嗎？』五太太聽了，忙對仁僧說：『子衡來了，他來看你好幾次。你這次遭人毒手，他四處替你設法，出去也向人道個謝才是。仁僧忙走了出來，子衡一見了他，說：『你如今好了，好了嗎？』咳，那一天，那一天，差不多把我嚇壞了，嚇壞了。』仁僧正要向他道歉，他不等他開口，又接着說：『恭喜你，恭喜你昨天成立的救黨委員會，委員會，又有你的名字，名字。』『怎麼又拉我？我是灰心極了。』『對於黨，黨是不聽這樣的，這樣的。』『不但黨，

我對一切都灰心了。人世的興亡，人世的成敗都是一瞬間的事，人生太短促，變遷太快太無常了，乏味得很，我倒想做和尚去。」「笑話，笑話，我們正是大有爲的時候。」「的時候，」「大有爲，讓大有爲的去大有爲罷，就於現實的夢的人們，我無法去喚醒他們，我只好不跟着他們走。你想，一件握在手中的東西，算是最實在最穩妥的了，他偏偏會從你手中溜了，落在地下，跌得粉碎。人生處處要受命運的支配，要遭意少的打擊，越要有爲，越痛苦，我實在灰心。這次幾乎命都「有爲」掉了。我值謝謝老哥，要不是老哥在外替我奔走，我早沒命了。」「你謝我，謝我嗎？你重應當謝謝竹紋女士。」「……」「仁僧不好說甚麼。」「我問你，問你。」「她放低了聲音說。」「月華姑娘找着了，找着了嗎？」「沒有——你怎麼忽然問到她？她現在生死到底如何？」「我告訴你，告訴你，她——」「怎麼？她——」「她，她，是的，她——」她的右手像在口袋中摸索甚麼。」「我有一個堂弟，他在第七師當團長，當團長，這次追逐徐雄的糾察隊，在通山，在通山拾了一隻女人的襪子，的襟子。」「他到口袋裏掏出那隻襪子來，是淡黃色的長筒襪子，上面有許多污泥，髒得不成樣子，捲成一團，遞了給仁僧，仁僧接也不接，便說：」「一隻髒襪子給我有甚麼用？她到底怎樣？」「有甚麼用，甚麼用？哼，哼，等會我問你討，你也不給我，給我了。」「他把那隻襪子抖伸，再遞給仁僧。」「你看，你看，裏面是甚麼，是甚麼。」「仁僧心裏奇怪，忙接了過來，伸手去裏面一摸，却抓出一張包條絲烟的紙來，折做四方，上面寫着：仁僧君子拾得此紙者請送父城內雙清卷八號張子衡先生轉交盧仁僧先生功德無量那字跡仁僧似乎認得，他忙打開這張紙，上面用淡墨寫着許多斜歪

歪的字，破頭是：「仁哥！」他見了，馬上知道是誰寫的了，心裏酸酸地，他極力忍住，往下看：「謝謝天，反余黨了，我的哥想必出獄了，我正喜歡，誰知一班強盜把我搶了出來，兩眼是蒙着的，由着人抬了走。走了一夜，耳邊只聽見槍響，我也不知到了甚麼地方。今天解了手巾，才知道到了一家農夫模樣的屋子裏，由一個姓汪的農婦看守着我。從農婦的口裏，我才探聽出搶我的是徐雄那禽獸。這禽獸打我的主意不止一次，我恨他極了，我爲哥，爲自己，我要報仇。今晚聽說他隨着要來，我在農家偷得了一把剪刀，是我報仇的機會了。我才然一身，一死無足戀，只是捨不得哥，但我是一個輕傲的女人，死何足惜，願哥哥好好保重。今晚徐雄死，我或可得活，徐雄不死，我定死。別矣，哥哥。謝謝你愛我的深情，謝謝你年來的恩惠，命運如斯，夫復何言。別矣，哥哥！月華他看完，急急地問：「徐雄呢？」「他不好好的在五花山，五花山：千多枝槍，誰也奈何不了他，不了他。」「真的嗎？」子衡。」「誰騙你，你去問，去問。」他眼前一黑，心中的東西在空間狂舞狂跳，屋子也跟着打旋。一會，甚麼也看不見，眼前一片黑，心中像有一把鈍刀在亂絞，半晌才拚命慘呼出：「月華，月華呀！」等到五太太聞聲奔了出來，她已抱着襪子放聲長哭起來了。」

## 三十八

自從子衡證實了月華的不幸的消息後，仁僧無日無夜不在痛哭着，他想，這樣一個女子會有這樣的結果，天公也未免太一酷了。在結婚的那晚上，偏會遇到突如其來的不幸的事，

生生地把他兩人拆開，後來幸而自己的性命保全了，外面忽然反余黨，居然逃了命出來，滿想可以和她度着幸福的日子，誰知她忽然被搶，因而送掉了她的性命。世事爲甚麼這樣凌巧？要說無緣，爲甚麼兩人偏能有機會接近，生出熱烈的愛情？這好像天公故意在作弄人，把人當傀儡在搬演戲文。人生不過是天天給天公播弄，有甚麼真意義真價值在那裏？他想到她今日有這樣的結果，這錯又全在自己。當初他要不去教她的書，不勸她一到縣城，便不會遇到徐雄，不遇到徐雄，便不會有以後那些波瀾，以至於死。要是讓她一人生長在山中，她也許嫁了一個儉樸的鄉下人，過她的平和安靜或者很幸福的生活。那樣，在自己看來，未免埋沒了她的美質，但比起現在這樣的結局，總算好多了。如今她遭逢了這種惡運，過錯全在自己，他覺得萬分地對不住她。他想到她的父親，一個流落在異國的老人，沒半個親友，生平就只這唯一的愛女。起先他託他以尋覓她的重任，後來臨死時又把愛女的終身託給他。而今她遭了這樣不好的結果，他怎麼對得起這老人——這救過自己性命的老人？並且她的遭遇又是應由他自己一人負全責的。他又想到她的外祖母，經過了千辛萬苦，把她撫養到這麼大，爲她，她的雙目失明。她也是孩苦無依的老人。晚年的精力全貫注在月華一人身上。臨死時那種懇切的囑託，把他兩人的手緊緊壓在一塊，希望他們永遠地幸福。可憐的老人，她要知道今日的結果，她將怎樣地傷心呵！想到這兩位可憐老人，他的傷心和不安更進了一層，他覺得不但對不起月華，也傷心對不起兩位死去的老講人。但是，他又想，僅僅憑這襪子裏的一封信，怎麼就能證實她已不在人間？也許她寫了信後，並沒有得到刺殺徐雄的機會，現在仍爲

徐雄歎禁：也許她去刺徐雄雖然沒成功，徐雄却不一定把她置於死地，也許……總之不死的可能太多了，不能憑一封極渺茫的信，便斷定她已死了。找，決定去找，從那姓汪的農婦家找起，襪子既然在通山拾得，不妨在通山慢慢訪問。以前的錯算是錯了，以後不應再有錯。僅憑一封信便以為她已死，不心尋找，那才真是太對不起她和那位老人了。即算她死了，難道她的遺骸也不去尋覓，不替她好好安葬，任憑鴉鳥啄食風吹日晒嗎？他跑去和子衡商量，子衡聽了，搖着頭說：「你老兄的意思是好的，是好的，只怕連屍骨都沒處找的了，找的了。你想，你想，徐雄吃人，吃人，還留皮骨肉，皮骨的？」他堅持着要找，並且一定教他那位當團長的堂兄來，這兵士就是上次在通山追擊徐雄拾得襪子的那個人。仁偈同他在往通山的路上走，一而問她：「你那隻襪子怎麼拾得的？告訴我那了的詳細情形！」「那天，先生，我們奉令出發。追逐徐雄，我們第三排担任左翼，從黃土坳去抄他的後路。走到通山，正碰上徐雄那股人從正面敗下來，我們斜裏一排鎗，把他們嚇壞了，四散奔走，那樣子就如一羣看見了獵人的胆小的野鬼子，亡命地跑，甚麼東西都不要了。滿地都是他們搶來的好東西，整足綢緞，一大包一大包洋錢和女人的金銀首飾，先生，那一次的「起發」真打得不少呀，兄弟們都說回去趕快買田買地，再也不用幹這槍桿子活計了。『你還沒有說到你怎樣拾得那隻襪子？』『先生，不用忙，這路長着，我們們慢慢談，這就說到了。兄弟們忙着打起發，我』也就隨手在地拾傢伙，在一堆女人死屍旁邊……』「怎麼會有女人，」「你這都不明白，先生，徐雄那班人在縣裏得勢時，

聽說凡是委員每晚要輪流着一個女人陪宿，他們那一個又離得女人的？這次槍了不多的女人跟着跑，走不動的，便有中流彈的。」仁僧心想自己未免太好笑了，月華不就是給他們搶走的？怎會沒有女人？「先生，給你這一打愁，把我說的話又岔住了。剛剛不是說我在一堆女人的屍旁找東西嗎？先生，你要曉得，那匪匪人把搶來的東西都用髒襪子髒布包着，藏在女人身上，要是給軍隊趕散了，別人不會想到女人身上的，財喜仍不會散，他們以後可以弄回來，至少不會給軍隊佔了便宜去。那曉得我們早知道這把戲了，專在女人身上搜東西。我在一個女屍旁，搜出一隻襪子，滿想裏面是金器，那曉得是些碎石頭，和一張紙。我是認得幾個字的，我知道張先生是我們團長的的本家，我的心又最仁慈，所以——」那女屍是一個甚麼樣子？「仁僧問。」我當時急於打「起發」沒留心看，只記爲那女人很年輕，長得很好看，頭髮是剪掉的——怎麼？先生，你莫不是中了暑？臉上發青，走路是那麼恍恍地。」「沒有甚麼，你說。他勉強支撐着說。」「先生我們找一個陰涼地方歇一歇，好了，這大樹下很好，我們坐一會再走。那女人滿臉滿手是血——先生，你甚麼啦？」「沒有甚麼，你快說。」她雙眼緊閉，臂上的血流得格外多——那一處傷雖厲害，一定別處還有傷，不然，不會致命的。我把那隻襪子納在袋中，再去找，想找得出別的東西來，那曉得甚麼也沒有却搜出一把剪刀了！先生，你又怎樣啦？只是迷痴痴的。」我心裏有點發脹，沒有甚麼。」「好，前面不遠有一座茶亭，我們去喝一口茶，也許好點。先生，我扶住你，你靠着我的肩膀罷。女人帶剪刀，我就不懂她安着甚麼心了，我想那女人一定懷着自盡的心，不過沒有碰到自盡的時候罷了。先生，我



配起來了，聽我們團長說，你不是要找這女人嗎？」……」仁僧點了點頭。「這女人，命是沒有的了，臂上流了那麼多血，即使別處沒有傷，也沒活命的了。先生，你沒打過仗，不知道血是流不得的，流多了血就致命。如今我們只好去打聽她的屍身在那裏，這一定打聽得出，那地方上的人難道看着死屍臭，不去掩埋嗎？我們一問，就會知道理在那裏了，先生，你倒底是斯文人，大熱天難得走長路，容易中暑，我勸你還是坐轎子罷。」仁僧在茶亭歇了一會，實在再也走不動，便叫了兩乘轎子。到通山已是午後了。兩人在通山附近一訪問，於是當地的保正出來了，他帶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問他那天的情形，他說他曉得，並且目子都記得很清楚，再問你那些屍首的下落，他說：「軍隊過了以後，第二天我便着人把他們埋了，一共有四十多個死屍。」女的有多少？兵士問。「喝，女的倒不少，有一二十個。」「有一個年紀很輕剪了頭髮的沒有？」仁僧問。「先生，那就難說了，都很年輕，又都是剪了頭髮的。」「埋在甚麼地方？」「就在前面不遠，我帶你們二位去看看。」他領着他們越過了一道嶺，指着個亂葬崗對他們說：「就在這上面，那兩個比別的規格外規格外大土色很新的不就是麼？男的葬在左邊，女的葬在右邊，我是按着「男左女右」分葬的。」仁僧隨着他指着的方向一望，對面那亂葬崗上果然有兩個大墳，墳旁有幾株野棗樹，樹梢上像是一羣烏鴉在飛旋。他們爬上了崗，走到墳前，那墳是長方的，足有人多高，仁僧對着這墳，禁不住流淚了。「先生有什麼親人在裏面麼？」老人問。「自然。兵士向他瞪了一眼。「沒有親人，大熱天跑到這裏來看望你不成？」老人嚇得不敢做聲了。「我問你，老人家，」仁僧說，「我想

把墳壟開，看我那親人在不在內？你說行嗎？」「先生，你真是大癩了。」他眼酸着兵士，看他正望着樹上紅紅的野棗垂涎，才放心說下去。「人家葬得好好的，怎麼又刨開？先生，拋屍露骨，那不是讀書人如先生所忍做的。並且亂葬在一塊，又沒有棺材，如今首雖然沒全腐，而目已是模糊，就是刨了出來，我請問先生，怎麼去認識？」「……」仁僧覺得老人的話也有道理，點了點頭。「但是她連棺材都沒有，未免太慘了。」「這又算甚麼呢，有許多人死了後，連土都沒有得埋，給烏鴉啄食哩。就是睡了棺材，你又能保她永世不腐朽嗎？先生，她埋在此地，也不算壞，有她們一羣同是可憐的人在一塊作伴，我們這地方的人又最愛做好事，四季祭掃不會缺少，你先生也可常來看望，何必一定要刨出來？爲她一人，使得別人拋屍露骨，不但先生的心上問不過去，恐怕死者本人的心裏也不安能。」仁僧覺得這老人的話實在有道理，爲她一人，使別人拋屍露骨，月華在生前，也不會願意的。以後只要常來看視，常來祭掃，那不也是一樣。他對着墳墓，想到月華的生前，想到過去的種種悲歡離合，想到一切……他痴痴地流着眼淚。那老人勸慰了他一番，他才招呼那爬在樹上摘野棗的兵士動身回去。這時太陽已偏了西，天空映滿了落霞，照得這亂葬崗通紅的，紅光中顯出兩個土色很新的大墳墓。他載着重大的失望與悲哀，回到家裏。月華的死是千真萬確的了，五太太根據了他這次「要和竹紋結婚，除非月華已死」的話：逼他馬上和竹紋結婚。他敵不過母親的一片慈愛的心思，同時他不但失去了反抗母親的理由，並且也失掉了反抗母親的勇氣，因爲那使他反抗母親的東西現在已經沒有了。最後，他畢竟爲母親所屈服。

## 三十九

和竹紋結婚，對於仁僧，只是痛苦。他並不覺得竹紋不是一個好女子，要是沒有遇到月華，他和她結婚，可以說有幸福，美滿的。但自從遇到月華，他心目中已經有了月華的影子，不怕她已經死了，她那一切的好處，仍然留在他的心裏。雖然和竹紋結了婚，但他時常仍拿過去的月華和現在的竹紋比較。一個是在想像中，一個是在現實裏，想像的永遠想不到她的弱點，現實的却連已有的優點都會看不出來，何況這又是五太太用眼淚鼻涕強迫着他結的婚。他心中既常有一個月華的暗影，夫婦間的生活當然不會怎樣地幸福。雖然外面沒有起甚麼風波，裏面的暗潮却逐漸在醞釀。竹紋是一個聰明而且柔順的女子，她真心地熱烈地愛着仁僧，她不惜拒絕了很愛她的高山，而愛仁僧。後來仁僧棄了她，甚至和月華有了婚約，她心中仍然是愛他，不惜再度拒絕高山的要求，期待着出獄的仁僧。現在她的願望達到了，月華死了，她和仁僧結婚了，在她當然是喜出望外。雖然結婚後，她見夫婦間並不如她理想的那樣幸福，她發現仁僧對她只是表面的敷衍，而不是真心的愛戀，但她只是柔順地溫和地忍受。她仍是熱烈地愛他，對他十分關切，盡一個賢明的妻子所應盡的本分，希望他改變過來。她並且十分地相信，像這樣，可以使他同情於自己，恢復她們以前的快樂。但她很怕忌月華，雖然她已死去。她知道使她夫婦間不幸福的，便是暗中伏着的月華那影子，因此她不但自己避

着不談及她，也不願別人談及她，嫉妬要算作女人中的通病時，竹紋不幸沒有逃出這例外。她所以妬忌月華，不願意別人談到月華，也是爲得他們夫婦兩人間的幸福。她實在太愛仁僧了，她不願有第三者——雖然她是已死——來從中破壞他們，給幸福的途中添上一塊陰霾的暗影。仁僧似乎與她相反，他時常背着人低喚月華，哭訴着他的想念。他祇要閉上眼，便清清楚楚地看見月華笑盈盈地立在眼前。在黃昏的黑暗處，彷彿也見到她的影子，好幾次使得他伸手去擁抱，覺得所擁抱的是虛空時，他的悲哀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在夢中他也常見到她，她仍和生前一樣的妖媚，臉上浮着淺淺的笑容。他好像和她在山中讀書，給他解釋釋難；又好像回到城裏雙墳街那屋子，他在巷口等待她放學歸來。又似乎在和他爲着甚麼事生氣，事後兩人抱在一塊痛哭。等到他從夢中哭醒過來，手觸着旁邊睡着的竹紋時，他心頭的悲哀和痛苦就更大了。天下最悲哀的，莫過於陷在現實的痛苦和不幸中，而追味着美滿的如花的過去。一方面證實了現實的痛苦，另一方面使得美滿的過去，更令人戀戀難捨。仁僧正是陷入了這樣的情景中，整個的身心都浸在重大的悲哀裏。這種情形給竹紋知道時，自然更增加她的不滿。她對別的一切都可以忍受，甚至不愛自己也不要緊，惟有他仍緊戀着已死的月華，她認爲是對自己一種侮辱。憎忌的火在她心中焚燒，使她不能忍受。爲這個，他們吵了好幾次嘴，她不願他提起往事，尤其是關於月華的，但他却念念不忘月華，與月華不相干的事，也要扯上發一番慨嘆，甚至哭泣。竹紋實在忍受不住了，她的心裏已是痛苦到萬分。他的拳頭本來有一張月華的半身小像，因爲竹紋過了門，五太太便收起來了。他近日思念月華到

萬分，便又偷偷地從五太太那裏拿來，擱在自己的案頭，沒事時坐在書房，對着那像片呆看。一天，不知怎麼，給竹紋碰了進來，他像心虛似地，忙站了起來，對她含着微笑，同時用身子去遮住那小相片，不使她看見。「那是甚麼？」眼尖的她，早看見了，指着後面問。「像一個女人的像片！」「沒有甚麼，一張畫片。」他慌張地但又含笑地，回答說。回心同裏却對自己說慌：甚麼？怕甚麼？爲甚麼要心虛？「給我看看！」「沒有甚麼，用不着看。」他仍是慌慌張張的，見她走近來了，忙支吾着：「紋，你今天換了淡紅的旗袍，真好看。」「好看嗎？」她像忘了相片的事，伸過一條臂膊來。「你看這料子好不好。」他心中暗喜，他幸而轉過了談鋒，忙捲起她那短短的袖子，去仔細研究她的衣料，但她一面和他隨口答應着，一面伸出右手冷不防把那桌上的像片搶在手中，同時左手一揮，已灑脫了他。她退到一邊看那像片，鼻子裏哼了一聲。「原沒有甚麼，叫你不用看。」她像解釋似地說。「她是你的，又是我的朋友，我們的朋友。」「少混說，誰是她的朋友？」她圓睜着眼怒視着他。「哼，原來你心目中還是存着她，難怪這幾天遇事都跟我故意作對，哼！」他常想：一個女人吃醋，並不是怎麼壞的事。月華爲得那次竹紋的來信，不也是生過一次氣嗎？月華吃醋，完全是因爲愛他，怕別人把他奪去，爲純粹的愛情而吃醋，不但可以寬恕，而且是一個忠實的愛人所必需的。如今月華死了，她已和竹紋結婚了，月華再無從竹紋手中把他奪去的道理，竹紋這樣吃醋，不但沒有理由，并且也太過分得討厭了，他雖是這樣想，口裏却仍柔和地對她說：「一個死人的相片，放在案頭也不算甚麼，就是普通的亡友，也要留個紀念的，不是嗎？請

你給我。」「我偏不給，我是你的妻子了，我有權處置這個！」她揚着手中的相片對他說。「一個妻子干涉到丈夫這些小事上，也並不是一個怎麼樣值得稱讚的妻子！」他心頭有點不耐煩了。「請你還給我罷。」「哼，我是不值得稱讚的妻子，我偏要這樣，你看！」她兩手用力一撕，幾下把相片撕成粉碎，劈面向他一擲，氣冲冲地走了。他見相片撕得碎紛紛的，自己的肩膀上腳上和地上，散着滿處都是，心裏燃起了一把無名火，幾步跑出房門，趕上了她，在她背後死命搥了幾下。她當然也不會讓他，扭住他哭着鬧着。兩人揪打了好一會，直到五太太聽見，跑了過來，才罷手。五太太問明白了原由，便對仁僧發話：「這是你的不是了，那張照片我已收了起來，自然是爲免得口舌，你又偷着拿了出來，還擺在案頭，怎怪她看了不生氣？你如今是有了妻子的了，是人不是人的東西不應胡亂擺在桌上。有話好好的說，動輒就打人，是不對的。以後我不許我們再吵，和和氣氣地過日子，我看了也高興。再要這樣鬧，成個甚麼樣子？」風波算是這樣平息了，但過了三四天，他們才開始說話。仁僧怕使他母親傷心，只好把思念月華的悲哀很巧妙地掩藏起來，不使竹紋看見。同時他對竹紋極力地敷衍，盡一個好丈夫對待他妻子所應盡的能事。他們兩人表面上感情算是好了，他對着她有說有笑，他不惜當着人面前誇獎她賢慧，他不惜當着五太太表示他們兩人好好的樣子。他不再提到月華，也不要別人談到她，他常像對五太太和竹紋說，又好像對自己說：「一個人死了就是死了，思念也沒有用的，活着的人要幹活着的事，整天思念死人，實在無意味得很。」五太太聽了，心中自是歡喜，誇獎她兒子懂事，又稱讚她媳婦賢慧。見他兩人感情一天

好似一天，常是笑得闔不上口。遇着別人讚美她福氣好，好一對佳兒佳婦時，可憐的老人，她總是笑着自足地說：「沒有別的，我總算對得起盧家的祖宗相他死去的老子了，家裏還有點薄產，他們一生衣無食是缺的，只要淑楸有了人家，我再添一個孫兒，我便伸手伸腳去見得閻王了。」竹紋見她丈夫雖然仍是表面的敷衍，但確實不再提到月華——至少外表上沒有思念月華的表示，她的氣也就平了，專心柔順地對待他，痴想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恢復他們以往快樂。可憐的仁僧，他內心的痛苦更甚了。

## 四十

是一個秋天的日子，黃金般的太陽柔柔地灑在秋的原野上，秋水碧綠的，澄清像一面鏡子，在那綠綠的原野中間。柳樹的柔條上帶着一身秋，蒙上了淡黃色的紗幕。金黃的稻子垂着頭歇在田裏，有幾處農夫正在忙着收割。打稻的聲音遠遠傳來，傳出了農夫們心中的喜悅。樹上的果實累累，紅紅的，黃黃的，映在那綠蔭裏。仁僧在郊野裏閒走，眼望着這嚴肅的秋光，心裏有說不出的悲感。萬物到了秋天，都好像在接受牠們的過去，安排着牠們的未來。樹木在春天裏，開着錦繡燦爛的花，一旦凋敗落，人們都憐惜牠們，那知牠們在秋天有這樣好的果子。那紅綠的光鮮奪目的果實，不就是牠們收成時的喜悅嗎？在那累累的果實裏，牠們埋藏了生命的力量，預備了來春時繁華的世界。牠們一任秋風的欺謊，葉落枝摧，也算不了甚麼。因為牠們有了好的結果了。但是自己呢，他在大好的春光中培植了一朵好花，一朵

清麗的好花，用盡了心血去灌溉，去培養，而今果是結了，却這樣的一個苦果。他對着這萬物都充滿了成熟的況味的秋天，回想到自己結的苦果，怎不令他悲傷，怎不令他煩惱？他循步閒走，心裏飽浸着舊恨和新愁。長空忽然傳來幾聲雁叫，他抬頭一望，高高的天空中有一群排成人字的雁影，在那淡薄的秋雲中浮沉，他目送着牠們閃入了疏林，頭上就只剩下寂寞的天空了。他的眼鋒無意中轉到對面的山峯，見到那山腰中一棟小茅屋，猛吃了一驚，那不是月華以前和老太太住的屋子嗎？那時每天要去山中一兩趟，兩腿跑熟了，今天不知不覺地也把自己送到了這裏。他想起初次同王司務到這山上來時，也是站在此地，如今屈指算來，恰好兩年了。這兩年的變化真大，不但國家的事情，就是他個人的遭遇，也就令人要起無窮的滄桑的感了。他記得初識月華的半年中，這條路不知走了多少次，有時在黑夜，有時在黎明。他認得路上那塊石頭是月華送他下山時常坐着休息的，那一顆樹是她停住不再送的地方。但那時的心境是何等的愉悅，而今舊地重臨，平添無限的悲哀，每一塊石頭，每一道小橋，都刺得他心痛。他不想再往前走了，他看到那一山的棕樹，那棕樹中間的紅如鮮血的楓林，他就心痛了。他想回轉路來。却又戀戀不捨。舊的創傷雖使他痛苦，但痛苦中却有些微的快意。他想：自從和竹紋結婚後，好久沒有去月華墳上看過了，並且好久沒有夢到她，今天去多受些刺激，也許晚上會夢到她往日在山的愉樂。人生不過是一場夢，在現實的世界中無法恢復過去的快樂，夢裏能够享受一番，那也就聊勝於無了。這樣想，他的脚步又向山上走了，慢慢地走到了山巔。遠望着那茅屋前的小小籬芭，他想起那次和她在月下裏談書吃



藕的情景，如在目前，往事流水般雲烟般過去了，剩下的只有悲哀，人生究竟有甚麼樂趣在那裏？空虛，空虛，人界只有空虛！走到籬前，他向籬內一望，畦中種着的花木早沒有了，只是雜亂的種着一些蔬菜，庭中晒着一些破衣破裳，使得這籬內更見雜亂。壁上污穢得不成樣子，門也破了，是虛掩着的。屋後青鬱鬱的棕樹已研究完了，更顯得這茅屋荒涼。他想這大概是一個懶得不堪的人住着，從前的清趣那有一點呢。他正這樣痴痴地對着茅屋出神，忽然那張虛掩的破門開了，他怕人看見，回頭便走。走了沒幾步，後面有一個女人叫他：「少爺，仁少爺，你歇歇呀。」他回頭一望，那小屋門口站着的是冬嫂子，倚着門，向他招手，他站住了。「原來是你住在這裏，幾時搬來的？」「搬來有半個多月了，」她說，「請進來坐一坐。少爺怎麼走到這山上來了？」「沒事隨便走着玩。」他心裏不想進去，兩腳却不知不覺地走進了大門。那堂屋中更比外面凌亂，當中是一張破桌子，桌子上亂堆着一些零星東西，四壁給煤煙薰得黑一塊白一塊，夾着雨水流過的痕跡，更是難看？地下到處是碎紙碎布，還有許多乾的濕的雞屎，一陣陣臭味，令人難受。屋中只有兩張破舊凳子，一張折了腳，另一張上面有許多泥跡。冬嫂子扯着衣角抹了幾下，讓仁僧坐下，仁僧只好隨便坐了。「恭喜你呵，仁少爺，討了新少奶奶。」她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唉，我想一個人頂好不要耐老婆。」「少爺說笑話了，竹紋小姐我也看見過，人長得並不壞呀。」他送了茶過來。「唉，」他嘆了一口氣，接了茶，那茶杯太髒了，茶水又黃黃的，他端在手中，不敢喝。「王司務好嗎？」「少爺不要提起他了，」她帶着酸楚的聲音說，「反余黨以後，他，可憐，他被



情。唉也難怪：這事除了玉奇務外，外間是少人知道的。」「天哪：太慘了！太慘了！」他說。「我對不起她：天哪，你太殘酷了。」「少爺，我勸你還是保重身子罷。」她冷笑着說。「有了好的新少奶奶，何必替舊人悲傷。」「不，我決忘不了她，是她死後，我才娶她，完全不是我的本意。」「誰死後？」「自然是月華。」「哼！」「這事並不是我的本意，我決忘不了她，雖然她是已經——」「少爺，我不得不對你說了，一向不敢和你說，也找不到你，如今我不忍不說，你可憐了！她也太可憐了。」「她是誰？」「月華——自幼兒我看她長大的。可憐的孩子，跟着她的瞎子外婆，辛苦過日子，整大整夜繡東西，託我進城去賣，實在可憐，沒吃好的，沒穿好的，人家女孩子的快活，她沒享受到半點，憑那樣，她出落得比那一個女孩子都強。」「……」他無言地望着那杯黃黃的茶水。「後來聽說她的老子有了音訊了，少爺又幫她的忙，她搬到城去享福，我們聽了也喜歡。那曉得落得今日這樣的結果，少爺，你娶了新人，竟棄了她。」「這並不是我的本意，是她死後——」「告訴你，他並沒有死！」「月華沒有死？」他猛吃一驚，聳身跳了起來，一鬆手，把茶杯掉在地下，跌成幾塊。「是的，她並沒有死。」她肯定地說。「她去刺徐雄，徐雄沒害死她？」他驚喜地問。「少爺，你原來還不知道啦，待我細細說給你聽罷。我是聽見一個當日一同被擄的姓曾的女人說的，月華原先本想去刺徐雄，她在那人家把剪刀也偷到了，甚麼都好，只等徐雄來，便動手。那曉得徐雄老沒來，後面的軍隊又趕上來了。他們逃到通山附近，忽然出了一支軍隊，一拼槍，把那些人打散了。月華臂上中了槍，倒在地下，這姓曾的女人也嚇昏了。始到她像假

醒來，軍隊已過去了，那已是半夜，黑黑的不見一人。她隨手一摸，恰好摸在月華的身上。月華這時也甦醒了，叫了一聲痛，才知道她還沒有死。黑夜裏怕有甚麼歹人或者野獸來，便由她扶着，忍住痛逃到一個村子附近。」「後來？」仁僧問。第二天天明，有一個善心的老婆婆坐轎經過，救了她，帶到家裏養息了一個多月。她等瘡口略平復了，身體復了原，就逃到縣城。一到縣城，便聽說你在鄉間和竹紋辦了喜事了。」「如今她在那裏？」「在妙高峯大士庵出了家。」是冬嫂子的回答。

## 四十一

由門外好一幅秋天的晨景呵！東方略有一線曉光，殘月尚未西沉，斜掛在半天雲裏，疎星稀朗朗的一閃一閃的像被風吹得搖擺不定。山下忽然起了一層白霧，籠住這山脚，從山頭一望，茫茫無涯，好像大海裏浮着一個島嶼。近山門的地上鋪了厚厚的一層繁霜，把半黃的秋草染成白色。山嶺上的大士庵衆尼姑，這時正起來做早課，一片清磬聲緩緩地從疎林裏了傳出來，夾着那邦的木魚聲，嘹亮的飄經聲，由山門一直送入那渺茫的霧海裏。一種清幽的檀香氣味，從大殿上幽幽地四散出來，沁人臟腑，使人的靈魂與身體一樣地感覺得清爽，靈淨。那山下白茫茫的大霧，有一點黃黃的火光在閃動，由黃黃的變成紅的，不一會，那火光竟漸漸走上山來，並且可以看出一個隱約的人影。這人影慢慢現得清楚，走到山門前，拍的拍就是幾下。山門開了，一關老尼姑伸出頭來，奇異地問：「誰？」「我。」那人回答。「

你是誰？姓甚麼？」那老尼姑有頭縮進去了一半。「我姓盧，來找一個人。」「等一會。」拍的一聲，山門關上了。那聲音也被關在裏面。「正做早課，完了再來找，沒見找人來這裏早的！門是緊緊地關着，一陣一陣的檀香味兒從裏面散了出來。他心裏焦急，兩手握著拳頭在山門外走來走去。裏面時高時低時緩時急的飄經聲，使得他更加着急，他脚步的快慢，隨着飄經聲的緩急而又不同。他有時抬著頭仰望天空，有時握緊拳頭像對着緊閉的山門生氣。他這樣的期待着，希望早課快完，山門快開，他好去找他所要找的人。薄霧更稀了一些，一輪月亮似的太陽也慢慢升了起來，照得地下微微有點日影，四週景物清明了許多，山門外幾株楓樹，帶着微紅的顏色，葉葉連接，雲霞般重疊着一陣風來紅葉紛紛落下，像一羣蝴蝶在地下旋舞。他仔細打量那殿堂，真是一個清幽恬靜的好所在，庵後是一片青松，襯得黃瓦粉牆別有一種幽靜的意味。再看那門上「大士庵」三字，他的心又焦急起來了。檀香的氣味愈來愈濃，他愈覺得湊急，庵內的飄經聲仍是喃喃不絕。他平素並不怎樣討厭尼姑的，這是他恨她們入骨了，要是他帶得有一營武裝的兵士——不要多，一營就够——山上早已砲聲隆隆，尼姑們也許屍橫山門外了。早課老是不完，山門仍是緊緊地閉着，他只好利用這時間，來重溫他從昨夜想到現在的事情。一見她。用最柔和的話向她訴說自己的心事，他絕對沒存着要棄掉她的心，他發誓，當着觀音大士前發誓，他決不是忘掉她的人。末了自然是勸她還俗，仍然回到他的懷抱裏來。對於竹紋，他也下了決心了，和她離婚，許是辦不到，便和月華一同跳到外省外國去，一輩子再不回來，只要月華肯還俗。他想：命運固然播弄了好幾年，使得

我剛舉起的酒杯一下跌成粉碎。但我難道不能和命運反抗？難道我一生該永遠逢着惡運？碎了的酒杯可以重補起來，難道我的命運就不能挽救？反抗，反抗。再不能任命運的宰割了，盡自己的力量去和命運奮鬥，我要自己造出我的好運來，今天是工作起始的一天，是命運轉換一個方向的第一步。他想月華也決不能忘情於他，兩人的恩情太深了，她出家完全是賭氣，爲得自己棄了她而又娶她素不放心的人。只要向她把心跡表明了，誤會解釋了，末後再告訴她自己的決心，她決不能硬着心腸不應允他的請求，她將如小鳥回到故巢一樣，和他繼續着往日快樂的生活。此後，他對這世間算是滿足，決不再希望甚麼別的了。想着，想着，他儘做着許多未來的幻夢，現實的山門却呀的一聲開了。門縫中仍是伸出那老尼的光頭來，向外望了一望，說：「怎麼，那早就來找人的？」他忙走了過來，謙恭地，雖然他心中無形的手早在那光頭上打了兩個耳光，說：「在這裏，我。」「你找誰？」那光頭掉轉來了，把一個扁形的瘦黃的臉對着他。「找一個姓水叫月華的。」她的法說是甚麼？」「我不知道。」「等一會。」她懷疑地望了他半晌，才說：「讓我去問一問，有沒有俗家姓水的。」這次山門雖沒有關上，但裏面半天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殿前一對鐵香爐往外冒煙，佛殿內有一些閃閃的燭光，也就與山門關上時一樣地令人焦急。半天，日影斜射到鐵香爐上，那老尼姑才出來，站在階級上向他招手，他走近了去，問：「找着了嗎？老師父？」「你原來是找寂塵師傅呀。」她領着他向西走。「幸而我們庵裏有只一個俗家姓水的，要是姓別的甚麼，那便不好找了。你在這裏等，她一回就來。」當前一個小小的客堂，裏面有幾張紫色

的太師椅，香几上有一隻古瓶，瓶中供着一些細碎的黃花。屋樑上有一塊橫匾，匾上寫着「禪心」：上面滿佈着蛛絲塵垢，像是很陳舊的樣子。室中有一副對聯是：「了了無遮念空空不染心」他剛落座，那老尼便來了。過了許久，才有一個年輕的女尼，從室後那張小門走了出來，站在他面前，動也不動，痴痴地望着他。他仔細一看，她雖然穿着寬大的灰色的尼僧衣服，那衣服裏面秀美的身段和全體的輪廓，他是認識的。他的頭雖剃得光光的，臉上雖變成黃瘦，但那吻過飽看過的面龐，他是不會忘記的。他見她痴痴地望着自己，心中蘊蓄了好久的酸楚像要爆發出來似地，走近了一步，顫顫地說：「妹妹，你畢竟還在人間……」

……他半晌沒有說話，痴痴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妹妹，你……你怎樣鬧成這麼？你……」他望着他那光光的頭皮，他要哭了。「你竟出家了，這……」「這甚麼？我不是出家，告訴你，」他痴痴迷迷地望着他說，「我這是救別人，又救自己。」「我知道你的苦。我知道你的心：妹妹。」他禁止不住眼中的淚，只好讓牠長流了。他順便坐在她鄰近的椅子上，兩人中間只有一張茶几。「但是，你應當也知道我的心，我決不會忘了你：是命運在搗鬼，播弄得我這樣。我不是一個負心的人，妹妹，你應當知道我這個心。」「心，我知道，是一個起頭擴大，末了會縮小縮尖，怪會變樣的東西。」像慘哭，又像冷笑，她口裏發出了幾聲呵啞之聲。「我的心早失了，我並不要人知道我的心，我也不想知道別人的心是怎樣，變冷變熱，變大變小，終歸還是那個上大下尖的東西。」「妹妹，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苦了。」他哀哀地說。「我們遭遇到這樣的命運——」「命運本來就是人造成的。」「我只怨我自己太糊塗太

魔法，太沒決心，抵抗不住環境，我要知道——」「我問你，你怎麼知道找到這裏來？」「聽冬嫂子說的。」「唉！孽緣，這入披舌地獄的！」「你要知道。」他繼續說着。「是你那藏在襖內的信到我手裏以後，我才被母親的眼淚征服。要不是你的死訊傳到了人間，我不是決不會和竹紋結婚的，我愛你，我仍愛你，我仍是以前的我，我的心絲毫沒變。」「……」「他沒說話，頭低垂了下去。」「她本來不是我所願意娶的女子，結了婚後，更覺得她不是我生命旅途上的伴侶，我想起我們從前的種種，我想起了你，我哭，我放聲地哭，我的靈魂和身體一樣，感受到無窮的痛苦。我幾次看到你所遺下來的東西，我暗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淚。我夢魂中時時追念到你，使我一夜哭到天明。這不是今天專門來說給你聽的假話，有頭上的青天，有青天上的古佛，她們能作證人。」「……」「她仍然不說甚麼，彷彿微微的嘆了一聲氣，「我昨天聽到你仍在人間音信，我像是從地獄升到天堂，前途由黑暗變成光明，由陰靈變成晴朗。以前算是命運戰勝了我，此後我要以全力戰勝命運。我決定和她離婚，不管母親的責罵，不管社會的指摘，我仍是你的仁僧，只要你允許回到我的懷抱裏來。」「可惜你來得太遲了？」「不遲，一點也不遲。我們前除在是遠大，我們還有許多沒有走完的生命的旅程。我們要使這旅程充滿鮮花，充滿甜蜜，我再不要種荆棘，再不要種苦果。只要你肯回到我的懷抱裏來，我相信這未完的旅程上的甜蜜，能補償我們過去的痛苦。要是你絕望了我這要求，妹妹，我此生已是宣告了絕望，我再無勇氣去踏上生命的歷程，我只好中途停住我的腳步，這樣，一直墮到那深不可知的淵海裏去。妹妹，你得救救我，你難道忍心看我看這樣受苦



嗎？以前算是命運播弄我們，此後這轉移的整個樞紐便全在妹妹的手中了，妹妹，你得救救我！」「我已經從陷坑中救出了自己，再不能墮入那坑中，我不能救你。」「妹妹，」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誰說的？」他哀哀地說。「我還沒那大本領，救出自己，已費了不少力量。」她撇轉臉，不敢望他。「妹妹，你忍心看着我苦惱嗎？」「請你自己跳出這苦惱的圈子。」她哽着心說。「你得救我！」「我不能！」「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妹妹，這又是誰說的？」他的聲音變成格外淒涼。「也得要衆生自己警悟。」「難道我們過去的歡樂就是這樣完了？」「世間原沒有不了的歡樂。」她的眼淚掉了下來，但她極力掩住，不使他看見。「妹妹。」他忍不住放聲大哭了。「難道我們已往的恩情，就是這樣流水般完了嗎？」他聽了這話，忍不住也哭了，仁僧過去想把她的手攥住，忽然那小門開了，一個年老清瘦的尼姑走了出來，站在他的前面，大聲地對仁僧說：「盧先生，你該走了。」這老尼姑有一種聖潔清高的光彩，充滿在他的眉目間，眼睛射出兩道使人敬畏的眼光，嚇得仁僧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怔怔望着她。「我本來不讓他見你，是她苦苦哀求，說只是這一次，以後再不見你。我總不放心，誰知他幾乎被你又誘入了地獄。他要不是投入本庵裏，我不管她，他如今是出家人了；他是佛門子弟，我不能讓他再墮入紅塵。」「她本來是世間人，她是從世間墮入你佛門的，我要救他要救她回世間。」他氣了；大聲爭辯說。「哈哈；世間的人」她把他拉了起來，護在身後，「我問你，世間給他的是苦還是樂？世間給他的，除了愁苦，貧窮，侮辱，欺凌外，更給了他這弱女一些甚麼？說，你說來。」你不應抹殺了我們的恩愛！」哈哈，

「那夢，那是專爲騙女子而設的一個好聽的名字，世間有的只是『色』你不過是貪她的色！」  
「我們不是那樣的。我們的愛在『色』以外！」「你打量我不知道你們的事情，一切都詳詳細細地在我面前懺悔過了。你說你的愛在色以外，我問你：爲甚麼你丟了她再去和別人結婚？」「因爲聽說她死了。」「聽說！好一個『聽說』！」「……」他無言可答了，頭低了下去，「告訴你，盧先生，不但愛情，世間一切都是假的，都是爲得要騙自己又要騙別人才造出來的東西，不但鏡花水月是幻景，其他一切都是幻景，連你盧先生，連我，連我空也都是幻景。世人誤幻爲真，真相信世間有那麼回事，苦苦營求，苦苦追逐，造出了這樣一個苦惱世界。盧先生，我勸你看破些，安分些，不必那樣過於認真了。假就讓牠是假，只要自己心裏不知道，不爲牠所騙便是了。不然，便跳出那假的幻景來，救出自己，不要在那裏痴迷不醒了。」她說完，拉着月華進去了，他想去拉住她，那小門却拍地一聲關上了。任他敲，裏面理也不理，寂無人響。他哀哀地伏在門上，放聲痛哭起來。

## 四十二

自從那次失望歸來後，他心裏更加煩悶，更加愁苦。他想，好好的人爲甚麼要信佛出家讓世間一切衆生，即算是做夢，世上一切都算是那幻景，但是這幻景中做夢正做得好好的，人並不覺得是夢，爲甚麼要佛出來指破這空虛，使得人索然寡歡，飽嘗幻那滅後的悲哀夢，說他是夢好了。本意解除人世的煩惱，却增加了人世的煩惱，佛根本就是多事。他想起那

的情景，她初是冷冷的，冷冷中含有一股辛酸的味兒，他便知道她仍未忘情於自己。把親會向她解釋，把真心向她剖明，哭着，哀求着，她外面雖仍保持那冷冷的樣子，他知道她的內心已燃起一星星的火花。他繼續着懇求，她的心動了，那舊情之火人得她流出了眼淚，她不能回到他的懷抱裏來。誰知那老東西半途突然出來，當頭一棒喝，把那一星星的火花給整個地吹滅了。並且把自己並沒有存着的那種心思也指了出來，使得自己沒話可答，月華聽了，自然是更不敢相信世上有愛情這回事了。但他相信，他愛月華是至誠的，純潔的，他和竹紋結婚，是因爲聽說月華死了，再加以母親的壓迫，完全是勢非得已，並非出自本心。這絲地不能作他不愛月華的證據，更不能作他只愛月華的「色」的證據。他結婚後，不仍是日夜地思念月華嗎？胡說，那老東西簡直是胡說，但自己當時爲甚麼想不到這一層，和他爭辯，拆服她？他後悔他當時太慌太急了太。他要再去一次，見到月華，重新把這些話說一遍，把自己整個的心剖給她看，不怕他不返俗，回到自己的懷抱裏來。他相信她仍然不能忘情於他，只要耐煩地把他那舊日的情焰燃起，她會馬上脫去袈裟，投到自己的懷裏來。再去一次，只要再去一次，這幸福的關頭便算定了。以前可以說是命運不由人，此後要仍逢着惡運，那便是自己太不努力，太不盡人事的力量了，這樣，他決定再去找他一次。第二次他又去了，他不肯見，那了空也不許她出來，他哀懇再三，了空只是搖頭不許。他無奈，和了空吵了一場，坐在那客堂裏哭鬧，從早上一直到下午，眼看天快黑了，才無可奈何地離了那客堂。走那山門邊過身時，門背後有一個中年的尼姑遞了一張紙給他，等他接了後，便一聲不響地走了。

他在門外展開了那張紙，就那殘陽裏，忙忙讀那上面的字：仁僧先生：那天的談話，害得我悲痛了好幾天，害得我已下了的決心，幾乎又前功盡棄。我出家並不是爲負氣，你要明白，我是爲着好幾個人。你是已經結婚了的人，我回到你那裏，你一定要和竹紋離婚，同時你母親也將失掉她唯一的愛子。爲得一個，使兩個失了歸依，這在人世間算是最普通的事，但在一個比較看不慣世事的人看來，是最殘酷不過的，憑甚麼兩個人要爲一個人犧牲？完成一個喜據——況且那並不是喜劇——要造成兩個悲據？所以，最好的辦法，只有讓我置身於事外，不要加入這圈子裏。竹紋並不是一個不好的女人，你原先又是很愛她的。我以前使你兩人生分了，己不應該，如今你們結婚了，我更不應——也不忍來破壞你們的幸福。我是絕對不能回到你那裏來了，我不能犧牲別人來成全我的幸福，但你的好意，我是感謝的。我在青燈古佛旁，我在飄飄讚佛裏，自有我的世界，你不必爲我多慮。你也不必再來找我了，好好地愛竹紋，她也是一個可憐的女子，你再要逼我，我只好以一死來絕你的念頭。我再三地告訴你，我是一個不能因爲自己的歡笑，忍心看別人痛苦的人。方外人寂塵上他讀完，絕望了，像掉在一個很深的冰窖子裏，全身從頂上一直涼到脚跟，連毛孔都沒一個不是冰涼的。他的頭昏昏的，世界對他像變了顏色，滿目是淒涼，滿目是空虛，滿目是失望。他有甚麼話能駁回她呢？事實確實是事實，月華要回來，他得和竹紋離婚，或者棄了她，同時母親將失掉她的親愛的兒子。要成全一人，就得犧牲兩人，不說月華不忍，自己也是不忍的。前途是失望了，他像一個負着重傷的戰士，回到了家裏。但是月華這種情願犧牲自己，不願去破壞別

天的幸福的精神，更使他對憶起了熱烈的崇拜，更令他捨不得的，覺得這樣的女子，世間不能多得。他放不下的，他非從佛的手裏奪回來不可，她實在太好了。第三次他又坐在大士庵的客堂裏，「無論如何，我非帶她回去不可。」「不行，」了空堅決地說，「憶是決不能還俗的人。」「我定要她還俗。」「在我的庵子裏出家的，從來沒有還過俗的，那是笑話，我不能讓她還俗，她也決不願還俗。」「你不要太固執，了空師。」他說。「你會要後悔的。」「有甚麼後悔？」「你要不許她還俗，」他氣忿地說，「我叫軍隊來問你要人，我教軍部來治你反革命的罪。」「我不想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會說出這種話，」憶並不怕他的恫嚇，冷笑地說，「會向一個無權無勢的女尼用這種威嚇的舉動。那樣，盧先生，你會要後悔的。」「我有甚麼後悔？」「即算你有軍隊有軍部勢力，你那樣的威嚇，只會使得事情愈糟。寂塵已經和你說了，她不願因為自己，犧牲兩個和他一樣可憐的女人。憶的決心已經定下了，你這樣的逼憶，她祇有一死，去成全那兩個人。你和寂塵相處那麼久，你應當知道她的性格，她是一個具有佛心的人，為別人的幸福，她是不惜一死以成全別人的。你要再逼她，你只有後悔。並且我可以把她藏到別處，你的軍隊和軍部的勢力奈我不何，難道現在的軍隊和軍部毫不講道理？」「……………」他無言可答了。「並且我這庵子雖小，也是有施主的，施主中也有和軍部有認識的；你想會那樣容易讓你劫一個尼姑還俗嗎？」她見仁僧不是那樣氣勢洶洶的，便馬上把聲氣變得柔和。「盧先生，你自己說你是十分愛她，十分敬她的，既然敬愛她，便應該讓她好好的安閒的在此修行，不應當來打攪，使得她氣苦，使得她心亂。你先生更

應當盡你爲人子爲人夫的本分，孝敬你的母親，憐愛你的妻子，使她兩個女人快樂，一家人都快樂，那才不負寂塵的一番苦心，那才算你真的敬愛她。盧先生：你本是一個聰明的人，這些話，我想你早已知道了。你祇是一時沒悟過來，我不過提醒提醒你罷了。」這一大篇話，說得仁僧無言可答，實在也不好意思在庵內久坐了，只好無精打彩地回來。要他忘掉月華，要他一心一意愛竹紋，過他很幸福的家庭生活，這自然是再好不過的事。但他和月華的愛，情太深了，從前說她死了時，他愛她的念頭忽不能斷絕，如今她好好的仍在人間，教他怎麼丟得下她？然而，事實上月華却又決不會回到他那裏來了。他想起他的一生，算祇戀愛了兩次，這兩次給的苦痛一次比一次深，雖然兩次都遇着了理想中的女人。起初在法國愛上那中法混血的女人，她是一個完全合乎自己的理想的女子，戀愛成功了，快要定婚的時候，她居然棄了自己和別人結婚。那次給予他的痛苦，是他平生所未曾經受的，他幾乎因此喪失了性命。後來在國內愛上了月華，月華比那中法混血女人更完全，更合他的理想。兩人的戀愛到了最高點，會遇到那樣突如其來的不幸的事件，因此兩人生生地離開。後來經命運的種種播弄，鑄成今日這樣大錯，他所受的痛苦，更不是第一次所能比擬的。他想到以前的種種，他失望極了，兩次戀愛，兩次得到的是空虛，他對於這人世更有甚麼擊戀呢？他厭惡這人間的一切，甚至最愛自己的母親也在內。他屢次想自殺，却又沒有那股勇氣。自殺像去一間平素從未去過的令人恐怖的黑屋子，不知裏面到底是些甚麼，儘管在門前徘徊，却不敢一下撞了進去。要是有一個人從後一掌？把他推入人了那黑屋子，隨後把門關上，那當前的難關可

算解決了，可是有誰肯來推這一掌？但是清醒地活在這世間，只有使他感到痛苦，感到現實的悲哀，感到人生的空虛。在世上多活一天，多受一天的痛苦。他在無可奈何中，只好想法子來麻醉自己的靈魂，摧殘自己的肉體，趕快脫離這現實的世界。他本來是一個摘酒不沾的人，這時却拚命喝起酒來了。一大碗一大盃地喝，喝不到兩三碗時，他便發起酒瘋來，亂曬亂唱，亂罵亂打。有時一人赤着脖子在屋中亂舞，誰也不敢近前，和竹紋亂吵亂打，五太太也不敢干涉。他的胆子愈來愈大了，藉着酒和竹紋吵，竹紋嚇得躲開了他。他便把竹紋心愛的物件，一件件碰得稀碎，心頭好像在報復她，竹紋只好忍受。發完酒瘋，他便太吐特吐了，起先還是吐的吃下的飯菜，後來吐出鮮紅的血來，嚇得五太太不知怎麼才好。不許他喝酒，他更鬧得利害，竹紋在他略微清醒睡在床上的時候，哭着勸他，哀求他，不要喝酒，爲母親，爲一家人的幸福，他應當保重自己，他聽了一言不發，閉着眼睛，有時也點點頭，但等她轉背時，他禁不住傷心地哭了。他的身體更衰弱了，好了快兩三年的吐血舊症也復發了。但他仍是狂飲不休，一天也離不開酒盃。竹紋着急得了不得，勸五太太搬到縣城，請醫生方便些，並且換換環境，仁僧能好些也未可知。五太太雖捨不得離開老屋，但爲愛惜自己的兒子起見，她只好聽從了。但這時淑榆由城裏三叔公作媒，嫁給夏高山，五太太因爲夏姨媽是自己的親姊妹，她那喜歡吵鬧的大媳婦也死了，覺得沒有甚麼不放心，便允許了。大家正忙着辦喜事，一時不能搬，只好等淑榆出了閣，再搬到縣城去。

## 四十三

淑榆出嫁了，五太太把全家搬到縣城來，租了一所房子。離得雙墳街遠遠的，因為怕仁僧想起和月華的往事。搬到縣城，仁僧雖然仍是喝酒，喝完就吐，但是比較以前安靜多了，不尋人吵架，也不碰東西，只是嗚嗚地哭，有時又哈哈地大笑。五太太知竹紋雖仍是替他担心，但見他比以前安靜了些，覺得搬到城裏來不爲失計了。他每天喝酒之餘，便像遊魂般，在街上亂闖，並沒有絲毫目的地，痴痴迷迷的，不知道饑餓，不知道寒冷，清早就出去，竹紋要是忘記教他加上長袍，他便着短衣在街上走。吃午飯時他也不知回來，有時在家中剛吃了飯出去時，却又在一家親戚家裏吃起飯來。竹紋怕他在街上饑餓，每逢他出去時，總要塞些錢在他口袋裏，他並不買東西吃，却賣許多不必要的物件，有一天他竟將袋中的錢買了六七担草紙回來，堆得滿屋都是，弄得竹紋又好笑又可憐他。他對於街上一切事物，好像都喜歡留連玩賞，又好像絮毫不注意。他看捏糖人的，他跟着小孩玩笑，有時從家裏一直奔到城牆上，站在城頭痴痴地遠望，到天黑還不回來，直到家裏找他的人遇見他時，他才知道是天黑了。他最喜歡看殺人，他拍着掌哈哈地隨着衆人喝彩，但當那屍身倒在地下，滿地是鮮血時，他又嗚嗚地哭起來。有時在路上遇着大雨，他不知躲避，任着雨淋，從頭上一直流到腳跟，他感到快意。在大雨中慢慢地行走，有時且高唱着別人聽不懂的法國歌曲，衣服濕透了，他也不回家換一身，要是雨止日出，他便在日中任牠晒乾，不然，就讓風給吹乾。但當他



與朋友或親戚們閒談時，他說話却又一點不糊塗，他和她們高談着國家大事，暢論着本地興革，跨說某地的風景，評判某事的是非，他說話有條有理，並不像一個腦筋不清楚的人，但有一點異樣，那便是愛笑。他遇到好笑的事，固然大笑不止，即使遇到絲毫不覺得可笑的事，他也要大笑特笑的。別人也覺得他那笑聲有點異樣，並不是想到甚麼好笑的事而笑，笑得似乎極不自然，極不應該，又好像藉這笑來掩飾甚麼，來忘掉甚麼，令人聽了，不但不想跟着他哭，反覺得毛骨悚然，淒涼得要哭。他在家裏一天也呆不住，總是在外面閒闖。遇着天雨，五太太和竹紋死命地不讓他出去時，他便喝酒，喝完，照例是吐，吐完，便拿出許多紙來，在紙上亂畫亂寫。他畫出許多奇奇怪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東西，貼滿在四壁。又在上面題一些詩——一些沒人看得懂的詩。寫完畫完，臉對着畫痛哭，哭完，才有一個安靜的時時，有時便呼呼假地睡倒在地下。五太太見他兒子變成這樣，自然是傷心極了。她總是說她的兒子被甚麼邪迷了，要請道士驅逐才好。竹紋心裏明白，知道他的原因，却又不敢說出來，又不敢去勸他，只好時時用心看護他。他痴心地想以柔情來感動他，無論他怎樣，她沒半句怨言，馴順地柔和地順着他的意思。然而，她的心苦了。一天的下午，他閒闖到子衡的家裏，剛進門，子衡家的老媽子正抱着子衡的不滿三歲的小女兒，在門口玩耍，他是來慣了的，那老媽子認得他，笑着沒他說：「盧老爺，你好？好久沒見來了。我們老爺正和許多老爺們在內室議事呢。」他想：議甚麼事呢？子衡既要議事，我就不應去打攪他，但是，管他呢，我不去驚動他，找他太少太談，也是好的。左右我不過是出來閒逛，總比呆在家中好些。他走到

客廳，見客廳的衣架上掛了好幾頂帽子，室中空無一人，桌上的茶杯還是狼藉着。有許多嘈雜的聲音從裏面傳到耳朵裏來，他知道裏面是子衡的小客廳，那些客人一定在那裏議事。他不願驚動他們，並且也走得乏了，便坐在一張靠裏的沙發上，隨便躺着。那老媽子跟着送茶進來，他擺手示意不要，她便走了。裏面的聲音愈來愈沉寂，像定商酌的一件事不能解決，大家都感覺得困難，有不能多發言的苦衷。他奇怪：他們商議着甚麼爲難的事情？便用心去聽。「現在是不可再失的一個好機會，」一個粗重的聲音說，「徐維擁有七百多枝槍，誰也奈何不了他，如今好不容易他肯投誠，敝團長爲愛惜民衆起見，一定要收編他，貴黨部的人今天一定要派好，今夜就要趕去接洽。聽說省裏朱團長也在派人和他交涉，遲了就誤事了。」「是，方同志的話一點不錯。」一個尖尖的聲音說，尖尖的，尖得使人聽了有刀刮玻璃的那種感覺，一身的肉起寒慄，牙縫酸酸的。「他苦我民衆久矣，爲民衆，爲黨，爲國家，爲世界弱小民族，我們都要改編他，這叫沒有方法，只好委屈求全。」「真對。」另一個鼻子帶傷風的聲音說。「我們以前沒有剿他，就全爲民衆，難道以貴團長的兵威，還怕勸滅不了他嗎？我們就是投鼠忌器呀！招撫是最好的方法，最好不過的，是他肯受招撫，真是上賴總理在天之靈，下賴我諸同志在地之力，才得他發這個肯受招撫之心。」「事情又說到本題了。」那粗重的聲音似不耐煩地說。「請貴黨部派人去接洽，現在馬上就推舉一位出來。」「這個……」尖尖的聲音說，「我想還是貴團部自己派人去罷。」「這個……」傷風鼻子的聲音說，「我想……」他指名要貴黨部派人去。」粗重聲音有些生氣的樣子，沒等傷風鼻子說

完，便趕緊說。「關部起先派人去了，他不相信，一定要本部的人。」「我想……這……」  
「尖尖的聲音說『還是請劉同志去罷，他會說話，』王同志，王同志去。」傷風鼻子忙說。  
「我的口才笨到極點，怕把事情反要弄糟，我一人犧牲不算甚麼，我國的前途，民衆的前途，就要大搗毀了。」「我也是這樣想。」尖尖的聲音說。「劉同志適得我心，在立場上說，還怕犧牲嗎？就怕用非其人，事情弄得更糟，那就更危害民衆，危害我國了。」「張同志怎麼樣？」那粗重的聲音更加重了牠的重，像不耐煩的樣子說。「我，我說話，說話。」  
「張同志着急得愈加說不清楚了。」你們人家，大家都知道，都知道的，不然，不然的話，我倒願去，願去。」「這可怎麼好？」粗重的聲音說，接着更有粗重的脚步在地板上來回的走動。裏面又沉寂了，沉寂得像一座古廟。仁僧聽到這裏，忽然像發狂似地跑進裏面去，高聲地說：「我願去！」室內的人都吃了一驚，連子衡也在內，他忙站起來問：「你幾時來的？來倒？」「這位同志是誰？」那粗重聲音的主人方同志問。「我來替你們介紹，介紹，這是盧仁僧，仁僧同志，他以前任，前任本部執行委員，委員。」「那好極了。」方同志不等子衡再去介紹別人給仁僧，便忙忙地說。「有盧同志出來擔任接洽的事，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他，他只怕也不行，不行，」子衡結結巴巴的說。「他又不是，不是現任本部的委員，的委員，還是請別人，請別人去好。」「反正是一樣的，都是總理的忠實徒，都是站在了一條戰線上，目的在自由，平等，和平，奮鬥，救中國，都是同志，親愛的同志，何必分甚麼前任後任。」王同志鼻子裏的傷風似乎好了許多，說話更見有精神。「徐雄也是前任本部委員

，盧同志也是前任本部委員，這一去，只有成功的！我佩服盧同志，將努力以重犧牲的構神，將來事情成功後，團長一定請他當參謀長，哈哈，前程遠大，都在此一舉，可惜我不會說話，我真羨慕盧同志：『那尖尖聲音的劉同志，更笑得格外尖尖地了。』「今天晚上就到我們團部裏吃便飯，諸位都去作陪。飯後馬上出發，事情太緊急了，遲了給朱團長收編了去，就可惜了。那七百多枝快槍。」「好，一定奉陪……」王同志欣然的說。『奉陪的，一定，我正好好久沒有會到貴團長了。』劉同志欣然地說。事情是這樣地定局，劉生兩同志心裏鬆了許多，等方同志走了以後，他們口裏輕嘯着革命歌的調子，踏着輕巧的步伐，同去專等候團部裏的晚餐。只有子衡一人不放心，又不便當而阻止仁僧。等他們去了後，問仁僧爲甚麼要做這樣的傻事？明明知道這是送肉入口的事，徐雄爲人，最陰險，最反覆無常，此去只有死，沒有生還的，因爲他祇想驅團部裏送去的兩千元恩餉，並沒有心想受招撫，團部貪圖他的七百多枝快槍，才這樣利令智昏，這是極明顯的事。並且仁僧又是徐雄的仇人，這怎麼去尋？他替他擔憂，苦苦的勸他不要去。仁僧像極誠懇地對他說：『子衡，我自從法國回來，抱着一場雄心，想要幹一番事業。起先是遇到病，後來在這裏面又遇到意外的挫折，本來灰心已極。但近日想到將來，眼看青春快過去了，再不起來幹一點事，建功立業，轉眼白髮盈頭，一事無成，後悔已晚。因此我的雄心又起，我的血又沸騰了。我想，要幹就從軍隊中幹起，像我們的老總一樣，飲馬長江，誓師河北，那才是大丈夫平生得意的事。好容易今天有這個軍隊接近的機會，子衡，你難道忍心使我坐失良機，這樣的無聲無臭老死下去嗎？』「不過

不過，你目前太危險了。」這老實人相信了他那誠懇的樣子。「那有甚麼危險？徐雄以前和我站在不同的地位，因為忌刻，嫉妬，才害我，並不是我們前世有甚麼了不得的冤仇。如今情形變了，他決再起心害我。你放心罷，事若不成，我不還是一個我？」說得老實人連連點頭，但老實人心裏仍替他擔憂。「子衡，你千萬不要給我家人知道了，女人家不懂得甚麼，別讓她們誤了我的前途。」老實人又連連點頭，表示懂得。這晚團部裏的酒席上，真是說不出的熱鬧，真是說不出的興高彩烈。團長親自出來作陪，讓仁僧坐在頂上首，大家你一杯我一盃地敬酒，他一口一口地喝了，看他那樣子，不但毫無懼容，反露着滿端的高興。這時劉同同志心裏異常羨慕，早知這事有這樣光榮，這樣容易，自己為甚麼不一口應允了下來，倒給了別了一個陞官發財的好機會。劉同志心裏悶悶不樂，舉起面前的酒杯，高聲地說：「我祝盧同志一路順利！」大家不知道這是他的一股子醋氣，也齊齊地舉起各人面前的杯子，附知說：「我祝盧同志一路順利！」子衡聽了，心裏有點慘然，他也舉起酒杯，說：「我，我也祝，祝盧同志一路，一路順利——」「謝謝諸位的好意——我也祝諸位福！」仁僧狂笑了一聲，一口氣把那酒喝了。「是時候了，我該動身出發了。團是和衆人留她再飲一回酒，他只是不肯，說：『是時候了該走了！』衆人只好送了他出來，門外早預備好了轎子，她頭也不回，一直走到門外，仰天哈哈地笑了幾聲，便上轎子。衆人覺得有點異樣，但想到他今晚喝的那些酒，也就瞭然了。不知為甚麼，子衡的心裏只覺得淒涼，他眼看仁僧的轎子走了，他的眼淚簌簌地掉了下來，最後，他竟放聲大哭了，衆人自然猜他也是喝多了酒的緣故，便

有自告奮勇的友人叫車送了他回去。

## 四十四

人生來是情感的動物，不怕理智看事看得如何的清楚，如何的明白，一到了情感佔據了整個的身心時，便甚麼也糊塗了。明明知道這是愚蠢的，空虛的，但情感一引動了，便甚麼也管不得，只能任那情感的火焰燒着向那空虛和愚蠢的路上狂奔，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月華出家，一半是因為竹紋和仁僧已經結婚，她不忍犧牲別人，來完成自己的幸福，但一半也是像仁僧所想的，因為他棄了她去娶竹紋，所以負起了家。她的父親死了，外祖母也死了，惟一的親人只有仁僧，仁僧又棄了她，一個孤另另的弱女子，除了走那中國女子失意時常走一條老路外，教她再有甚麼別的法子？後來仁僧找來了，向她說明了過去的呼運的播弄，說明了他自己的心跡，又向她表示了他的決心，舊日的恩情，過去的歡樂，使得她已死的心又躍躍欲動。誰知被了空那一瓢冷水，淋得她躍動的心馬上停止了。她雖不忍使仁僧那樣失望，但事實上她和他都已勢成騎虎，那也沒有辦法了。空勸她再不要貪戀紅塵，紅塵決不是樂土，只能使她加倍地感受到一切苦痛。出家是求解脫的不二法門，出了家再去還俗是一件菩薩視為莫大罪過人間視為莫大耻辱的一件事。並且她這一去，使得另外的兩個人要感到她以前所受的一痛苦，這是多麼慘傷的一件事，自己的苦痛受得不够，難道還是使別人也嘗到嗎？月華聽了她的話，因此仁僧第二次來找她的時候，她給了那封短短的信給他。但是，月華究竟是一個年青的女

人，她的腰裏的青花火焰仍時時在燃燒，時時在飛騰而動，她不像那青春已經過去快要到墳墓裏去的老尼了空。了空的心是早已冷僵了的，她的心還是熱熱的活跳地的。了空這一心只修來世，但她却連現世都沒修完的人。她想起她和仁僧往日歡娛，往日的恩愛，她的一顆心便好像要從腔子裏跳了出來。她想這大概佛書上說的魔障。幻景，她極力地使自己不再想到過去的一切。但是不行，她在木魚上看到仁僧的影子，她在經典上看到仁僧的名字，她在繚繞香烟上幻想她往日和仁僧在山中讀書，問字的情形，她在青燈照不到前黑暗裏看到自己和仁僧擁抱的往跡。她越收斂自己的心，那些影子越清楚。差不多一闔上眼，便可看到仁僧向她哭，向她笑。有時她正在做早課，膜拜諸佛諸神時，會無端的兩眼掉下淚來，唸了半天經文，忽然連連縷着眉頭嘆氣。夢中會猛然哭笑起來，把同房的尼姑也驚醒了。因此大家都覺得奇怪，老尼了空對她說：「你莫不是得了甚麼病嗎？心裏老是不安寧似的。」她果然病了，病倒在床上。他時時覺得頭昏，發燒發熱，渾身懶洋洋的沒一勁，心裏像有一隻怪物，在亂擰亂扭亂咬，使得她沒一刻安寧。口裏木然寡味，甚麼東西也不想吃。心頭悶悶的，有時悶得連氣都吐不過來。一是發熱，一時却又冷得發顫。整天昏昏的，在雲裏霧裏過日子。她時時夢到她死去的父親和外祖母，醒來要哭大半天。女尼們見她這病來得奇怪，又是從那次見了仁僧才發的，便三三兩兩私地議論起來，說她害的是想思病。雖然有老尼姑了空喝住她們，不要亂說，但女人的嘴那是封得住的？這話吹到月華耳內，她更氣苦了。這病也就因此沒有好，只是一天比一天沉重，除了空外，其餘的尼姑不但不來睬她，反要時時說許多

不堪入耳的話，使她氣得難受。她常想：活在世上，雖只短短的不到二十年，並沒有做一條攪人利己的事，並沒有對不起世人的地方，爲甚麼到處都遇到欺侮，遇到凌辱，遇到不幸？一天下午，她正昏昏地睡在床上，耳邊似乎聽得隔壁房裏有人談話。「她也在此出家了嗎？幾時來的？」那說話的聲音好像很熟。「她來了好幾個月了，自己仗識字認得比別人多，又得了空住持的寵愛，把我們欺侮死了，」這是一個平素最相和她合不來的與她同樣年紀的寂園回答。「我想去看看她。」她猛然記起這是以前家裏請的黃媽，她像逢到親人一般，心裏說不出的喜歡，正要掙扎着叫她一聲，那寂園又說話了：「叫她呢，病得只剩一口氣了：『怎麼病了？』」誰知道？忽然病了！」「我以爲她那次被人搶去，沒命的了，那知她還留着活命。這樣的人，還是莫活在世上好。一個失了身的女人，活着沒甚麼趣味？不怕她出了家，總算是失了身的。」她一天的歡喜，爲烏有，慢慢地流下淚來，她想：世間真太殘酷了。「怎麼？她跟那姓盧的有甚麼首尾？」寂園笑着問。「誰印看他們的，我在她家做工，整天的嘻嘻哈哈，夫妻不像夫妻，兄妹不像兄妹，誰知道她們幹些甚麼，我真是看不慣。」「真是不要臉的東西！」她氣得眼淚長流，她想平日并沒怎樣待錯黃媽，自己吃甚麼菜，也得分一點給她，不穿的衣服和外祖母去世後剩下的衣服，全給了她，有病，另外給錢教她買藥吃，並不辭退她，爲甚麼現在這樣說壞她？人，她想，根本就是毒的東西，她心裏氣極了，根透了世間一切的人。「還有呢，」黃媽滔滔地說下去，「那次跑到外面去過夜，到第二天才回來，那姓盧的和她那外婆急得要命。姓盧的一晚沒睡，弄得我腳都跑斷了，四處去尋她，曉得



她又在那裏去找野男人去了？虧那姓盧的脾氣好，第二天她回來，不但不問他，反拖着她哭，要我：『早就不要了！不怕她生得好。』『這些人都是不要臉的。阿彌陀佛，她們知道甚麼叫廉恥。』她這次却不氣了，想從那晚出走的情形，想起徐雄逼她的舉動，想起仁僧抱着她痛哭，她的枕頭給眼淚浸濕了大半邊。『她的病現在怎樣？』『只怕不會好了，害的是想思病，那次姓盧的來找了她一次，了空師不許她再去見他，她就急病了。出了家，又不斷凡心，用甚麼家，倒不如病死了好，病老了倒比她的福氣，也是我們庵子裏的福氣，免得出庵子裏的醜。了空師就不應收這樣東西！』她哀哀地哭了，宇宙之大，她好像沒有容身之所，她心如刀絞。『你知道那姓盧的母親發瘋了麼？』這使她猛吃一驚，五太太好好的爲甚麼會發瘋？她用力撐起那貼着枕邊的耳朵，仔細去聽。『你聽誰說的？』『冬嫂子說的。』『怎麼會發瘋？』『因爲她的媳婦上吊死了。』這更使他驚奇，怎麼竹紋會出此下策？難道仁僧因爲自己拒絕了她，回家去和竹紋吵鬧，使得竹紋自盡？那麼，仁僧也未免太殘酷了，木已成舟，總算是自己的妻子，怎麼會這樣無情？繼而想到，使仁僧這樣的，完全因爲她拒絕了仁僧，這罪過完全應由她負擔。本來爲免除兩個慘劇，誰知終久是免不了。早知如此，自己就不應拒絕仁僧，她後悔了。『好好的媳婦怎麼會小白吊死，媳婦吊死，婆婆也不應發瘋？只有男人才會發瘋呀！你真是越說越怪了！』寂園好像並不以瘋和死是人間的慘事似的，仍是嘻嘻哈哈的說。『唉，你知道咧！』黃媽緩緩地說。『那姓盧的瞞着家裏人白去找死，一人跑到土匪窩裏去，給徐雄砍做八塊，用簾篋擔着，黑夜裏送回來，所以他的媳婦才上吊，母親

才發瘋了。」她聽到此地，只覺眼前一黑，宇宙在她面前整個消失了去。她的身子像往一個沒底的洞下沉，一口鮮血從嘴裏噴了出來，昏倒在枕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她才悠悠地醒了轉來。黃昏已侵入窗內，隔壁的談話早已終止，空院寂然無人。黃昏像死一般沉寂，只有幾隻烏鴉在屋頂上叫得令人慘然，晚風吹着落葉，打得窗紙沙沙的響。室內逐漸昏暗，她好像做了一場噩夢。仁僧呵，仁僧呵。」她心裏低低地哭訴。「你不要去遠了！我對不起你，我萬分地對不起你。你對我一股熱情，我爲甚麼要拒絕你？使得你遭這樣的結果！是我殺了你，是我殺了竹紋，是我殺了你母親——我不用刀殺了三個人，仁僧，我好悔呵！這悲劇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爲甚麼要那樣誤會你，要那樣硬着心腸拒絕你？我這劊子手！我這平空殺了三個人的劊子手！我要允許了你的要求，你不會有這樣的慘死，你母親雖失了她的兒子，但決不會發瘋，竹紋雖失了你，但決不會傷心到自殺！仁僧呵，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們！請你不要走遠了，這世向已無足留戀，我馬上就跟你來，你不要走遠了！」與昏已經消失，夜握住了這世界，最黃的初岸的月亮，正從疎林裏露出了她的圓大的面龐，唧唧的蟲聲四起了。

## 四十五

她一直哭到半夜，大家都睡熟了的時候，才用力掙扎起來。可憐病了月餘，她一身瘦得只剩皮包着骨頭，四肢沒有一點氣力，一身骨節酸痛，掙扎了半天，才坐了起來，她費了

許多氣力，頭上冒了一陣毛汗，人倒輕快了些。外面月色很好，大概是到了十四五罷，月光正朗地射入房內來，照得房內清清楚楚的。四壁蟲聲叫得甚是淒涼，唧唧地，如報如泣。外面許是起了點微風，窗上半窗的竹影正搖曳個不住。她略定了定神，到床頭摸過一件乾淨的袖衣換上，她想：我是乾淨來，我還要乾淨去。慢慢扶着牆壁走到桌前，就桌上那泥壺內倒了幾口昨天剩下的冷茶，心裏更出清爽，她扶着壁住房門外走去。走到外面一陣風來，吹得她猛然打了一個冷噤。院中花影搖動，像一個人的樣子蹲在那兒，龐大的怪鳥噤噤叫了幾聲，令人毛骨悚然。她心裏戰兢兢地不敢再往前走。她想到小時聽見人說，凡是動了自殺的念頭的人，就有許多鬼魂跟在他前後，預備討他的替身。她想到這裏，愈加害怕，兩腳軟軟地，一步也不敢抬動，彷彿前後左右，都是一些披毛吐舌瞪眼睛的鬼魂。她呆了一會，心想這未免太可笑了，就是有鬼魂，那有甚麼可怕？鬼魂至多不過是來害她的命，她不是正要去自殺的麼？並且過一會兒，她也和他們一樣了，同一樣的是鬼了，有甚麼怕的？這樣一想，她的勇氣來了，提起脚步，望前走。但她心裏仍是胆怯怯的，她暗中呼着仁僧的名字，說：「仁僧，我來會了，我來和你見面了，你好好引着我去罷，你趕走這些包圍着我的衆鬼魂罷，別使我心裏太胆怯了，我求你，你在生不是很愛我的嗎？」她忽然想起她的父親和外祖母，她又低低地默祝：「親愛的父親，外祖母，我來陰間和你們作伴了，你們此時也許在我的身邊，只是還不能交談罷。你們好好護着我，別使那些野鬼來纏包圍着我，我祈求你們，你們在生不也很愛我的嗎？」她這時已走到了，大殿裏大殿因爲

窗戶不多，裏面的月色不很顯明，只有佛旁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搖搖地幽幽地照在那裏。那尊觀世音的法象，從神龕裏露出半個面來，慈眉合目地坐在那微霧的蓮座上，頭上像放出一輪光采。這時也有點乏了，頭腦一陣一陣發昏，眼些花了，便伏在蒲團上，哀哀地祈禱着菩薩；「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呵，我今天要脫離這塵世，脫離這軀殼了，在我還未脫離塵世以前，讓我來向你懺悔一切罷。如果我在世上這短短的十多年的生命歷程中，要有甚麼罪過，今天要在你面前懺悔的，那便不是我該造成三個悲劇。從我的手裏，使三個無辜的人陷入了命運的網羅。我愛仁僧，仁僧也愛我，惡運使我們在結婚的那一晚上，生生離開了。仁僧本來有他的愛人，因為中途加入了我，使那一個陷入了不幸中。後來機緣又使我們遇合着，就在你——菩薩——這巷子裏，我冷然地拒絕了他，因為我要成全他們，不願為我自己的幸福去犧牲別人。雖然我仍是萬分地愛他。但是事情並不知我所想像，他失望之餘，跑入了絕途，得到那人世預悲哀慘的結局。因為他遭了這般慘死，他的妻子——他以前的愛人——自盡死了。他的母親發瘋了。菩薩，這樣悲慘的結局，不至是我一人的過錯嗎？要是我不拒絕他的熱烈的愛，他不會死，他的妻子不至於死，他的母親也不至發瘋。雖然結局不免是悲多喜少，但決不會這樣慘酷。菩薩，我好悔呵！我現在沒有別的，我只好以一死去報他，我既一手造成幾個悲劇，便應由我一人負這全責。我死，我應該死，我一點也不遲疑反顧，這是我應得的懲罰。自己種出的苦果，應該由自己獨嘗。如今別人先嘗了去，我要勉強活在世上，我比死還難受。菩薩，我死後，願你指引我去會見他們，我要向他們懺悔一切，

我願你饒恕我一切的過犯。以往的和現在的，願你使我勇敢地回到我的歸宿的地方。但是，菩薩，一切悲劇雖由我造成，我的心却始終是純潔的，我拒絕仁僧，也是爲得成全別人的幸福，結局却是這樣，我只好死了。」他一面禱告，一面眼淚雙流，以往的一切重新在她眼前閃過。從她初遇到仁僧起，山中的夜讀，郊外的同遊，後來搬到城裏，上學考試，他每天早上伴她入學，晚上同在一個燈光下讀書，後來爲徐雄的事，偷偷跑去外面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兩人抱頭哭，老太太的死，父親的死，結婚那一晚上兩人夢想着未來的生活，他當晚被擄的情形，他偷去監中看他情形，中間的瑣瑣碎碎的許多事，一點也沒遺露，一直到庵堂和他最後一面止。如夢如煙的許多悲歡，的多離合，展眼問便過去了，到頭來都是虛空，落得一場悲慟。人生來就是一幕大悲劇，她想，生下地來，給自己給別人造出了許多悲劇的原素，使得這世界遍地是愁苦，是悲痛，是煩悶，結果又都陷入了那同一的不可避免的圈子裏死——她在那蒲團上休息了一會，看到那神案前擺着的許多經卷，平素蔽的木魚也靜悄悄地在那裏，爐中的香也插好了，兩旁兩支大蠟燭，上面各坐着一個紙花。原來這是庵中的習慣，兩夜把一切預備好，一早就能在佛前燒早香做早課。她想，以後這庵堂上將永遠見不到我的踪跡了，我這空着的位子不知是誰來補上？我平日習誦的經卷，敲熟的水魚，不知又該輪着誰來使用？但是，管牠呢，世上的一切不也是一樣嗎？一班一班的走了，一班一班的她又接了上來，橫直我是走了，永遠地與這庵堂，與這世界別了，又何必管這身後的東西？自然會有人來接替我的衣鉢的，月亮似不正沉了一些，夜又深了，她才從蒲團上爬了起來，兩腿酸

麻，幾乎站立不穩。她扶齊桌子，定了好一詞神，才慢慢地摸那佛殿後的小門。易少人來，從來又沒開過盜賊，所以只虛掩着，並沒有上鎖。她輕輕地開了門，又輕輕地帶着。她心頭不由得有點感傷起來，像惜別，又像哀傷，她低低地悲泣了。這時外面月色正好，照得如一座水晶世界，又好像撒了一層簾的透明的銀霧，葉已脫落了大半的樹枝，也是靜悄悄，毫無聲息，只有草間的虫聲，叫得格外凌亂，低低地。唧唧地，像是哀訴着人間的苦痛和不幸。抬頭她望着明月，想起三年前中秋晚上和仁僧在山中玩月的往事來。那時一爐好香，幾片雲藕，他在月下教她的書，那是一個何等優美何等幸福的境界，而今不能再得了。鬧到今日的結果，誰又料想得到？世間的樂事原來都是留給日後做傷心的材料的呵！繼而，她想到她馬上就要和仁僧晤面了，不但仁僧，她的父親，她的外祖母，也要晤面，她心裏微微有一種喜悅。她自己對自己說：傷感甚麼？我們不久就要晤面了，就要娶在一塊了，那不比人世，我們此後永遠不會離開，永遠幸福地住在一塊，永遠嘗不到一切痛苦和悲愁，比起人是好多了，我何必戀戀於那過去的往事？我的未來的幸福，比以前好得多呢。山徑裏滿是落葉，鋪得厚厚的一層，腳踏下去，踩得粉碎，發出沙沙的聲音，又脆又響，像是踏碎，一些骷髏。她憑空又想起要是見到各個人是怎樣一種情形，見到仁僧，是抱頭大哭，還是哈哈大笑？大哭似乎是合理的，但這僅限於人世，死了的人懂不懂得哭，是一個問題，並且此後是幸福的開頭，永遠地在一塊，正應該慶幸，哭甚麼呢？哈哈大笑，像也不妥，死的人既不懂得哭，自然也不懂得笑，那麼，見面時大概和平時一樣，隨便地談着，隨便地說着；也不必向他說後悔的話，也不

必向他說對不起話，更用不着跪伏在他的腳邊，痛哭流涕地請求他饒恕，這些在陰間都是用不着的。父親大概是相片上及屢次夢中所見到的那樣子罷，衣服大概仍是洋服，死時穿甚麼衣服，陰間也是穿甚麼衣服的；見到他，別的沒有甚麼，先謝謝他愛護自己的一番好意。外祖母也許更老了一點……不，陰間是沒有「老」這字眼的，她仍是那樣子，眼睛不知能看見了不？也許她能看見，陰間是沒瞎眼的……這樣胡思亂想着，她走到了山邊，人已乏了，一身酸痛得如刀割，兩脚像拖着一對笨重的鐵鎖，一步挨一步，頭目昏眩，幾乎立脚不住。口裏焦渴得如火焚，嘴唇像要馬上裂開了似地，異常難受。前面有一道山間的小瀑布，從上面灑到底下，像幾絡珍珠倒掛在那裏，中間有一處爲岩石阻住，水流到那裏，擊成粉碎，在崖下照得如一些碎銀。她慢慢挨到那裏，爬在地下，用口乾着那山澗，喝了幾口涼水。不覺口渴止住了，身體像輕鬆了一些，腦子也比較清楚了。俯首百望那山底下，這山離地足有二三十丈高，山腰是一些亂石和雜樹，從上而望下去，嚇得人腳軟頭昏。山下有一些稻田，剛收穫過，田中灌滿了水，月亮照得一逼白，像一方塊一方塊的白銀塊。那縱橫在中間的田澗，又好像一隻白土琢成的棋盤。遠處疎林籠着一層薄霧，淡淡的若有若無。這真像一幅夢裏的畫圖，有一種說不出的幽間的靜的美。從這如畫圖的月下的景緻，又回想到幾年前和外婆到這山上進香的那夜來，月色也是這般皎潔，也是秋天，和了空站在這山頭望月，那晚上的景緻不是歷歷在月前，與這箇一般無二？因此她又想到三年前中秋月下和仁僧的談話，仁僧讚美山中景色，她曾和他談到在這山上看月的往事說自己愛這月下圖畫般的山下美景

使得她想滾了下來，那不過是隨便一句形容自己愛悅這美景的戲言，那知倒成了今日臨終，要葬身在這山谷間。作一個自己永久的歸宿地。這那是當年想得到的呢？唉，人世一些事原都是當日想不到的呀，當時夜已深了，月亮漸漸西沉，四圍的蟲聲叫得愈急，山澗的流水滴出一種悲哀的調子。霜露已濃重了起來。她身上一涼，猛然從幻夢中驚醒，她知道前面不遠便是捨身崖，那便是她今晚的歸宿之所了。她慢慢地走到了那地方，那是全山頂險惡的一個所在，在山的頂邊上，有一個剛容得下人身的缺口，從缺口往下望，可以見到那陡立的山壁，和那上面笑出如碎齒的石筍。從底下一直到缺口止，足有二三十多丈深，盡是石岩，上面沒長半根草。她爬到那缺口邊，彷彿見到仁僧和她的父親與外祖母都站在下面，向她招手，向她微笑。她把心一橫，頭朝下，脚朝上，一直摔了下去。西沉的月亮也墮落了，東方現出了曙光，山下的村雞喔喔地爭着報曉，大概是光明將臨做到人間的預兆罷。